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挂剑悬情记

(中)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第九章 智计百出情爱间

公孙博不知何时掌了一根短杖，杖头发绿光，窑门砰地关起，杖头上绿光就更加惹眼。

公孙博沉声道：“各位跟住老丈，千万不要走错！”

众人知道他的厉害，那敢分神旁顾，都紧紧贴着前面的人走去。黑暗中只听花玉眉低柔的声音道：“我们刚才来过，好象没有什么埋伏布置！”公孙博也不答腔，引着众人落下一道梯级，转入底下的一层地室之内。他点上灯光，那根磷杖杖头的绿光登时隐没。众人举目看时，只见这座地下室十分宽大，当中有座石台，侧边有个水池，四壁安放着许多种古怪的刑具，暗淡灯光之下，浮动着一一种阴惨可怖的气氛。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怒声骂道：“公孙博你算哪一门子好汉，只会趁人家落伏被擒时以用具折辱，你可敢与我公平拚斗一场？”乱世闲人公孙博冷笑道：“无知小儿竟敢口出大言，须知就算你父亲方长桓见到老夫，也不敢如此放肆！”

方麟冷笑道：“这岂是用言语就能教人心服的，若要证明你的话，就放开我们比划……”

公孙博不再理他，游目顾视四壁刑具。耳中忽然听到方麟向花玉眉喁喁细语，大概是在安慰她。心中突然一动，道：“有了，你们两人若是摆脱了老夫的情锁心枷老夫就给你们一个公平拚斗武功的机会！”

众人都没有听过“情锁心枷”之名，不禁都瞪大眼睛，瞧瞧是什么东西。只见乱世闲人公孙博陆续点起壁上火炬，一会儿整座宽阔巨大的地下室明亮如昼。

他接着从囊中取出四条白线，伸手入网，片刻间已缚住这对青年男女双手双脚，然后揭开巨网，丢在一角。方麟和花玉眉站起身，却是一式双手倒剪，双足并拢地缚住。

众人都道这几条缚住他们的白线虽是幼细，却坚韧无比，具有伸缩性，不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束缚。

公孙博把他们弄上那方平台，让他们对面站好，相距只有两三尺远。

然后对花玉眉道：“老夫的情锁心枷顾名思义，定非以暴力相加，内情自是不便说出，但有一点却须特别提出来……”

花玉眉柔媚一笑，道：“公孙先生请说！”她这刻已没有巨网笼罩，是以面部表情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男人见到她冶荡艳丽的笑容，无不心跳情摇。连公孙博亦复如是！

她的秋波一转，扫过所有的人面上，人人都觉得她单单对自己暗送款曲，心中又是一阵狂跳。

公孙博有点意乱情迷地向她打量个不停，地室中一片寂然。银剑郎君方麟忽然怒喝一声，震得众人耳鼓隐隐生疼，接着忿然道：“你们看什么！”

众人被他这一喝惊醒，都讪讪地移开眼光，花玉眉却暗暗皱眉，忖道：“我正施展媚功……”眼看他们即将入彀，却被方麟坏了大事，真是气人……”

乱世闲人公孙博定一定神，仰天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想不到后辈之中，也有如此能手。请问花姑娘，昔年名震宇内，独步武林的百花仙子沈素心与你是怎生称呼？”

银剑郎君方麟妒恨未消，听到“百花仙子沈素心”之名，也不觉得喔了

一  
声。

花玉眉缓缓道：“她老人家就是先慈！”

公孙博双目一睁，道：“她……她去世了！”

花玉眉点点头，面上露出黯然之色。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道：“家父曾经提及过姑娘令堂的大名，言下之意，极表佩服，我却想知道令堂与家父所嘱戒慎之论有何干系？”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说出来你不要见怪才好，那是因为令尊曾经败于先慈眉花笔下，先慈为害令尊扰缠不息，是以说过下次若是见到青玉骢的话，便将夺走！”

方麟面上一阵失色，他虽一向心高气傲，这种辱及严父之言之平日决计忍受不住，但在花玉眉之前，却说不出一句气话。

公孙博道：“以老夫所知，百花仙子沈素心不但武功卓绝一代，并擅奇门遁甲，阵法埋伏以及医卜星相，天文地理等杂学，为人却极是正派，而媚功却是邪门绝学，她不但不会，更不肯传与女儿无疑。只昔年与百花仙子齐名的千娇魔女白桃花才擅长这门媚功，是以姑娘身世，颇滋疑窦！”

花玉眉甜甜笑道：“白阿姨数十年来随侍先母，我学到她一点心法，何足为奇！”

公孙博半信半疑，却不能不信。只因这千娇魔女白桃花虽然武功甚高，但诀计不会这等精深博大的阵法埋伏之学。花玉眉能够出入自如，可见得已获百花仙子沈素心真传无疑。

他想一想，傲然笑道：“令堂虽然博通杂学，但老夫一着沉船妙计，即使是她亲自到此，谅也逃不出落网之厄！”

花玉眉哼一声，道：“你老不妨问问方麟，当时我已指出搁在沙滩上的船虽是完好如新，但必有诡谋。但他不肯听信，果然船行十丈，便散为无数破片，若是他肯听从我的话，我们这刻早已远走高飞了！”

方麟垂头不语，泛现愧色。公孙博忖道，“这女孩子确实聪慧过人，不过我料她当时虽然疑惑沙上之船会有问题，但仍然勘不破老夫以虚为实的手法，所以不能坚持己见，不然的话，焉会落网？不过老夫何须与女孩子在嘴上争胜……”

因此他淡淡一笑，道：“现下说到正题之上，老夫本来不必给予你们公平拚斗机会。如果你们坚求的话，却有个条件……”

花玉眉道：“什么条件？”

公孙博道：“简单得很，你须得从始到终不说一句话！”

花玉眉忖想一下，心中已约略明白。当下横波望方麟一眼，暗想看她表面上不似怕死之人，便点点头。

公孙博取出一块白垩，先在花玉眉脚下划个径尺圆圈，道：“待会有十八响磬声，你在十八响磬声完毕以前或是方麟胜负已分明前跨出圈外，就算你赢，即可与他一同安然离渚，离开之前，并可与老夫公平拚斗一场！”这一番话只听得众人莫名其妙，暗想花玉眉即使不诸武功，但这么一个小小圆圈，只须轻轻一跳，便可出去，何难之有。

花玉眉却轻轻叹一口气，意似此圈不易跨出。公孙博随即将她手足白线解开，完全恢复了自由。

众人更惊讶，万胡子叫道：“他们诡诈得很，公孙先生小心他们暗算！”  
花玉眉冷哂一声，似是讥嘲万胡子的无知，接着幽叹了一声，道：“看来我已经输了！”

公孙博面上没有一点表情，因此众人更猜测不透是什么一回事，何以花玉眉束缚已解，反而自料已经输了？

方麟讶异已极，道：“你受伤了吗？”

花玉眉举手指住心房，道：“不，但这儿已经被枷住了，这就是心枷啊！”

没有人听得懂她这句话，公孙博却一竖大姆指，道：“老夫一死之后，天下就得让你为尊！”言下之意，极是推崇钦佩。

花玉眉凄然一笑，道：“但我活得到那时候么？”她举手投足以及一颦一笑，都暗蕴一种绝大魔力，这句话只听得众人都万分同情怜悯，心旌摇摇，恨不得上去护卫她。

只是公孙博似是已有防备，神色如常，冷冷道：“望住我，有话要告诉你！”他这话向着方麟说的，方麟当即转眼凝望住他。

公孙博郑重道：“老夫亦将在脚下划个圆圈，这个圈子虽是比花玉眉的大上两倍，但只消轻轻一跳便可出圈。”

公孙博道：“你看花姑娘可不是气力犹在，她为何跨不出去？”

方麟道：“我正是为此大惑不解！”

公孙博道：“这就是何以你要用情锁而她却用心枷之故！你且听老夫道来：在你头上将是一方巨石，倒插十五柄利刀，压下来时，你全身皆是窟窿，非死不可！”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笑道：“先生这话只可吓吓别人，我方麟却不怕利刃穿身！”

乱世闲人公孙博道：“如此最好，其实以你一身功夫，头上那方刀石压下来，最多也不过重伤残废，要不了你的性命，这一来你对老夫而言，虽是输了，但却赢得花姑娘芳心，她必定十分敬重你的胆力真情，这头亲事大概十拿九稳可以结为夫妇，白头偕老！如若你在磬声十八响以前，跨出圈外，那就算你赢了老夫，老夫恭送你安然出渚，今日这场过节，一笔勾消！”

这一番话不但银剑郎君方麟一时之间没有听懂，连那五个身在局外的卢大刀等人也听得心下大是茫然。独独花玉眉轻轻叹息一声，似是一早就领略到这“情锁心枷”的神奇威力，心中惴危，所以忧焚地叹息出声。

公孙博不再开口，默默站在一旁，让方麟得以从容寻思。

花玉眉道：“这心枷好生厉害，我认输啦！”

万胡子愕然大声问道：“难道说你连这个小小的圈子也跨不出去？依我看却没有一点为难的地方！”

花玉眉摇摇头道：“假如你是个女人，处此形势之下，试问想不想知道对方究竟如何决定？是顾惜自己的性命呢？抑是危立不动，直到十八响磬声敲过？”

白衣罗刹钟秀低低惊叹一声，道：“别说是一个女孩家，连我这老太婆处此境地之时，也要自动认输……”

公孙博：“你们夫妇可要试试？”

卢大刀面上变色，摇手道：“不……不用啦……”

银剑郎君方麟此时也想通个中道理原来公孙博他认定在情锁中的男子一定以性命为重，所以如果至十八响磬声以前出圈，这男子便输了，如果坚忍

卓立，宁挨利刀刺身之危，这男子便赢了。此举自然是令人十分矛盾难决之事，本来为爱情纵然赴汤蹈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如此试验之下，这男子为了表示爱意，坚持到利刀刺体之后，那时这男子的爱情果是不容置疑，可是人死了或是重伤至一生残废，又有何用？

他在刹那间想了很多很多，但觉心中毫无主宰，既不能下决心等到磬声十八响之后，又不能断然及早跨出圈外……

公孙博道：“现在马上开始……”他指使徐尚武到墙边敲击玉磬，磬声一起，他就以迅快手法，把银剑郎君手脚上的白结解掉。

这时别说中人之方麟和花玉眉心湖中波澜排荡，连其余的五人都万分紧张，徐尚武那么老练的江湖，这刻击磬双手也紧张得微微发抖。磬声一下接一下，清越缓地回荡在这座宽大的地下空中，除了磬声之外，别无一点声息，众人连呼吸也将为屏息，双眼瞪得又圆又大。

花玉眉不敢瞧看方麟，美眸不住闪动，在室顶上游动，但她目光中十分空虚，只有无穷惶惑。她早已在心中自问过千百遍：“他将会作何以决定？我应该站着不动，等候方麟作出决定么？”

她明知自己若是此刻向他含情注视，不须使出“媚功”，他也会倍增勇气，承受一切。但她心头中事实上只有桓宇的影子，因此她不能向方麟作出含情之

态，既是如此，她应该毅然摆脱了“心枷”，跨出圈外，然而，她已无法迫使

自己不去知道这场结果……

磬声绵绵不绝，那徐尚武手下甚慢，可是终究迟延不了多久，这时已敲了十响之多。

方麟一直心乱如麻，简直无法思考，这时忽然惊讶起来，忖道：“十八响磬声已过了一半之数，我须得立下决断才行，好，不管是对是错，就这么办！”

他一立下决心，面色顿时恢复正常，目光也从花玉眉面上移开。

乱世闲人公孙博冷冷一晒，似是已测度出他的心中决定。

方麟举起一只脚，正要跨出圈外，耳中忽听一个声音低骂一声“该死”，倏地缩回脚步，游目一瞥，发觉竟是白衣罗刹钟秀骂的，心中不禁一阵惭愧，忖道：“我就算为她死了，便当如何？何必耻笑之事。”

这下急剧转就，使得他面色又大大波动变化，公孙博微微吃惊地凝视着这个英俊的年青剑客。

众人都见到举脚欲跨，忽又收回之势，个个禁不住喘一口气。

磬声接续而响，已经过了十五下，方麟兀立圈中，看来已决定坚持到底，以性命表示心中对她的爱情。

他自从收回右脚之后，目光一直投在花玉眉的面上，但直到玉磬敲过第十六下，她仍然没有望他一眼。

他内中极其渴切地盼望她望他一眼，渴切得几乎大声嘶叫出声，但她头仰望住屋顶，从不曾予他以一瞥。

在这种情形之下，她这种态度的确太过残忍冷酷了。玉磬敲过第十七响，剩下只是近后一击！

方麟陡然间明白了花玉眉并不爱他，甚至冷冰得连在生死之临头的一刹那，她仍不肯予以一丝慰藉，这个发现立刻变成滔天怨恨。

他更不迟疑，举步跨出圈外。徐尚武不觉呆住，第十八下竟敲不下去，花玉眉垂下目光，向方麟望了一眼，随即一交跌倒，摔出五六尺远。白衣罗刹钟秀连忙纵上平台，把她上半身抱起，捏人中拍穴道：只片刻间，花玉眉便悠悠醒转。

白衣罗刹钟秀柔声道：“你就当如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便是，象他这种人品，别说配不上你，就是我家的丫头也不会嫁给他。”

她站在女人立场，万分同情花玉眉的遭遇，因此话中毫不容情，狠狠挖苦方麟。

方麟这时已经后悔不迭，呆如木鸡，钟秀的话已传入他耳中，每个字都象是个大铁锤，又象是锋快无比的尖刀，戳刺他的心房。

他委实没有想到花玉眉竟会猝然昏倒，由此可见得她在这十八响磬声中支付了多少心血精力，更可知她非是对自己毫无情意！

乱世闲人公孙博这刻也不多说，拉一拉银剑郎君方麟，道：“走吧！”

方麟痴痴地点点头，随着公孙博跃下石台，走上石阶，蓦地回头遥望花玉眉一眼，只见她玉容憔悴，蜷伏在白衣罗刹钟秀怀中，那种伤心可怜之态，真是描写不尽。

他满心痛苦地一跺脚，急忙出去。地下室中的四个男人都默默然不语，过了一会，万胡子忽然破口大骂。但骂了五六句，忽然记起这等粗鄙污秽之言怎可被钟秀和花玉眉听见，赶忙住口。

钟秀安慰花玉眉一阵，便道：“你快点趁这机会溜走，你已经输了，便得听他摆布！”

日月钩罗举道：“只怕公孙先生早已守在外面！”

人口处传来公孙先生苍劲语声道：“不错，老夫算无遗策，她决跑不了。”

他随着语声入来，神情冷漠如常，似是刚才发生之事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白衣罗刹钟秀低头看时，只见好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这时神情暗淡，面容憔悴，说不出多么楚楚可怜。连她也觉得十分心软，当下道：“公孙先生想把她怎样？”

公孙博环视众人一眼，但见人人面上都露出义愤之色，便微哂道：“没有怎样？只要她替老夫送信罢了！”

钟秀道：“路程远么？”

花玉眉道：“以前可有人替你送过信？”

公孙博道：“有过几次！”

花玉眉道：“他们的结果如何？”公孙博道：“都死啦！”花玉眉道：“他们都不懂武功？”公孙博道：“他们不但炼有武功，而且比这些人只强不弱！”

他举手一指卢大刀等人，意思自然是拿他们作比。

花玉眉道：“我的武功还不比不上这几位，这回岂不是死定？”她的声音以及态度无不婉转荏弱得教人泛生深切的怜悯和同情，卢大刀等一干人露出义愤之色，连白衣罗刹钟秀也不例外。

公孙博冷冷道：“这个老夫就知道了！”他一点也不被花玉眉的神情软化，反而更加冷酷，对比之下，众人越发对花玉眉同情，对公孙博不满！

花玉眉低叹一声道：“去就去吧，那人是谁？送的是什么信？”

公孙博道：“对方这个女人，姓李名玲珑，就在这连环渚的西渚翡翠巢中，老夫的阵法罗网之学，天下无双，只有两人还配跟老夫谈论此道。这两

人都是女流，其一是令堂百花仙子沈素心，另一位是这个李玲珑。”

众人听了这话，都略略明白，可是推想下去，又大觉不解。

花玉眉道：“她一定要杀死为你送信之人？”

公孙博道：“只因替老夫送信之人，若能见到她又活着离开翡翠巢的话，她便须向我服输，并且下嫁与老夫！”

众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花玉眉轻柔地道：“她可喜欢你？”

众人更加伸长耳朵去听。

公孙博道：“我们彼此都很喜欢？”

花玉眉叹道：“那就糟了！”钟秀诧异道，“为什么反而糟了？”花玉眉道：“凡是互相爱慕的人，对于对方总有许多奇特想法。往往一件在平常人看来十分微小之事，在这对恋人中却足以做成滔天狂澜无法结合！”

公孙博道：“花姑娘不愧是沈仙子后人，事情正是这样。本来我们相处甚洽，但她总疑心老夫怀有贰心，认为非在阵法罗网之学上胜过我，才能使我全心倾倒。不论我如何解说，她都不听，终于我们找到这个地方，起初立下规矩本来不是这样，但因第一次老夫故意让她遥遥厮守！”

花玉眉道：“我从前约略听先母说过此事，但也只知道你们不许任何人踏入连环渚上，违者被擒之后，便须前往另一渚送死，却不料其中还有如许原因！”

她话声一顿的接着又道：“李前辈改变规矩之后，你难道便一直无法赢她？”

公孙博道：“老夫实在赢不了她，送信之人进去容易，等见到了她，把信交上，要出来时，可就难之又难。她定下两个法任择，一个送信之人运足内功，任得她骈指点紫宫穴，如若不死，她就亲自送出渚外。另一法子就是她出马主持渚上所有机关埋伏，这等阵法罗网若是有人主持，随时变化，便老夫亲自前往，也不一定出得渚外，何况远比老夫不如之人，再说即使有老夫的学问功力，但她隐身阵法埋伏之中，出手暗算，也是非死不可！”

花玉眉原来忖想自己或可胜任，听到后面，才改变了想法，道：“既然一定会死，我决不替你送信。”

她微微嘟起嘴巴，使人见了觉得她又可爱又可怜，钟秀抱起她，道：“是啊，你别去！”公孙博道：“她已经输了，焉能不去？”

钟秀顶撞道：“她不去你便怎样？”话说出口，立觉不妥，试想一个男人对付一个女人，何愁没有办法？

花玉眉哀求地盼顾卢万徐罗等四人，他们不禁都义形于色，万胡子首先出声替她求情，其余三人也跟着说话。

公孙博冷道：“你们替她求什么情？如果都是好汉子，何不陪她去一趟。若是你们答应，老夫也许加以考虑……”

那四人面面相觑，钟秀却出人意外地首先答允，那四人便不迟疑，一个个拍胸脯答应了。

公孙博哂道：“都是一群傻瓜，她早就施展盖世无双的媚术你们尽管堕彀中都不觉。哼，她若是把老夫的催眠神通学了去，那时恐怕天下人更跳不出她的掌心。”

他虽是言之凿凿，无法奈听者藐藐。原来花玉眉施展的是媚术中上乘功夫，乃是从接晤言谈中渐渐参透，因此那四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并非为了美色所迷，只是激于义愤而已，钟秀更加认为公孙博之言荒诞不经，暗忖自己是



个女人，焉会中她媚术之理？说到花玉眉以往也会靠她肉体魅力施展媚术，但那只是在急迫情势之下，没有时间慢慢施展上乘秘法才使用的。

公孙博见他们还不醒悟，懒得多说，道：“走吧，老夫倒要瞧瞧你们怎生活着回来！”他当先出去，众人鱼贯跟着，穿过那一片黑黝黝的地方，出得窑外，只见阳光耀眼，花木飘香，众人都浮起逃出魔窑之感。

不久，他们已到达沙滩边。公孙博指着泊在岸边的几只破船，道：“本来你们五人可以从此离渚，回返故居，现在却得从这边陆路通往西渚，此生再无机会离开此地了！”

花玉眉和钟秀在最前头，紧跟着公孙博后面，这时忽然地停步，花玉眉坚决地道：“我不去送信！”

公孙博道：“你的媚功术可以对付别人，对付老夫却不行！”

花玉眉敛去哀愁可怜之容，冷哂道：“我们为何要替你送信？”

公孙博道：“你潜入本渚窃取老夫的催眠神通秘籍，被老夫擒获，这本秘籍现下还在心上，你想赖也赖不掉，这件事姑且不论，但后来你又输在老夫的情锁心枷之下，你还有什么好说？”

花玉眉道：“假如当时我赢了，我便徐可带此秘籍和这几位一同安然出渚，可是这样？”公孙博听她问得蹊跷，心中虽然知道必有文章，但一时推测不出，只好点头道：“正是如此！”

花玉眉冷冷道：“这就好办了，请问我几时输了？”

众人皆愕然，心想他明明输了，却还要抵赖。公孙博反问道：“你几时不输？”花玉眉道：“我记得第十八响声根本没有响，再说我敢是第十七响过后，方麟跨出圈子之时，跌出圈外，即使第十八响仍然敲下，我还是在十八响以前出的圈子！”

公孙博长笑道：“好，好，老夫一时大意，却被你寻到破绽，你们请吧！”

众人都大为高兴，想不到事情如此轻松解决，正要向泊着的船走去。花玉眉道：“诸位且慢！”尚武接声道：“这沙滩有埋伏么？”万胡子道：“也许是那些船有问题。”

公孙博含怒瞪他们一眼。

花玉眉已道：“我正是要向诸位道谢辞别！”钟秀讶道：“什么，？你不走？”

花玉眉道：“是的，我要到西渚送信！”

这时不但卢大刀钟秀等人呆住，连乱世闲人公孙博也怔了一怔，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花玉眉淡淡一笑，道：“那西渚翡翠巢也算不上是天下最险的龙潭虎穴，我能从东渚白玉窑出来，料想翡翠巢也难不住我！”

公孙博气得哼一声，道：“老夫如若早下毒手，谁能生出此地？”

钟秀怕公孙博老羞成怒，又生波折，忙道：“公孙先生这话并非夸口，姑娘我们走吧！”

花玉眉道：“到西渚转一趟也化不了多少时间，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几曾放在我眼内！”

公孙博恚声道：“好，你不妨试上一试！”

花玉眉道：“公孙先生似乎不信我有此本领，我就走上一趟让你瞧瞧！快把信写好，不然李玲珑前辈见我不是送信，不怕输给你，也许不施展绝艺就放我出来，岂不是白走一趟！”

公孙博从手上褪下一白金戒指，道：“这就是老夫的信了！你好生拿着！”

花玉眉皱眉道：“你老最好写封信，叮嘱李前辈务必取我性命，这样我就不愁领教不着她的绝艺！”

众人听她口气如此奇大，步步紧逼公孙博，又是讶异，又是担忧！

公孙博眼中寒光闪射，杀机外露，用指甲在指环上划下两条印痕，花玉眉接在手中，道：“这是什么意思？”公孙博道：“老夫告诉她说，她这一回必定要输！”

花玉眉点头道：“对，这一来她如不肯输给你，只好绝艺全出，全力对付我了！”

她接着指着水边的船只道：“那些船可以乘坐么？且让他们先走！”公孙博道：“左面第二只可以乘坐！”

花玉眉道：“行啦，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请你回避片刻如何？”

公孙博气哼哼地走到连接东西二渚的大路上等候，这边厢花玉眉正含笑聆听众人劝她之言，她一直等到众人停口之后，才道：“诸位有所不知，我是为了赶去救方麟一命，才会自告奋勇！”

众人为之怔，钟秀首先啊一声，道：“花妹妹我服气你啦，方麟八成会到西渚去！”她现出钦佩的神色，又道：“他这样对你，你还肯自投虎口，涉险相救，真了不起！”

那四个男人还在讨论方麟是否已到了西渚去之事，花玉眉却默默凝思，抬眼见到钟秀钦佩之容，心中微感惭愧，忖道：“我岂是当真有这么大雅量好心，实在我必须借得方麟脚力！方始赶得及回到龙虎山庄，若是没有那匹青玉骢的话，最快也得走上半个月赶得回去。”

只听钟秀道：“我也陪花妹妹你走一趟！”声音甚是坚决，把个卢大刀骇了一跳，花玉眉说：“钟姊姊，盛情隆谊，小妹决不敢忘，但人去多了反倒有损无益！”万胡子拍拍胸膛，道：“人数较多总好照应，我胡子也算一份！”

这一来众人为了表示英雄气概以及对花玉眉的同情，个个都表示陪她去。

花玉眉连连道谢，接着道：“假如诸位当真要帮忙小妹，那就请诸位如此这般……”

她说了一套计划，众人都应承了，便乘船划走。花玉眉眼看那五人已经划出老远，渐渐隐入波光之中，这才转身走到公孙博身边，淡淡道：“我走啦！”

公孙博立即指示路径，如何避过种种阵法罗网，才能走到达翡翠巢。

花玉眉一听便懂，尽行记在心中，最后问道：“公孙先生想不想李前辈输了下嫁与你？”

公孙博呆了一下，道：“不瞒你说，早先老夫怒气之下，一心只要她送命西渚之上，但如今怒气略平，想法便大有出入！唉，我也不知道她活着出来的好还是死在渚上的好！”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李前辈这一次一定要嫁给你，你老等着瞧吧！”当下姗姗，向西渚走去，举止虽是从容袅娜，但速度惊人，一转眼已出去十多丈，公孙博忽然想起什么，待要叫她回来，抬头但见她已经穿入西渚那边的树林之内，只好默然伫立。

西渚这一边和东渚大小相同，处处都是秀丽奇景，鸟鸣枝上，落花满径，

而且不时见到一大片芊绵草地，草地上植满各种花卉及盆景，其中还有假山水池，曲槛回栏，说不尽园林雅致，满眼风光。

花玉眉依照公孙博的指点，避过许多隐伏危险，不久已走到西渚中心，只见一片数亩大的草地，当中一圈绿树刺天而起，那座翡翠巢就在这一圈古树上面。

她仔细查看这一片草地园林，只见风景之清幽雅静，允称第一，同时看来好几座缀在花卉丛中或是小溪之畔的红亭都可以移动，而且四周红紫黄白的花卉都是以盆栽为主。

她暗暗颌首，忖道：“这位李玲珑前辈一生钻研阵法罗网之学，成就比我妈还高，眼下这一片竹林之内，就设有三种不同阵法，七八种埋伏，其余我看不出的还不知有多少……”

当下步入园林之内，只见衣衫飘飘，穿行于万紫千红之中，真有“人与花争艳”之致。

她一来得有公孙博指点，二来自家也谙晓阵法之学，是以不须多久，便走到那一园绿树底下。只见三丈高处一间溪髹着翠绿色的木屋筑在丛树之间。

花玉眉叫道：“晚辈花玉眉奉公孙先生之命，持信趋谒翡翠巢主人！”她声音虽不高，但已运起内功，将声音传出去。

空中那间屋忽然开了一扇门，一个美妇人出现窗得，道：“你就是百花仙子沈素心的女儿？公孙博的指环呢？”

花玉眉取出指环握在掌心，耳听那美妇人叫她丢上去，当即一挥纤手，那枚指环劲疾如矢，激射上去。那美妇人伸手抄住，道：“好手法，好功力，但即使是你母亲来此，今日难以活着离开西渚！”

花玉眉道：“先母在世之日，也曾推崇过李前辈的绝学！但若是先母亲自来此，未必就出不去！”

李玲珑啊一声，道：“沈仙子已经仙逝了？唉，这世上又少了一个认识的人……”她黯然叹息一声，又道：“方才的话多有得罪令堂，请你不要见怪！”

花玉眉道：“李前辈言重了！”心中却忖道：“她一听知我妈去世，立刻就对她十分客气。可见得她也是性情中人，只不过孤僻遗世，许多行为未免不近人情。”

李玲珑拿着指环看了一阵，道：“你回去告诉公孙博，教他派别的人来！”花玉眉还未出声，她又接着道：“我可不是看沈仙子的面上，而是另有其故！”

花玉眉道：“我早已晓得，所以才会前来！不然的话，我已经赢了公孙先生，何须来此？”

李玲珑讶道：“你已知道我放你回去之故。”

花玉眉道：“李前辈可敢跟我赌上一赌？”

李玲珑缩回屋去，片刻间已经落在地上，走到花玉眉跟前，道：“怎样赌法？”只见她身量窈窕，虽然年过半百，依然有如三十左右的美妇，只是鬓发微见花白，想是劳心过多之致。花玉眉道：“我赢了的话，一切都听我。反过来我也全听你的！”

李玲珑眼珠一转，道：“这也公平！”

花玉眉暗暗大喜，却不敢露出一点头色，李玲珑沉吟一下，忽然晒道：“我不赌，若是换我是你，也猜得出方麟会到我这儿来！”她这话未免夸大

了一些，其实她还要推想了好一会猜得到是方麟的缘故，这还是事情已经发生，不然的话，凭空无故，换了她处在花玉眉的情况中，恐怕不易设想得到。

花玉眉好生失望，却不露形色。李玲珑道：“你既然不听我话，那就放了方麟也是一样！”花玉眉道：“他可曾伤？”李玲珑摇摇头，道：“只被我点住穴道就在那株树后面！”

她停歇了一下，接着又道：“你当知我的两个规矩，一是运足平生功力，抵挡我在你紫宫穴点上一指之厄！一是仗着你的武功智慧，闯出此渚！”

花玉眉毫不迟疑，道：“晚辈愿受一指之厄！”

李玲珑大出意外，从来无人敢当这“紫宫”重穴的一指，你有什么护身神功，竟能闭住此穴？”

花玉眉摇摇头：“我不但没有护身神功，根本也不打算运功抵挡！”

李玲珑心念一转，冷笑道：“我样说来，你是特地送上门送死了！但你可知道我不吃这一套，待会我指上决不容情！”

花玉眉道：“这话恕晚辈难以苟同，试问你纵使永世不败，但孤零零活着又有何意味？”

李玲珑眉笼杀机，冷冷道：“我高兴怎样活着，不干你的事！”

花玉眉道：“那么你杀死我就是了！”李玲珑已被被她激起满腔恨意，尤其是花玉眉长得有七八分宛肖百花仙子沈素心，更加添她下杀手的决心，当下举手骈指，暗运内劲，遥遥拽住花玉眉的胸口的“紫宫大穴”

花玉眉从容自若，接着道：“我虽是死在你手下，但我只有同情之心，决不恨你！”

李玲珑指势欲出之际，闻言一顿道：“为什么？”

花玉眉淡淡道：“因为我也具有你的这种心情，在我而言，生不如死，所以不但不恨你，反而只有同情之心！”

她深深吸口气，怅然望着天空，道：“你爱公孙先生，却不能嫁给他，原因全在先母身上。因为你自觉容貌不如先母，武功学问也大是不如，深恐不能占有公孙先生的全心全意，是以宁可不要嫁……”

李玲珑听了这些话，面色变得十分剧烈，这时忍不住怒叫道：“你敢当面如此羞辱前辈，罪该万死！”

花玉眉没有作声，李玲珑气了一阵，稍稍平息，冷冷道：“就是这几句话么？”

花玉眉道：“这是事实，你不敢面对真理，还说我羞怒前辈，教我怎生说下去。”

李玲珑心想她下面还有别的话，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只好道：“算我说错了，你说下去吧！”花玉眉无喜无悲，淡然道：“你心中这个病根若不除，自然还是不要嫁给公孙先生的好，以你这种才貌绝世，满身骄傲的人，当是不能忍受些微委屈！”

这几句话听得李玲珑又是信服，又是快慰。

花玉眉停了一下，又道：“我也有你同样的遭遇，我的心中有个已经亡故的恋人的影子，我不但不能将他驱出我心中，甚至连他的姓名身世和活着时一切都不晓得，这教我如何忍受得了？我既是生而无欢，死变何惧？”李玲珑讶道：“以你的容貌才智，堪称当世第一，竟还有违逆你的男人么？花玉眉轻嗟道：“如果他不是胆敢拂逆我的心，我怎会爱他？”李玲珑不觉叫道：“对啊，他以前若不是胆敢赢我十二场，我也不会爱上他！”

花玉眉见她指势仍然未曾松懈，危机犹自莫测，手心微微沁出冷汗，但面上旧仍然保持着冷淡，默默等待事态变化。

在这生死俄顷之际，她心中忽然幻现出桓宇的面容，想起他如此漠视自己的天生丽质，胸中不禁涌起无量痛苦，心情激动之下，竟是当真愿意死在李玲珑指下！

她内心中的痛苦之情完全表露在脸上，李玲珑看了不得不信，心中顿生同情之念，缓缓垂下右手，道：“我如不杀你，便须向他认输，委身下嫁。而我仍然不知沈仙子在公孙博心中份量如何？”

花玉眉从痛苦中回醒，道：“当他听到先母业已去世的消息时，毫无震悼之意。”李玲珑知道她举出事实，证明公孙博真心所在，当下点点头，花玉眉又接着道：“我与先母有七分相肖，但他对我步步紧迫，毫不放松。”李玲珑又点点头，花玉眉接下去道：“他本不想让我送信，说是怕你见到我时，记我先母，忽动故人情，将我放了！便要将我就地处决，是我拿言语激他，说他分明怕我真有本事脱困，所以藉词自违定规。他一气之下，才让我来，并且在信物上刻上暗号，教你提防！似此种种，都是有心取我性命！”

李玲珑忖道：“对啊，他若是对沈素心有情，怎会对她如此恶毒……”突然之间，抑压了多年的情意在心中波翻浪涌，无限柔情地向东渚遥望一眼，道：“你带了方麟走吧，我收拾一点东西之后，也将离开此地！”

花玉眉敛衽道谢一声，纵到树后，只见方麟背树而站，满面羞愧之色，花玉眉查明他被禁穴道，当即在相应的穴道上拍击推拿，片刻间方麟恢复自由，正要说话，花玉眉低声道：“快跟我走，迟必有变！”方麟可就不敢多言，随她穿过那片园林，这时，李玲珑已不知去向，料是回到翡翠巢中收拾衣物。

两人一先一后迅快穿行花木树丛，这条路乃是来时之路，花玉眉驾轻就熟、走得极快，一路上也没有碰上什么险阻。

大约走了数里，耳中忽然听到一阵叫声随风传来，他们停步侧耳聆听，那叫声又再度升起，这次已接近了许多，却是李玲珑的声音，只听她道：“花玉眉……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花玉眉冷笑一声，自语道：“那个有功夫跟你说话？”当下又向前急奔，方麟默默跟着，只见她左曲右折，明明只有三四丈的路，却须转上七八个弯，心中大是焦急，却又不敢开口。

花玉眉边走边道：“还有一点点路……”语声未歇，后面八九丈远处传来李玲珑的口音道：“虽是一点点，但可比天涯海角！”

花玉眉也不回头，依然左转右弯地向前疾奔，口中应道：“那也不见得！”方麟紧紧跟在她后面，望着她窈窕动人的背影，暗衬今日纵然出得此渚，也没有面目和她长聚，心中灰冷如死，当下掣出银剑，准备以一死护卫佳人。

李玲珑的声音忽然从左侧树木中透出来，道：“你们离渚边沙滩只有数丈之遥，凭你们的武功，只须两个起落，但我看这一辈子也休想跃得到！”

花玉眉忽然停步，抬头望望天色，又低头看看掌心，李玲珑说道：“你暗观罗盘也不济事！”花玉眉一言不发，低头沉思。其实两眼瞪得大大，仔细地向上扫射瞧看。

方麟朗声道：“李前辈何不现身，让晚辈领教你一身绝艺？”李玲珑的声音应道：“迟早会教你开眼界的，我须得先行擒住花玉眉！”她每次说话，声音传出之处都不相同。

花玉眉忽然抬头微笑，眼中流露出自信之光，道：“李前辈何故自食前

言！”李玲珑道：“你的话虽有道理，但有一大疑窦！”花玉眉道：“久闻前辈心窍玲珑，聪明无比，若有疑窦，当时岂能瞒得过你？分明是藉词留难。”

李玲珑道：“姑娘的聪明才智不下于沈仙子，你以种种言词，使我情绪激动，此便是一大疑窦，我只要你随我去见公孙博，若是证明所说的话，字字不差，我就恭送姑娘出渚，如若不敢去，那就不问可了。”

花玉眉道：“前辈只好自己去问，晚辈有急事在身，恕难遵命！”当下举步就走，这一回却是毕直向前走去，不再转弯，但双袖却绕身飘拂，一望而知严密护住全身，方麟见状料必有故，便也缓缓挽剑而舞，一面紧紧跟住，李玲珑道：“你何必白费气力运功护身？”这句话寥寥数字，却已换了三四处方位。

花玉眉道：“晚辈怕你见毕生心血所聚的阵法经过变化之后，仍然拦阻不住我们，盛怒之下，禁不住出手暗算！”

李玲珑怒声道：“你岂能破得我这伏遁甲大阵，若是再行硬闯，死伤之时，休得怪我！”

花玉眉缓步行去，面前明明有几株古树挡住去路，但她仍不拐弯，一直向那几株并拢阻道的树上撞去，足尖踢到树身之时；眼睛一花，原来只不过是树影，那几株古树却在侧面七八步外，接着前面是个浅水泥沼，她面色毫不变动，缓缓举脚踏泥沼中。后面的方麟几乎大叫出声，但花玉眉已踏在水里走去，他一脚踏落去，原来只是一处沙洼。

这时方麟才猛然醒悟其中奥妙，心中一片清澈，转目四瞥，只见李玲珑仍就在花玉眉身侧数尺之远，举掌作势欲发。他更不怠慢，大喝一声，挺剑迅速，眼前一花，剑势落空，李玲珑已失去踪影，心中顿时大感茫然，耳中忽听花玉眉娇柔的声音道：“宁神驭剑，勿为外物所移！”这两句本是剑家秘旨要诀，方麟练剑多年，自是熟谙此旨，立时束敛住心猿意马，神志顿时清醒。

如此又走了两丈许，两人眼前突然一亮，但见夕阳西斜，彩霞满天，已经处身在渚边沙滩之上。回头一望，李玲珑就站在后侧丈许之处，满面骇异迷惘之容。看来她心神震荡过剧，已忘了追上来以武功出于相拚。

花玉眉带领着方麟踏入沙滩，向湖边奔去。湖边并无船只，但花玉眉却似是成竹在胸，一直奔到湖岸边缘，仰天清啸一声。

啸声从湖面远远传去，片刻间一艘小船从左边数十丈外的芦苇中出现，迅快划来。船上只有两人，一人操桨，一人把舵，原来是日月钩罗举和皓首神棍徐尚武。

小船划到离岸两丈左右，花玉眉和方麟一跃登舟，随即向湖外划去。

徐尚武道：“恭喜姑娘脱困而出，并且神算无虚，果然把方兄救出！”方麟不觉面上一赤，日月钩罗举接口道：“姑娘何故要我们多备一艘小船？又准备好替换衣物，凡此种种，无非都是作落水的打算！”

花玉眉笑而不答，小舟划出四五丈之后，忽然一阵劲烈的破空声传入耳中，徐、罗、方三人都迅速向声音来路望去，只见一方直径超过两尺的圆石从西渚那边破空飞来，势道迅狠快疾，直向小舟坠击，又快又准。

舟上四人都是武林高手，这时都用不着打招呼，一同分头向水中跃去，方自落在水中，便听一声震耳巨响，湖波剧烈摇荡，四人浮上水面一看，那只小艘已经作片片碎。

花玉眉清啸一声，另一艘船又从芦苇中摇出来，这艘破旧木船正是东渚

公孙先生之物，看起来绝难禁受大石一击。

船上共有三人，一是万胡子，另外两个是卢大刀夫妇。他们全力划行，不一刻便到达四人落水之处，将他们一一救起。徐尚武道：“快走，快走！”万胡子道：“若然又有大石砸到，再也没有第三艘船可用啦！”钟秀笑道：“大家一齐淹死，倒也省事！”她虽是说着笑话，其实面有惧色，分明心中也极是紧张。

花玉眉道：“李玲珑昔年就因发明这种石炮出过一阵风头，可以连发三石，百发百中，假使她再发石炮，此船必毁无疑……”她一面说，一面披上一件长袍，遮住身体。

卢大刀忙道：“咱们快点划船，远远离开。”

花玉眉道：“不行，如果我们一露出慌急之态，她第二炮立即就会发出，必须从从容容，她认出此船乃是公孙博之物，又见人数不少，推想我们必定尚有接应，所以船行迟迟，目的就在引她发炮。这一来她偏偏不肯施放，可就坠入我的算计之中！”

众人听了虽然觉得有理，但李玲珑是否会真的中计，还不晓得，当下心中无不惴惴，表面上极力装出若无其事之态，缓缓划船，不久已划出十余丈。花玉眉计算一下，道：“不妨事了，李玲珑的石炮已经发射不到！”大家才透口气，钟秀道：“花妹妹你的智计果是高人一等，我们都无不佩服，但我却有一点疑惑非问清楚不可！”花玉眉道：“钟姐姐请说！”

钟秀道：“你事先能料敌如神，教我们偷偷上岸预先留下一条黑色长线，以便循线出阵，又教我们多找一只小舟。既是如此，何不索性多找三四条小船？却要冒此大险？”

这正是大家都想询问的话，因此无不静静聆听。花玉眉道：“李玲珑一向不服先母之能，今日我如果不略施计策，教她跌足后悔的话，岂能慰先母亡灵于地下？”

众人听了这个理由，心中都泛起啼笑皆非之感，不过事实俱在，她的确冒险成功，因此又万分佩服。

渡湖靠岸之后，花玉眉便向方麟借马，方麟连忙应允，匆匆赶去，一会便牵马回来，花玉眉询问众人行踪，听知他们都没有事情，便道：“目下在龙虎山庄生的事端，想必各位都有个耳闻。这事不但关系到整个武林气运，最重要的是那铁血大帝骨子里是替鞑鞑效力，企图占据中原江湖之后，造成我朝内忧外患之势。诸位如果不忍见锦绣河山，沦于异族，便请拔刀相助，将敌人势力驱出中原！”

众人都流露出同仇敌忾之色，抢先答应，只有银剑郎君方麟没有做声。众人都大讶惊感，心中暗暗鄙视，懒得理他。

花玉眉也没有向他说什么，径自道：“眼下龙虎庄中虽然风波迭起，但重点其实已移到宣城铸剑楼。原因是司徒峰大侠故交好友天马行空霍陵忽然在铸剑楼中出现，而那铸剑楼百剑主人叶重山本来和司徒峰大侠不和，与霍陵也素不来往……”

众人听到此处，不觉都大感迷惑。花玉眉一望而知当下解释道：“司徒峰大侠已在军中病歿，在临危之前曾将他平生武功尽行抄录成册，并有遗书一封，遣使者派送龙虎山庄。但这个使者迄今不知去向，而消息传出之后，敌人方面及武林各大门派都派出高手尽力查访这个使者下落，现在天马行空霍陵忽然出现在铸剑楼中，大家都推测与此使者有关，所以纷纷派出高手前

赴宣城，明查暗访，这一来冲突难免……

卢大刀道：“此事牵涉甚广，未知姑娘有何打算？”

花玉眉道：“我想请各位先赴宣城查明形势，然后再定对策，此行目的有二，一是抢在鞑鞑的高手铁血大帝之前找到那位使者，得以将司徒峰大侠遗物交到龙虎庄三老手中。二是尽力使五大门派团结一致，合力先对付外敌。”

徐尚武颌首道：“好极了，那铁血大帝近年来已成为武林一支异军，麾下网罗了不少邪派高手。我们这次在庐兄府上集会，便是因这魔王势力日大，渐渐侵害我们身上，是以共谋对策！”

万胡子道：“我们刚刚会齐，就发生方兄夺马之事，我们还道是那魔王派人所为呢！”

花玉眉和他们谈妥连络暗号及一些细节之后，转回向方麟道“方兄神驹如何奉还法，还请示知？”方麟淡淡道：“你先用着，日后在下自会登门拜访！”花玉眉早就知道他心中转些什么念头，也不多说，一跃上马，向众人道别后，纵辔急驰而去。

这匹青玉骢脚力果是举世无敌，两日之后，花玉眉便回到龙虎山庄，其时已是昏暮之际，她没入庄，一径西驰，驰出数里，已处身在荒郊之中。她跳落地上，把青玉骢牵入一片林内系好，然后穿出林外，直向不远处的一间茅屋奔去。

茅屋中透出暗淡光线，一望而知有人居住。她奔到茅屋前面数丈之处，忽然一阵阴风掠过，面前陡然出现一条人影，夜色中但见此人从头至脚尽是黑色，面上没有五官。

在这等黑夜中骤然出现这等怪物，任是胆子再大之人，也不由得心惊胆战。花玉眉惊呼一声，退开数步。

那道黑色人影狞视住她，黑暗中只见他精芒闪闪的一对眼睛中射出冰冷光芒。

花玉眉举手按住胸膛，花容失色，骇得说不出话。要知这道人影出现之前毫无声响，悄然而来，直是鬼魅一般。花玉眉虽是一肚智计，满身武功，却总是个女孩子，碰上鬼魅之物焉有不惊之理。这刻当真骇得机变全失，浑身无力，简直无法举步。

那道人影缓缓向她迫近，双手举起，作出攫拿她喉咙的势式。花玉眉这时但愿自己已经死掉，便不须见到这般可怕景象。但她自然死不了，甚至连眼光也无法从那可怖的鬼魅身上移开！

对方双手已快要触及花玉眉粉颈，一阵腥气送入花玉眉鼻中，使她万分难受。

茅舍突然门声一响，传来人声，道：“谁呀？”却是个老嫗口音。花玉眉几乎要昏倒地上，原来人声一起，面前的黑色魅影便忽然消失，生象变为一阵阴风飘散于空间。

门声“咿呀”一响，已经关住，那老嫗想是无人回答，是以返身入屋。花玉眉顿时又感到自己孤单地活在世上，满心皆是恐怖之影。阴风倏又掠体而过，她打个寒噤，不过这已是她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反而没有刚才那么恐惧。

那道黑色魅影又出现她眼光之内，不过这一闪没有站在她面前，而是站在茅舍门前两丈之处，花玉眉望住那道人形黑影，娇躯微微战抖。蓦地一声



嘶哑刺耳的啸声起处，衝破黑夜岑寂。茅屋内紧接着便传出呻吟之声。这阵可怖的啸声忽高忽低，却是从那黑色人形魅影那儿发出。花玉眉这刻本应更加恐怖才对，然而她却突然身子一震，宛如在噩梦中挣醒。

她运足眼力低头在地上瞧看，随即用脚尖拨了七八块石头散放在前面。不久，啸声忽歇，茅屋中仍然传来继续的呻吟声，仍是那个老妪口音，似乎这阵啸声使她万分痛苦。那道黑色魅影倏然间已落在花玉眉身前数尺石头散布之处，来势之快，骇人听闻。

花玉眉趁他双脚沾地之际，立刻举步侧绕冲过。那道黑色魅影在数尺之内连转七八个圈子，才突然冲出数丈，蓦地迅疾如电般折回来向花玉眉背影追去。他来去神速无伦，眼看已追上花玉眉，却无端煞住去势，厉啸一声，似是被阻发怒，他停住之处，正是他早先站立之地，花玉眉则已冲到茅屋门口数丈之处，倏然转身，柔声道：“桓宇兄，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这时屋内一道黄光射出来，照在那道黑影之上，登时看得清楚，却是个全身黑衣，头面罩着黑布之人，虽是看不见面貌，但身形却看得出正是桓宇。他两道眼神如电般掠过花玉眉面上，随即移开，向茅屋中望去。屋门业已打开，那个老妪站在门口，手中提着一盏孔明灯，射出一道黄色光柱，罩射住桓宇。

老妪道：“花小姐回来啦！这一次全凭小姐摆设下的奇门大阵，老身才幸免毒圣噬体之厄！”她话声有气无力似是元气耗损极巨。

花玉眉道：“唉，他居然不认识我了，他可是每晚都到此地来的么？”那老妪道：“正是，他每一次来，都以啸声迫老身出去，老身每抵挡这啸声一次，就减弱不少功力。起先的几晚穿的是白衣，这两夜改为黑衣，不知是何缘故？”

桓宇站在光柱之内，动也不动。花玉眉道：“这孔明灯已用过几次？”老妪道：“今晚第一次使用，以往我都强行支撑过去！唉，这种神光照影克制手法用过之后，下一回就要减去效力不少，老身若非到紧急关头，岂敢使用？”

花玉眉探手入囊，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面道：“原来你自知已禁不住他发啸声，所以先行下手，克制住他。现下我再查看一下，你暂时不要撤灯！”当下就着散开来的光线，阅看小册。翻阅了七八页，便抬手抬头，凝眸思索。老妪问道：“可曾找到法子？”声音甚是急迫。

花玉眉道：“这本小册子乃是乱世闲人公孙博平生学问积聚，其中有一章名为返魂篇有二十余种法门，除了开头的四五种过于显浅，不能应用之外，其余都可以采用。但只能用以对付平常之人，他现下已是毒中之圣，浑身皆毒，碰上一下便受不住，这却如何是好？”

老妪听了这话，提灯的手微微颤抖，显示出她心中的无穷恐惧。花玉眉再想一下，撕下小册子后面的空白附页，卷搓成条。道：“我先用他特制的返魂香试上一试！”说时已取出火折。

老妪颤声道：“这种神光照影之法，不能持久，大概灵效将失……”花玉眉哦一声，赶紧奔入屋内，出来时拿着一个线圈，一手捏住一支枯干长竹，迅快奔到桓宇身边。

只见她将线团后端系在枯竹尖端数寸之处，然后插在桓宇面前，纤手一抖，那支枯竹断下一截。这时系着细线的一截枯竹已插在地上，约是大半尺长。花玉眉再将枯竹插在桓宇左边两尺之处，纤手抖处，枯竹又断出一截，这一截也是只有大半尺长，稳稳插在地上。花玉眉动作甚是迅快，弯腰将细

线绕在这一截枯竹之上，接着又插一截在他身旁，把线绕上。如此这般施为，眨眼间桓

宇前后左右已插上四十九支大半尺长的枯竹，错落散布，每一截枯竹之上都绕布细线，生似一张蛛网，把他困在当中。

她布置完事之后，道：“不妨事，他如想循出我这地网阵，须得等到天亮之时！”

老姬听了立时宽心大放，手也不颤抖了，道：“小姐学究天人，胸藏万机，老身大是佩服。”她把孔明灯吊在门上，对准桓宇罩射。

花玉眉道：“这不过是雕虫小技，昔年先慈传授此阵时，说是游戏之技，并无大用。因为此阵必须待对方站定不动，还须是在黑夜之中才有灵效，曙色一临，阵法自破。”

她再取出以白纸搓而成的返魂香，点着火折，走入地网阵中。还未点着返魂香时，桓宇忽然低吼一声，转头四顾，接着举步移动身体，一忽儿就踏入网中。转来转去，又回到当中原来的空位。

那老姬大声叹道：“此阵真是玄机莫测，只是这么几十根枯竹和细线，就困住天下第一高手。”

花玉眉没有回答，似是因为身在阵内，怕被对方听到声音。她一直等到桓宇站定身形，犹疑四顾之际，才燃着返魂香，运气一吹，几丝白烟直扑桓宇面上。桓宇蓦然深深吸一口气，接着连打几个喷嚏，双目大张。花玉眉又吹出一口真气，将白烟送到他鼻端，便赶紧捏熄纸卷上的火头，郑重地揣回怀中。

桓宇又打个喷嚏，眼光中露出茫然之色。花玉眉柔声道：“桓兄，你可听得我的声音？”桓宇唔了一声，已不似以前那般毫无反应。花玉眉道：“你何不把头上黑布掀掉？”话一出口，蓦地记起公孙博小册子上注得清清楚楚，凡是施术之时，必须用坚决自信的声音，语句要肯定明白，如同命令。连忙又道：“把面上黑布扯掉！”桓宇缓缓举手，捏住黑布边缘，迟疑不决。花玉眉又说了一次，声调十分坚定。桓宇这才把黑布扯掉。但那块黑布扯掉之后，又有一块白布。花玉眉怔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忖道：“那勾魂怪客崔灵果是此道高手，这第二层白布一定另有禁制，我如果继续命他扯掉，一定失败。”

要知她聪明绝顶，凡事算无遗策，换了别人，断断不会发觉其中破绽。她不慌不忙取出那本小册子，就着灯光阅看，看了一阵，见到禁忌条中有一条写着禁制之法有正有反，破解时不可不察。语句不拘，但正反之意不能抵触，独者前功尽失！”

她默默在心中反复思索这一条禁制含意，过了一会，豁然贯通。当下收摄心神，集中意思道：“桓兄何不把白布除下！”她连说两次，细察桓宇并无震动之感，心中大慰。

桓宇果真举手把头上白布扯掉，露出真面目，但见他头发散乱，面上污垢，似是多日来都不曾洗沐。而且神采收敛，容色阴沉。

花玉眉心中泛起无限怜惜之感，几乎不能集中心神意志。过了片刻，才抑制住情绪的波动，深深吸一口气，大喝道：“桓宇醒来，桓兄醒来！”

桓宇象木头似地呆立不动，眼皮垂下，鼻中发出轻微的鼾声。

花玉眉大感惶惑，凝神注视他的动静，过了一会，又取出小册子查阅，但整本翻遍，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绪。

她定一定神，忖道：“莫非崔灵这一门的道术功力比公孙先生还要高明？不然的话，这本小册子上何以没有记载这种异象？”

桓宇鼾声越来越响，但站得四平八稳，仿佛也可以站着睡上一年半载。

花玉眉无计可施，芳心也自大乱，回身走出网外，按额苦思，老姬走到她身边，停立良久，才道：“他被你这一喝反而睡着了！”花玉眉仿佛触动灵机，但用心去想却想不出来，便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老姬道：“老身说他被小姐这一喝反而睡着了！”花玉眉蓦地大喜道：“不错，他反而睡着了，唉，我怎会想不通此理？”

当下奔入网中，提气大喝道：“桓兄你睡着了……桓兄你睡着了……”

桓宇蓦然睁眼，茫然四顾，又舒展一下筋骨。花玉眉道：“桓兄也认得出我的声音？”桓宇循声望来，道：“是姑娘么？你在何处，怎的瞧不见你？”

花玉眉欢呼一声道：“你终于回复清醒，可喜可贺，可不枉我奔波一场！”

桓宇寻思一下，道：“我好象睡了场大觉。”花玉眉道：“不错，你睡了一大觉，可是多少人被你弄得提心吊胆，你知不知道？”桓宇道：“我可是在梦中跟你说话？要不然为何眼前一片迷蒙？”

老姬大声道：“桓公子可听得出老身的声音？”

桓宇身躯一震，眉宇间流露出森森杀机。原来这阵话声入耳，他忽然涌起一种扑过去把她吃掉的强烈欲望，但他却以理智压抑住这阵冲动道：“说话的可是百毒魔娘吕瑶？”老姬应道：“正是老身！”桓宇道：“你把我害得好苦！”

百毒魔娘吕瑶道：“这话倒转过来说才对，老身险险死在公子手下。现下虽然未死，但元气大耗，比死人好不多少！”

桓宇大感奇怪，凝眸寻思，当下记得自己跟着崔灵走入一间尽是镜子的屋内，以后的事就一片模糊，一件都想不起来！当下道：“我怎么啦？难道崔灵竟把我迷住了？”

花玉眉道：“他的迷魂摄心大法极是厉害，桓兄这次失手，不足为奇！”

桓宇心中又惭愧又气恼，道：“姑娘刚才提及为在下奔波之言，可是请来高人，破了崔灵之法？”

花玉眉便将前往连环渚找公孙博的一番经过简略说出，桓宇道：“在下蒙姑娘赐救，自当感铭五内，徐图报答。目下在下已经清醒，姑娘何不放出在下？”花玉眉道：“不行，你见到百毒魔娘之时，势必忍不住要出手伤她！”桓宇想了一会，叹道：“这话有理，我真怕我的理智克制不住心中种种奇怪的欲望！”

花玉眉道：“你还有什么欲望？”桓宇道：“我忽然想起一些毒物如蜈蚣、蜘蛛、蝎子之类，口中便馋涎欲滴，恨不得立刻去找些来大嚼一顿！”

花玉眉听到得这些毒虫，身上汗毛尽竖，转眼望住吕瑶，道：“怎么办？他如果天天要找这些毒物果腹，那我永远也不用吃饭了！”吕瑶诧道：“他吃他的，与小姐你何干？”花玉眉道：“我看了吃不下饭呀！”吕瑶皱皱眉，道：“那末只好替他破掉一身毒功！”

桓宇忽然一阵冲动，大叫道：“我真想把你吃掉！”这话自是指吕瑶而说，但花玉眉却感到一阵恶心，胃中翻腾，十分不舒服。

百毒魔娘吕瑶叹口气，道：“公子若是把老身吃了，那就永远也破不去身上毒功了！”

花玉眉勉强忍住欲呕之感，道：“这却是何故？”

百毒魔娘吕瑶道：“老身炼毒数十年，不比常人。桓公子现下只欠火候，若是吃下象老身这种毒门高手之人，立时功行圆满，真真正正成为毒圣。”

花玉眉道：“我们赶紧替他破去毒功！”吕瑶摇摇头道：“老身虽知本门有破解之法，却不识得，实是无法可施！”花玉眉望望天色，道：“既是无法，你快趁机远远逃去！”

百毒魔娘吕瑶道：“如果可以逃走的话，老身以前早就做了。唉，我们毒门中人最怕就是毒中之圣，不论逃到何处，由于气机吸引，不是毒圣迟早寻来，就是我们自动找他送死！”

花玉眉讶道：“既是如此，你当初为何又要造就他？”百毒魔娘吕瑶凄厉长笑一声道：“江湖上各派都能发扬光上，但毒门一宗永远人才凋零，若是毒圣一出，举世无敌，毒门一派威名便可永镇天下，再说要造就一位毒圣，必须种种机缘凑合，当真是千载罕逢。老身当施展最后一手十三太保神针刺穴大法之时，心中也曾天人交战，其时若是一针刺入他的死穴，桓公子早已毙命了！”

桓宇接口道：“我宁愿你当时一针刺入我的死穴。”百毒魔娘吕瑶道：“但老身却舍不得这样做，公子可还记得我们初见之时，你已经筋疲力尽，一身是伤，后来经老身以毒门密药，使你立刻恢复气力。接着你逆冲经脉三十六大关，最后一关的石门穴何等艰苦才能冲破，老身现下不妨说句实话，能够逆脉之人，举世之间，只有你一人成功。前代的毒门高手试过多少不必细究，单说老身手中，就有近百人因此丧生。这等世不一见的良机碰到老身手中，虽是明知日后反蒙其害，也不能放过！”

花玉眉如有所悟地凝眸寻思，过了一会，才道：“原来如此，若是换我是你，也会如此做法！”

桓宇道：“我实在不愿意吃人，吕婆婆你快走吧！”花玉眉也道：“这话甚是，虽然远走天涯也不是办法，但目前只好如此。唉，以前先慈认识一位毒门高手，我本可以学他一身本事，但我却嫌此道过于邪恶，没有学它，要是学过的话，今日也许想得出法子！”

吕瑶道：“令堂认识的定是毒门南宗之人，这一宗向来不入江湖，无名无声，不过据我所知，南宗自从数百年前心法秘籍千毒篇失去之后，功夫每况愈下，远远不及我北宗，小姐纵是学全南宗毒功，也无大用！”

花玉眉沉吟一下，道：“你说错了，我当日若是学全了毒门功夫，今日必有破解之法！”

吕瑶大是不服，但她似乎极是畏服这位艳丽姑娘，因此态度和缓地驳道：“小姐若是学过，方知老身之言不假！”花玉眉道：“亏你身为毒门北宗第一高手，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透，你以前告诉我你掌管北宗的百毒真经，但经上却没有破解之法，可想而知南宗必有破法而无炼法！”吕瑶怔一下，细想果是有理，当下道：“小姐一语启我茅塞，老身这就动身南下，设法找到南宗之人，若是查出解法，当即遣专人飞禀！”

她向花玉眉行了一礼，回到茅屋中，取了一个包袱，一支拐杖，便即迅快离开。

桓宇等了好久，心中烦躁道：“姑娘以何种手法困住在下？”花玉眉道：“我用的是七奇地网阵，唉，你以往性情沉稳，现下却变得十分浮躁，想是身上毒力之故！”

桓宇暗中也叹口气，忖道，“我不但性情变的浮躁，连为人改变得太多，

以前我总是设法避开美女，讨厌见到。但此刻却完全相反，尤其是想见到你……”这个念头他真想说出来，最后终于忍住！

沉默了一阵，桓宇实在想听她的声音，当下道：“我不懂毒门为何人才凋零，这北宗数十年来也只有个百毒魔娘吕瑶，她为何不收徒弟？”

花玉眉娇笑一声，道：“你想想看，她炼的都是杀生害命的功夫，她的徒弟能活上多久？是以千数百年以来，毒门总是人数极少，以吕瑶来说，除非她收的徒弟能够在短短期间内青出于蓝，并且把她害死，否则一定活不长久！”

桓宇道：“姑娘说的是，对了，她何以称你为小姐，口气中十分尊敬？”

花玉眉道：“她昔年曾得先慈数度救命之恩，加以这次若不是我用奇门大阵布在茅屋四周，供她藏匿，她早就死在你手上了！”

桓宇沉默一会，道：“可惜那银剑郎君方麟没有跟你来，不然在下可以和他比一比家传剑法，姑娘觉得此人怎样？”

花玉眉沉吟一下，道：“当得上人中之龙四字！”桓宇心中冒起一股火焰，难过地哼一声，花玉眉听在耳中，微微一笑，道：“可惜桓宇在世，他只好屈居其次了！”桓宇大笑道：“姑娘这话可是当真？”

花玉眉见他态度语气大异从前，心中大是忧虑，道：“自然是真的，方麟岂能与你相比？”暗忖道：“他全身筋骨肌肉和血液中尽是毒素，以致改变了性情，不但视有毒的蛇虫之类为美味，而且心性渐趋残忍，以杀人为乐。我须得及早设法破解他一身剧毒，不然的话，单是他上来跟我亲近一下，我也吃不消中毒身亡！”

忽听桓宇道：“天色快亮了吧？”花玉眉娇躯一震，道：“快了！”当下皱眉苦思善法。桓宇燥急地转来转去，孔明灯的灯光照在他身上，因此他的表情举动看得一清二楚。

花玉眉忽然见到他臂上露出一支针头，绿光闪动，便问道“你臂上插着的是什么？”桓宇伸手一摸，捏住针头拔起来，道：“这是碧灵针，据说是毒门至宝！”花玉眉随口道：“你为何刺在臂上？”桓宇道：“当初我本想用此针收恶拾恶鬼岭上的人，那知后来被崔灵制住。其实此针还比不上我身上毒功……”花玉眉道：“你既用不着，那就送给我吧！”

桓宇摇头道：“不行，你手指碰上此针，便即中毒，即须以洗毒大法祛除此毒，否则三日之后，全身溃烂化作一滩黄水而死！”花玉眉讶道：“真的？”桓宇道：“陈家夫妇是这么说，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此针初次刺中我时，连我也有麻痒之感，可见得毒性猛烈！”花玉眉淡淡道：“陈家夫妇是谁？”桓宇道：“那是我赴恶鬼岭以前一个村庄中遇见的人。后来我假扮崔灵命恶鬼岭之人将他们的大女儿送回家，并着他们等到大女儿一回来，就前赴龙虎庄中避难！”花玉眉道：“啊，原来是那一对夫妇，他们还带着三个女儿，当时我听说恶鬼岭要掳劫其中两名女孩子，生恐敌人夜间潜来下手，所以立即派人将他们秘密送到另一个村庄中。”这时她面上的表情生似一个人在黑夜中见到一丝光明似的，但她的声调仍然装得十分平淡，又道：“他们竟是毒门中人，真是失敬了！”桓宇道：“他们不是毒门中人，不过和毒门中人有点渊源就是，这是他们说的，据我想大概不假，否则他们焉能被恶鬼岭的强徒欺负？”花玉眉寻思道：“不管他们是否毒门高手，但总是破解桓宇一身剧毒的一线之机，不过目前的难题却在如何稳住桓宇，使他自动藏身茅屋，等我回来？”想了一阵，又有计较，道：“桓兄可曾淡忘了那

个仇人？”

桓宇道：“哪一个？”花玉眉道：“自然是你要用天下五大毒刑对付的那一个！”桓宇怔一下，道：“唉，我真几乎把他忘了！”他立刻泛现出沉郁的神情，一如花玉眉第一次碰见他的时候一样。

花玉眉道：“你不如把这个仇人交给我，待我替你施刑泄恨！”桓宇惊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花玉眉道：“眼下一身是毒，别说动手施刑，连碰也碰他不得，故此小妹自告奋勇，为你效劳！”

桓宇愣了一会，道：“只好这么办了！”声音十分颓丧。花玉眉本是要挑起他心中仇恨之火，接着指出人无法亲自下手，然后才劝他合作破解全身之毒。这时桓宇既有仇恨支持，当能忍耐等候自己回来而不到处乱闯。那知桓宇并不设法便自放弃亲手施刑，大出她意料之外，当下道：“你怎舍得让别人动手？”桓宇缓缓道：“往昔我一想起这个仇人，心中便痛恨难禁，但现在却似乎没有从前那么厉害！”

花玉眉秀眉一扬道：“这恐怕是你已爱上我的缘故！”桓宇大大一怔，过了片刻，才道：“也许是这样！”花玉眉道：“但你一身是毒，不但不能碰触仇人，同样也不能碰我，你可晓得？”

桓宇茫然道：“我……我晓得。”花玉眉道：“唯一之法，就是你不要当这个毒圣！”

桓宇痛苦地叫道：“我几时要当毒圣？但我有什么法子，哼，我非把那老婆子吃掉不可，她现下在百里之内，我只须片刻工夫，就能追上了她！”

花玉眉打个寒噤，道：“这正是我最害怕之事，你一旦吃掉百毒魔娘吕瑶，此生此世都永远是毒圣了！”

桓宇道：“那我怎么办？”花玉眉道：“我告诉你怎么办，等天亮之后，你须得耐心地耽在茅屋中，不许离开一步，我去替你想法子……”桓宇道：“我去找崔灵晦气也不行么？”花玉眉坚决摇头道：“不行，你要知道你的性格已大大转变，若是一离茅屋，说不定要闯下滔天之祸。你有一身毒功自是不怕人家报复，但其时性格形成，我也无法为你破解身中之毒了！”

桓宇并非愚蠢之辈，忖道：“她的话很有道理，我这刻已变得甚是轻浮暴躁，若是出去做过恶事，以后定难以控制自己。那时我便真正变成武林一大恶魔……”他本是天性侠义之人，想到将会变为恶魔这一点，不禁惕然震凛，道：“我决不出茅屋一步就是！”

花玉眉又忧又喜，俯身把地上的枯竹细线拔起扯断，桓宇登时眼前一亮，见到花玉眉婷婷站在面前。他几乎想扑过去拥住她，幸而理智尚在，压抑这个强烈的欲望。但花玉眉已经看出他心情变化，幽声一叹，道：“你见到任何女子都会生出施暴之心，可是你一身皆毒，只须一碰，对方就立刻死亡。这一来你大欲难偿，久而久之，你便陷入疯狂之境！”

桓宇大惊道：“姑娘快点设法解救！”花玉眉道：“能不能解救还不知道，要看看运气如何？”

当下她带领他穿过阵法，走入茅屋之内。屋内只有一张木榻，一张薄板钉成的桌子，桌上放着油灯，还有一大包食物，另外尚有一缸清水。花玉眉道：“我此去也许要两三日才回来，在我未回之前，你决不可出屋一步。此屋四周有我布下奇门大阵虽是草草布成，但任何人三两日之内决难闯入此屋！”

桓宇毅然答应，花玉眉不放心地瞅住他，过了半晌，叹道：“唉，如果

我找不出破解之法，我宁可第一个死在你毒手之下！”等到桓宇悟出她话中的深情至爱时，她已走得没影。

那花玉眉一走便找到青玉骢，骑上去直奔一座山丘，山丘后面又有一间茅屋，此时灯光隐隐外露，花玉眉发出一声宛如马啼的暗号，茅屋屋门立是打开，传出伍放粗豪的声音道：“小姐回来了？”另外一个女子声音道：“婢子也在这儿！”

话声中两道人影飞出来，却是伍放和那红衣丑婢。花玉眉先问明伍放伤势无碍，又听红衣丑婢报告龙虎山庄一切详情经过。红衣丑婢最后道：“婢子没有遵命任得龙虎山庄之人全部死亡，甘受小姐刑责！”

花玉眉高坐马上，挥手道：“罢了，我原意只是用龙虎山庄性命威胁住龙虎庄三老，谁知他们侠心义胆，先公后私，宁可全庄丧命，也要下手除去桓兄，为武林除害，此举真教人佩服！”她随即将桓宇目前情况说了，接着道：“百毒娘吕瑶临走之时，不知是良心发现抑是为了自己性命，暗中告诉我说，桓兄性情正在急转剧变之时，目下只要他有机会出手伤人，便即转变为天下最凶毒之人，以残杀为乐，不分正恶。那时虽然找到破解之法，但他满腔凶毒之念，决不接受我们好意。这一来吕瑶固然不免一死，连我们也将丧生他毒手之下！”

伍放和红衣丑婢都露出惊容，道：“这便如何是好？”

花玉眉叹口气，道：“若是到了这等地步，唯有和勾魂怪客崔灵联合起来，设法杀死桓宇！”

伍放和红衣丑婢都呆了，半晌没有说话。

过了一阵，红衣丑婢道：“小姐可是利用崔灵的迷魂摄心大法制住桓公子？”

花玉眉道：“除此之外，我看没有别的法子！”

红衣丑婢道：“假使崔灵私心自用制住桓公子之后，不肯把他杀死，小姐便待如何？”

花玉眉道：“这倒不怕，第一点崔灵有见于桓兄凶毒盖世，总怕万一禁制不住他之时，反而被害。第二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那便是我须得牺牲色相，委身于他，否则他岂肯冒生命之险出手制服桓兄？他纵然不怕日后之祸，但我要他选择其一之时，他也不能不杀死桓兄！”

伍放面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低低呻吟一声，红衣丑婢惊道：“你怎么啦？莫非是身上不舒服？”伍放摇摇头，突然奔出屋外。

红衣丑婢怔了一下，正待追出问个究竟，花玉眉伸手拦住她，道：“何须问他，问我也是一样！”红衣丑婢道：“婢子竟忘了小姐智慧超世，擅长猜测别人心中秘密，真是该死，还请小姐见示！”

花玉眉道：“他是听到我不但要和崔灵联手杀死桓兄，还得委身供崔灵蹂躏，是以为我痛苦！”

红衣丑婢愣了一愣，道：“伍放可是爱上小姐？”

花玉眉道：“你别胡乱吃醋！”

红衣丑婢面上一红，道：“婢哪敢吃小姐的醋，天下间若有男人见到姑娘而能无动于衷的话，婢子第一个跟他拚命！”

花玉眉道：“你未免把我捧得太高了，伍放他对我只有敬爱之心，对你则有怜爱之意。”

红衣丑婢叹一口气，没有做声，花玉眉知她心中泛起自惭形秽的悲哀，

也不多说。当下把伍放叫进来，道：“你们现在的责任极是重大，仔细听着！”那两人都垂手肃立，屏息静听。

花玉眉忖思片刻，道：“我现下去找一对夫妇，他们可能是毒门南宗传人，但亦可能不是。找不到的话，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先发制人，联合崔灵把桓兄杀死，免得遣祸人间，无法收拾！”

伍放听到此处，满腔沉痛，重重叹一口气。

花玉眉接着道：“假如侥幸找到陈氏夫妇，那也得看看天意，若果他们非是南宗传人，也无法救得桓兄一命。如果他们是南宗传人，则尚有一线之机！”伍放粗声道：“须得经过这许多关，犹自只有一线之机，小姐干脆别去找了，小人尚有一法可行！”

花玉眉摇头道：“我晓得你的心意，但此路万万不通，不必去试！”伍放颓然道：“既然小姐说是行不通，那就一定行不通，自然不须试验！”红衣丑婢忍不住问道：“那是什么法子，行不通也不妨让婢子知道！”花玉眉道：“我来说，看看对不对，伍放想向桓兄坦诚告以种种后果，要叫他本侠义之心，自行毁灭，我说得对不对？”

伍放道：“小姐向来料事如神，自然没错！”

花玉眉微微一笑，在这种危机重重千艰百难之际，她还笑得出来，可见得她视猜中别人心中秘密为最大乐事。

她道：“桓兄这刻性情正在转变之时，若是不去挑逗他，还可以拖延一点时候，你这么一说，他突然受到刺激，势必出手伤人，大局就从此注定。其时我虽然和崔灵联手，也制不住这个毒圣！”

红衣丑婢哎一声，道：“好险，好险，如果小姐事先不说个明白，也许他们会向桓相公进言！”

花玉眉道：“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去保护桓兄，不教任何人踏入那座茅屋周围五丈之内！”

伍放和红衣丑婢都沉重地应了，花玉眉又道“你们要尽量远离茅屋，若是见他冲出门外，就须更加小心，我在屋门摆下的奇门阵法，离开时已略加变化，不但外面的人进不去，连屋内之人也出不来。可是这个阵法草草布成，威力不大。不比以前只对付一个方向入阵的敌人时那么奥妙，因此桓兄固然有闯出此阵的机会，外来之人只要略通奇门遁甲之学，也不难穿阵而过。故此你们一方面要尽力阻止任何人踏入茅屋五丈之内，另一方面见他出来，便须准备逃走。只因他一冲出屋门，便表示他理智已压制不住狂性毒念。而这时他耳听目力之佳，远远出于你们意料之外，他一出得阵法，你们才藏匿或逃遁都来不及了，结果是你们死在他毒手之下，而他则从此变成天下无人可以克制的毒圣！”伍放和红衣丑婢听得明明白白，背上都暗暗沁出冷汗，肃然应了。花玉眉仰天轻叹一声，道：“你们如不被杀，我或者还来得及和崔灵联手将他杀死！”

她不提及时解救，只说希望及时杀死桓宇，可见得她心中对于解救这一方面，实在毫无信心。

三人分为两路，匆匆出门。花玉眉跨上青玉骢，一转眼已去得无影无踪。伍放和红衣丑婢赶到桓宇藏身的茅屋之外，远离十余丈，便停住脚步。茅屋中灯火已灭，一片漆黑，不闻一点声息，如果不是花玉眉的话，他们难相信屋内藏着这么一个滔天祸胎。

他们一同猱升一株老树，并肩坐在一根横叉上，离茅屋约是十三四丈远，



形势甚佳，不但居高临下，而且茅屋中以及外来之人都难以察觉他们。

天上繁星点点，夜凉如水，两人默默靠着，各自陷入沉思之中。过了不知多久，伍放轻轻道：“你身上冷不冷？”红衣丑婢摇摇头，其实她的确有点寒意，但这刻心中充满了温暖，甚至感激得要掉下眼泪。伍放喃喃道：“我以前一直很可怜你……”他停住口，沉重地叹一口气。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却没有举手拭抹。

伍放又喃喃自语道：“其实小姐也怪可怜的，她平生目空四海，看不上任何人。这回第一次爱上桓相公，却发生了这个风波。而她为了天下苍生，连自己的悲伤也来不及去想了。”

红衣丑婢低低道：“的确是这样，唉，她本待见过司徒峰大侠，印证过武功之后，不论胜负，回到玉龙山就削发为尼，永远守着主人墓庐。”

伍放道：“她只好削发出家了，试想天下有谁能匹配得她？”

两人谈论一阵，天色已亮。他们在近数日来已晓得桓宇习惯昼伏夜出，此时不觉透一口大气。

到了下午，茅屋中仍然没有一点动静。伍放他们已经轮流睡了一觉，养足精神。

过了一会，茅屋突然传出一声长啸，啸声忽高忽低，忽尖忽哑，教人听了肚中五脏极不舒服。

伍放惊道：“他恐怕是要冲出来了？”

红衣丑婢道：“我猜他必是内心挣扎极苦，所以长啸以抒胸中的痛苦！”陡然间一个念头掠过她心中，当即细细忖想，然后毅然道：“我为了小姐和你，只好设法把桓相公杀死！”

伍放一怔，道：“你有杀他之法？早先何不告诉小姐？”她道：“当时我没有记起，但现在还不迟，我去布置一下。”她一跃下地，向龙虎山庄方面疾奔

而去。

伍放独自在大树上守望了好一会工夫，心中甚是紧张，茅屋中又传出一声尖厉长啸，不觉凝目向茅屋望去，望了片刻，桓宇没有出屋。他稍稍安心，眼光收回来，蓦地大吃一惊，原来一个人已经走到离茅屋十丈远的地方。

他吃惊之故便因这人来势奇诡，毫无声响，虽是从他藏身的树下走过，也不会被他发觉，可知此人一身武功不比等闲。

只见这人长相好生凶恶，身高手长，头如笆斗，面皮猎黄，两边嘴角獠牙外露，透出凶煞之气。腰间鼓起一圈，不知系着何物？

伍放虽是从未见过此人，但看了他这副凶相，不问也知非是正派侠义之士。

他正要开声喝止此人前进，忽见那人突然停住脚步，不觉吓了一跳，原来那人刚才本是迅快前奔之势，却陡地停住，事前没有一点预兆看得出他会停住，这等奇诡的动作，惊人的功力，实在使人骇讶。

伍放忍住声音，看他作何打算。只见这个高大狰狞之人远远向茅屋望了一阵，忽然掉转身驱。这个动作也象他忽然停止一般，奇诡迅快，大是出人意料之外。

伍放又是一惊，忖道：“此人外表高大狰狞，却不料一身轻功如此高明，尤其是每个动作都奇诡突然，不知是哪一家的路数？”

正转念间，只听那高大狰狞的人喉中发出一阵低吼之声。这阵吼声配上

他的面孔，直似是一头人形野兽。伍放那么胆粗气豪之人，这时也不禁暗暗嘀咕，凝目打量。

但他随即发觉已有另外一个出现，此时站在那高大怪人面前三四丈之外。这后来之人也是从他脚下经过，而他居然不会察觉声息，可见得此人脚下功力甚高。

他一眼望去，只见此人年纪甚轻，眉宇俊朗，背上斜一柄长剑，丝穗随风摇摆，一派英风飒飒之慨，他这一回可就认出这个少年英侠正是前些日子剑伤过他的银剑郎君方麟，不禁一怔，忖道：“怎的他也来了？”

那银剑郎君方麟凝目望住那个高大怪人，冷冷道：“去年京畿一战，少侠饶你一命，还不过来叩头谢恩？”

那高大怪人狞笑一声，道：“笑话，我京华恶客南燕飞生平还未见过象你这等不识进退之人，那一日老子看在你老子方长恒份上，是以开你一面，哼，哼，老子今日定要吸你的血解渴……”他声如破钹，刺耳难听，尤其是提及吸血解渴的话，更似是个野兽化为人形。

树上的伍放听得毛骨一阵悚然，但同时又恍然大悟，忖道：“听说最近有好些武林人死在附近，死前曾被吸血，人人疑是桓相公所为，原来是这个京华恶客南燕飞干的好事！”

银剑郎君方麟蓦地拔出烂银长剑，指住对方，朗笑一声，道：“你的伎俩就是擅长偷袭，少侠早已洞悉，现下不妨过来吸我的血，且看倒底是少侠的银剑高明，抑是你的骷髅鞭厉害？”

京华恶客南燕飞冷冷狞笑，凝立如山。银剑郎君方麟道：“刚才那阵啸声可是你发出的？”南燕飞摇摇头，道：“老子正要找那发出啸声之人！”

方麟仍然挺剑前指，全神贯注着对方动静，口中道：“那人是谁？在什么地方？”

南燕飞道：“这个老子就不晓得了，你不会自己找找看？”

方麟迅快向那座茅屋瞥上一眼，立即又收回来停在南燕飞身上，道：“少侠向来不在江湖上走动，怎知这许多事？不过听起来似乎不是好路道，你若有意找他晦气，少侠可以退开一旁，等你办完此事再算！”

京华恶客南燕飞凶睛一转，道：“好，你先退开，等老子收拾了那个毒物，再找你解渴……”他狞笑一声，又道：“那厮一身皆毒，身上之血可不能吸饮，你来得正是时候。”

银剑郎君方麟一看这个凶人要对付毒物，自是乐得坐山观虎斗，当即退开一旁。他自与花玉眉分手之后，便打探出恶鬼岭龙虎山庄恶斗之事，他本已打算暗中帮助花玉眉，是以加急赶来。不过关于恶鬼岭和龙虎山庄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他都不晓得。也不知道这京华恶客南燕飞正是勾魂怪客崔灵亲口向龙虎庄三老说过与他齐名的四客之一，否则他就不会任他收拾什么毒物了。

京华恶客南燕飞突然一个转身，把伍放骇了一跳，接着便见他举步向茅屋走去，这个凶人身材虽是十分高大，但举手投足，都轻快之极，跨步无声，一转眼间已逼近茅屋丈七之内。

伍放心中大急，提刀疾跃下树，迅疾奔去，口中大喝道：“站住！”京华恶客南燕飞忽然退回丈许，身形站稳之时，已经转回身子面对伍放。两人一来一去，距离便只有丈许左右，伍放横刀怒喝道：“你想到那边去，先得问一问我老伍手中的刀！”

银剑郎君方麟惊讶地举步迫近一点，留神聆听他们对答。

京华恶客南燕飞伸出舌头舔一舔露出来的獠牙，狞声笑道：“妙极，妙极，老子先拿你这厮解渴……”说到最后那个渴字，忽然已移到伍放眼前，长臂暴伸，五指如拂如抓，疾攻面门。

此人每个动作都极尽奇诡迅快的能事，而且事先毫无预兆迹象可寻。

若在平时，伍放这个心粗胆豪之人，早就吃了大亏，但这次一来他已观察对方突然的动作，二来方麟曾经喝出他擅长偷袭，是以特别留意。敌人五指攻到之时，他手中长刀几乎也在同时斜斫出去，并且借势斜闪两尺，避开敌手五指正面威势。

京华怪客南燕飞咦了一声，身躯蓦地破空飞起，快逾闪电。伍放的大刀便从他脚底虚虚斫过。他想也不想，抖腕荡起一片刀光，封住头顶。

仰目一看，只见对方竟已升高了两丈有条，在空中舞手扎足，甚无道理。当下但觉这恶客没有一样和常人相同，心中不禁涌生鳖扭之感。

原来大凡这等兵刃相交生死肉搏的场面，从来没有这等胡闹的景象，每个动作都必须含有深意，略有疏虞，即须送命，是以纵然轻功超卓之人，跃起避刀，最多跃起七八尺，随即施以反击。那有一跃两丈有余，待敌人从容抢占有利方位，俟机出手进攻之理？

这时京华恶客南燕飞已经飘坠下来，伍放低吼一声，辨定方位，跨步占定，扬起长刀准备仰攻。

谁知南燕飞飘落了一丈左右，忽然斜斜掠开数尺，急坠地面。伍放心想你此举虽然使我抢占一以的方位失去攻效，但在你只是徒费气力，毫无用处，当即挥刀扑击，刀光如虹，气势威猛。可是他心中不免又增加了一点鳖扭之感。

南燕飞猿臂一伸，施展出奇诡手法，反而从刀光中迫攻伍放，他手法奇快无匹，眨眼之间已攻了三掌之多。

伍放也自激起凶野之性，手中长刀猛砍猛劈，以攻代守。两人各以迅快凶猛的手法抢攻了数招，正斗得急时，南燕飞突然闪开数尺，冷冷狞笑。

伍放心下大是别扭，横刀怒喝道：“敢是胆怯怕死？若是怕死，那就滚回去！”

却听后面站着的银剑郎君方麟朗声道：“小心，他这是要诱你自露破绽！”

伍放曾经败在他剑下，对他恶感甚深，怒道：“谁要你多口说话？”

银剑郎君方麟也怒声道：“大胆狂徒，竟敢如此无礼，你是玉眉姑娘的什么人？”

伍放要回答，忽觉人影一闪，南燕飞已移到面前出手猛攻。当下顾不得打话，挥刀迎劈，数招一过，全身热血沸腾，一味施展出硬攻狠打的刀法与敌人力拚。

那京华恶客南燕飞功力深厚，武功诡异，自成一派，此时虽是以一双肉掌对敌，并且碰上这种奋不顾身的扎手强敌，依然进退自如，口中时时发出狞笑之声，激得伍放更加狂野凶猛，刀光如狂涛怒潮，排空卷拍。

银剑郎君方麟在一旁瞧了一阵，心中微感惕凛，暗自忖道：“原来这厮功力极高，乃是童身炼功，刀劲惊人，他若不是头脑呆板，临阵交手时不懂得机变应敌之道，我也未必就能轻易取胜。”

其实南燕飞这个著名凶人早就看出伍放弱点，故此先是想法子教他心中别扭，然后扇起他一腔凶野之性。适才一见那两人虽是言语冲突，可是对话

中似乎另有渊源关系，因此上不待他们讲妥，便出手攻袭。果然不但迫得对方无暇说话，而且一味用强攻硬打的刀法。心中不觉暗喜，算计只须再战十招八招，就可得手。

伍放自家仍然未知危机已临，只觉得刀法使出时总是浮起有力难施之感，心中别扭之感更加强烈。

又起了数招，他已经忍受不住，大吼一声，长刀甩手插在地上，怒目瞪住南燕飞，双手叉腰，一点也不似动手拚斗。

京华恶客南燕飞这时只须伸手发招，就可取敌性命。但是他一向老谋深算，险诈过人，一看对方神态威狠，同时亦未到落败之时，忽有此举，定是别有绝世奇功，哪敢冒失进击，反而急退数尺，冷冷道：“这是什么意思？”银剑郎君方麟挺剑纵落伍放身边，哈哈一笑道：“老恶客你这一回可上当啦！他斗得急了，自觉有力难施，便丢掉手中之刀，宁愿挨你痛快一击！”南燕飞哦了一声，心中蓦地大怒，瞪住伍放，道：“果真是这样么？”伍放正是这种意思，上次他和方麟动手，便是斗不过时丢掉长刀，挨了一重剑的。此刻他忽然发觉对方当真因上当而气恼，自家的激忿反而消了，垂腰拣起长刀，哂道：“当然是真的，谁教你不敢进击？”

京华恶客南燕飞目光掠过方麟银剑，接着又扫过伍放长刀，心想这两人武功不俗，分开来都不是自己对手，但合起来却胜过自己。当下忍住一下怒火，倏然纵起数丈，厉啸一声，向西南方掠走，片刻工夫，已去得无影无踪。银剑郎君方麟大笑一声，道：“这厮回去总得气个半死！”接着便沉思起来，喃喃道：“这一下当真不错，如果炼有一种奇功，足以当得起他一击的话，必能将这厮反倒击死！”

伍放心中一动，举手摸了一摸胸口。接着睨视方麟，道：“你要跟我讨马是不是？”

方麟摇摇头，道：“不是，我只是路经此地，远远听到一阵啸声，甚是奇怪，特来查看！”

伍放道：“那是桓相公的声音！”

方麟剑眉一纵，道：“哦，你竟是在此保护他的？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伍放道：“是我家小姐的朋友，单名一个字！”方麟口中反复念了几声桓宇，道：“原来玉眉姑娘就是要设法替他破解崔灵的迷魂摄心大法，我倒要瞧瞧这位人物！”

伍放忙道：“不行，谁都不许见他！”

方麟冷笑道：“以我所知，就有一个人见得他！”

伍放一怔道：“谁？”

方麟道：“花玉眉！”

伍放听他直呼小姐之名，心中已不高兴，何况花玉眉可以见到桓宇，乃天公地道之事，不禁恼火，怒道：“你少胡扯，不然我伍放不客气啊！”银剑郎君方麟双眉一挑，似是发怒意欲出手，但旋即改为笑容，道：“我走就走，这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不过我既然不能去瞧瞧桓宇，日后道上相逢，也认他不出，你老兄可不可以略略说一点，譬如他多大年纪？长得怎样，用的什么兵器？”

伍放一听这厮忽然一改以前狂傲之态，大是奇怪，当下道：“桓相公年纪跟你差不多，长得很俊，也跟你差不多，用的是长剑，不过他一向折枝当剑，很少用真剑，功力也和你差不多！”

他这几句差不多已经是很客气的形容词了，但送入方麟耳中，每句都变成锋利之剑刺在他心上。

他当即想到花玉眉对他的种种神态，本来他一向自负为武林后起第一位人物，谁知桓宇样样都比得上他，这样他如何忍受得住。

他哼了一声，道：“这样说来，桓宇竟是昔年以剑法著名武林的桓公玄的传人了！”

伍放惊道：“噫，你怎生晓得的？”

方麟道：“你说他擅长折枝当剑，这正是桓公玄的特长绝艺。”伍放道：“不错，他的父亲就是跟你父亲齐名的剑中双绝，南桓北方两之一。南桓既在北方之上，想来定是还要高明一点！”

方麟怒道：“放屁！”

伍放眼一瞪道：“你放狗屁！”

方麟举起银剑，冷冷道：“好大胆的狗头，竟敢在少侠面前撒野，我今日若不教训教训于你，日后玉眉姑娘的面子都要被你丢尽！”

伍放怒道：“都是狗屁，老伍还怕你不成？”刷地提刀跃开两步，面对着方麟。

方麟这回对他可不敢大意，记起南燕飞使的诡计，当即傲笑一声，道：“你已是败军之将，何足言勇，本少侠让你几招。”

他这人一向狂傲惯了，那种神情口气简直教人受不了，何况话中尽是侮辱之意。莫说伍放，就算是涵养功夫不错之人，也非勃然而怒不可。

伍放厉声道：“放狗屁，那个要你让招？”嗖地一刀劈去，势凶力猛。

方麟银剑一挥，潇洒迎击，架式身法都十分洒落好看，静如处女，动如脱兔。但这种身法落在对方眼中，便象是意存轻敌的动作。

伍放满面忿激之容，挥刀霍霍，忘命进击。这一轮攻势不比等闲。银剑郎君方麟也被迫得步步后退。但他仍然含着哂意，一味剑走轻灵，似是戏耍伍放一般。

两人激斗了二十余招，伍放越打越见狂野，刀刀都是拚命招数。方麟则一直保持潇洒手法，口中时时冷哂轻笑。又斗了十多招，伍放怒吼一声，双臂一垂，剑开前胸。又是以前图个痛快的样子。

方麟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刷一声长剑分心搠入，但他剑上方力道甚有分寸，只拟刺倒对方，顺手制住穴道，以免碍他入屋。

但见剑尖快如闪电点中伍放胸口，忽然碰到一件坚硬之物，弹了回来，方麟方自一怔，金风已袭到下盘，急忙一跃，左腿外侧已被刀锋划开一道口子，鲜血迸涌。

## 第十章 春蚕自缚魂梦牵

原来伍放胸口不知藏着什么物事，十分坚硬，竟能挡住方麟长剑疾刺之势，趁机挥刀撩削敌腿。尚幸方麟家传正宗上乘剑法从来都是攻守兼顾，是以闪避得快，饶是这样，腿上也被刀尖划破一道口子，流出鲜血。

伍放狂笑声中，挥刀猛攻。银剑郎君方麟羞怒交集。举剑还击。他腿上的伤只伤及皮肉，未动筋骨，对他一身武功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因杀机盈胸，剑剑皆是毒着，声威比初时更为惊人。

两人看看激斗了三十余招之多，伍放刀法路数已被方麟摸熟，每一刀发出，底下的变化都被方麟预先封死，因此刀圈越收越小，方麟剑光飞洒，越战越勇，占尽上风。

又战了七八招，方麟明明有两三次可以攻入敌人刀圈之内，但他上了一次当，生怕伍放这回又是使诈，故意不变化刀法，露出破绽诱他进击。是以举棋不定，坐失良机。当下决定舍弃冒险进击的招数，务要等到敌人无法招架之时才一剑取他性命。

这时，七八丈外的茅屋中又传出尖厉啸声，不由得面现惊惶之色。方麟大喝一声，剑势如浪涛奔腾，铮一声挑开长刀，直刺敌腹。

树影中突然飞出三缕金光，其一直取剑尖，叮地响处，震歪长剑刺去之势。另外两缕金光疾取方麟后脑和肋下要害。

银剑郎君方麟心头一震，暗想：“好大的手劲！”急急伏腰窜开寻丈。他应变虽快，仍然险险被那两缕金光击中。

树影中已跃出两道人影，落地现身，都是年届五旬的老者，气度凝穆。

这两位老者正是龙虎庄三老中的老二荆登韶和老三司徒登瑜，他们乃是接到红衣丑婢求救之讯，先赶到此间，恰恰赶上伍放危机临头，当下一齐打出金钱镖抢救。荆登韶发的一枚已经运聚全身功力劲取敌剑，虽是得手，但只能将敌剑震歪，不觉对这少年剑客的功力另眼相看。老三司徒登瑜的两枚金钱直取敌人，竟然落空，心中也大异。

方麟举剑指着两老，冷冷道：“暗箭伤人算得什么好汉，报上名来受死！”二老面上微微一红，幸而暮色已临，谁也看不真切，荆登韶道：“老朽兄弟急于为伍放兄解围，是以冒昧出手，实非有意暗算！”

司徒登瑜接口道：“这是我二哥荆登韶，老朽司徒登瑜，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方麟哦了一声，道：“原来是龙虎庄三老，无怪指劲奇重……”他这话原是出自真心，但落在二老耳中，不禁又面上一热，方麟续道：“在下方麟，虽然以前和这伍放有点过节，但今日却不是寻仇生事而来！”

伍放满面忧色，竟忘战败之耻，低声道：“两老可曾听见他的叫声？”二老点点头，他们此来已立下必死之心，是以反而能够淡然处之。荆登韶望住方麟，道：“请问方兄却是何故与伍兄动手？”

方麟傲然道：“这厮竟敢阻我入屋，是以迫得略予傲诫！”

二老这时瞧见他腿上血迹，分明已经受伤，但又亲眼见到伍放实是不敌，不知这两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刻已无暇多说，荆登韶沉重地道：“方兄可知屋中之人是谁？”方麟道：“听说是剑中双绝中南桓的后人，姓桓名宇，不知是也不是？”二老都低啊一声，直到这时，他们才晓得桓宇的武功来历，同时也不禁想到剑中双绝中的另一位，眼前这个少年剑客既是姓方，

必是北方方长桓的后人无疑！

银剑郎君方麟虽然不明这两老何事惊奇！但从他们的神色中猜出他们对自己的推测，当下傲然一笑，道：“南桓排在北方之上，我可不服气，今日定要领教他桓家剑法。任凭是谁，也别想拦阻！”

伍放怒道：“你懂什么，不行，不能进去！”

方麟骂道：“该死的狗头，凭你也配拦我？”挺剑冲去，伍放立即挥刀抵住。叮叮当当响了七八下，伍放竟被他以凶猛毒辣的剑法冲退五六步。荆登韶和司徒登瑜疾忙跃入圈中，都亮出兵器，各各是一柄龙剑和一条虎鞭，硬插入两人之间，把他们分开。方麟剑法一变，光圈扩大，罩住二老和伍放三人身形，指顾之间，已连攻了七八剑之多。他的剑法精妙无匹，二老也不全力拆解，登时战做一起，变成以三敌一之势。

二老他们苦于不能出声说破桓宇的秘密，生怕被他在屋中听见。又知道若不说出道理，可怪不得方麟激忿出手。这种情形之下，自不能伤及对方，只好挥剑抡鞭，纯取守势。

伍放可不管这许多，但刀法却被二老有意牵制住，不得放手施为，十余招之后，急得乱骂一通。

正在不可开交之时，树影中跃出两人，一个是龙虎三庄之首的荆登龄，另一个则是红衣丑婢。

荆登龄修眉一皱，低低喝道：“大家住手！”二老听到兄长声音，剑鞭一晃，便待跃开，银剑郎君方麟怒道：“你是什么东西！”长剑挥霍进击，迫得对方三人都欲罢不能。

伍放暴声道：“咱趁早杀死这混蛋就没事啦！”方麟道：“放屁，凭你们也配！”剑劈越发凶猛，招招皆是煞手。

战圈中的三老不觉触动胸中无名火，他们一向备受武林同道尊重，几曾受过这种恶气，而伍放的话确实打动了他们的心，当下不约而同一齐发出攻势。但见二老龙腾虎跃，一转瞬间就尽占主动之势。两人四样兵器再加伍放的长刀，环攻方麟，宛如骤风急雨。

红衣丑婢顿足道：“大庄主，快点教他们停手！”荆登龄道：“眼下他们已各用上乘手法拚搏，形势凶险。我们这一边虽是已占优势，但那一个略一大意，仍不免要伤在对方剑下。这便如何停得住手？”

红衣丑婢发急道：“若是伤了姓方的，我家小姐可不答应……”忽然灵机一动，奔到战圈边缘。叫道：“停手，停手，小姐来啦！”

战圈中的四人都听得清楚，招数立刻的慢，首先是伍放跃出圈外，接着全部分开。

茅屋中突然又传出惊心动魄的啸声，众人都面现忧色，只有方麟奇怪地向茅屋望了一眼，便问道：“玉眉姑娘呢？”

红衣丑婢随手向树木中一指，道：“她在哪边！”方麟立刻提剑奔去，龙虎庄三老齐齐退到林下，各自闭目调息，准备生死之战。

伍放一把拉住红衣丑婢，退到林中，低声道：“你把三老弄来，小姐或者会怪你！”

红衣丑婢叹一口气，道：“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一言未毕，只听方麟怒声道：“丑丫头竟敢欺骗我！”一跃出林，直向茅屋奔去。伍放和红衣丑婢大惊失色，拚命追去。但方麟两个起落，已到达离茅屋五丈之处。他前此在连环渚见识过奇门阵法，一看屋外木石纵横，便停住脚步，厉声喝道：

“桓宇出来！”

茅屋茅传出一阵深沉的声音，道：“你是谁？”方麟报出姓名，茅屋传出怪笑之声，接着道：“原来是你，很好。”

这时已是黄昏，满天夕阳烂灿如火，但这简简单单六个字传出茅屋，天地间便仿佛突然添加了几分令人悚栗的寒意。

方麟心头一惊，讶然忖道：“桓公玄一生行事，刚毅方正，天下莫不闻名，怎地这茅屋中人，笑声却这般阴森狠毒，竟仿佛比那些声名狼籍的毒物魔头还要狠毒几分？”

要知他虽然对南桓排名北方之上一事嫉恨在心，但对这位世故的剑客，仍不失敬意，此刻听得这种狠毒的笑声，心里实难相信桓公玄会生出这样的儿子，他虽然生性孤傲不群，但却聪慧绝顶，心念一转间，已知此事其中必有蹊跷之处，立刻稳住了身形，更不肯妄入禁区一步。

只见那茅屋的柴扇，却在缓缓推开了一线，夕阳的余光，照进了阴暗的茅屋，影绰绰看见屋中卓立着一条顾妒的人影，两人相隔五丈，方麟虽然看不出他的形貌，却已可见他神情的俊昂潇洒，心中的无名妒火，不禁重又升起，朗声大喝道：“桓宇，你真的是桓公玄之子么？”

他还是不信南桓之子会发出这般阴毒的笑声，是以又问了一句，只听茅屋中厉声狂笑道：“好，你竟敢直呼我先父的名号，想必真的是活得不耐顿了！”他虽未直接回答方麟的回话，但这种间接的回答，有时比直接还要肯定。

方麟暗暗忖道：“若有人那般问我，我想必也是如此答话的。当下心头不再怀疑，却更是惊异：“桓公玄有子如此，他怎能瞑目九泉？”银剑一挥，朗声道：“人若是还有为家门维护名声之心，便快些仗剑出来，与我决一死战！也好教天下武林中人知道，假剑与银剑究竟谁高明？”

夕阳光下，他满身锦衣，挥剑睥睨，当真是英姿飒爽，秀出人群。茅屋中的桓宇心里紧记着花玉眉临去时的叮咛，是以始终压制着心中的冲动，未曾出门一步，此刻见到方麟的英姿，想到花玉眉口中的人中之龙四字，心中突觉嫉恨难忍，一步跨出了柴扉。

要知嫉恨两字，本就是世上最强烈的情感，甚至比爱还要强烈几分，人间若无这嫉恨两字存在，又怎会发生那许多血腥之事，何况桓宇此刻性情已变，嫉恨之心切，当真是不可收拾了。

他俩人心头的思潮变化虽很繁复，但对话也不过仅有三五句而已。

这时龙虎庄三老与伍放、红衣丑婢等人，俱已闪身掠到银剑郎君方麟背后，五人心中虽然俱都惊心紧张已极，但谁也不敢妄动，生怕自己稍有妄动，便将桓宇激变。

然而此刻之局势，实已紧张万分，当真是一触即发，一发便不可收拾，是以这五人势必也不能眼睁睁望着。局势演变，在这刹那间，他五人宛如身在油镬，股坐针毡一般。

桓宇一脚踏出柴扉，身形也暴露在阳光下，只见他头发蓬乱，满面泥垢，就连双目中的怒火，也是阴森森的毫无光采，那神情的萎缩，衣衫之褴褛，更带着种说不出的落魄气象，与迎风挥剑的方麟相形之下，实不能同日而语。

方麟目光到处，心里不觉一呆，他方才见到桓宇在阴影中的身形，修颀飘逸，那知等他到了夕阳之下，竟是这般模样，心中不禁又惊又奇，又是失望，自傲之心渐生，敌忾之心顿增，手中银光闪闪的长剑，也在不知不觉间



垂落下来。

但桓宇现身，却令龙虎庄三老齐吃一惊，荆登龄目光转处，与另两老打了个眼色，荆登韶、司徒登瑜身形立刻一闪，三人心意相通，此刻早已立成进攻之势，面上也泛起慷慨悲壮之色，只要桓宇踏出这奇门大阵一步，他三人便决心牺牲自己的性命，为武林除此一巨患，那成仁取义，蔑视生死的豪侠悲歌气概，伍放与红衣丑婢见了，也不禁暗暗心惊。

这时风更轻柔，夕阳更艳，又有谁知道在这良辰美景中，正隐伏着一件有关天下武林命运的杀机。

只见桓宇凝视着方麟的目光，越来越是阴沉，越来越无光采，只因他此刻毒入骨髓，是以外貌的锋芒俱已不见，这道理正如刀剑淬毒，剑锋无光，亮银沾毒，银光失色一般。

方麟自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心头越来越是失望，但龙虎庄三老等人，却知道乌黑的毒器，远胜于耀目的寒芒，人人面色凝重，屏息静气，甚至连心房的跳动，都已停止。

死一般的静寂中，忽听刷地一声轻响，原来方麟已反腕将长剑归鞘，口中轻轻叹息了一声，缓缓转过身来。

桓宇大喝一声，道：“姓方的，哪里去？”方麟头也不回，并不说话，眉宇间泛起一种轻蔑不屑之意。

要知这少年自视极高，从未将天下人看在眼里，听得别人夸说桓宇种种好处，才生争强斗胜之心，但此刻见了桓宇的模样，便觉对方实无一点可与自己相比，轻视之心既生，那里还愿出手。

龙虎庄三老虽已看出方麟心意，但紧张之心并未稍减，凝目望着桓宇，只见他身形虽仍木立，长衫却已不住波动，显见得正以仅存的理智，来抑制心头的激动，忽然间，听他仰天长啸一声，飞身掠回茅屋，砰地掩上了柴扉，花玉眉的叮咛嘱咐，竟在他心目中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只怕连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龙虎庄三老这才松了口气，在夕阳之下，已可看出这三位老人额上俱已汗珠莹莹。

方麟目光在他三人面上一扫，大步走了过来，三老立刻让出一条道路，只望他走得越快越好。

那知他走出两丈，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子，淡淡一笑道：“今日之事，实令在下奇怪的很，不得不向三位请教请教。”

三老与红衣丑婢生怕他语声又惊动茅屋中的桓宇，不等他话说完，齐齐赶上去，荆登龄愤声道：“阁下有何见教？请到林中说话。”当下众人一齐掠去。到了林中，方麟手抚剑柄，缓缓道：“方某虽然不才，但似桓宇那般人物，还不值方某动手，各位却不知为何要如此紧张，阻拦方某与他相见，莫非真的是怕方某手下无情，伤了他么？”

荆登龄霜眉微皱，还未说话，只听伍放冷冷道：“倒不是怕你这小子伤他，却是怕他伤了你！”

这粗豪的铁汉热血直流，平生最重要的便是义气两字，他与桓宇多日相处，已有友情，见方麟对桓宇如此轻视，便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只是他并未全无顾忌，是以话声说得十分低沉。

红衣丑婢急忙伸手去扯他的衣袖，却已来不及了，只见方麟果然面色大变，本在剑柄上轻轻抚弄的手掌，突然将剑柄紧紧捏住，沉声道：“你可敢

将方才的话再说一遍？”

众人连忙对伍放以目示意，但伍放全然未见，目光直瞪着方麟，道：“象你这样的小子，连人家三招都接不住，哼……”

红衣丑婢又急又恨，目光一转，恰好见到三老无可奈何的面色。

方麟听了此言，竟不生气，微微一笑，道：“你说这话，连三尺小童也不会相信，方某念你只是个无知蠢才，也不必和你一般见识！”

伍放面孔挣得通红，怒道：“你……你才是蠢才！”他平生最忌别人骂他蠢才，转身一掌推开那红衣丑婢，挺胸向方麟走去。

方麟冷笑道：“若非蠢才，岂会说出这样话来，普天之下，若有能在三招内将方某击败之人，方某便自认是蠢才！”

伍放道：“可是真的？”方麟仰天长笑道：“嘿，嘿，伍放气得面红耳赤，两拳紧握，呆了半晌，突然转身望向荆登龄，沉声道：“你凭良心说看看，桓宇是否能在一招内击败这姓方的小子？”

荆登龄呆了一呆，道：“这个……”伍放道：“你若不说实话，便是孙子！”荆登龄面色微变，终于颌首道：“你说的不错。”

要知这老人一生耿直刚毅，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说出实情，但他话声也十分细微，三丈以外，便难听清，何况那茅屋远在十丈外，料那茅屋中的桓宇决难听见。

伍放仰天大笑了一声，道：“方小子，你听到没有，这老庄主说的话，你可相信？”他形状虽在仰天大笑，但笑语仍低如耳语，别人若不知其中情况，还只当自己耳朵突然聋了，否则怎会听不到这粗豪汉子的大笑之声。

方麟瞬冷笑道：“明明不可能的事，无论是谁说都难使方某相信！”

伍放顿足骂道：“蠢才，你当真要老子说出原因么？”

方麟仰面望天，并不理他，红衣丑婢道：“你……你敢说……”伍放道：“他听不到的。”红衣丑婢道：“但……”伍放着急道：“你若不准我说，我宁可一头撞死在这里，也不愿被这小子气死！”

红衣丑婢瞧了瞧他，又瞧了瞧远在十丈外的茅屋，轻轻长叹了一声，道：“你说吧，但轻些。”伍放道：“桓宇已是毒中之圣，只要再杀一人，便将成为武林中空前绝后的一代魔头，老子不愿你死在他手下，倒是爱惜你的性命，知道了没有？若然你死在路上，老子决不瞧你一眼。”

方麟听完，已被惊得目瞪口呆，口中喃喃道：“毒中之圣……毒中之圣……”他系出名门，这件武林秘密，也曾听他爹爹说过，面色顿时甚是苍白，道：“玉眉姑娘她……”

忽然间，十丈开外传来一声厉啸，接着一声巨震，众人大惊之下，抬头望去，只见那茅屋前尘土飞扬，柴扉、土墙，俱已颓倒，桓宇的黑衣人影，已在飞扬的尘土中，冲入了屋前的阵法内。

原来此时桓宇耳目之灵敏，已非平常人所及，竟能将十丈外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伍放对方麟所说的话，使得他理智再也战胜不了心头的激动和愤怒，一举手震动了土墙，震散了柴扉，破屋而出。

红衣丑婢惊呼一声，冲出数步，蓦地回头望着荆登龄，沉声道：“怎么办？”荆登龄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语声截钉截铁，红衣丑婢翻身拜倒地上，凄然道：“三位大仁大义之举，必将流芳千秋。”

荆登龄豪情激越，朗声道：“这正是我辈份内之事，姑娘何须如此？”荆登韶、司徒登瑜同声一笑，三老互相看了一眼，齐齐向奇门大阵行去。伍

放呆呆地望着竹阵中左冲右撞的人物，反手打了自己两巴掌，挺胸道：“该死……该死……”红衣丑婢叹了一口气道：“此刻说一百句该死，也没有用了。”

伍放大声道：“你放心，桓宇死了，我也不会再活着。”

红衣丑婢身子一震，凝眸望着他，忽听身前啾啾一声，方麟银剑出鞘，朗声大叫道：“纵是毒中之圣，方某也可挡他几十招，姓伍的，你瞧着吧！”银芒挥展处，飞身扑了过去。

不知何时，夕阳已下，桓宇的黑衣人影，在夜色中似已化为一道轻烟，飞绕于阵中错综的竹木乱石间，龙虎庄三老目光紧随着他的身形转动，司徒登瑜道：“大哥与二哥俱是天纵之才，武林中万万不可失去大哥、二哥这样的人物……”说到这里，便即停口但言下之意，其余二老无不了然。

荆登韶面沉如水，目光仍不敢自桓宇身上移开，沉声道：“三弟你年纪最轻，大哥更是龙虎庄群龙之首，此举应让给我……”荆登龄接口道：“你两人还推让什么，谁抓住机会，便由谁去将他捉往，今日我三人纵然全都死在这里，也要将他留住。”

方麟在旁边听得血液贲张，大声道：“方某若有机会，又待如何？”

荆登龄默然半晌，大声道：“好！”方麟哈哈一笑，道：“这才象话！”他虽在这等局势之中，仍然狂傲如故，荆登龄正要分点火药给他，藏在身上，谁知方麟唰一声跃入阵内，叫之不及。

只见一道银光，卷入黑影，桓宇厉声长啸一声，突然停住身形，面上的狰狞可怖，教人只要见了一眼，永生都不会忘却。

方麟横剑当胸，全身上下，不敢有丝毫松懈，两人面面对，已不及五尺，只是中间还隔有数根竹木，众人望着方麟的身形，心里既是赞佩，又觉惋惜，知道这少年今日既已入了这竹阵，便也休想活着走出去。

两人目光相对，互相逼视良久，桓宇厉声大笑道：“想不到今日我竟能将方长垣的儿子，活活吃下肚里！”方麟心头微凛，但仍不示弱，应声道：“玉眉姑娘竟瞧得起你，真是瞎了眼睛！”两人又对峙了一会，蓦地齐齐暴喝一声，向对方扑了过去。

红衣丑婢大有触目惊心之感，不敢再看，仰头向天，心中暗自忖道：“小姐莫非真的瞎了眼睛？她为何不爱如此义烈的方麟，却偏偏要爱上无药可救的桓宇……”想到这里，忍不住张开眼来，只见方麟与桓宇仍然对峙而立，中间阻挡，仍有五尺之远，原来他两人身形闪动间，竟谁也无法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点距离，竟能阻住象桓宇这般高手，龙虎庄三老若非眼见，实难相信。这时方麟、桓宇身形再动，闪电般奔驰了几圈，两人再次驻足时，距离却已近了一些。

一些。

桓宇大笑道：“方麟呀方麟，你还走得了么？”方麟已嗅到对方身上发出的腥臭之味，他纵是抱定必死之心，此刻心头也不禁泛起一阵寒意，竟不自禁后退了半步，只见桓宇双臂一振，一步步向他走了过来，阵阵腥臭之味，越来越重。

伍放面容深沉得十分骇人，看来似乎快要忍不住冲入阵去。龙虎庄三老虽知道自己若是冲入阵内，便无制胜的把握，但又怎能眼见生啖活人的惨剧在眼前发生，这刻互相对望了一眼，心意皆通，当下正待不顾一切冲入阵去。

就在这顷刻间，晚风突然飘送来一阵奇异声响！

这阵奇异乐声极是轻细，非丝非竹，也不知是何乐器，抑扬顿挫，调子极难以入耳，宛如虫啾蝉鸣，蛇弹响尾，令人听来，心头忍不住要泛起一种烦闷厌恶之感。

龙虎庄三老面色齐谈，忍不住回望着去，林木沉沉，看不到人影，也不知道这乐声从何而来，红衣丑婢全身汗毛直竖，忍不住掩起耳朵，伍放哇地一声，张口吐出了一滩酸水，只有银剑郎君方麟，咬紧牙关，不敢有丝毫松弛。

那知那毒中之圣桓宇闻得这奇异的乐声，脚步便立刻停顿，满含怨毒的面容，渐渐变得平和。阴沉的面色，也变得有了光彩，那表情正如世人听到最美妙的乐声一般，戾气化作祥和，仇恨怨毒，也变得柔情蜜意，他渐渐阖起眼帘，心神似都已沉醉在那乐声之中，那里还存伤人之念。

方麟越看越是奇怪，龙虎庄三老也想不到这乐声对桓宇会有如此巨大影响，三人对望一眼，面上喜动颜色，不约而地想道：“莫非是花姑娘回来了？”

心念一转间，乐声突变，由轻微尖细，变得高亢清洪，一如鹤唳高空，凤鸣九天，那毒中之圣桓宇的身子，竟也随着这乐声的变化而微微颤抖起来，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有觉察到林中此时已走出一条白衣人影，她轻缓地移动脚步，直走到三老身后，荆登龄霍然回身望去，果然正是花玉眉。

只见她一双纤纤玉手中，抱着一件黑黝黝的乐器，看去似一团盘香，盘旋往复，由大而小，外面一团约有磨盘大小，黝黑的细管上，满布着笛孔，渐渐盘旋到了中央，围着一只鸽子般大小的铜铸青凤，仔细瞧去，又可发现那盘旋的黑管上，浮雕隐现，俱是麟、介、蛇、虫之类，雕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那铜铸青凤双翼斜张，直似要破空飞去。

花玉眉此刻口对凤尾，正在凝神吹奏，清亮的乐声，一阵阵自凤口中传出，只觉她的鼻洼额角，隐隐泛起了汗珠，一双秋波，更是眨也不眨地望着桓宇，足见得她心中甚是紧张。

荆登龄本就老成持重，此刻一眼扫过，便知此举关系必定十分重大，自也不敢惊动于她，侧身让出了道路，花玉眉果然脚步不停，自他身侧走了过去，笔直地走入了竹阵之中。

这时其余诸人才发现花玉眉已翩然来临，他们瞧这番景象，谁也不敢出声惊扰，只有桓宇仍似浑无所觉，双手颤抖，汗下如雨。

花玉眉笔直走到他身前，乐声从而又变得十分轻细，与他对面吹奏了约有半盏茶时分，蓦地转过身子，在阵中走动。

桓宇也自移动脚步，寸步不离地跟在她身后，只是目光茫然，神情恍惚，神智似已全然迷醉，众人屏息而视，谁也不敢移动半步。

只见花玉眉脚步越来越急，桓宇也随着她越走越快，乐声的曲调，忽高忽低，变化得也更是频繁，到后来乐声有如骤雨敲窗，花玉眉与桓宇的身影，也

已化做一浓一淡，一青一白的两条人影，在四面飞旋缭绕，众人目光一直紧紧盯着他们，片刻工夫，人人都渐觉头晕目眩，加上那种奇异的乐声，使得这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不禁都有立足不稳之感。

天边第一颗孤星升起，时间已过去许久，只见两人身形过处，身后水珠四溅，原来这两人满头满身俱是大汗淋漓，荆登龄只觉这些溅坠地上的汗珠中，似有一阵阵淡淡的腥臭之气，心念一转，想出其中道理，沉声道：“汗中必定有毒，各位随我快退……”双臂振处，当先掠向茅屋。

荆登韶、司徒登瑜、红衣丑婢及伍放毫不迟疑，跟着他身形退去，银剑郎君方麟微一迟疑之后，亦自展动身形，但转来转去，却仍转不出那竹阵，最后

只得盘膝在竹阵中央坐了下来。

腥臭之味，更是越来越重，又过了盏茶工夫，花玉眉身形，蓦地冲天飞起，身形一折，亦自落入了竹阵中，脚步踉跄，后退了三步，跌坐地上，但口中仍然吹奏不停，乐声更是清洪响亮。

桓宇身形丝毫未曾停顿，只见他双手前伸，仿佛正在追逐寻找着一个无形的敌人，方麟转眼瞧见花玉眉，只见她云鬓散乱，衣衫俱已湿透，心中不禁大起怜借之心，突然自怀中取出一方罗帕，移过去为他轻轻抹擦额上的汗珠，暗

自叹息道：“她为了桓宇如此辛劳，太不值得啦！”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却终于未曾说出口来。

花玉眉此刻仍然瞧也未曾瞧他一眼，纤纤十指，在黑管笛孔上往来移动，那乐声便是随着她手指移动而变化，一时之间，大地似乎都被这种奇异的声响笼罩住，仿佛正有无数只蜈蚣、蛇虫、鳞介、盘旋飞舞在空中，向地面扑了下来。

突然间，花玉眉十指俱撤，鸾凤之声又起，一声清鸣，直冲霄汉。

众人只觉耳畔被震得嗡嗡直响，忽然乐声顿住，不复再闻，四周变得异常空寂，桓宇也忽然停下脚步。只见他身子摇了几摇，忽地跌倒下去，众人不觉松了口气，心里也不知是惊是喜，方麟转首叫道：“玉眉姑娘……”

哪知他话声方出，花玉眉已自阵中掠出，随手抛下了那件乐器，飞身入林，霎时之间，便自林中拉出一条黄牛，喝道：“伍放，取刀来！”

伍放应声掠了出去，道：“小姐可是传呼小人？”花玉眉道：“刀呢？”伍放双手递过长刀，花玉眉双手紧捏着刀柄，道：“快将它身子仰天倒转。”伍放呆了一呆，只见那黄牛身有人高，雄壮已极，但站在那里，却有如泥雕木塑一般，全无半点生气，他走过去双手按住牛头，鼻端突然嗅到一阵异常的清香气，竟自是从这条牛身上发出来的。

他心里又惊又喜，但时间却已不容他多加思索，当下大喝一声，双掌用力，他神力天生，双臂之力没有千斤也有八百，那条牛如何禁受得起，当即应声跌倒地上，伍放出手如风，抓住黄牛前左足和后左足，乘势一提，那条诺大的黄牛身子就仰天翻了过去。

他刚刚得手，只听花玉眉轻叱一声，道：“好了，快退！”伍放迅疾退开数尺，眼前刀光一闪，黄牛惨嘶一声，鲜血飞溅而出，饶是伍放闪避得快，衣襟上还沾上了几点鲜红的血迹，抬目看时，但见那条黄牛由头到尾被长刀剖成两半，牛血中非但毫无腥臭，反而清香扑鼻。

花玉眉抛下长刀，极快地取出一副银丝手套戴上，飞身抱起了桓宇的身子，塞入那血淋淋的牛腹中，只剩下口鼻留在外面。花玉眉接着又自怀中取出了一只玉瓶，将瓶中药物，俱倒入桓宇口中，轻轻道：“你安安静静地睡一会，醒来时就又可回复为真正的桓宇了！”

她此时虽已疲累不堪，但语声中仍然充满了柔情蜜意，只是桓宇双目紧闭，也不知是否听入耳里？

一旁的方麟却听得清清楚楚，双眉不禁微微一皱，只见花玉眉将两片牛身合起，事后仍然垂首站在旁边，方麟忍不住走过去道：“玉眉姑娘……”

花玉眉回过头嫣然一笑，道：“你也来了？只怕又惹了不少麻烦吧？”笑容有如春花初放，美艳不可方物。

方麟只觉心头一阵温暖，正要诉说经过，突觉肩上被人拍了一下，身后有人道：“站开些！”回首望去，却正是伍放。

这大汉双眼直瞪着方麟，面上隐隐泛现怒意，方麟面孔一板，冷冷道：“干什么？”伍放道：“我家姑娘如此劳累，还要在此噜苏些什么？你最好远远走开，让她歇歇！”

方麟还望花玉眉出言留他，谁知她毫无声响，只得走了开去，心头的温暖之感，早已冰冰冷冷。花玉眉也不在意，望住伍放微微一笑道：“我走了之后，你想必也劳累得很？”

伍放胸膛一挺，大声道：“伍放为姑娘累死，也是心甘情愿的，但姑娘你……”花玉眉道：“我没有什麼！总算苍天保佑，让我寻着毒门南宗之人，能救得桓宇，我什么都满意了！”当下仰天长长叹了口气，只觉苍穹这般美好，清风如此柔软。

方麟远远见到她满面尽是心满意足之情，心头不觉一阵酸痛，转过头去，不再瞧她。这当儿龙虎庄三老已连袂而来，红衣丑婢也已拜倒在地道：“婢子叩见小姐，恭喜小姐心愿终能得偿……”花玉眉道：“三位庄主可是你去寻来的么？”

红衣丑婢道：“是……”花玉眉冷笑一声，道：“为什么？”红衣丑婢身子一震，良久回答不出，花玉眉道：“你这样做是对我忠心，还是不忠呢？”红衣丑婢不敢说话，花玉眉目光冰一般瞪着她，良久良久，才轻叹一声，道：“桓宇若已被人杀死，这时只怕我也要死在你面前，唉……去吧！”

荆登龄强笑一声，插口道：“花姑娘此行之收获，真是令人喜出望外……”花玉眉微微一笑道：“我也未想到那一对陈氏夫妻，果然真的是毒门南宗硕果仅存的传人。看来这真是苍天有眼，那时桓宇若未曾救他们的性命，今日也没有人能救得他了！”

她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他两人本来坚持不肯吐露自己的身份，但听得桓宇之事后，才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我，若非我实在等不及他们，他们自己也要赶来。”

司徒登瑜已将那件乐器拾起，含笑问道：“不知这件乐器倒底有何奇妙，竟能令桓宇兄那般……那般模样？”他最后要说的本是惊惶两字，但想到花玉眉对桓宇之深情，便将惊惶改为模样。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这件乐器名唤百毒千情万孔笛与下半部百毒真经，同属毒门南宗世代相传的至宝，昔年万毒真君创立毒门之际，便想道毒中之圣若有出世之一日，那时不但天下苍生俱要遭劫，毒门中人更要死尽死绝，但那创造毒中之圣之秘法，却是他一生心血所聚最得意的杰作成就，他自己既无缘寻得一人炼成毒中之圣，也舍不得将此秘技淹没绝传，万般无奈之中，才将毒门分为南、北两宗。”

她眼皮四转一眼，见到众人俱在凝神倾听，于是接着道：“那万毒真君？本是绝世奇才，他此番用意，便是明知毒门南宗既无炼毒之技，日后必定无法立足江湖，那时毒中之圣纵已出现，也无法寻着他们……”

荆登龄忍不住接口叹道：“是了，他怕毒中之圣纵横天下，无人可制，又怕毒中之圣自毒门弟子手中，夺去唯一能制他之秘法，是以才将此法另传一支别宗，好教那毒中之圣终不能造劫太大。他自身所创之秘技，亦不致从

此淹没无闻……唉，开宗立派之人，人人俱有一番苦心，只是我等后辈江湖同道，又有几人能知道他们的那番苦心呢？”

一时之间，众人心头俱都甚是感慨。

过了半晌，荆登韶忽然道：“那下半部百毒真经之内，记载的想心是天下各门毒药的破法了？”他瞧了花玉眉一眼，接道：“不知那夫妇两人可曾将这半部百毒真经交给姑娘？”

花玉眉微微一笑，不答这话，转过话题道：“那百毒千情万孔笛，本是百毒真君模仿天下百毒千虫所发之声而作，常人听了这声音，最多心头烦厌，但毒中之圣听在耳里，却有如慈母唤子，心头杀机立时尽消，但当中那只青铜鸾凤所发之凤鹤鸣声，却能使他心惊胆破，只因他听得笛声之后，心神俱落入百毒千虫之中，仿佛他也变成了百毒其中之一，而凤鹤却是百毒克星……唉……这其中妙用，我一时也说不清，总之他受过百毒千情万孔笛乐声的刺激，经过一番奔驰，骨髓血液中的毒性随汗液排泄散去，我方才喂他服下的那瓶催梦灵液，便是催他入梦……”

伍放忍不住接口道：“毒性既散，何以还要催他入睡？”

花玉眉道：“常人散功时，已是苦不堪言，他散毒之际，痛苦自更大。”

伍放一拍头顶，恍然道：“姑娘自是舍不得桓公子受那散毒之苦，他睡着之后，自是什么苦痛都觉不出来了。”银剑郎君方麟听在耳里，心头不觉泛起一阵酸苦之意。

花玉眉道：“其实此中另有妙用，试想人在清醒之时，体内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抗拒之力。但睡着之后，任何抗拒之力都消失，散毒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大约不到明日清晨，桓宇体内的毒性，就可完全去尽了，那时……那时……”她嫣然一笑，住口不语，她想到桓宇毒散尽后的种种情景，笑容中不觉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柔情蜜意。

方麟微微侧开头，不去看她。只听荆登龄道：“如此说来，岂不是只要手持这百毒千情万孔笛与催梦灵液两物，无论是谁，便都可制服那毒中之圣了？”

花玉眉摇头微笑道：“但如何吹奏这百毒千情万孔笛，却是百毒真经中的秘术，若无足够的内力，根本吹它不响。”

伍放吹了一下，只听笛声嘶地一声，响虽响了，却不及方才花玉眉吹奏时之清悦。

花玉眉接着道：“纵有人能吹得响它，但还得妙解音律，才能学得会那繁复的指法，方才我吹的那一阙破毒引，各位听来虽然全无妙处，其实却都暗合音律妙理。连我都学了好几个时辰才记得住。”言下之意，若是换了别人，便不知要学多久了。

她指一指包住桓宇的黄牛，道：“此牛曾服四十九种解毒灵草，这些解毒灵草若不是陈氏夫妇藏得有，想来还须化上三年五载才来得齐全！”众人听了，都觉此事果是困难重重，对于花玉眉更是敬佩！

当下大家都跌坐休息，星群升而又落，东方现出曙色，花玉眉当先一跃而起，众人也相继起身。

只听桓宇轻微地呻吟一声，花玉眉轻轻吩咐道：“准备两桶清水，寻件干净的衣衫。”红衣丑婢立刻应声，如飞奔去。

花玉眉又道：“伍放你挖个土坑，须有六尺之深，埋葬牛尸！”伍放便在牛尸旁边动手挖掘。

花玉眉目注桓宇，过了半晌，忽然记起一事，沉声道：“这两片牛尸身上充满剧毒，各位千万碰它不得！”说罢弯腰抱起桓宇身子，向茅屋飞奔而去。方麟见她亲自为桓宇沐浴更衣，心中又是一阵酸痛，接着泛起无穷杀机。

伍放挖好土坑，跃了上来，心中紧记花玉眉吩咐，便取出长刀，将牛尸拨落坑中。长刀碰到牛尸之处，立时变成乌黑之色，众人看到毒性如此剧烈，都不禁微微变色。

过了一会，只见人影一闪，花玉眉含笑走了出来，笑道：“教各位久等了！”众人瞧她笑容甜美，神采焕发，便已知道桓宇定必无恙。

荆登龄心中亦大是宽慰，抱拳笑道：“恭贺姑娘大功告成，我道中从此又多了一位得力好手！”荆登韶道：“桓兄身体既已恢复，为何还不出来相见？”

花玉眉道：“他人虽恢复，但想到日前种种，自觉有如做了场恶梦，此刻神智还未镇定，少时便可出来与各位相见了！”她轻笑数声，接着又道：“桓兄方才回醒之时，想起这些日子来吃过的东西，立刻吐了一地，那样子呀！真是说也说不出口，画也画不象！”

众人都不觉失笑，笑声中茅屋那边人影闪动，众人一齐转目瞧去，只见桓宇身穿一袭宽袍，缓步走了出来，阳光照耀下，宛如玉树临风，风姿俊逸！三老一齐迎了过去，抱拳寒暄，桓宇见到众人，大有隔世之感，心里又是感慨，又是欢喜，一时间反倒说不出话来，唯有抱拳笑笑。

忽听一人冷冷道：“桓宇，还认得我么？”桓宇举目望去，只见一个锦衣少年，手抚长剑，卓立在阳光下，面貌俊美，风姿潇洒，眉宇口角却尽是轻蔑自傲的神情。

他依稀还记得昨夜之事，当下拱手道“兄台乃是方麟方世兄，在下怎会认不出来？”

方麟傲笑一声，道：“很好，桓宇你是剑中双绝的南桓之子，方某是北方之后，今日我们当着武林重镇龙虎庄三老及花玉眉姑娘面前，比划一场，若是方某不敌，死亦甘心。若是方某赢了，南桓北方的排名便须从此换个位置。”花玉眉道：“这南桓北方的排名乃是当年同辈高手顺口称呼，口中是否含有褒贬之意，谁也不得而知。你们两位何必动手？”须知花玉眉乃是聪明绝世之人，她明知桓宇体内毒性散尽之后，原有功力势必大有亏损，须得修炼一段时期始能恢复旧观，不过又知桓宇性情倔强，若是一口道破，桓宇反而会挺身而斗，此中心情微妙变化，一时也说不尽。

桓宇自有打算，忖道：“姓方的分明是吃醋，借故找我拼命，我岂能与他一般见识？”当下微微一笑，道：“玉眉姑娘说的极是！”方麟见花玉眉袒护桓宇，陡然间傲气全消，甚是灰心，不再说话。

众人当下打道回到龙虎庄中，花玉眉把青玉骢还给他，方麟本想上马驰去，从此天涯海角，永不与她再见。但总是难以硬住心肠，告辞之言难以出口。花玉眉和龙虎庄三老商议这定，决定这就移师铸剑楼，免得正派的一方各怀贰心，以致被异族强敌所乘。当下定于午后出发，龙虎庄三老去布置吩咐庄中一切事务。

花玉眉筹思妥当，看看已近午时，转眼不见桓宇在侧，便道：“红叶，去请桓相公来！”红衣丑婢应声而去，不久便只身回转，道：“禀小姐，桓相公独自站在园中树影下，不理婢子！”

花玉眉淡淡一笑道：“桓兄性情倔强，今日早晨不曾拔剑应战之事，犹



自耿耿于心，我自去便了！”于是摄衣而起，走到园中，但见桓宇立在树影中，眉宇间十分阴郁，面色忽阴忽晴，显然心中情绪变化甚剧。

她刚走到他身侧，桓宇头身不动，道：“在下正要向姑娘告别，还望恕我阵前退缩之罪！”

花玉眉诧道：“桓兄这话怎说？眼下恶鬼岭已冰消瓦解，勾魂怪客崔灵销声匿迹，料是和那京华恶客南燕飞一同前赴江陵铸剑楼，你如欲报仇雪恨，非走这一趟不可，何况你和三老有过一年之约，更无中途反悔之理！”

桓宇道：“在下宁可学龙虎锁的毒刑功夫，这一年之约，便即无效，至于报仇这事，在下也不放在心上——”

花玉眉话题一转，道：“桓兄这些日子来遭遇种种变故，外人如若不谅，可能当面责辱。桓兄不去也好，不过关于好些武林人物中毒之后，被人吸血而死一节，刻下已查明乃是京华恶客南燕飞所为，此行得见那厮，即可设法证明，桓兄不必记挂，我们就此别过……”

桓宇直到这时才转眼望住花玉眉，欠身抱拳道：“姑娘如此为在下设想，情义如山定当感铭五内！”

花玉眉道：“桓兄说得太见外了，先慈在日，提及令尊之时，甚表敬仰，我们也算得是世交之谊，这一点点小事，自应尽心尽力！”

桓宇又是感激，又是怅惘。怔了片刻，道：“在下突然求去，姑娘心中必有所疑……”

花玉眉接口道：“桓兄本是热血男儿，赴义唯恐落人之后，忽然求去，定有不得已的隐衷，不说也罢！”

桓宇面上泛起郁郁之色，轻叹一声，道：“姑娘不但智慧超世，武功卓绝。气度更是宽宏如海，如此体贴在下，在下恨不得能一死以报！”

他话声一顿，接着又道：“在下离开姑娘之后，当即一本姑娘大度宽宏之心，将那被擒之人放走。然后复回军中，为国出力！”

花玉眉道：“桓兄过于推重小妹了，其实桓兄将要去之事，固然都对，但往昔种种举措，也没有错！”

桓宇微微一怔，道：“在下为了私仇，擅违军令，难道也是对的？”

花玉眉道：“你所违的军令，想是不曾如限回到军中，但须知人非圣贤，尤其是碰上情海风波，纵是违犯军令，于理不合，但却是情有可原，现下难得桓兄挥慧剑冲破人间恩仇之关，正是为桓兄庆贺。”

桓宇面上郁郁之意渐渐消散，欠身行礼道：“姑娘金玉之言，启我腹中茅塞，请受在下一礼！”

花玉眉侧身逊让，还了一礼，道：“小妹岂敢当得桓兄这等美言！只望桓兄此去挥戈杀敌，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并且保重玉体，得便时赐教言……”

桓宇感激地望住她，道：“在下心中永远记住姑娘的话，待得杀尽外寇，凯旋班师，便当趋谒姑娘，再聆教益！”

两人依依作别，花玉眉应允代他向龙虎庄三老告辞，桓宇原是萧然一身，便从侧门出庄。

花玉眉黯然魂消，惘然站在树影中，但觉心中一片灰冷。

过了一阵，红衣丑婢匆匆找到她，叫道：“小姐不好了！”

花玉眉收回万缕愁思，心念一转，淡淡道：“用不着大惊小怪，桓兄曾经向我告辞！”

红衣丑婢怔一下，道：“小姐虽是只猜对了一半，已足以教婢子惊服！”

花玉眉明眸一转，道：“另外的一半可是方麟携剑追上去了？”

红衣丑婢连连点头，她早就对这位心窍剔透玲珑的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又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小姐还是去把两位相公劝开的好！”

花玉眉叹息一声，道：“桓兄既是视我如遗，我纵然对他有意，但难道还要我低头求他不成？”红衣丑婢道：“婢子代小姐走一趟如何？”花玉眉摇摇头，她接着又道：“即使桓相公不肯回来，能劝得方相公回来也是好的！”

花玉眉仍然摇头，只挥手教红衣丑婢走开。

到了午时出发之际，三老轻骑上前，花玉眉仍是那一辆马车，由伍放执鞭，三老告诉花玉眉说，神弹孟三娘将于翌日移灵归去，少林雪浪禅师送师叔风门和尚回寺，郁健则送铁衣柏秋返回武当后方始回山。

荆登岭顺便问起桓宇及方麟二人之事，花玉眉道：“他们迟早会追上我们！”三老听了大感安慰，只因这桓方二人皆是当今罕见的年青高手，有他们二人，实力增强不少。

且说桓宇离庄之后，行了六七里路，忽闻一阵蹄声迅急赶来，心想敢是花玉眉追上来了？忍不住回头一望，只见一匹青色骏马如飞驰到，却是那倨傲自负的银剑郎君方麟。

他站住脚步，微微冷笑。眨眼间方麟已自驰到，纵落桓宇身前。两位年青剑客面对面凝望了一阵，银剑郎君方麟拍一拍腰间古剑，道：“桓兄忽然离开，竟是何意？”

桓宇淡淡道：“兄弟此去便要回到军中，方兄忽然对兄弟客气得多，可是与兄弟离开之举有关？”

方麟忽然敛去迫人傲气，缓缓道：“桓兄此举教兄弟极是佩服，若果兄弟能象桓兄一般拿得起放得下，那就好？”语调中隐隐带着忧伤之意。桓宇道：“方兄既是说了实话，兄弟也不妨坦白奉告，兄弟对花玉眉不是毫无情意，这番回到军中，定然日思夜想，难以去怀！”

方麟道：“这么说来，桓兄乃是另有隐衷，是以不得不走了？”桓宇点点头，方麟又道：“假使花玉眉去找你，你便如何？”桓宇道：“现下怎么晓得？她若是如此屈就，兄弟就算是为她赴汤蹈火，也是在所不辞！”方麟哼了一声，道：“既是如此，何不随我回转？”

桓宇生性不喜多言，此时心中虽惊异，也不追问，只摇摇头。方麟哼一声，掣出银剑，冷冷道：“你若不随我回转去，就须赢得我掌中之剑！”桓宇道：“这也使得！”当下在道旁折了一节树枝。他明知自己功力大减，是以特意找一根粗如鸭卵的树枝，长度与真剑一样。若是往时，施展这等折枝当剑的上乘心法，树枝长短粗细根本不须讲究。

方麟道：“你我虽是情敌，但我仍然敬重你是一条好汉，今日之战，若是打赢了你，决不向外间泄漏片言只字。”

桓宇淡淡一笑，心中却甚是惊异，寻思道：“这是怎么啦？既是怕我回去，又事先答应不泄漏我辱败之事？”正忖想之间，只听方麟又道：“我若是输在你剑下，当即自刎。日后只望你好好对待花玉眉，没有别的事了，你若后有后事，不妨也告诉我！”

桓宇想道：“此人性情傲大，若是输了，自非自杀不可！”当下点点头道：“我若是死在你剑下，那就烦你派个人到南昌北门的永胜镖局，找到一位姓曾的镖师，告诉他说我要释放一个人！”

方麟道：“就是这末一个口信？”桓宇点点头。两人便不再说，各自凝

神运力，蓄势待发。

他们都晓得对方家传剑法极是高明，谁也不敢大意，对峙了一会，方麟喝道：“南桓以意剑十八招称绝武林，你学会几招？”

桓宇淡淡道：“银剑十一变你学得全么？”方麟突然仰天大笑一声，桓宇既不乘隙进攻，也不问他发笑之故。方麟道：“我笑的是目下武林中只怕没有几个人叫得出这两宗剑中绝学之名了！”

桓宇道：“兄弟也有同感！”说话之时，心中忖道：“我此战若是失利，从此天下只知有方家银剑十一变！”此念一生，登时激起满腔斗志。

方麟银剑一挥，踏步迅攻。只见他眨眼之间，银剑连攻三剑之多，每一剑的路数力道绝然不同，差异极大，果是以变见长。

桓宇一招“驱云布雨”，树枝在身前圈划而出，便将敌招尽数化解。原来他的剑法以意见长，不论剑势出手是快是慢，总是意在剑先，并且用心意运驭剑势。此所以别的剑家必须功力超凡入圣之后，才能折枝当剑。但桓宇自来以竹木当剑，若是劈扫中敌身，威力有如真剑一般。

两人招数一发，绵绵不绝，但见方麟矫若游龙，剑上银光飞洒盘旋，极尽奇奥迅快之能事。桓宇则时快时慢，攻守都极是严密。

斗了三十余招，方麟剑法更加迅急神速，变幻无方，但丝毫占不到一点上风，桓宇外表上虽是不及他的威势迫人，但守得极是严密，间或出手进击，总有极大威胁。

看看又斗了二十余招，方麟用尽全身本事，仍然占不到一点先手，心中暗暗惕凛。迅快忖道：“若是如此缠战下去，总有露出破绽之时。如此说来，我方家剑法岂不是比不上桓家？”

他那里晓得桓宇由于内力大减，是以一上手便全心全意以守代攻，恰好他施展快攻之法，大凡快则力弱，是以桓宇仍然坚守得住，他惕凛之心一起，便加多几分谨慎，不再奋力抢攻。

十招不到，桓宇已经退了五步之多。原来方麟使出银剑十一变中快变慢，慢变快之诀，剑势忽而迅急无比，忽然迟滞不前。每到迟滞之际，双方便拚上内力，桓宇不能力敌，只好退避。

方麟看出端倪，朗声一笑，倏然收剑不发，凝目望住对方。

桓宇心中暗暗长叹一声，眉宇间不由得涌起郁郁之色。

方麟道：“我连劈五剑，每一剑要你后退一步！”挥剑缓缓劈去。桓宇封架不住，只好退后。方麟第二剑劈出时，他又退了一步。五剑之后，桓宇果然连退五步。

方麟弹剑长笑一声，傲气迫人。桓宇被他迫得满腔郁怒，却无从发作。方麟笑罢举起银剑，道：“从这一剑开始，我要迫你退回龙虎山庄！”

桓宇闷声不响，心中难过无比。眼见敌剑攻来，无法招架，只好后退，如此又退了七八步，方麟连连傲声冷笑，桓宇实在难堪已极，当下跃退数尺，厉声道：“你刚才说什么？”

方麟道：“我要一剑一剑迫你退到龙虎山庄！”桓宇道：“那就试一试看！”方麟运足功力，踏步上前，缓缓一剑劈去。

桓宇凝立不动，冷冷望住当胸劈到的银剑，手中树枝低垂，毫无招架之意。

方麟剑尖已沾到他胸口衣服，突然收住剑势。大喝道：“你疯了么？”桓宇冷冷道：“我就是不让你趁心如愿，你尽管出剑！”方麟杀机盈胸，道：

“好极了，你以为我不敢杀死你？”

桓宇凝立如山，就等对方银剑刺入胸膛。那知过了一会，剑尖仍然抵住他胸口，当下大是惊诧。忖道：“要是把我换作他，这一剑无论如何都要发出，将心比心，他也该作此想法，何故迟迟不取我性命？”

方麟忽然收回银剑，傲然道：“你打不过我，走，回龙虎庄去！”

桓宇怔了一下，道：“你可是不敢杀人？”方麟哼了一声，表示不屑作答。

桓宇略现犹豫之色，方麟喝道：“你已败在我剑下，还有什么说的？”桓宇本是宁死也不肯回转去，他并非怕见到花玉眉，或是被别人得知他败在方麟剑下，而是另有隐衷。现下被迫不过，他本是性子倔强之人，当下道：“没有什么说的，只要你说得出要我回去的理由，我就迈步！”

方麟心想：“此人乃是不怕死的人，再迫也没用，唯有说出我的道理！”于是道：“方某在剑上赢了你，何难之有，我迫你回去之故，便是要在情场上再赢过你！”桓宇不大明白地嗯一声，方麟傲然一笑，道：“我要你跟在花玉眉身边，我和你得以在各方面比较，看她最后倒底挑选那一个？”

桓宇心中泛起一阵说不出的情绪，似怒非怒，似苦非苦。心想：“若不是我另有隐衷，定要和你比比！”口中应道：“我这一走，也定然归你无疑，何须再比？”

方麟摇摇头道：“如果不在比较之下赢得她的芳心，日后她心中仍然有你的影子，我方麟岂能接受这种爱情？”

桓宇道：“你说得有理，将心比心，我也不能接受！”

他更不多言，转身向龙虎庄奔去。方麟骑上青玉骢刹时间便越过了他。桓宇默默注视对方背影，竟是那么轩昂潇洒，又是满身傲骨。论起武功、相貌、才学、人品、谈吐、风度等等。除了武功一项他不肯服输之外，其它似乎都比不上他。心中暗暗忖道：“假使花玉眉一出山先碰上了他，她一定会爱上了他！哼，现下也说不定会移情转意到他身上……”

一念及此，陡然间觉得胸口隐隐作疼，满肚子尽是郁闷恼恨，面色比往日变得更是深沉。

到了龙虎庄，问知花玉眉等已经出发，方麟看他跃上马背，同骑飞驰。这青玉骢脚程天下无双，四蹄翻处，马上之人但觉风生两耳，道旁树木闪电般倒退。眨眼之间已堪堪赶上花玉眉她们。桓宇不觉叫一声好马，方麟道：“剑也不错！”声音甚是冷傲。

桓宇气得跳落马下，快步奔去，蹄声一响，哗啦哗啦掠过了他，霎时已到了花玉眉身边。

花玉眉笑盈盈地望住方麟，道：“我晓得你们定会赶上来！”方麟一见了她，浑身傲骨登时都软融了，道：“你一向料事如神，我十分佩服！”花玉眉笑道：“别捧我行不行？”

桓宇在后面见他们马上车中笑语不绝，心中涌起一阵阵十分难受的滋味。

龙虎庄三老早先听花玉眉说他们会追上来，是以多备了一匹坐骑，此时交给桓宇。桓宇上马之后，一直坠在后面，冷眼看着方麟举动。每当见到方麟和花玉眉笑语之时，心中就十分难受，但既舍不得不看，又不肯上前打岔介入其中。

走了两日，他始终设法避开花玉眉，神色阴郁，显得有点阴阳怪气的。

三老之中的司徒登瑜看不过眼，这一天在路上便也故意坠后，和桓宇并排而行，先说一些别的闲话，见桓宇仍是心不在焉。当下道：“桓兄你也是武林中罕见的英雄豪杰胆气过人。想要之物，便须去要。想做之事，便当去做！”桓宇明白他言外之意，只摇摇头。走了一程，司徒登瑜忍之不住，拂髯道：“那一日方兄把你邀回，可曾动手？”桓宇点点头，道：“我输了！”司徒登瑜怔一下，道：“想不到他的家传银剑这等高明！”

桓宇淡淡道：“若是在下功力复原的话，他恐怕赢不了！”

司徒登瑜放心地透一口气，道：“那就行了，你还须多久功力才能恢复？”桓宇道：“这辈子怕恢复不了啦！想要炼回往日六七成功力，也极是艰难！”司徒登瑜愣一下，道：“也许有别的法子可想！”桓宇摇摇头，道：“那一日在下碰到百毒魔娘吕瑶之时，已是精疲力尽，被她用剧毒注入我体内，并且反逆经脉运行真气，登时恢复精力。此举不但对身体根本大是有伤。尤其对我以前炼的正宗内功影响至深，尚幸时日甚短，不然的话，连目下的四五成也保存不住！”

司徒登瑜乃是大行家，一听便明，知道此事当真无法可想，心中顿时充满了同情怜悯之心，道：“这就是你要离开我们之故？”

桓宇点点头，他虽然另外还有隐衷，却懒得多说。司徒登瑜道：“你不愿在花姑娘面前现出无能，决意离开，这也是人情之常。似你这种性格之人，自然不能受一点委屈，老朽还要问你一句，那一日方麟赢了你之后，可有什么条件，譬如限制你不得与花姑娘接近等等……”

他郁郁地摇头，道：“是我自己不愿接近她。”

司徒登瑜但觉爱莫能助，心中叹息一声，不再问他。他把此事告知荆登龄、荆登韶，那二老也觉得毫无办法助他，只好将这些事都转告花玉眉，而后来的行程中，他们都任得桓宇坠在后面。

花玉眉对此事没有什么反应，方麟催马贴着马车前行，跟她谈话时，她仍然如常笑语。三老看在眼里，暗暗推想花玉眉恐是移情在方麟身上，这等男女之情，就算是亲生父母，也无法干涉，他们虽是同情桓宇，也没有一点办法，只能听任事态自然发展。

不一日，一行八人已踏入江陵地面。龙虎庄三老一路上都十分警惕，这时更加小心在意，中午时分，远远已望见城池。

马车突然向一条岔路驶去，三老等紧紧跟随。行了数里，路径越来越是荒凉崎岖。若不是马车轻便，加上伍放手法精妙，车子早就不能通行。

转到一片树林后面，只见一座茅屋搭盖在一片空旷地上，马车直驶屋前停住，花玉眉下车，把众人招入屋中。

众人心中大是惊疑，不知花玉眉如何会知道这座屋？屋中只有几条长板凳，都是用木板草草钉成，甚是粗糙。屋角放置有三个大缸。花玉眉摸摸板凳，道：“还不错，勉强对付一两个月绝无问题。”

登荆韶道：“姑娘有意在此歇脚？”荆登龄接口道：“这一切既是姑娘布置，自然打算歇脚！只不知姑娘为何选择此处？”

花玉眉道：“卢大刀等五位帮忙之事，各位定当记得，这便是他们五人的预先布置，昨夜我已在客栈得到他们留信，是以得知此地。至于选择此地之故，便因当日我早就考虑到万一我们要争取主动之势，化明为暗之时，必须在城外数里的荒僻之处，预先建好藏身之所，诸位且歇息歇息，待我布置一下，以策万全！”

她出屋命伍放将马车驶开，等他回来后，会同红衣丑婢搬了许多岩石，依她吩咐放置四周，石块之间再插上竹木，纵横错列。

布置好之后，花玉眉回到屋中，和众人商议道：“据我所得消息，铁血大帝可能已亲自赶到，他手下四客自然已经到齐，这一路人马还有好些异族高手，实力最强。其次少林、武当、峨眉及括苍四大派都来了高手，他们各自为政，正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荆登龄沉思一阵，道：“铸剑楼方面有何动静？”

花玉眉有意无意地扫瞥桓宇一眼，发觉他第一次露出注意的神色，虽是一闪即隐，但仍然逃不过她敏锐的眼睛。她道：“铸剑楼百剑主人叶重山年逾七旬，老伴已亡，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年华双十，听说明眸皓齿，甚是美貌，又听说叶重山虽是武功极高，但他的女儿叶婉却没有得到家传绝技，却不知从何处学得高明剑法！这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她的目光迅快扫过众人，特别在桓宇面上停留了一下，众人都没有出声，似是无人知道。

她等了一会，才道：“直到昨日我才晓得百剑主人叶重山目下半身不遂，楼中除了一些婢仆，只有叶婉和天怪行空霍陵能够抵挡敌人！”

她想了一下，又道：“铸剑楼中前日为止，没有一点事故发生，因此我对于铸剑楼如何能平静了这么久，颇觉奇怪……”

桓宇忽然插口道：“前日发生何等事故？”

他一路上都缄默不语，此时忽然开口，大家都感到奇怪。

花玉眉道：“前天夜里，楼上发出一声尖叫，乃是女子口音，当下惊动了天马行空霍陵，起身查究，发现叶婉失去踪迹。她房间内不见凌乱，只有床板折断两块，窗门大开。从这些迹象推断，叶婉想必是被强徒掳走，却不知何方人马所为？”

桓宇面上又掠过不安的神色，这时已无人注意到他，荆登龄道：“这等下流手段，除了铁血大帝那一帮人谁也不会做！”

方麟愤然作色，道：“恶贼们如此卑鄙，若是撞在我手中，剑下决不留情！”

花玉眉道：“大庄主的推测直截了当，想是铁血大帝的那一千人马将叶姑娘掳去，作为人质，谅那百剑主人叶重山不敢不交出书信秘籍！”

这时桓宇回复一向的阴郁神色，也不插嘴说话。花玉眉寻思了一阵，道：“为今之计，只好由三位老庄主假着赴铸剑楼求见。我暂时隐身不出，免得我们的实力被敌人一目了然！”

荆登龄颌首道：“姑娘此计极是，老朽兄弟三人这就前往！”

花玉眉望住桓宇道：“桓兄你留在此地？抑或跟随三位庄主？”

桓宇道：“在下有意跟随三老前往！”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正如我之所料！”

银剑郎君方麟接口道：“三老此行露面在敌方高手环伺之下，只恐会有鏖战，兄弟也一同走走如何？”

花玉眉摇摇头，道：“我们在暗中事情还多着呢！方兄若是去了，我此处人手便感不足！”方麟忙道：“既是如此，在下自当留下！”他眼见花玉眉不留桓宇，只留自己，心中喜不自胜。

花玉眉送三老、桓宇四人出屋，步出阵法，桓宇显出有点失魂落魄的神色，竟没有和花玉眉说声再见。

四骑驰向江陵，龙虎庄三老都感觉出桓宇已经从情场上败阵下来，暗中极是同情他。除了同情之外，又想到他心情恶劣之下，如果遇上强敌，大是吃亏。荆登龄首先道：“今日之行，十分重要，桓兄可有什么算计？”

桓宇茫然地嗯一声，道：“算计？在下没有算计！”

荆登韶道：“花姑娘暂不露面之故，想是暗中查探叶婉姑娘的下落！”

桓宇愣一下，道：“是么？”

司徒登瑜朗道：“这一趟江陵之行，若是大功告成，把鞑子侵入中原武林的势力消减，将可传名千载，个人恩怨，岂足道哉！”

这番话说得豪情激越，侠气飞扬。桓宇微微一震，凝目寻思。

四骑不久驰近城池，桓宇腰肢挺得毕直，面上已消失了茫然的神色。三老只道是司徒登瑜的话鼓舞起他的豪气，都暗暗欣慰。

入得城中，四骑直趋南门。桓宇居然领先疾驰，只见他左弯右折，一忽儿便到达一座府第门前停住，回头道：“这儿就是叶府，铸剑楼便在府内。”三老见他熟悉路径，大是诧异。

桓宇纵下马上前拍门，片刻工夫，一个家人打开大门。桓宇道：“有劳代为通报，说是龙虎庄三位庄主及南昌桓宇意欲求见叶老前辈！”

那家人见他们相貌堂堂，甚是正派，当即入内通报。不多时，便出来道：“四位请进！”四人跨入府内，那家人带领着他们转入后一进，穿过一片花园，只见一座石楼矗立眼前，虽然只有两层，但气派甚大。

此楼占地甚广，但到处都打扫得十分干净。四人上到楼上，走进一间大厅内，只见此厅四面墙壁上都挂满宝剑，此外还有些櫺架，陈列宝剑。

太师椅上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面色枯槁憔悴，但双眸精光闪烁，显然内功十分深厚。

龙虎庄三老上前以后辈之礼见过这位曾经名倾一时的剑客时重山。接着桓宇上前拜见，口称老伯父。他站起之后，叶重山十分仔细地打量他。三老不觉心中纳闷，暗想这位叶老剑客这等形状，不似是看人，倒像是鉴赏一件东西一般。

叶重山打量了一阵，泛起笑容，道：“你就是公玄兄的令郎？好一表人才，当真是虎父必无犬子！”

虎龙庄三老听了这话，才晓得桓宇和这叶重山竟是世交，怪不得老人打量得如此仔细。

桓宇道：“先父去世以前，时时提起老伯父。近几年小侄投身军中，未曾叩见问安，还望老伯父恕罪！”

叶重山摆手道：“你投军出征，为国效力，乃是男儿志气，大堪嘉奖。不来见我，何罪之有？”这时方招呼四人落坐。桓宇的座位却特别设置在右边。

他扫视四人一眼，道：“老朽之事，你们可曾听人提及？”

荆登龄道：“晚辈等听说叶老不良于行，前日楼中又发生变故，不知传言可是真的？”

叶重山叹口气，道：“都是真的，特别是婉儿失踪比我自身的灾难更觉沉重难受！”他精光闪闪的眸子，落在桓宇面上，又道：“公玄兄在生之时，不知是否和你提及婉的事没有？”

桓宇欠身道：“先父曾经说起过！”叶重山点点头，道：“那就好了。”

龙虎庄三老可听不懂他们对答的话，各各私下猜测。叶重山道：“老朽

听说有不少正派高手落脚本城，暗中窥伺此楼，这些人比起你们龙虎庄，便显见不够光明磊落，可知司徒峰兄的武功不但令人佩服，这立身行事更是古今所无！唉，可惜他已经作古，今生已无由重晤了！”

龙虎庄三老听他当面谈出佩服司徒峰的话，心中不禁勾起思慕之情，登时容色黯淡。

桓宇却听出一点道理，道：“老伯父悉知司徒峰大侠业已作古？”

叶重山道：“这是霍陵带给我的讯息。我昔年所立的毒誓，他亲耳听闻，是以当他得悉司徒峰兄去世的消息，便赶来告知。但人算不如天算，老朽这一辈子别想离开铸剑楼一步了！”

龙虎庄三老大感失望，荆登龄道：“霍老前辈还有其他的消息么？”叶重山点头道：“有，老朽这就命人去请他来见面！”不消片刻，一个身量颇长的老人走进来。只见他虽是须发霜白，依然眉清目秀，举止潇洒，可以想见当年风度。

龙虎庄三老起身见过这位世交前辈，并且代桓宇引见。天马行空霍陵落坐之后，心中突然泛生无限感慨，道：“昔年见到三位世兄之时，不但你们尚是英风飒飒的少年俊杰，便老夫也还是壮志凌云之士，想到一别数十寒暑，老夫行将就木，不消说得，三位世兄也俱都是中年以上之人，今日相逢，令人不禁有过隙朝露之感！”

他接着转眼望住桓宇，道：“令尊虽是归隐很早，但老夫仍然会晤过几面。他年纪比我小得多，想不到已作古人！”

叶重山道：“霍兄尽说这些哀伤之言，教人怅触万端，志气销沉，你往日的万丈豪情何在？”

霍陵哈哈一笑，道：“叶兄见责得极是！”当即取出一个用油纸包住的信封，

抽出函笺，递给荆登龄，道：“这是峰兄手书，你们先阅看一遍！”荆登龄欠身接过，恭容阅看，看罢递给荆登韶、司徒登瑜两人传阅。

霍陵收回信笺之后，道：“峰兄虽是身负绝世武功，但二十年来侧身行伍之中，转战边塞，锋镝交加，风霜侵蚀，益以昼夜操劳，席不暇暖。到底是年逾古稀之人，多年下来，心力交瘁，作此书时，已自知只有半年寿命，若是此书及时抵达我手，我自然会去探望他，可惜时隔年余才收到此信，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峰兄作事极是深谋远虑，他明知当他故世之时，遣使传书必遭各方诸多为难，是以先行致函与我，想来定是盼我赶去接应之意。可惜托的那个小商人家中忽遭变故，过了一年才记起送信之事。这便是此书延误到达我手中之故了！”

厅中一片静寂，龙虎庄三老面面相觑，心想这一趟江陵之行，竟然又是徒劳。

叶重山低声道：“司徒峰兄在致霍兄函中虽是说过可能遣使先赴寒家，但这年来？老夫不曾接到他片言只字。那位使者下落杳如黄鹤，实是令人不解！”

霍陵道：“峰兄写得明明白白，说是如果敌人严密布置意欲劫截的话，那位使者才会改道南来江陵。武林无不知道霍某与他过节甚深，谁都想不到他的使者竟会改赴铸剑楼。这一着委实万分高明，可是现下毫无消息，而我这次趋访叶兄，竟惹得满城风雨，变故频生，当真教人意料不到。”



荆登龄随即将近日龙虎庄发生的种种事故详细说出，霍陵和叶重山虽是见闻广博，也不禁骇异不置。最后听到银剑郎君方麟正与花玉眉在一起，天马行空霍陵扼腕叹息道：“昔年桓公玄兄和方长垣兄并称剑中双绝，想不到这两位剑术名家最先去世！”

荆登龄微微一怔，心想：“我可没有提到方麟之父已经逝世的话，再说我根本不知道方麟父亲的消息。霍老这话从何说起？”

叶重山惊道：“方长垣死了？只不知他的儿子是不是象他一般骄傲自负？”桓宇道：“方麟兄果是一身傲骨，江湖罕见。剑术也尽得真传，小侄曾经跟他动过手。”

天马行空霍陵道：“令尊和方长垣都是性情孤傲之人，他们昔年时时较量剑术，想不到到了你们这一辈，情形仍无改变。昔年方长垣总是落在下风，你们比划的结果呢？”

桓宇道：“小侄功力浅薄，不是方麟对手！”他象是提及别人之事一般，面上神色如故，毫无羞愧之色。霍叶二人都觉得奇怪，便不再提此事，霍陵沉吟一下，望住叶重山道：“方长垣既已去世，还有何人可找？”

荆登龄忍不住道：“晚辈记得没有提及方老前辈去工怕话，霍世叔还须设法打听此事！”

天马行空霍陵微笑道：“你们有所不知，南桓北方这两位想法都十分奇怪，他们一生不收门人并且说过除非他们身故，他们的剑法决不会由别人手中出现在江湖之上，是以桓宇、方麟这两位世兄一旦踏入江湖，便可知他们皆已亡故！”

大厅角落忽然传来一声脆响，似是玉磬之声。叶重山眼中射出凌厉光芒，倏忽隐没。霍陵低声道：“你们少说话，切记！”龙虎庄三老和桓宇正在寻思这句吩咐有何用意之时，只听叶重山冷冷道：“我看老霍你的功力实在尚未达到足以助我打通经脉的地步。你还是带了这一帮人走开的好！”

天马行空霍陵道：“兄弟无能为力的话，天下再也找不到可以助你之人！目下峰兄的三个侄子皆已赶到，你最好变了主意！”

叶重山道：“我的主意决不改变，你们若是立即离开，我的女儿或能无恙归来！”

霍陵道：“叶兄恐怕还不明白兄弟的意思！”

叶重山道：“我用不着明白，你们若是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快保不住啦！”

霍陵低声道：“叶兄听着，峰兄家传绝艺，外人决不能在旦夕间通晓领悟，但三位是他亲传子弟，只须看一遍，或者可以助你打通已经僵化的脉穴，再说那封遗书，关系重大，你拿着也没有用处！”

叶重山道：“谁说这些东西在我手中？”

左侧窗外忽然传入来一阵冷冷语声，道：“洒家也要瞧瞧！”人随声现，打窗外飘飞来一个黑黑瘦瘦的老和尚。横眉竖眼，相貌甚是凶横。

叶重山斜睨和尚一眼，道：“原来是少林派大孽尊者，你想瞧什么？”大孽尊者倚窗而立，道：“洒家这一两日脾气很坏，你别惹我！”叶重山冷冷道：“笑话，叶某跟你师兄大宗上人争雄斗胜之时，你还差得远呢！”大孽尊者道：“我师兄现在是掌门方丈，他从来不管洒家闲帐，你提起这等陈年旧事有何用处？”

霍陵哼了一声，道：“尊者可知叶兄日下双腿瘫痪？”大孽尊者不加理

睬，霍陵又接着道：“贵派高手如云，消息灵通，想必已知叶兄千金下落？”大孽尊者道：“洒家不管这些闲事！”他一直望住叶重山，这时接着又道：“你怎么说？给不给洒家瞧瞧？”他倒底要瞧甚么却不说出。

这个和尚的蛮横无礼，天下少见。但霍陵居然忍住，并不发作，龙虎山三老和桓宇都十分诧异。叶重山冷冷道：“我也想瞧瞧司徒峰遗书中写的什么，何只是你！”大孽尊者道：“你最好爽快拿出来，别惹火洒家，要了你的性命！”

桓宇大喝一声，挺身而出，道：“你要了谁的性命？”大孽尊者望他一眼道：“好胆气，你是谁？”桓宇道：“南昌桓宇！”大孽尊者道：“你不行，听说你不行，听说你被勾魂怪客崔灵勾了魂，又做过毒中之圣，若是那时，还可以试几招！”

龙虎庄三老都大为骇怪，心想这些经过怎的这么快就传到了此地，只听大孽尊者又道：“那个救你的女孩子呢？如果是她，洒家倒要瞧瞧她学得百花仙子沈素心几招工夫？”

霍陵叶重山直到此时才知花玉眉的来历，都惊噫出声，霍陵道：“想不到沈素心也死了！唉，大匠奇才皆已凋落，只好让鼠辈横行！”大孽尊者大怒睁眼道：“谁是鼠辈？”霍陵道：“难道你自列鼠辈之内？”大孽尊者道：“洒家自然不是！”霍陵道：“这就对了，你睁眼竖眉作甚？”

大孽尊者嘿嘿冷笑一声，道：“洒家不是找你们斗嘴来的！”

桓宇一纵身落在他面前五六尺之处，道：“说得好，在下来领教尊者绝艺！”大孽尊者从他话声中已测度出他功力深浅，知道远不如自己，摇首说道：“洒家赢了你也算不上一回事，再说你凭什么身份代叶重山出手？”桓宇还未回答，叶重山眼中闪出感激之光，大声道：“他目前虽是老夫的世侄身份，但昔年老夫曾与公玄兄有过约言，他应当是老夫的东床快婿！”

这话一出，龙虎庄三老都恍然大悟，那桓宇起先为何不愿来此的原因。

大孽尊者道：“桓宇站稳了没有？”桓宇运功蓄势，道：“站稳了便怎样？”大孽尊者吸一口真气，身形暴涨，接着挥拳击去。他们两人相距五尺有余，大孽尊者这一拳纵是伸直手臂，还差两尺许才够得到。桓宇知他要用拳力隔空伤人，当即举掌封住胸前要穴。霎时但觉一股强猛力道涌击而至，口鼻难以呼吸，连忙发出掌力。谁知这一拳的力道强劲之极，硬封固然不行，即使是用卸手法也卸不开这股力道，登时站不牢身子，蹬蹬蹬退了六七步之多。他正待揉身扑上，使用贴身肉搏手法。耳中只听大孽尊者喝道：“慢着！”桓宇煞住去势，大孽尊者接着道：“洒家方才的一拳只是教你们见识见识少林神拳的威力，桓宇你的功力不足，上来只有送死！”

桓宇眼中泛射出狠毒的光芒，杀机填膺，举步走到墙边，伸手摘下一柄宝剑。大孽尊者嘿嘿冷笑道：“别的人若是存心坐视此子送死，洒家成全他便了！”

叶重山霍陵两人都不禁一震，叶重山道：“桓宇贤侄，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天马行空霍陵站起身躯，只待桓宇回到叶重山身边，便即发话出战。

桓宇迟疑了一下，提脚一步，向叶重山走去，霍陵此时迅快转念要不要顾大局出手？抑是暂且忍抑住这一口气？原来他早已和叶重山商议过，决定设法集中正派诸高手的力量对付外敌，此所以他一直忍气吞声。桓宇已走到叶重山太师椅前，叶重山道：“贤侄暂息雷霆之怒，可把手中之剑挂回原处，

将右边的第三把取下，那是以北极一种香木制成，称为飘香剑。贤侄可仗此剑站在老夫身边，负保护之责！”

天马行空霍陵听了这些话，便又坐下。桓宇如言换了一剑回来，立在椅后。但觉此剑极轻，与普通竹木无异，恰好配得上自己的家传剑法。

忽地一声无量寿佛传，入厅中，接着一道人影从另一面窗户飘飞入来，落地现身，却是个面白无须的中年道人，背上背着一把长柄利斧，厅中众人都诧异打量来人，各各心想这道人内功好生深厚。原来寻一声无量寿佛震得众人耳朵隐隐生疼。

道人打个稽首，道：“贫道并步虚，来自武当，因见少林道兄来后，久久不出，是以冒昧进来瞧瞧，还望叶老施主恕罪！”

众人都微微动容，原来武当派近二十年以来，公推并步虚的落月斧为全派第一。目下虽然只窥见他的内功造诣，但已可推知他确是名不虚传。

叶重山道：“并真人好说了，贵派掌门白藤真人可好？”并步虚道：“家师清健如昔，都是托叶老施主的福！”

大孛尊者道：“洒家干什么事你都要跟着么？”并步虚道：“小道岂敢，只有这一桩须得随骥尾！”大孛尊者举步走过去，相隔五六尺左右，握拳劈去，大喝道：“岂有此理，吃我一拳！”

并步虚退了半步，出掌一黏一引，便把拳力尽行化卸，口中道：“道兄何苦动辄出手！”

大孛尊者怒道：“走，有种的便出去决一死战！”并步虚淡淡一笑道：“小道看过司徒大侠遗书之后，道兄爱上那儿动手都行！”大孛尊者转回身，道：“叶重山听见这话没有，快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叶重山还未回答，大门外传来一阵极是沉重震耳的步声，似是一个体重逾千斤之人行走，众人不禁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大汉一步步走入来，每一步踏下去，便发出沉重得震耳的声响。

大孛尊者道：“喂，你是谁？”并步虚接着道：“小道只听说衡山派四十年来只有南岳野樵潭空谷老施主炼成这金刚脚的功夫，想不到这位施主尽得衡山真传，功力惊人，可喜可贺！”

衡山派原是五大门派之一，但二十余年以来，这一派几乎已在江湖绝迹，而这一次人人皆知少林、武当、峨眉、括苍四大派高手已到达江陵，却没有丝毫关于衡山派的传闻。

那中年大汉头上剃得精光，上衣敞开，露出黑茸茸的胸毛和坟突的肌肉。相貌粗野。他注意地打量并步虚一眼，才道“兄弟娄坚，道长可是武当派第一高手并步虚真人？”并步虚见他知道自己名声，甚是喜悦，稽首道：“不敢，不敢，正是小道！”娄坚道：“你除了白藤真人之外，才真的是武当第一高手。我除去师父谭空谷之外，也是全派第一，咱们比划比划，瞧瞧谁成谁不成？”

并步虚心中大怒，想道：“这厮好生横蛮无礼，难道我真怕你么？”当下长笑一声，道：“这话正合我意，走，到外面比划去！”

娄坚搔搔胸口的黑毛，道：“慢着，等我瞧过司徒大侠遗书，再跟你动手！”这两句话正是并步虚早先对大孛尊者说的，只气得并步虚脸上涨红，一时答不出话。娄坚又道：“想瞧的人还有不少，都在外面躲着，大概不是好人，并真人你说是也不是？”

他这一声真人叫得并步虚心火立消，道：“对，恐怕不是好人！”

话声未落，两道人影分别从两扇窗外飞入来。众人迅快打量，只见一个长得身高面瘦，头发斑白，只剩下一支左脚，右肋下挟着一根粗大钢拐。此人单足屹立，自然透出一股森杀之气。另一个却是中年文士，身法极是迅快轻灵。

叶重山道：“想不到峨嵋派人屠施独足，括苍金笔书生岑澍都驾临小楼……”

人屠施独足面寒如水，不声不哼。金笔书生岑澍却拱拱手，道：“擅闯之罪，尚祈叶老前辈担待一二！”

娄坚拍一拍光头，道：“人人都说请将不如激将，这话当真不假！”人屠独足冰冷的目光闪动一下，移到叶重山面上，道：“老叶你倒底拿不拿出来？”全厅之人，只有荆登龄独自凝视着敞胸光头的娄坚，心思此人外表粗野异常，但其实心思灵敏，手腕灵动，一言片语就能使别人消气息怒。叶重山在众目注视之下，面色冷淡如常，缓缓道：“老夫不拿出便待如何？”五大门派的高手都愣了一下，面面相觑。要知叶重山目下双腿瘫痪，不能行走，全身武功也等如废去。因此这五人虽有通天本领，也不能迫一个残废之人动手，杀他更不行！

只听叶重山又道：“老夫已决定不拿出来，你们想怎样，说呀？”娄坚嘴唇嚅动了一下，却终于没有出声。荆登龄一直暗暗注意他，当下在心中琢磨他想说的是什么话，何以终于不说出来。

人屠施独足冷道：“你怎能不讲道理？”叶重山道：“我偏就是不讲！”忽然厅外有人接口道：“他耍赖也可以，我们可以对付他的女婿！”厅中诸人听了此言，心中都暗道：“好恶毒的主意！”转眼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袍，头面罩着黑布的人站在门口。接着又有一个颀瘦的中年人出现，此人双眉挂垂，面色苍白，众人见了泛起冰冷之感！

大孛尊孝首先道：“此计虽然有点恶毒，但想来当必十分有效！”衡山高手娄坚道：“这两位是谁？”井步虚道：“一位是勾魂怪客崔灵，一位是冷心孤客唐天元！”娄坚道：“他们是出主意之人，不知可敢当真这么做？”勾魂怪客崔灵冷哼一声，道：“有什么不敢……”娄坚道：“兄弟这话不是有心得罪，只不过尊驾当众喝出此法，不免使人误以为尊驾只是放一把野火的存心！”

崔灵用那对锋利如剑的眼睛凝视着此人，暗想这条大汉表面上虽是粗豪疏放，但其实擅长权谋之术，这一番话好生厉害。他一面转念，一面施展出摄心大法，娄坚目光湛然，神态自若，丝毫不被他勾摄去心魂。冷心孤客唐天元一言不发，举步向桓宇走去。桓宇怕前面坐着的老人难堪，纵出寻丈，掣出手中木剑，登时有一股淡淡的异香飘散在大厅中。

冷心孤客唐天元虽是冰冰冷冷的，面上毫无表情，但却不是骄傲自大，只是天性冷僻，不爱开口说话，他走到桓宇身前五尺左右，但停步拱拱手，接着亮开架式。

桓宇道：“你们既是蓄意加辱，已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何不取出兵器，打个痛快！”

冷心孤客唐天元点点头，伸手制出背上斜插着的仙人掌。桓宇大喝一声，挥剑进击，连发三招，竟把唐天元迫退五六步之远。

人屠施独足怪声叫道：“不行，不行……”崔灵冷冷道：“别鬼叫！”施独足怒容满面，钢拐一点叮的一声，人已凌空飞起，向霍灵扑去。

崔灵明知此人乃是峨嵋派亨誉极隆的高手，那肯输了先手，以致落在被动之势，当即提一口真气，溜步上前挥掌劈出。

他这一掌掌力威狠异常，施独足双脚尚未沾地，本可用钢拐抢快一步先攻，但他乃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不愿占这便宜，也出掌封拍。

蓬的一声，两人乍合便分。崔灵第二掌紧接着又拍出，劲力势道比第一掌更加威狠，施独足再出掌封架，竟震得退了半步。崔灵第三掌劈去，施独足发觉他掌上力道更强，这一掌若是接实了，势须互受内伤，落个两败俱伤之局，只好借势飘退九尺远。但钢拐一点地，叮的一响，便又扑了回去，挥拐砸去。

崔灵制出腰间缅甸刀，接战数招，托地纵出圈外，冷冷道：“目下没有功夫缠斗，你要打个痛快，咱们另约！”施独足见他功力深厚，刀法精奇，当真不是一时三刻之内可以取胜，便点点头，道：“好，等会约好再打！”当下退开一

边。

众人见勾魂怪客崔灵的掌力居然能把人屠施独足震退，不禁都对他刮目相看。其实崔灵只是心计过人，早一步施展出神雷五掌。他这一门掌功另有运功集力的心法，能将全身真力完全在一掌之内发出，是以威势特别霸道，论起真正功力，自然及不上人屠施独足。

那边厢冷心孤客唐天元的仙人掌已经发挥威力，将桓宇逐步迫退，他的仙

人掌没有出奇的招数，单以精纯深厚的内力迫使对方剑法施展不开。

全厅之人都看得出桓宇功力有限，但家传剑法确实极是神妙，尤其是他每

一招都讲究意在剑先比起其他家派剑法，显然独具化弱为强之妙。忽见一道银

光从战圈处电射而入，击在唐天元的仙人掌人上，叮的一响，登时把唐天元震得退了两步。

那道银光掉在地上，却是一把薄如柳叶的短剑，众人不禁心头大震，暗想那冷心孤客唐天元武功何等高强，居然被这一口薄薄的短剑震退两步，可见得发剑之人功力之深厚。

桓宇正待趁隙反攻，耳中只听叶重山大喝道：“宇儿回来！”这个老人已改口称他做宇儿，透着十分亲热的意味。桓宇应声退到椅侧，叶重山冷冷环顾四周众人一眼，道：“老夫虽是双腿瘫痪，不能行动，但身上功夫仍在，近年炼的一百口小剑也不是好对付的！”

## 第十一章 玄天道剑摧敌胆

众人听了不禁讶然忖道：“这等高明的掷剑手法有那么十口八口就不易消受了，何况一百口之多，这老头儿可没有吹牛……”

叶重山接着又道：“老夫现下只想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崔、唐两位忽然参加这一场纠纷之中，是什么意思？别的人都有道理出手力争，你们却是为了什么？”

厅中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崔、唐二人身上，人人心想叶重山这话极是，崔、唐二人插上一腿之故，不论是否奉了自称铁血大帝那魔头的命令而来，总有入侵之嫌。

勾魂怪客崔灵一看形势不妙，长喝一声，道：“我们只想见识见识司徒峰手录秘籍中的武功，诸位如若有一个看不顺眼，不妨约期比划比划！”话声甫歇，楼外突然传来一声怪喝，初起之时尚在二十余丈之外，但转眼间这一声怪喝已飞到厅门。

只见一个面目狰狞，獠牙外露的高大汉子，披着一件紫色披风，仿佛是巨大的翅膀。这个狰狞汉子只站了那么一会，便突地消失。

叶重山道：“那一位想必就是四客之一的京华怪客南燕飞了？”

崔灵道：“不错！”众人眼见这南燕飞轻功如此了得，都在心中暗暗盘算。

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洞箫吹奏之声，曲调甚是婉转动听，可是三数声之后，众人无不感到耳中微微生痛，那声宛如极强的风力，压入耳中。

大家都等那吹奏洞箫之人现身，但等了一阵。箫声忽然消失，却始终不见人来。

这一阵箫声显示吹奏之人内功极是深厚，厅中一众高手之中，自忖能够与他匹敌的只有一两个人。勾魂怪客崔灵怪笑一声，道：“那就是洞箫仙客胡培，各位只要有这兴致，兄弟可以代约！”

众人闻言无不暗暗估量自己实力，都觉得除非联手应付，方足以驱逐这一股入侵的势力。但这时又考虑到少林大擎尊者和峨嵋人屠施独足这两人是不是能够合作无间？

勾魂怪客崔灵目光一扫，已自了然众人心事，当下大喊道：“叶重山你意图独吞司徒峰遗书，但你得估量自己的力量，这儿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灯！”括苍派的金华书生岑澍接口道：“兄弟之意，却认为该当先逐走这两个身份不明之人！”

崔灵怒道：“那一个身份不明？”岑澍道：“就是你们！”崔灵纵身扑过去，岑澍见过他掌力惊人，唯恐对掌时被他震退，弱了师门威望。迅即掣出一支尺半长的金笔，挥洒抢攻。只见他笔锋直竖斜捺，宛如向壁临帖，罩住对方门面胸口诸穴。崔灵迫得刷地退开，取出缅甸刀，重又扑上。

两人施展迅快手法，霎时间已拆了八招。那金笔书生岑澍一管金笔招招不离他门面要穴，几次险险攻入，只骇得崔灵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他这一路笔法实是诡奇难当，必须在足供盘旋飞腾的空旷地方，才能与他放手一拚。当下施展出勾魂摄心大法，双睛圆瞪，奇光暴射，岑澍和他目光一触，不禁一怔，随即纵出圈外。

厅中一众高手还未看出金笔书生岑澍不败而退之故，衡山派高手娄坚蓦地跃了上前，打个哈哈，道：“待我接几招！”

勾魂怪客崔灵眼中奇光立即敛消，原来他这种勾魂摄心大法不能胡乱使用，若是一次失效，第二趟就更难成功。最好是在动手相搏之际忽使出，教对方措手不及，招数间自然露出破绽。

冷心孤客唐天元哼了一声，声调十分冰冷。崔灵道：“目下还不须唐兄相助！”娄坚接口道：“凭你就足以打发这些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崔灵道：“娄老师外表虽是粗豪，但心细如发，善测人意，猜得一点不错！”

娄坚拍一拍胸膛道：“我娄坚今日虽然尚是第一趟踏入江湖，却不会把你放在心上！”

勾魂怪客崔灵道：“那你就试一试看！”他见对方两手空空，当即收起缅甸刀，功行双掌的踏步上前狠劈出去。娄坚使出衡山派名震武林的开山拳一招“云横秦岭”，右拳碰上敌掌，砰的一声，两人各各上身摇晃了一下。一众高手见他功力如此深厚，拳路威猛，无不惕凛于心。

崔灵一直留心对方面上表情，当他收起缅甸刀之际，便查觉对方双眉微舒，这刻硬拚了一招，便晓得他何故舒展双眉，当下迅速盘算道：“这厮一身功力之深厚，居然更在我崔之灵上，尤其是拳路适合硬拚的打法，我的神雷五掌绝难取胜，须得取用宝刀才行……”转念之际，娄坚的斗大拳头已挟着风声迎面击到，崔灵用出小巧手法，扫拂脉穴。展眼之间，已斗了六七招之多。娄坚雄心勃勃，要在各派高手之前击败崔灵，扬万立威。这时拳如流星，力道沉雄无比。崔灵既不敢硬封硬架，便被他迫得连连闪退。

一众高手眼看崔灵已陷入被动之势，都凝神等待胜败立分的一招。忽然间娄坚拳势一滞，招数应发而未发，崔灵趁机欺身进搏，占取机先，一连数招，便把娄坚迫退老远。

金笔书生岑澍厉声道：“姓崔的你倚仗邪术取胜，太不公平！”一众高手听了此言，才知娄坚拳势忽滞以及岑澍早先未败即退之故。崔灵怪笑一声，道：“兄弟又不是念咒画符，只是我本身所炼的奇功之一，岂能称为邪术？”话声中已掣出缅甸刀，凌厉进攻。一时局势大变，那衡山派高手娄坚甚是危殆，全身都被对方刀光笼罩住，动辄有性命之忧。武当派高手井步虚朗声道：“兄可退得出来么？”说时举步上前，反手握住斧柄。

娄坚大喝道：“自然退得出去！”双手如常封拆刀招，底下一支脚缓缓提起。众人皆知他便要施开衡山派独步天下的金刚脚功夫，个个睁大双眼，井步虚也退回两步，凝神瞧看。

崔灵只是耳闻这一门绝艺之名，不晓得倒底妙在何处，当下加强发出眼中勾魂摄心的光芒，手中缅甸刀移向中下盘进攻。却见对方单用一支脚纵跃，进退自如，另一支脚渐渐提高到离地一尺左右，接着脚尖吐出半尺。他脚势欲发未发之际，崔灵忽然感到对方这一脚奥妙无方，若是赐将出来，不论如何封蔽闪避，也难以抵挡。心头一凛，疾忙跃退寻丈。他一直占住主动抢攻之势，是以这刻退出圈外，毫无困难。

一众高手都不觉大声喝采。井步虚道：“衡山金刚脚威震天下，果是名不虚传，小道极是佩服！”众人都点头称是，荆登龄低声道：“请问霍老前辈，昔年家叔如何抵挡得住衡山野樵谭空谷前辈这一脚？”

天怪行空霍陵道：“昔年谭空谷功力还未及这位娄兄的功力深厚，那一脚踢出之时，力道欲发未发之间，峰兄已经抓住他的足尖。以老夫看来，衡山这一招金刚脚功夫目下已大有精进！”

龙虎庄三老都点点头，霍陵又道：“以我想来，各派昔年败在峰兄手底

的绝招经过二十年之久，必定都有改进，所以他们无不急于得到峰兄遗书，瞧瞧峰兄传下的手法，是不是仍然破得了他们研改后的招式？”

那边厢娄坚已不敢再上前和崔灵缠战，要知他的金刚脚本来分快慢两种，但他当时不敢抬目碰到对方眼光，是以只好施展慢招，迫敌自退。勾魂怪客崔灵虽是被对方迫退，事实已占了先手，当下得意洋洋地仰天怪笑。

井步虚掣出落月斧，缓步上前道：“崔施主绝艺果真足以惊世骇俗，小道不自量力，想请教几招刀法……”

冷心孤客唐天元刷地纵上来，仙子掌横架胸前，冷冷地瞪住这个仙风道骨的中年道人。

崔灵道：“唐兄不甘寂寞，兄弟只好让他一场！”井步虚主要是想借崔灵的勾魂奇功，测验自己多年来在山中静修的定力，因此唐天元出场，他真想就此退开。不过一眼望见唐天元冰冷骄傲的神情，便即改变心意，朗笑一声，道：“唐施主名列四客之内，和崔施主没有什么分别！好，小道就请教几招！”冷心孤客唐天元一向极少开口，这刻仍然不声不哼，踏步欺身上去，出手先攻。井步虚长斧一举，宛如行云流水般绕敌迅走，瞬息之间已攻出数斧。他手中的落月斧形式古雅，斧身只如寻常樵子所用的一般大小，施展之时，空灵飘洒，宛如仗剑。

冷心孤客唐天元也施展诡奇手法，往往在间不容发之际抢攻，功力十足，比起井步虚的空灵飘逸，别有一番风味。这两人只斗了十来招，便已在这等场合之下，不宜缠战过久，是以各自辣手尽出，招招都是拚命的手法。井步虚落月斧突然间风格大变，从空灵飘逸一变而为刚猛沉实，斧势虽然缓慢得多，但每一斧都用上十成真力，威强之极。

他斧势乍变，观战之人看得真切，都大声喝起采来。当当当连响三声，第三斧落处，唐天元手中仙人掌脱手坠地。

井步虚收斧纵开一旁，口中说声承让，冷心孤客唐天元拾起仙人掌，面上神色冰冷如故，也退开一边。原来此人天生冷面孔雪心肠，这等荣辱得失，他向来不放在心上。众人多半都不晓得，见了不禁大感奇怪。

崔灵走出当中，招手道：“井真人斧法高明，但区区还要见识见识你的定力修为！”

井步虚道：“小道求之不得，这就请施主指教！”他只以为崔灵乃是无心巧合之意，其实崔灵一生攻研勾魂摄心之术，因而最是精擅捉摸别人心理变化，井步虚的心思早就被他看穿看透。

两人互相迫近到五尺以内，井步虚挥斧迅斫，脚踏九宫方位，身形飘忽不定。崔灵的缅甸刀如电掣云翻，忽然抹喉，忽而劈腕，长拒近攻，使得十分出色。

看看拚斗了十二三招，崔灵刀势越见强盛，井步虚似乎只能自保，无力反攻。一众高手都看得暗暗纳闷，心想那崔灵一上手就抢攻至今，完全凭的是真实武功，难道井步虚的落月斧今日碰上克星不成？

大孽尊得看得不耐，大笑一声，只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接着喝道：“崔灵快滚过来，待老和尚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虽是出家人，却不用施主这类词语称呼人家！

勾魂怪客崔灵托地纵出圈外，冷冷道：“尊者须得先问一问井真人，他若是同意，兄弟自当向尊者讨教几手少林绝艺！”

大孽尊者觉得有理，当即问道：“井步虚你同意不同意？”他自恃辈份



与井步虚的师父白藤真人一样，是以直呼井步虚的名字。

井步虚气得面色发白，心中恨死这个鲁莽和尚，要知他若是同意，不啻当众承认武功不及崔灵，迫得让给大孽尊者。若不同意，以大孽尊者这等脾性古怪之人，势须当场翻脸动手。至于他倚老卖老，直呼姓名之举还是小事。

一众高手都晓得井步虚心中的作难，心想只要井步虚应对不妥，眼下便先爆发少林武当之间一场血战。

井步虚沉吟未答，厅中寂静如死。勾魂怪客眼见自己诡谋得售，正在顾盼喜。忽地一条人影直扑入场中，厉声喝道：“崔灵咱们先算算旧帐！”

众人转眼望去，只见扑入场中的正是桓宇，他手中的飘香剑虽是木质之物，但这刻却带出破风之声，去势甚是猛恶。

崔灵不敢低估他的武功，连忙挥刀应战，晃眼之间，已迅快攻拆了六七招。

这么一来早先僵持的局势无形化解，井步虚心中甚是感激桓宇，防他万一有失，便不退开。

大孽尊者抓抓光头，看了一会，眼见桓宇的剑法虽是奥妙高明，但功力不足，实难制敌死命。当下步入场中，左手解下腰间的两面钢钹，托在掌上。

他迫近战圈之际，崔灵已自瞥见，心想这个老和尚性情行事与众不同，可能出手夹攻。当即刀掌齐出，仗着内力较强，迫退桓宇。

大孽尊者道：“还是洒家来吧！”冲入战圈，右手一拳劈去。桓宇趁机纵开，恰恰落在井步虚身边。井步虚稽首道：“小道刚才险难以落台，幸得桓施主相助，恩德难忘！”桓宇还了一礼，道：“井真人好说了！”心中却暗暗想道：“我这个笨主意居然收效，实是侥幸，若是花玉眉在此，她定能想出妙计！”他一直都没有想到花玉眉，此时蓦地记起，但觉无限惆怅。

井步虚道：“小道虽是修持多年，但信心仍然未坚，故此早先一直戒备崔灵的摄心之术，反倒在武功上落了下风！”

桓宇道：“那厮的迷魂摄心大法实是高明，在下曾经吃过大亏，确是不能忽视！”

正说之间，大孽尊者钹影翻飞，已困住崔灵，原来大孽尊者手中这对钢钹不但招数神奇，功力深厚，尤其是能够脱手掷出伤人，因此崔灵大有防不胜防之感，许多毒辣刀法都施展不出，十招不到，便落在下风。大孽尊者初时冲入战圈时，先是右拳猛击，迫得崔灵退步收刀封架。这时他右手一扬，上面的那面钢钹疾飞出去，崔灵吃了一惊，迅快闪开。却见那面钢钹忽地退飞回去，落在大巷尊者手中。因此崔灵得知这两面钢钹另有细绳扎住，收发由心，这种兵器本来就不易对付，何况由大孽尊者这等高手使用，更加难当。

大厅中采声四起，大孽尊者更加起劲，双钹倏来倏往，宛如蝴蝶穿花，使人看得眼都花了。冷心孤客唐天元不觉踏前两步，左侧丈许处传来当的一声，接着一个阴森森的口音道：“姓唐的别打算以多取胜！”唐天元转眼一望，原来是人屠施独足。他的铁拐点地时又发出当一声，人已移近到六尺之内。

大孽尊者左手钢钹蓦地平推出去，正好封住崔灵缅甸刀，大响一声，崔灵被他绝强内力震得退了五六尺远。大孽尊者口中喝一声着，右手钢钹脱手激射崔灵面门，这一招快如掣电，人人都瞪大双眼，等着那崔灵倒毙。

钢钹光华闪处，崔灵又退了两尺，头脸上掉下一物，象是身首分离。

但众人既不闻惨叫之声，又不见血光迸溅，定眼看时，原来崔灵头上罩

着的黑布袋被钢钹齐顶削断，掉了下来，人却未曾受伤。

黑布袋落下，便露出崔灵那张尽是刀疤剑痕，五官残缺的畸形面孔，众人见了都不觉一怔，心想：“好丑陋可怕的面孔。”

崔灵面上唯一完整的双眼中陡然射出奇光，森冷如剑，深邃如海。

大孽尊者初见他全貌之时，也象旁人一般避开他残缺的五官，目光移到他完好的双眼，正好接触到他这两道奇异的目光，不禁又是一怔。

崔灵道：“你决打不过我，你决打不过我！”声音中蕴含无比的信心力量。同时举步迫近去，蓦地举刀疾刺。

就在他迫近举刀之际，桓宇已提气大喝道：“尊者小心暗算！”

大孽尊者微微一震，心中又是明白又是恍惚。但缅甸刀刺来之时，他却本能地挥钹封架刀势。

崔灵本待煞住刀势，谁知腕臂酸麻，不听指挥，尖刀还是刺中钢钹当的一声，自家震退了两步。大孽尊者也因这一震清醒了许多，环视四周的人一眼，只见人人神情奇异，登时明白自己险险折在崔灵的迷魂摄心大法之下，心中微凛，不觉退开一旁。

崔灵从怀中取出另一个黑布袋，套住头脸。众人见他带着有备用的黑布袋，登时明白他早先原来是冒着奇险让大孽尊者震退，诱他发出飞钹的一招，借此露出全貌禁制对方心神。

这时厅中各派高手大部分都被崔灵击退，龙虎庄三老见天马行空霍陵没有一点表示，也不敢冒昧出手。

崔灵转眼望住叶重山道：“司徒峰遗书何在？”

叶重山道：“老夫取出遗书不难，但须得做到老夫所提条件，不然的话……”

崔灵接口道：“不然便怎样？”叶重山道：“不然老夫一举手间，便毁去遗书，谁也见不着！”崔灵冷笑道：“我不信你有这么大的胆子……”说时，缓步上前。

五大门派的高手一齐抢上去，声势汹汹，崔灵一看不对，连忙停步。只听叶重山道：“这儿只有你这一路不怕遗书毁去，甚且巴不得毁掉，可是其余的人却不答应！”崔灵道：“笑话！”叶重山声音中忽然含有怒意，道：“你们一路就怕司徒峰兄的遗书邀约出五大门派掌门合力对付你们，哼，哼，你还有什么话可以抵赖？”

天马行空霍陵道：“叶兄何苦为了这等不忠不义之徒动怒，还是说出你的条件吧！”

崔灵和唐天元听到不忠不义四字，虽是难以忍受，却不敢立即发作。耳中只听得众人哼嗤之声不绝于耳，更加不敢开腔，免得激起众怒。

叶重山等众人都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才开口道：“老夫有两个条件，无不合情合理，一是诸位须得把小女找回来，二是把这一帮为异国出力的奸人逐出大宋国境！”

众人都不做声，要知这两个条件果真是合情合理，叶姑娘的失踪与司徒峰遗书有关，若不找她，叶重山不良于行，无法亲自出马，自然不肯交出遗书。第二个条件题目更大，正是人人有责之事，更难推辞。

这时唐天元的冷面孔也微微变色，原来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皆是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

天马行空霍陵眼见时机成熟，当先奋呼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

呀……”众人听了无不热血沸腾，齐齐迅急涌扑上去，连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这两个正邪邪之人也抢着扑去。

勾魂怪客崔灵和冷心孤客唐天元虽是身经百战，锋镝余生之人，但这一世还未碰上这等场面，一方面对方人多势大，无一不是当代高手，一方面心中气沮内怯，直是被卖国求荣不忠不义这顶帽子压得暴戾之气全消。

众人身法何等快速，晃眼间已围住他们，争先出手，崔唐二人退走不及，只好抡动兵器应战。

眨眼间两人身上都负了伤，伤势虽是不重，不曾影响战斗力量，可是这些血光却使得对方八九人加倍兴奋，攻势更猛。

大厅门口不知何时出现一个白发老妪，和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童子。白发老妪手扶拐杖，这支拐杖杖身共有七节，每个节根上芒刺环生，形式奇异可怕。

那个童子长得豹头环眼，眉粗口阔，隐隐已具熊腰虎背之姿，身量比成人矮不了多少。他左手托住一样东西，用一块红绫遮住，右手提着一支狼牙棒。

老妪顾视混乱局势一眼，便即喝道：“少林的秃驴还有峨嵋的残魔给我滚出来！”

她的喝声清清楚楚送入众人耳中，局势顿时沉静许多，少林大孽尊者和峨嵋人屠施独足含怒纵出圈外，扬目瞧看来人。

这时一道人影迅快如风般从厅外飞，投进战圈之中，此人手中拿着一支白

玉箫，左挑右招，替崔唐二人封拦了许多攻势。

众人都不知道先顾哪一面的好，霍陵目光一掠，但见刚刚加入战圈的人约是五旬上下年纪，高挑身量，面目瘦削，双眉甚长，斜飞入鬓，想见年少之际，甚是俊逸。但眉宇间隐隐有一种邪恶之气。此人功力深厚之极，白玉箫挑扫劈砸，一下子就接住大半攻势。当即知道此人必是洞箫仙客胡培，心想这胡培名列四客之冠，武功果然惊世骇俗，有鬼神莫测之功。

心念一转，大声喝道：“诸位暂且停手，只要同心合力，犁庭扫穴也只是指顾间事！”

众人一来见对方实力增强，不易得手，二来要看看另外发生何事，便都纵出圈外。

崔灵、唐天元得逃大劫，却暗暗透了一口大气，各自取出刀伤药服食敷用。

那边厢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瞪住门口的老少二人，一言不语。

白发老妪长笑一声，暴烈震耳，人人都猜测得出这老妪必是性情燥戾之人。

那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本来都是出了名脾气不好之人，可是这刻都变得十分有耐性，甚且竟不计较刚才老妪叫的秃驴残废等无礼侮辱之言。

大孽尊孝首先道：“你好象暴躁得很，是谁惹上了你？”

众人一听敢情他们是旧相知，只知道这老妪是谁，居然使得这两位高手如此忍耐客气。

白发老妪哼一声，道：“谁敢惹上老身，自然是你们啦！”

人屠施独足道：“这就奇了，兄弟已有数十年不曾见到你，这话从何说起！”

大孽尊者沉吟一下，道：“洒家昨日听一个师侄说起，才知道龙虎庄发生了一桩事。”

龙虎庄三老一听这话，才恍然明白这白发老嫗原来就是多年前名震武林的阴嫗顾亥，正是武功山子母金梭孟辰雄的婶婶，当日他们已劝过孟夫人，不可造次把这位脾气暴戾的阴嫗顾亥请出山，免得她不分皂白，径找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的晦气，以致中了敌人诡计，分散对方实力，目下此虑终于变成事实。

人屠施独足大概接不到报告，瞠目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白发老嫗拐杖一顿，发出嗡嗡之声，久久不绝。她道：“你们用不着装蒜，老身如不能亲手为侄儿报此血仇，就枉自横行多年！”

她也不要对方答复，转眼望住身侧的童子，道：“虎儿，你记得我吩咐的话么？”

那童子道：“奶奶放心，孙儿记牢啦！”这童子声音雄壮宏亮，中气极足，一听而知内外兼修，火候惊人。”

白发老嫗转眼望住众人道：“老身姓顾名亥，这是老身的孙子孟若虎。今日老身要出手替侄儿孟辰雄报仇，诸位替我们作个旁证便了！”

荆登韶推一推荆登龄，低低道：“大哥，你怎么说？”荆登龄沉吟道：“很难说……”要知孟辰雄的真凶是谁？此刻尚无一人确切知道，三老虽是推测绝非大孽尊者或人屠施独足所为，但到底还是推测，同时他们疑惑真凶是京华恶客南燕飞也只是推测，无法提出证据。故此荆登龄心下为难，无法启齿。

阴嫗顾亥拐杖一顿地面，又道：“你们两人之中，谁是杀死我侄儿孟辰雄之人，从实供出！”

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都面含怒色，却不开口。要知他们皆是名声尊显之人，对方既说从实供出的话，他们纵有天大冤屈，也不能开口。

阴嫗顾亥厉声道：“你们竟敢不说？”她暴怒之下，也没有想到这等话对方更不能开口。大厅中一片静寂，形势十分紧张。

阴嫗顾亥冷笑一声，道：“老身若用独门武功杀死你们，不足为奇。这就命小孙子以孟家武功为孟家之人报仇雪恨，孙在何在？”

孟若虎应道：“有！”声音响亮震耳。顾亥道：“你站在左边，可先出手杀死左边的残废！”

孟若虎踏入厅中，迫近人屠施独足面前。张口一吹，将左手托着之物上的红绫吹落，现出一个铁铸方形箱子，底下大概有着力抓牢之处，箱上却没有盖子，众人都瞧不见内中放着何物。

荆登龄心中一震，忖道：“这孩子右手的狼牙棒倒还罢了，只是左手的铁箱中大有古怪，恐怕藏着什么毒物，我焉能坐视不管？”

当即挺身走出，朗声道：“孟世兄且慢动手……”

阴嫗顾亥冷冷道：“你是谁？”荆登龄报出姓名，老婆子面上神色一霁，道：“原来是龙虎庄司徒峰的传人，听说你们十分礼待老身亡侄遗体，此情难忘！”

荆登龄道：“老前辈乃是性情中人，说话行事与世俗全不相同，教晚辈遥想及上一辈的风仪，不胜仰慕！”

阴嫗顾亥大感悦耳，道：“你有什么话要对老身说么？”

荆登龄道：“晚辈想知道神弹三娘孟夫人可曾随侍南来？”

老婆子摇摇头，道：“她悲恸过度，形销骨立，怎能跟随老身前来？”她话声一顿，接着道：“她也曾向我说过你的意思，但老身却不能相信！”

荆登龄道：“老前辈卓见自然不是晚辈所能臆度，但愿不吝指教！”

顾亥道：“世兄好说了，你认为孟辰雄身上掌伤不是峨眉的七煞掌力或少林的小天星掌力，恐是别人施祸，言之虽有理，但老身却抱着宁枉毋纵之意，宁可杀错一百，不愿纵任真凶逍遥世上！”

荆登龄心想这种歪理亏你在天下英雄之前说得出来，当下拱手道：“承蒙指教，感激不尽，但若是老前辈允许的话，晚辈还想请问大孽尊者和施老前辈几句话！”

阴姬顾亥一则感念他们盛待孟辰雄遗体之恩，二则觉得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中听的，便道：“你尽管问，老身定须给你这个面子。”

荆登龄转眼望住大孽尊者施独足二人，道：“两位皆是名重一代的前辈高人，行事自是敢作敢当，敢问两位可曾出手加害孟辰雄兄？”

那两人都摇摇头，荆登龄挺身出来之时，原本只是打算设法缓住局势，心中别无打算。他在三老之中最是深沉多智，这时忽然有了计较，迅快忖道：“我若是设法激得这两位应承找出真凶，他们便不须翻脸动手了！”

当下道：“晚辈亲眼见到孟兄遗体上一个掌印，乃是致命之伤，色量灰白，从外表上看极似前辈擅长的掌力，是以今日有这一场误会！”

那两人齐齐点头，眼看已渐渐入彀，荆登龄心中暗喜，正要接着说下去，忽听一个阴森有力的声音道：“真相未白之前，便用误会二字，显有偏袒之心！”众人不必转眼瞧看，已知说话之人是勾魂怪客崔灵。

阴姬顾亥面色一变，道：“这话说得有理。”

荆登龄忙道：“晚辈的话尚未说完……”大孽尊者已按捺不住，厉声道：“你不用说了，洒家爱杀什么人就杀什么人……”施独足接口道：“谁敢冒犯老夫，老夫就下毒手，谁也不能例外！”他们言下之意，只不过表示他们谁都不怕，即使是孟辰雄也照样敢杀死。

阴姬顾亥大怒道：“好，原来是你们联手所为，老身今日就取你们性命。”

人屠施独足一看此事实难罢休，他可不愿意跟一个小孩动手，便突然扑上去，挥拐疾击顾亥，口中骂道：“你发什么狠，难道我真的怕你！”

阴姬顾亥一声怪叫，挥杖架去，口中喝道：“今日若不把你们碎尸万段，难解我心头之恨！”

两个人用的都是长兵器，数招才过，当当之声不绝于耳，打得好不热闹。

孟若虎转身直奔老和尚，大喝道：“还我二叔命来！”声如洪钟，响亮无比。狼牙棒猛砸过去，挟着激烈风响，显然力道沉雄无比。

大孽尊者纵横江湖多年，阅历甚丰，立时察觉对方年事虽轻，但天生异禀，神力惊人，加上内功甚佳，这一棒势道十分凌厉，绝不能轻忽视之。当即解下腰间钢钹，分持双手。待得狼牙棒风力压体，才翻腕举钹硬接。当的一声大响，只见狼牙棒震起寻尺，孟若虎脚下退了半步。但大孽尊者也感到臂腕酸麻，心中不禁大大一凛。

众人一看这等场面，已是无法插手排解。纷纷退开，腾出地方。荆登龄恨得咬碎钢牙，缓步走到崔灵面前，须发微掀，虎目含威。崔灵见识过他的家传龙虎魂神功，心中惕凛，不知不觉退了一步。

荆登龄道：“姓崔的你记着，待到真凶查明之际，便是你我决战之日，你纵是逃到天涯海角，荆某人立誓踏破铁鞋，亲手取你性命！”他平时庄重

谦恭，少有喜怒之色，这刻大怒发威，形相极是威猛，崔灵虽然不怕与他一拚，但气势却敌不过他，当下只能冷笑声。荆登龄随即回到兄弟们身边，观看战局。

这孟若虎仗着两臂有无穷神力，那支狼牙棒一派横扫硬拚的招数，声威十分骇人。大孽尊者不敢力拚硬架，施展出小巧身法，纵高窜远，灵便无比，一时还未分出高下。

另一对使用长兵器的高手打得更加热闹，钢拐相击之声响震全厅，两人各有绝招妙着，都是众人见所未见的手法，也是斗得功力悉敌，难分上下，不过众人还是较为注意老幼悬殊的大孽尊者和孟若虎这一对的战况。

只见他们翻翻滚滚激斗了二十余招，孟若虎忽然棒势横出，迅急绝伦，迫得大孽尊者钢钹疾推，当的一声，老和尚震的退了一步。众人眼见这孟若虎小小年纪，如此神勇，都不禁喝采。人丛中的桓宇只看得满腔雄心勃勃，忽然想起自己功力已减弱许多，若是和这孟若虎放对，只怕封拦不住他狼牙棒一击之威，登时大感心灰，悄悄从人丛中退出来，远远走到另一边的窗下，倚窗长叹一声。

这时众人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两处剧斗上，更无一人看见他灰心丧气，自怜落魄的模样。

窗子外面忽然传入一声轻笑，这声音传入他耳中不禁浑身一震，有如触电。转眼望去，只见一张艳如春花的面庞缓缓出现眼前，正是他深心中时刻难以忘怀的花玉眉。

她嫣然一笑，道：“桓兄为何垂头丧气？敢是想念失踪的未过门娇妻叶婉姑娘下落？”

桓宇摇摇头道：“不是想她！”

花玉眉道：“你心中恨她，所以不想，是么？”

桓宇摇摇头，道：“我初时听说她还活在世上，心中恨得说不出来，但后来又不恨她，只怪自己有眼无珠，几乎浪掷一命！”

花玉眉细味他这几句话，微有所悟，当下撇开这话题，道：“你不想恢复昔日雄风？”

桓宇虎目一睁，道：“姑娘算无遗策，智慧绝世，小可极是佩服。但武功之道，却须千锤百炼，日夕浸淫方有寸进，岂是姑娘计策所改变得的？”

花玉眉道：“别人诚然如此，但你却与常人不同，你信不信？”桓宇道：“姑娘若是能教小可争一口气，此生此世，任凭姑娘差遣！”花玉眉道：“桓兄好说了，只要你对我好一点，小妹已经感激不尽啦！”她言下之意，便是暗怪桓宇不肯将心事对她说。

桓宇却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几时对你不好来着？”反复寻思，竟忘了说话。

花玉眉轻轻道：“你一身真气已可反逆调运，这一正一反之间，力道迥异之处便是对方无法招架的奥妙威力，你不妨试上一试！”

桓宇细细寻思，觉得大有道理，但倒底如何，终是没有把握。

花玉眉又向他说了一番话，便要他走回人丛中。

这时大孽尊者已用上毕生功力，制住孟若虎的狼牙棒威力。起先他不敢以双钹硬接，现下却专门向棒上封拍。阵阵内力从棒上传击对方，孟若虎但觉臂上劲力渐弱，难以施展。

数招才过，大孽尊者已占尽上风，大喝道：“无知竖子赶紧弃械败逃，

洒家还可饶你一死！”孟若虎厉声道：“放屁，小爷咬死你……”

众人听了又是好笑又是紧张，好笑的是这孩子居然发急要咬人。紧张的是大孽尊者作此警告，分明是要施展杀手。

大孽尊者怒哼一声，他原本是个怪僻之人，一急了就什么都不管，当下左钹一招“风雨同舟”，拍在狼牙棒上，孟若虎登时门户大开，这时有白光一闪，疾袭咽喉，原来大孽尊者右手钢钹脱手飞出。这一招比起用手拿着推着推出去自是迅疾上一倍有余。

众人都啊了一声，只见孟若虎一仰身子，左手托着的铁箱挡在前面，钢钹铮一声劈在箱上弹了回去。众人心想大孽尊者另一面钢钹定必乘隙脱手飞掷下盘，这一招神仙难逃，都不禁大大替那孟若虎焦急紧张。大孽尊者口中喝一声着，左手钢钹果然向前掷出去。

却见大孽尊者的钢钹刚刚离手，孟若虎左手铁箱中已嗡一声飞出四五点白光，疾扑大孽尊者。

观战这人无一不是武林高手，目力极强，白光才现，即已看出竟是几只通体雪白的毒蜂，约有拇指般大，飞行极快。

大孽尊者手中的一对钢钹可破天下一切暗器，但这一具灵性的毒蜂却无法抵御，一见它们飞行绝快，心头一惊，收钹急急跃退。

孟若虎大喝道：“蜂儿们叮死他……”一面用狼牙棒轻剖铁箱，发出刺耳之声。

那几只白蜂如流星赶月般向大孽尊者追去，忽上忽下，寻觅空隙，似是具有灵性。大孽尊者一面退闪，一面挥舞双钹，严密护住全身，他的兵器若不是两面钢钹而是刀剑之类的话，纵是武功高强，也不易封蔽得住全身。

人屠施独足激战中偷眼觑见大孽尊者狼狈之状，心中不禁暗暗庆幸。

勾魂怪客崔灵，冷心孤客唐天元，洞箫仙客胡培等三人见这些高手自相厮拚，情势大乱，都暗暗高兴。洞箫仙客胡培站得最前，耳中忽听有人喝道：“司徒峰的遗书，接着！”喝声中一宗大如拳头之物迎面掷到，胡培听到遗书两字，一时不及转念，伸手便接。入手便觉湿腻粘手，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团布，不知洒上什么东西，甚是黏腻，鼻中却嗅到一阵花蜜香气。

胡培眉头一皱，随手把布团扔出厅外，落在楼下。忽听嗡嗡连声疾扑而到，目光一闪，已见到那几只白蜂迅速扑到，这一刹那间他已恍然大悟，那个布团上原来洒上蜂蜜，这个掷布团给他之人正是使用嫁祸东吴之计，以蜂蜜香气急引群蜂攻击他。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迅快奔开。那几只白蜂紧紧追赶，胡培用尽平生功力身法，快如电掣雷奔般在大厅中旋左闪避，只见他在人群中忽隐忽现，极是神速，但那几只白蜂追得更紧，不论胡培在那个人身边惊过，这些白蜂都不会被骗扑到别人身上。

抛掷布内之人正是桓宇，此计连同浇在布团上的蜂蜜都是花玉眉的杰作。桓宇此时一看厅中形势混乱，便厉声叫道：“这厮好生阴毒，不但用别人掩护，还存心诱骗白蜂叮错别人。”

衡山派高手娄坚喝道：“这话甚是！”话声未歇，洞箫仙客胡培正好奔到他面前。他蓦地提脚踢去，一股强劲绝伦的力道从脚涌出去。洞箫仙客胡培心头一震，挥动白玉箫一招“移宫换羽”，化解这股力道。但拆得这一招，身形微滞，当先的一只白蜂已经扑落他颈后，蜂尾弯处，一枝针刺伸出，在皮肉上轻轻刺了一下。

洞箫仙客胡培但感颈上一片火辣辣的，心中大惊，连忙运气闭住伤处周围穴道，同时迅疾横跃开会。

孟若虎一直惊诧得傻了，这时耳中忽听阴姬顾亥的声音道：“虎儿快把雪蜂收回，找错人啦！”原来厅中大乱之下，她和施独足无法再战，自动分开。孟若虎如梦初醒，急急用狼牙棒在铁箱上刮出一阵怪声，口中大叫道：“蜂儿啊，回来吧！”

那几只白蜂虽然不会服从命令飞回，但追扑之势顿时迟滞了一点。洞箫仙客胡培刷地掠过崔灵身边，崔灵道：“快快找回打掉之物！”只这么一句话工夫，胡培已经闪了三次，出去两丈以外。

洞箫仙客胡培忽地恍悟，迅即纵出厅外，依照布团掉落之处向楼下跃去，果然见到那一块布团。连忙拗折一段竹枝，挑起布团。

布团上蜂蜜香味自是比他手上的浓烈得多，那几只白蜂都扑到布上，吮吸蜂蜜。

洞箫仙客胡培心中恨不得把这几只白蜂劈死，但此举必把阴姬顾亥激怒，当下只好忍住这口气，正待跃上楼去，忽然觉得全身不大对劲，有点怕冷的感觉，不禁大惊想道：“我被蜂刺中之时，已经闭住穴道，应变甚快，谁知此蜂刺上毒性阴寒之极，仍然被浸入血脉中，我须得立即运功抗毒才行！”

于是将竹枝插在地上，迅快奔离此地。

厅中诸人先后涌出外面走廊，恰恰见到胡培奔去的背影，崔灵便知事情不妙，拉一把冷心孤客唐天元，两人悄悄从一旁跃下楼去。

桓宇早就趁厅中大乱之际，遵照花玉眉的计策，分别把大孽尊者和人屠施独足劝走。这两人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这阴姬顾亥有点忌惮，被桓宇一劝，都暗想犯不上无端端和她拚命，再者她的孙子饲养有这等毒虫，实在不易抵挡便果真听劝走了。

孟若虎把雪蜂收回铁箱之内，随着祖母走入厅中。阴姬顾亥四望不见了仇人，钢拐一摆，带着孙子出厅而去。

这时厅中还剩下井步虚、娄坚、金笔书生岑澍、天马行空霍陵、龙虎庄三老、桓宇和主人叶重山。

霍陵扼腕太息道：“若不是顾老婆子刚刚赶上，今日四客必去其二。”

叶重山道：“四客若去了二，那铁血大帝实力便即减去一半！”

井步虚道：“以后定然还有机会，贫道却十分钦佩桓施主这几手妙策，局势顿时缓和下来！”

桓宇谦逊了几句，又道：“诸位可想见一见四客他们幕后的主人？”

众人大为惊讶，娄坚道：“这四客一身武功已经如此高强，有谁不想见见幕后之人？”

井步虚道：“桓施主刚才种种作为，已可智谋过人，贫道第一个相信施主的话，只不知如何才能见得到幕后支使四客的人？”

桓宇道：“叶姑娘失踪之事，人人皆知，今日叶伯父当众宣布了两个条件，所有武林高手势必尽力访寻叶姑娘的下落。这一来铁血大帝方面不论是否劫走叶姑娘，都将使用速战速决之法！”

叶重山道：“贤侄可是预料他们马上卷土重来？”

桓宇道：“不是马上，但亦不会迟过半夜。”

井步虚、娄坚、岑澍等三人都凝眸寻思，桓宇接着道，“诸位谅是想起



那勾魂怪客崔灵不好对付，是以心下踌躇！”

金笔书生岑澍道：“不错，他的迷魂摄心大法实在厉害。若是对方武功高强，不敌而死，倒也值得。但似他这等奇异功夫，输了岂能服气！”

井步虚道：“此人须得想个法子对付才行！”

他们都是一派高手，不惯联手夹攻之事。是以都知道象早先那种一涌而上的情势难以复得。井步虚的话，大有再设圈套之意。

司徒登瑜碰一下老大手肘，低低道：“桓兄在短短时间之内，转变甚大，前后判若两人，大是可怪！”荆登龄轻轻道：“一定是花姑娘的缘故！”

这时只听桓宇朗声道：“崔灵的摄魂心迷大法还不能称绝天下，在下包管到时找出一个能够克制住他的人！”

井步虚等三人当下都应承晚间依照他的计划赶到，便即辞出，各自设法查访叶婉下落。

桓宇等他们走了之后，神色变得十分沉重，道：“今晚相信可以见到铁血大帝了。”

天马行空霍陵双眉紧皱，显然满腔忧虑，叶重山道：“霍陵必须担心，如果那位老朋友就是铁血大帝，眼下武林无人能敌，忧也没用！”他接着问桓宇道：“贤侄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桓宇微微一笑道：“伯父可是想把婉妹妹的消息告诉我？”

叶重山颌首道：“好聪明的孩子，你该瞧瞧她去，明儿就得向天下英雄宣布！”

桓宇欠身行了一礼道：“恕小侄大胆有违遵命，叶伯伯最好问问她愿意不愿意和小侄相见？”

荆登龄等兄弟三人这时才知道叶重山的爱女并非真的失踪，略一忖想，已明白叶重山、霍陵二人定下此计，敢情是特意将铁血大帝的力量引过来，再借题目设法使五大门派高手合力对抗。此举不论成败，都须耽上极大风险，不由得对这两位前辈泛起钦佩之情。

叶重山听了桓宇之言，怔了一下道：“你们几时见过面的？”桓宇道：“三个月以前！”叶重山想起最近的两三个月女儿果然神态有异，照桓宇这等讲法，一定是爱女做出对不起人家之事，眼下焉能迫人家履行婚约？

他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然是溺爱，眼见桓宇少年英俊，机智胆大，却不能成为女婿，心中痛惜之极，不禁哼了一声。

桓宇看出这个残废老人心中难过，甚是不忍，便道：“小侄很想见见婉妹，问她一宗事情！”

叶重山道：“什么事情，问我也是一样。”

桓宇沉吟不答，叶重山环视众人一眼，只见人人露出奇异神色，不禁老羞成怒，面孔一板，厉声道：“快说，难道我女儿还有不可告人之事？”桓宇被他迫得无法支吾，只好说道：“小侄想问她服了何种药物，竟象是当真气绝毙命一般！”

众人听了这话，都意会出原来当日叶婉诈作身亡，使桓宇信以为真，如果她不是羞于再见桓宇，何必假死？

叶重山自然也想得通其中道理，一张老脸涨得通红，颌下白须飘颤不休，沉声道：“好，我自己问问她，若果她作有出辱家声之事，老夫自会亲手取她的性命，贤侄你请吧！这儿的事用不着你帮忙了！”他这话固然是气忿之言，但桓宇既然不是女婿身份，自然不便让他参与危险。桓宇心中后悔不已，

暗想：我不该说错了一句话，以致局势全非。原来早先花玉眉不但教他如何解决阴姬顾亥做成的危机，还告以今晚整个计划，教他如何控制住局势变化，免得五大门派高手被敌人杀死，或者变作敌人。

他还想出言设法转圜，但一眼瞧见叶重山满面羞惭愤怒之色，终于说不出话。

叶重山又道：“等到此事过后，老夫如果仍然活着，你来看我，仍是我的贤侄，若是出头插手，你我便是路人，老夫说不定还要请教你的剑法！”

桓宇心中大是沮丧，只好向他施礼告辞，接着又向霍陵和龙虎庄三老辞别，离开这座铸剑楼。

到了街上，心想不知花玉眉现在在什么地方？纵是知道，也没有面目去见她，只好自个儿在街上闲荡。

荡到黄昏之际，忽然碰到阴姬顾亥的孙子孟若虎。孟若虎见了他还认得，只是不知桓宇姓名。两人互相点头为礼，孟若虎便道：“这位大哥可见到洞箫仙客胡培？”

桓宇大感诧异，道：“没有，孟兄弟你找他们何事？”

孟若虎道：“我奶奶说，胡培被雪蜂螫了一下，恐有性命之忧，我们犯不着结下这种仇家，所以命我找到他，给他解药！”

桓宇道：“这等坏人死了也好，何须救他？”

孟若虎摇头道：“不行，我得听奶奶的话！”

桓宇心中登时泛起杀机，暗忖：这婆孙二人身手都有独到之处，目下他们暗助对方，既不能劝阻，只好下毒手诛除。尤其是这孟若虎不但武功甚高，手中铁箱内豢养的雪蜂更是厉害难当。如今趁他婆孙二人分开之际，别说自己，纵是放眼当今武林之中，也难找得到一个能够独力杀死他们的高手。

此意一决，便寻思下手之法。他亲眼见过孟若虎和少林高手大肇尊者搏斗，得知他两臂有无穷神力，若是约他正面力拼，动辄有落败之险。要是施以暗算，自然容易不过，可是他岂能作出这等卑鄙之事？

想来想去，忽生一计，暗暗想道：“我只是设法减弱他的功力，然后出手也就是了！”

当下微微一笑，道：“孟兄弟说得不错，长辈之言自须听从，现在天色快黑，我们先进点酒饭，然后我陪你一道访查胡培下落！”

孟若虎喜道：“好极了，我早已饿啦！”

两人走入饭馆中要了酒菜，桓宇执壶斟满两杯，道：“先喝一杯暖暖肚子！”孟若虎摇头道：“不行，我不喝酒！”

桓宇正是要借酒力减弱他的武功，间言不觉一怔，道：“喝一两杯有什么打紧？”心中想道：“他若不是真的不喝，回头我便在街上人多挤拥之时，暗下毒手便是！”这个暗杀使他十分不舒服，当即一口喝干杯中之酒，又道：“这酒还不错！”

孟若虎只是摇头，桓宇须得借点酒意方能出手暗杀，是以连干数杯，孟若虎双眼发直咂唇舔舌，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垂涎欲滴的馋相。

桓宇发觉了大是惊讶，道：“孟兄弟，你本来很爱喝两杯是不是？”

孟若虎道：“是的，但离家后奶奶不准我喝！”

桓宇道：“你少喝一点就是，没有关系！”孟若虎只是摇头，最后迫得无奈，道：“桓宇大哥，你对我很好，但我带着雪蜂，酒是决不能喝的。”桓宇听到这种真诚之言，不禁暗暗惭愧，但仍然不肯放弃努力，接口道：“你

不使用雪峰，谅也无碍。你要知道，日后行走江湖，喝酒机会甚多，你那能全都推却？”孟若虎道：“我奶奶说，这一次替叔叔报仇之后，永远不准孟家之人踏入江湖，她已经好多年没有出门，我叔叔被害之事如果不是婶婶扶灵回去，我们永远不会晓得。”

桓宇心中陡地一震，瞠目道：“令祖母对于近年江湖之事一点也不晓得么？”

孟若虎点点头，这这时饭菜入室，他便低头大嚼，桓宇想了半晌，长叹一声，道：“孟小弟，不瞒你说，我本想灌醉了你，然后取你性命！”孟若虎大吃一惊，一掷筷子，只听桓宇接着道：“或者是和你走到街上人多之处，暗暗出手点你死穴！”

孟若虎伸手抓住狼牙棒，皱眉瞪目。过了半晌，才道：“你不是英雄好汉！”桓宇大为激动，但随即便平缓住情绪，道：“不错，我此举不是英雄好汉。但如果你是我的仇人的话，我是必要和你正面交锋，死而后已，但早先我想杀死你时，你只是武林公敌，非是私仇，我为了一定要达到目的，只好用暗杀手段！”

孟若虎道：“我听不懂你的话？”

桓宇道：“你和令祖母都不知近年武林大势有了巨变……”他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那个洞箫仙客胡培是铁血大帝手下四客之一，铁血大帝则是入寇我大宋的鞑鞑酋长俺答的人，意欲控制中原武林，做成大宋朝内部忧患，助长俺答入侵之势！”

孟若虎听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桓宇长叹一声道：“这等国家大事，孟兄弟恐怕还没有功夫多想。我痴长几岁，不但心悬国势安危，近几数年曾会投身军旅，拒卸侵扰东南沿海的倭寇，一身伤痕，足可证明！”

孟若虎肃然起敬，道：“桓大哥为国出力，真是英雄好汉，待我禀告过奶奶，也跟大哥前去杀敌！”他满腔热血沸腾，话声悲壮激烈。桓宇大为感动，道：“好男儿自当如此，不过……”他沉吟了一下，渐渐恢复冷静，接着道：“不过目下抵御铁血大帝入侵中原武林，也是关系重大之事，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他停顿了一下，又道：“我是听你说起令祖母多年来不闻世事，所以才知道孟兄弟你送解药之举，并无他意，只是按武林规矩行事，这才把有意暗杀你之事坦白奉告！”

孟若虎道：“那么我这就回去禀报奶奶，这解药不送啦！”

桓宇道：“不特如此，你还须告知令祖母说，令叔之死必是敌人嫁祸，不可中了敌人之计，以致中原武林各派自相残杀，减弱实力！”

孟若虎唯唯应了，刚刚起身，忽又坐下，道：“奶奶现下不知在什么地方，须得明日才能见到！”

桓宇道：“你若是没有去处，不妨跟着我，今晚或可见到那铁血大帝是何等人，不过你先须答应我，未得我同意以前，不许出手！”

孟若虎大喜，连连答应。

到了二更时分，铸剑楼中灯火辉煌，却只有五个人，一个是百剑主人叶重山，一是天马行空霍陵，还有三个便是龙虎庄三老。

五人一言不发，默默端坐，看看又到了三更时分。叶重山道：“我们恐怕把对方估计过高啦！”

话声未歇，厅外有人接口道：“不高，不高，老子们来啦！”声音狞恶，

甚是刺耳难听。

只见人影晃动，四个人鱼贯入来，当先的一个面貌丑恶，獠牙外露，高大的躯干上披着一件黑色披风，原来是京华恶客南燕飞。接着的是洞箫仙客胡培，勾魂怪客崔灵，冷心孤客唐天元。

这四客武功高强，各有绝学，这时一齐现身，声势浩大。但厅中五人毫不动容，勾魂怪客崔灵冷笑道：“你们似乎大有我恃，但我不妨告诉你们，周围五里之内，已经澈查过……”

天马行空霍陵道：“死了多少人？”崔灵应道：“虽是查获数十个武林人物，但都不足以为害，只有几个送了性命其余都擒下暂时囚禁，你们连一个通传消息的人都找不到啦！”

天马行空霍陵和叶重山对视一眼，又似失望又似安慰地交换一个眼色。原来他们深知昔年与司徒峰齐名的竺公锡平生心肠冷酷毒辣，若然他是铁血大帝的话，今晚这数十武林朋友最少也得死了大半。由此可知竺公锡既非铁血大帝，更没有抵达江陵。

荆登龄一捋颌下长须，朗声道：“澈查此楼周围五里之地，纵是武功高如诸位，也须七八个人，只不知诸位今晚出动了多少人手？”洞箫仙客胡培深深望他一眼，道：“这话问得好，不愧是龙虎庄领袖人物，实不相瞒，我们今晚一共出动了三十人之多！”

正说之时，京华恶客南燕飞突然低低道：“时间差不多啦！”其余之人立刻泛起肃然之容，一齐分开，每边两人，排列在厅门两旁，一望而知他们正在恭候什么人。

叶重山道：“你们的主子快到了是不是？”崔灵冷冷道：“你最好少在口舌上逞能，待会有得你瞧的！”

忽听数响清劲弦声随风送来，接着一声笛鸣，约是在数里以外传来。崔灵等四客立刻肃然挺立，态度极是恭谨。

叶重山、霍陵等数人都想：笛声远传数里不足为奇，但那数声琵琶也能传送数里之外，若不是内功绝顶，决办不到，是以凛然等候来人。过了不久，一阵步声响处，八个体格魁伟的劲装大汉进来，这八人长相都是发卷鼻钩，虬髯深目，一望而知都不是中土之人。

紧接着四条白影飘飘入厅，却是四名相貌俏丽的侍女，一个手抱琵琶，一个捧笙，一个持笛，一个捧琴。

这时叶重山等人不暇打量这些侍女随从，个个望住门口，又过了一阵，外面有人吟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吟声清朗温雅，可以想见其人。这几句古诗至是浅白，叶重山等人虽是一个武夫，也听得懂，当下更加睁大眼睛。

只见一个衣饰都丽的中年男子现身门口，眉目清秀，气派至大，似是达官贵人，没有一丝一毫武林人物味道。

他徐徐走入厅中，右手从袖中取出一把折扇，打开来摇两摇，道：“秉烛夜游，别有风味，却教诸位久等了，抱歉，抱歉！”

叶重山道：“尊驾想必就是威震天下的铁血大帝了？敢问高姓大名？”那贵人道：“这铁血大帝四字极不雅驯，不过武林同道都传闻习用，也就算了！其实某家只是王子身份，名叫萨哥！”

话说间又举步逼近叶重山，微微一笑，说道：“听说叶老丈双足不良于行，某家略谙医药之道，可否给我瞧瞧？”

叶重山霜眉一皱，心想自己走火入魔，双足瘫痪多年，谁也医治不得，给他瞧瞧又有何妨。还未说话，那萨哥王子已经伸出左手，以拇食中三指按在叶重山腹间天枢、阴交、盲俞三穴上。叶重山感到对方三指传出三股热气流攻入穴道之内。不知不觉运功相抗。

他越是抗拒，对方指上气流更加炙热，渐渐已难以忍受，几乎出口喝问他是何存心。陡然间感到向来没有知觉的下肢也用出了一点气力，登时心头大震，连忙提聚起全身功力，抵抗对方指上热力。

天马行空霍陵见到叶重山面色剧变之时，已经离座而起，而萨哥王子背向着他，似乎毫无提防。霍陵和他相距只有两尺，伸手可及，见他毫不理会，反倒不好出手，再望望叶重山，只见他面色赤红，眼中神光四射，他倒底是武林高手，一看而知叶重山正借对方真阳之火打通闭塞脉穴，当下又坐回椅上。

荆登龄向司徒登瑜打个眼色，后者便起身走到窗前，凭窗俯瞰。崔灵等人也不在意，忽听嗤的一声破空而起，一听而知乃是火箭升空之声。

萨哥王子收回三指，微笑道：“行啦！”叶重山一跃起身，落地时虽然摇晃了一下才站稳，但那只是许久不动双脚，所以一时不习惯而已。

萨哥王子转眼望住司徒登瑜，道：“兄台用火箭召集援兵，正合我意！”

荆登龄道：“王子言下大有一网打尽之意，口气未免太大！”

萨哥王子淡淡一笑道：“要一网打尽也不困难，但那样叶老丈岂肯透露半点口气。现下某家有恩于他，他却不能不说！”

叶重山登时面露为难之色，萨哥王子接着道：“叶老丈，司徒峰的遗物可是在你手中？”叶重山两边白须渗出汗珠，霍陵等人人都不能出声劝阻，人人默然等他回答。

叶重山沉吟半晌，正要开口，厅外有人大声喝道：“叶伯伯，暂时别告诉他！”

人随声现，却是两个人并肩站在大厅门口。众人认出正是桓宇和孟若虎，都不晓得他们如何会弄在一块。

萨哥王子眉头轻轻一皱，暗想此楼四周都派有好手埋伏，这两人不知如何避过这么多的耳目进来，居然不闻暗号报告消息之声。

列站在最外面的八名大汉迅快横排，挡住桓宇二人去路。桓宇一看这八人相貌，便知不是中土之人，心中怒气勃生，冷冷道：“诸位这是什么意思？”话声中大步迫上前，一掌拍去。掌势发了一半，突然化为擒拿手法，改攻右侧的

一个。

365

那大汉健腕一翻，也用出了擒拿手法对付。桓宇一心要试他功力，手掌不撤，只闪开脉穴部位，眨眼间两人手掌相触，各自抓紧。

桓宇暗暗运功一拉，那大汉也使劲抵拒，虽是内力略有不及，但也只是上半身微微一晃，随即稳住。桓宇心中记起花玉眉的话，突然间逆运真气，手上那股力道登时改顺为逆。

那大汉疼哼一声，松手连退数步，才站得稳身子，只见他以左手捧住右手，手掌软垂，一望而知他腕骨已断。原来桓宇忽然逆运真气，力道登时化拉为推，但他手势方向未变，仍然紧紧抓住大汉手掌，大汉只觉对方手上突然生出两股相反的力量，无从抵拒，腕骨登时裂断。

桓宇这一手只看得萨哥王子改容相向，心想此人身负绝世奇功，无怪楼下布防的手下们查听不出他的踪迹。

当下折扇一摇，发出唿的声，桓宇面前余下的七名大汉闻声都迅快退开，让出道路。

桓宇和孟若虎缓步走入，经过四名侍女之时，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到了崔灵等四客面前，孟若虎惊奇地望住洞箫仙客胡培，道：“咦，你居然好了？”

洞箫仙客胡培冷冷道：“区区一点蜂毒，难道还能要了胡某性命！”

孟若虎涉世未深，天真犹存。他对这雪蜂极是看重，一向认为无人能解，这时心中大是敬佩，道：“你用什么法子解毒的？”

洞箫仙客胡培冷不防对方有此一问，怔了一怔问说道：“你管得着么？”孟若虎见他神色不善，口气冷峭，心中不禁生气，大声道：“我诚心向你请教，你不说就拉倒，谁希罕啦！”

话声中左手托起铁箱，接着道：“你现在告诉我我也不听了，我放出蜂子一试便知道啦！”

洞箫仙客胡培大吃一惊，正待抢先施展毒手，忽听萨哥王子笑吟吟道：“小兄弟，你的蜂子遇到我就不行啦！”

孟若虎眼望去，见他雍容华贵，相貌清秀，便摇头，道：“我的雪蜂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别招惹的好。”

萨哥王子道：“那位胡兄中的蜂毒就是某家替他迫出体外！”

孟若虎环眼一睁，道：“好啊，那我就瞧瞧你怎生对付雪蜂？”右手掣出狼牙棒向箱上一刮，发出一阵刺耳之声。

箱内嗡一声飞出五六只白蜂，洞箫仙客胡培和其余三客都心生畏惧，不禁退开数步。

孟若虎指挥雪蜂向萨哥王子扑去，这几只雪蜂为数虽少，但飞行绝快，一眨眼间已扑到萨哥王子面前。萨哥王子折扇刷地打开，但来不及扇拍，数蜂已迫近头面。只见他不慌不忙吹一口气，当先的两只雪蜂被他吹个正着，登时电急向后激射回去。

这两蜂后退还不打紧，却正巧碰上另外两只，力道劲急异常，登时把那两只也撞得飞退。

萨哥王子折扇一兜一拍，余下两只雪蜂随着扇飞开数丈。

孟若虎见他不但功力深厚无匹，能够运气吹退雪蜂，出手更是迅快绝伦，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雪蜂受挫，不觉呆住，瞠目而视。

那六只雪蜂一直退了数丈，这才振翅前冲，嗡的一声迅快攻袭萨哥王子。

这一回萨哥王子见豫暇，折扇连摇，看上去毫不急迫。但手法快得无法形容，数团扇发出，又卷住雪蜂群飞开数丈之远。

桓宇眼看此人身手如此了得，心中凉了一大截，暗想放眼武林，盱衡天下，还未见过一人具有如许功力身手，当下连忙提醒孟若虎收回雪蜂，一面说道：“王子武功高妙，在下甚是佩服！”

萨哥王子道：“兄台好说了，某家也是平生初见这种变化力道的手法，甚是钦佩，几时有便还要向兄台请教？”

崔灵过去把桓孟二人名字告知萨哥王子，然后退开，态度极是恭谨。桓宇看在眼里，暗想这萨哥王子武功当真高明，怪不得群雄慑服。

当下说道：“叶伯伯虽是心感王子大德，但司徒峰大侠遗书之事，关系到武林各家派，是以在下意欲请王子稍候片刻，待得各派高手赶到，一同颌

听。只不知王子意下如何？”

萨哥王子颌首道：“如此甚好……”沉吟一下，又道：“今晚此间种种安排，都是桓兄筹划的么？”

桓宇摇摇头道：“在下只不过一勇之夫，今晚种种安排，都是由一位巾帼奇人筹划！”

崔灵又走上前，说了几句话。萨哥王子奇然地啊了一声，道：“这位花玉眉姑娘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某家是极心折响往，若是请得她出来相见，实是平生之幸！”

桓宇道：“她曾向在下言道，若是王子说出邀见的话，便转告王子说，等她找到司徒峰大侠的遗书之后，才能晤见！”

叶重山等人都大大一怔，心想花玉眉这话分明暗示她有把握找到司徒峰的使者和遗书。叶重山本待向桓宇发作，责他不该在此事未了之前踏入此地。但这时用心寻思遗书之事，竟忘了责怪桓宇。

萨哥王子心中一震，忖道：“她除了表示她有把握找到遗书之外，还找不出制我之法，这么说来，唯有她才是我当先劲敌了，须得即速全力应付不可！”

大厅中寂然无声，过了不久，四下传来好几响苍凉笳声。萨哥王子恢复平时冷静道：“都来啦！”

转眼工夫，几个人先后入厅。当先的正是少林高手大孽尊者，紧跟着便是衡山娄坚、武当井步虚、括苍金笔画生岑澍，最后是峨嵋人屠施独足。

五人一直走到叶重山和霍陵之间的椅子落坐，十只眼睛齐齐打量这个自称铁血大帝的人。

紧接着又有一人进来，众人看时都不认识。只见此人长得清癯瘦削，举止飘逸，约是五十余岁。

他的目光似乎比别人特别明亮，入门之后，便从那些大汉侍女看起，逐个瞧去。那些人一触到他的眼光，无不心头悸跳，不由自主地急急退移，也不知是何缘故。

座中只有天马行空霍陵露出满面迷惑惊疑之容，荆登龄低声道：“世叔认得他么？”

霍陵点点头，却不说出此人姓名来历。

那人逐个瞧看，一直看到四客那儿。他动作古怪，兼之全厅无人出声和他打招呼，因此谁也弄不清楚他倒底是哪一边的人。

洞箫仙客胡培等人各运集功力，凝聚眼神。那人瞧过这四客，特别明亮的目光竟不能迫得四客眼睛闪避。才知这四客不但武功高出八大汉四侍女之上，尤其是半生江湖历练非那八大汉四侍女所能比拟。

那人独对崔灵多看两眼，还向他微微点头。接着目光便移到孟若虎面上。孟若虎被他眼神一迫，不觉垂头。轮到桓宇时，虽是没有垂头转面，却泛起迷惘之色。

那人又点点头，缓缓道：“你可是桓宇？”声调深沉有力，传入众人耳中，但觉甚是熟悉，可一时却记不起在何处听过。

桓宇马上恢复澄明神智，躬身道：“正是在下！”那人道：“你可知老夫是谁？”

四客见他们对答起来，自己这边又没有一人认得此人，京华恶客南燕飞狞笑一声，接口道：“不管你有什么东西，乖乖滚到一边……”

桓宇答道：“前辈想必就是公孙博公孙先生，外号人称乱世闲人，不知对也不对？”

那人颌首道：“不错，花玉眉那妮子遣人骑青骢马请老夫出山，专门对付一个人……”

桓宇道：“那就是勾魂怪客崔灵，此人擅长迷魂摄心大法，当世之间，恐怕只有公孙前辈制伏得住他！”

南燕飞本待再骂，忽听此人专门为对付崔灵而来，便闭口咽回说话。公孙博转眼望住崔灵，道：“阁下想必就是老夫要找之人了？”崔灵冷冷道：“本人这副打扮，天下无双，你认得出不算希奇！”公孙博道：“老朽根本不知阁下穿着打扮，只是从你双眼神光中看出。”

他这时才转眼环视全厅之人，目光在霍陵面上略一逗留，但仍然没有打招呼，接着道：“老夫不管此地发生何事，此事只是想见识崔师傅的迷魂摄心大法，事完之后，拍手便走。若是崔师傅应允的话，我们就较量这门功夫。如果崔师傅不肯，或是旁人出头作梗，老夫也不勉强，立即离开！”

叶重山霍陵及五大门派方面自然不会出头干涉，都望住萨哥王子，看他如何处决。

萨哥王子折扇轻摇，淡淡道：“此事请崔兄自决！”他何尝不知这公孙博既敢来此指名邀斗，心有惊人造诣。但一则他十分自负，根本不把厅中一众高手放在眼内，是以即使崔灵败北，实力削弱，也不在乎。二则他在想瞧瞧花玉眉邀来之人倒底有何本领，以便窥测出她胸中智谋眼力。

勾魂怪客崔灵应道：“既是王爷有令，属下便大胆要向这位公孙先生请益一番！”

众人忽然发觉敢情这崔灵的声调口气和公孙博十分相似，都是那么深沉有力，怪不得早先有耳熟之感。乱世闲人公孙博淡淡一笑，道：“好极了！”举步走到大厅当中，崔灵也跟了过去。

萨哥王子喝道：“慢着，请问公孙先生，花玉眉姑娘怎生请得动先生出山的？”

公孙博道：“问得好，果然是领袖一方的雄才之主。不错，老夫淡遗人世恩怨，也不爱财帛珠宝，本来绝不会踏入世间。但花玉眉遣人告诉我说，这位崔师傅的本领大堪作我敌手，她说老朽若是赢得他，便从此心服！”萨哥王子大惊想道：“此人为了博得一句心服，便不辞辛劳艰危，可见得那姑娘何等高明了！”他面上却不露一点神色，淡淡道：“蒙顾见教，多谢了！”厅中其余之人只觉这两人一问一答都十分古怪，那知其中已经表露了许多消息。这时公孙博和崔灵已对面峙立，公孙博道：“今日若是单单较量心灵之力，你输了怕会不服，因此上一面动手印证武功，一面各施心灵力量，分出高下，你看怎样？”

勾魂怪客崔灵为人深沉多智，机警老练，这时丝毫不敢大意，一面提聚功力，收摄心神，一面郑重应道：“如此甚好！”

公孙博又道：“老夫专为阁下而来，若是败亡，咎由自取。但若是侥幸取胜，老夫却不愿与别人动手，这却如何是好？”这番话也交代出他为何不计较南燕飞刚才喝骂之辱。

萨哥王子应道：“此事也由崔兄自决！”崔灵道：“在下如若不敌身亡，只怨学艺不精，不会有别人出头为难于你！”公孙博道：“好，崔师傅请！”崔灵掣出腰间缅刀，抱刀为礼道：“公孙先生请！”



龙虎山庄三老和桓宇等人眼见素来狂傲自大的崔灵忽然如此谦虚有礼，足见他心中对公孙博何等重视，不由得更加凝神瞧看。

公孙博左手探入胸口衣服之内，取出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长约尺半，阔约八寸，镜后镶有环柄，以供握持，右手拔出一把短刀，道：“老夫这两件兵器平生只用过几次而已！”崔灵道：“公孙先生这般瞧得起兄弟，兄弟自当全力奉陪！”

萨哥王子折扇轻摇，缓缓向桓宇走去。这时全场之人包括桓宇自己在内，也不会发觉萨哥王子的动静。

公孙博和崔灵两人开始动手，一时刀光如雪，镜影隐现无常。那公孙博武功高妙，内力深厚。十招以后，刀镜攻势更盛，看来单凭武功就足以取胜。

萨哥王子虽是见到公孙博武功高强，仍然毫不动容，脚下缓缓移动，不一会儿已到了桓宇身侧数尺之处，随即站定不动。

公孙博施展出平生绝艺，一口气连续攻出千余招，迫得崔灵险象环生，叶重山透一口大气，道：“老朽久闻公孙兄乃是武林奇才，此言果是不假！”霍陵接口道：“兄弟昔年曾轻与他并肩拒敌，这武功方面不必说了，还有那奇门阵法之学便是令人钦佩！”

公孙博占得上风，是以有余暇听到别人说话，这时接口道：“霍兄虽是旧日相识，但兄弟决不稽留此地帮助你们！”他一说话，短刀圆镜攻势不免松懈了些许，崔灵趁机猛劈数刀，冲出圈外，喝道：“且慢！”公孙博停手不动，崔灵接着道：“在下拼着大耗真元，也得向公孙先生领教绝学！”众人都未明其意，只见他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盒，打开倒出一粒丹药，吞服下去。

公孙博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何药？”崔灵道：“此药名为回天丹，以世上最霸道的几种药物提炼而成，服后即可提聚全身功力，增加威势，你可要服用？”公孙博道：“还有么？”崔灵道：“有！”当即向其余三客道：“那一位肯慨赠一丹给兄弟？”那三人都点点头，伸手入怀。

公孙博冷冷一晒，道：“这回天丹老夫早在廿余年前试过，事后须得苦练三年，方能恢复现有功力，老夫动问之故，便是想知道此药到底是崔师傅自制，抑是别人所赠，现在已得知乃是竺公锡炼赐之物，那就行了！”

叶重山、霍陵、大孽尊者、屠施独足等老一辈的人都露出吃惊之色。只见公孙博这话已证明竺公锡乃是对方幕后支持之人，纵或他已经逝世，但这一辈人马和他必有报深渊源已毋庸置疑。还有就是这萨哥王子不知是竺公锡的什么人？单看他早先对付雪蜂时的功力身手，若是尽传竺公锡绝艺，恐怕无人对付得了。

崔灵冷哼一声，出手攻敌，那回天丹功效极速，刹时间已发挥妙用，只见他刀势比从前威猛沉重得多。两人又战在一起，翻翻滚滚攻斫了数十招，不分胜败。两人既是功力悉敌，便不在招数上用心，各自发出心灵力量，四目交投，光芒闪闪，别具一种诡异险恶的气氛。

四周旁观之人每逢碰到这两人特别明亮的眼神时，便都不禁一愣，心中泛起惊悸之感。独有桓宇一人逼得最近，手中握住飘香剑剑柄，凝神观战，准备乱世闲人公孙博一旦落败，便即出手援救，同时也提防别人出手暗算。

他虽是屡屡碰到这两人的眼光，但心手宁静如常，毫无感觉。初时还不晓得，后来孟若虎走了过来，道：“桓大哥，他们可是会使邪法？”

桓宇讶道：“什么邪法？”孟若虎道：“我从来未见过有人的眼神这么奇怪厉害，碰上了便得心跳吃惊……”正说之时，突然一怔，话声中断。桓

宇伸手拍落他背后命门穴下，道：“那是一种功夫，打心中发出一种力量控制别人的神智！”

孟若虎虽是不大明白，但也知道刚才心神险险被崔灵控制住，不由得心生惧意，退得远远。

桓宇忽然想起自己竟能够若无其事，大是可怪，转眼望望厅中各人，只见他们面上神情不时会变动一下，证明那两人已施展出心灵力量。寻思一会，蓦然恍悟，想道：“是了，公孙先生一入厅时，和我说过几句话，想必那时他已施展神功，使我不再惧怕这种迷魂摄心的力量，这自然是花玉眉托他施为。”

想起了她，心头便泛起她的情影，暗念她今日没有在场观看这一场奇怪的拚斗，实在可惜。一念及此，便不知不觉向厅门望去，忽见门边露出一张脸庞，吃了一惊，定睛看时，谁说不是花玉眉？

全厅之人都全神贯注在搏斗的两人身上，是以花玉眉窥看之事，无人得知。

桓宇心中十分欢喜，极望过去跟她说几句话，可是花玉眉向他微微一笑之后，轻轻摇头，他只好忍住心中的渴望。

那公孙博和崔灵激战多时，崔灵借回天丹增强功力，在武功上和公孙博不分胜败，另一方面彼此各展神通，互斗心灵力量，也是难分高下。

崔灵一跃出圈，厉声道：“咱们得换个式样！”公孙博收起镜子短刀，道：“老夫正有此意！”

厅中之人都静寂无声，看他们用什么式样斗法。

崔灵环视厅中众人一眼，说道：“我们此战不比较武功，可以从放手拚搏中分出胜败，须得从别人身上考究出功力深浅……”

说到此处，众人都明白他们挑选别人作为较量功力的对象。当下心中都暗暗嘀咕，生怕他们找到自己头上，既不愿被试，又不愿当众人示弱，那时定必十分为难。

崔灵接着道：“这等较量功夫之法，自然最好在同一人身上施展。但格于形势，只好在每一方找出一人！”

公孙博露出为难之色，心想自己言明此来不管旁的事，只是专门邀斗此人，因此崔灵的敌人虽然有叶重山等十余人之多，但却不算是他这一方之人。

却听天马行空霍陵冷冷一笑，道：“霍某今日算开了眼界，听说昔年竺公锡也甚是忌惮公孙兄这一宗绝学，今日之事若是传到他耳中，或可教他死却横行中原之心！”

这几句话一说，无形中便承认他们和公孙博乃是同一阵线之人。崔灵接着道：“公孙先生，你自己挑选对象，只除了王爷不能冒渎！兄弟却想找那位孟兄弟出来！”

孟若虎一听不觉傻了，正待推挡，公孙博回头望望他，说道：“没有关系，老夫用颈上这颗人头保你无事！”孟若虎年少气盛，最要面子，岂肯当众说出胆怯的话，只好举步走过来。

公孙博目光闪掠过众人面上，最后停留在京华恶客南燕飞，道：“这一位正是理想人选！”

京华恶客南燕飞虽是不肯示弱，但更怕迷失神智之后，做出可笑之事，听得公孙博说他是理想人选，正好找话辩驳推托，当即应道：“为什么？”

公孙博道：“阁下不特武功高强，而且禀赋大异常人，本是最难施术的

对象，但今日较量功夫。自然要阁下这种人才能见得出手段！”

南燕飞被他一捧，登时作声不得，只好上前。

公孙博道：“阁下尊姓大名？”南燕飞说了，公孙博又问籍贯年岁，几时等等，却是公开一句一句的问，南燕飞虽是答了，但大感不耐，怒道：“要施术便施术，净是罗嗦作什么？”公孙博道：“好，我再问一句，南兄你平生最讨厌什么？”

南燕飞不假思索的应道：“老子最讨厌别人问东问西？”

公孙博点点头，崔灵忽开口道：“孟兄弟你呢？最讨厌什么？”

孟若虎想了半天，我最讨厌吃臭豆腐！”

崔灵突然大喝一声，两眼之中射出森冷如电的光芒，孟若虎耳中听到那一声大喝之时，心中微感迷惘，不禁向他望去，目光一触，登时呆住。崔灵以威严有力的声音道：“你睡着啦你睡着了！”孟若虎眼皮垂下，鼻中微微发出鼾声。

南燕飞看了知道崔灵子施术控住孟若虎心神，方想自己若是心神被制，也象这个十几岁孩子一般站着睡熟，岂不笑话？忽地记起崔灵说过若是心存抗拒之念，而且这人意志坚强的话，便难控制得住。他自知心志较常人坚强得多，当即决定公孙博施术之时，决用全副精神和他对抗，他说什怎都经相反的方面

想。

公孙博和他对面站好，互相凝视，众人眼看好戏开场，都屏息静气，连桓宇也顾不得望向厅门。

公孙博细察南燕飞面上神情，之后说道：“每日早晨太阳打东边出来，这世上每一个人都要衰老死亡……”

南燕飞早已打定主意，凡是公孙博说的话都往相反的方面想，但这两句千古之不易之事却使得他为之一怔，心中大是犹疑。

公孙博又以缓慢而自信的声调道：“今日这一场较量崔灵非输不可！”他停了一停，又道：“你不睡觉！”

上一句话崔灵要输，南燕飞登时集中意志，心中大叫：“他不会输，他不会输！”

但下一句往相反方面想时，却变成我想睡觉，到他发觉这一句话已中圈套，心神已大感迷惘。耳中但听公孙博又道：“萨哥王子身份比你高……竺公锡的武功极是高强……”

南燕飞在迷惘中不觉承认这两句话，一时忘了往相反的决定。

公孙博大喝一声，极是响亮，南燕飞一怔神，耳听公孙博道：“你睡着啦……你睡着啦……”同时之间见到两点炯炯寒星迫到眼前，发射出奇异的光芒。

他眼皮一垂，公孙博仍然凝神望住他，似是默运心力加以控制，过了片刻，众人终于听到南燕飞的鼾声。

所有的人都大感佩服，他们虽然不懂这一门功夫，但从公孙博忽正忽反的说话中已领略出公孙博实有过人之智，才能观察入微，瞧破南燕飞的心思。

崔灵命一个侍婢出去叫人买臭豆腐回来，一面向众人道：“我们第一步命令受术之人做他讨厌之事，若是都做到了，我们进一步交换对象，施行破法，便可看出功力深浅，手段高低！”

不一会儿，臭豆腐已弄了来，崔灵喝道：“孟若虎，把这块臭豆腐吃了！”

孟若虎毫不迟疑，拿起那盘臭豆腐送入口中，还细加咀嚼才吞下。

公孙博喝道：“南燕飞，你走到各位朋友面前，让他们发问！”

京华恶客南燕飞举步走到众人面前，叶重山和霍陵都问了两句不相干的话，荆登龄忽然起身，沉声问道：“子母金梭孟辰难兄是谁杀死的？”

崔灵喝道：“南兄醒来！”南燕飞身体一震，眼睛眨动，公孙博喝一声咄，南燕飞立刻又恢复半瞑之态。

荆登龄把握时机，大声道：“那一个杀死孟辰雄？”

南燕飞道：“我！”声音沉浊，如在梦中。荆登龄紧接着又连说了七八个名，南燕飞或是回答自己杀的，或是回答说是崔灵杀的。这些人都是先后在龙虎庄附近被害，其中有几个一向都疑是桓宇还是毒圣身份时下的毒手，这时才知道不是！

崔灵气得眼中凶光四射，走到萨哥王子面前，躬身道：“属下无能，以致被敌人乘机利用……”

萨哥王子微微一笑，道：“崔兄只放心应战，此事咎不在你！”

叶重山、霍陵、荆登龄等人闻言不禁暗暗佩服，都想这萨哥王子除了武功之外，还有这等明主气度。怪不得这些高手们死心塌地，服服贴贴了。

当下公孙博和崔灵两人又各自命那南燕飞及孟若虎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若在平时，这南孟二人决计不肯听命去做，厅中诸人眼见这两人手段高强，都想到假如自己被制的话，岂不是事事不由自主？怪不得桓宇尚是毒圣之时，听命崔灵，无所不为。

人人心中下栗危，都希望公孙博快点取胜之后，离开此地。

公孙博道：“这等下乘手段，我们不必再行较量！”崔灵道：“愿闻高见！”

公孙博道：“好说，好说，我们不施展进一步的禁制手法，接着交换对象，施行破法？”

崔灵心中微凛，想道：“这老头儿似是已有必胜把握，是以舍去许多其他较量之法，一下子就跳到最后一着！”他面上有黑巾蒙面，谁也看不见他的神情。只听他应道：“如此甚好！”

当下各自把南孟二人带到一角，崔灵取出三枚水晶球，公孙博则取出那面镜子。

众人都注意他们如何施展进一步的禁制手法，只见崔灵和公孙博各以手中道具，放在对象眼前，喃喃而语，并无特别动作。那南孟二人此时都睁大双眼，分别凝视着水晶球和椭圆形的镜子，面上表情十分呆板。

过了一会，公孙博收起镜子，道：“南燕飞，你可到崔灵那边去！”南燕飞迟钝地一步一步走到崔灵面前，但崔灵仍然向孟若虎续继施术，众人暗想似此已分出高下，面上不知不觉都露出表情，只有萨哥王子意态舒徐，若无其事。

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崔灵才施术完毕，命孟若虎到公孙博面前。

## 第十二章 楼头鏖战刀影寒

此时崔灵和南燕飞，公孙博和孟若虎都是面面相觑，静默无声。众人也不敢发出声息扰乱他们动功，大厅中虽然人数甚多，都不闻一点声响。

公孙博本来以双眼凝视着孟若虎，暗运心灵之力，贯注对方，这时忽然大喝一声，举起镜子。孟若虎眼光投在镜中，只是在大喝之时身体复震一下，此后便呆木如故。

对面庭角中的崔灵手中托着的三枚晶球，几次要移上来置放在南燕飞眼前，但几次都没有成功，这刻仍然凝目对视，想是每一次正待要用水晶球代替

自己双眼之时，临时发觉仍然未到时候，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大庭又沉了片刻，公孙博喝声又起，孟若虎眼珠一转，接着似是因见到镜中自己的影子，迷惑地皱皱眉头。公孙博道：“你且转头看看四周有些什么？”

孟若虎如言转目巡视，初时尚有茫然之色，生象是以前之事一时想不起来，但等到瞧见崔灵之时，身体陡地一震，啊了一声。

公孙博收起圆镜，桓宇走过去欠身行礼，说道：“恭喜公孙先生破解了敌人禁制之法，在下同时要拜谢先生。”他后一句说的是多谢公孙博使他不畏崔

灵双眼奇光。公孙博微微点头，随即闭上双目。桓宇猜想他定是暗以心灵力量遥遥控制南燕飞，便不多说话，仗剑护卫在他身边。

崔灵、南燕飞二人对视良久，大庭中空气越来越见紧张，众人都在心中琢磨那萨哥王子眼见崔灵失败，将有何等手段？

只听波一声脆响，地上光芒闪烁散飞，众人忙看时，原来崔灵突然将一枚水晶球丢在地上，摔成粉碎。

南燕飞身躯微一晃，似是生出感应。崔灵接着又抛起第二枚。那水晶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精光，掉落地上时，又发出一声脆响。

那边厢的公孙博动也不动，双目紧闭，似是没有听见外界声响。

崔灵蓦地一摇头，蒙面黑布掀落，露出一张刀疤横奇丑的面孔。庭中众人瞧见他的真面目如此丑恶可怖，都不觉一怔。

只见他满口钢牙咬得吱吱直响，蓦地扬手抛起第三枚水晶球。

那枚水晶球飞起寻丈，跟着便向下坠，方落下数尺，陡然停在半空中。众人诧异瞧看，托住那水晶球。

众人不明他此举是何用意，只听崔灵低吼一声，口中喷出鲜血，身躯微微摇晃。

萨哥王子折扇一招，水晶球落在扇上，同时之间，左手疾出，点中南燕飞背后穴道。南燕飞向后便倒，萨哥王子折扇一招，水晶球落在扇上，同时之间左手疾出，点中南燕飞穴道，南燕飞身躯向后便倒，萨哥王子左脚飞起，脚尖点着南燕飞大腿向前一送，喝道：“把南兄带走！”南燕飞那么庞大的身躯应脚飞起，投向八名番邦大汉之处。萨哥王子出脚喝令之时，手中折扇同时向前一递，那枚水晶球送到崔灵面前。崔灵伸手取回，随即扯起黑巾蒙住头脸。

众人眼见这萨哥王子手挥脚送，瞬息之间一连做了几件事，一方面快到极点，一方面又条理分明，没有丝毫匆迫急遽之感。当下但觉这人不但武功

深不可测，头脑决断更是高人一等。

公孙博睁双眼，微微一晒道：“老夫要失陪啦！举步向庭门走去，萨哥王子喝道：“站住！”公孙博转眼瞧他，道：“阁下敢是有意要留下老夫？”

萨哥王子折扇轻摇道：“不错，但你如不出手，本王爷也不为难于你！”

公孙博讶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萨哥王子答道：“你须得留下来瞧瞧本王爷如何出手，好教你得知我师竺公锡的绝世武功，天下无双！”

公孙博恍然明白，心想原来他还是冲着自己提起过公锡之名而要他留下。转念想起竺公锡隐遁多年，不知创出什么奇功，该当瞧瞧才是，于是点头道：“好！”

萨哥王子不再理他，目光缓缓扫过厅中众人，最后停在叶重山面上，道：“叶老前辈，这就请你把有关司徒峰大侠遗书之事当着天下英雄之前言明！”

他举止声调都具有威严风度，言语却甚是文雅有礼，众人听了心中都泛生异样之感。

叶重山捋髯道：“你说得好，不错，眼下中原武林各大门派留有名家在此，老夫劝你还是率了手下回去的好，日后也不要踏入中原生事。你于老夫有相助通经透穴之恩，老夫特地言明利害关机，聊以为报！”

萨哥王子面色一沉，道：“小王敬你是武林前辈，是以好言相求，岂知你如此不知好歹！”左手一扬，厅门边一个大取出芦笛，放在嘴边吹动。笛声起处，只听四下传来弓弦响声，接着一阵劲箭破空之声入庭。众人抬头瞧时，但见梁上齐齐整整插着五排长箭。

众人皆知这五排长箭乃是从庭门及四窗户中射入来，此刻时在黑夜，放箭之人皆在楼下远处，但支支长箭都深入梁中，排列整齐。这等眼力及臂指之力，实是骇人，都想到在黑夜中受到这等劲箭袭击的话，大是难避，不禁都微微变色。

萨哥王子说道：“这箭阵诸位已见到，若是不顾武林规矩，以多为胜，小王就请各位尝尝箭阵的威力。若是公公道道放对出手，小王若是败落，当即率众人离开，不再参与争夺司徒峰遗书的行列！”

这一番话不但气度磊落，更见自负骄傲。众人听了都暗暗佩服。大孽尊者叫道：“说得好，洒家先瞧瞧你的本事！”大步出去。每一举步，全身骨骼发出连珠响声。众人都晓得大孽尊者已运足全身功力，心想以他功力之精深纯厚，且看萨哥王子如何应付。

洞箫仙客胡培道：“属下大胆请命出战此僧！”萨哥王子摇摇头，道：“小王今日如不出手，他们难以甘心！”说时手摇折扇走了出去。

大孽尊者眼见对方只是中年之人，已有计较，心想不管你招数何等精妙，洒家只用功力硬拚。当下合什道：“王子恕罪恕罪！”掌心微吐，一股暗劲疾撞过去。

萨哥王子折扇一摇，登时泄卸对方这股暗劲，口中道：“大师好说了！”他摇动折扇之时，手中与平时摇扇取凉毫无分别。

大孽尊者看不出端倪，粗眉一皱，心想不管你用什么手法，洒家只是硬来！深深吸一口真气，瘦小的身体登时涨大许多，当即一拳遥击过去。

这时两人相距五尺之远，拳头伸直也够不上。因此众人都看出大孽尊者的心意，定眼看时，只见萨哥王子举手把折扇插在领后，这一举手，便把对方凶狠拳力尽行化解。

大孽尊者接着发拳迅击，他的少林神拳使开了，但听呼呼连声，威勇难当。萨哥王子举手投足间一连化解了四拳拳力，悠然挥掌一推，看上去轻灵从容，不甚用力。众人但闻蓬的一声，激起无数风柱劲空，大孽尊者身形一晃，退了两步。

众人心下骇然，大孽尊者已经大喝一声，取出钢钹，欺身疾扑。萨哥王子也不敢气手对敌，取出折扇。拔影翻飞中退了三步，突然一扇点去，黏住对方左手钢钹边缘，轻轻一带。大孽尊者不由自主打他身侧疾冲而过。

众人又是一阵骇然，金笔书生岑澍离座纵出，身在空中便即喝道：“在下也来领教几招！”身形一落，一对金笔已掣在手中，左笔直点，右手斜捺，手法甚是古怪。

大孽尊者虽是大感屈辱，但他认出萨哥王子那一扇正是本门最是高深的指法入兵器之中，心头又惊又诧，决意先看看他的手法再行出手，便退开一边。

萨哥王子笑道：“这可是隶书笔法？”刷地打开折扇，飘飘摇动，岑澍双拳都在他的扇面之上，但觉宛如点中坚岩，震得手腕微麻。心想这厮一身武功果真不凡，当下笔势一变，如龙飞凤舞，连绵不断，刹那间已攻了七八笔之多。萨哥王子一面对挡，一面道：“这几下恐怕是草书了……”

这萨哥王子只是开头时的一两招不曾封住对方笔尖，后面的五六招尽行挡着。金笔书生岑澍见他一口就道出自己笔法，并且立即招招封死，心中暗凛，笔势连变。只见他双笔路数忽而端正谨严，忽而绵密细腻，忽而瘦硬峭拔。众人只看得眼花潦乱，惊服不已。

萨哥王子每当他笔势变化，抵挡了两三招之后，便喝出笔法路数，只听他一连叫出闺阁体，五云体，瘦金体等等，还有正、行、草、隶、篆等总目下其他支流。众人大半都听不懂，只听萨哥王子乃是喝破岑澍的笔法，这时才知道萨哥王子文武全才，当世罕见。

金笔书生岑澍突然收笔退下，长叹一声，回到自己座位，一言不发。

萨哥王子笑吟吟道：“岑兄精通书家各体，几时要请岑兄赐赠墨宝！”接着扫诸人一眼，道：“那一位高人愿意赐教？”

衡山娄坚跃出去，萨哥王子道：“妙得很，娄兄别藏起贵派金刚脚绝艺才好！”娄坚秃头一点，道：“还请王子指教！”身子向左方跨去，呼一声左脚突起，迅扫对方胫骨。

按理说他向左方跨去，这左脚正要落地，身子重心已移到左边，这只左右

脚势难发出。但衡山金刚脚驰名于世，自有出人意表之妙。这时左脚突出，竟

把对方退路完全封住。

萨哥王子感到对方脚上劲力比之掌上发出的还要刚劲十倍，知道不能硬架。当即提一口真气，双脚迅疾拳曲，上身动也不动。

娄坚一脚扫到，恰恰踢中对方鞋底，砰的一声，把他踢出两丈。众人看不真切，只道娄坚一脚就踢中对方，几乎大声喝采。

萨哥王子虽是以脚底受腿，但对方腿力之强，古今罕见，这才飘飘落地。

他又跃回去，道：“娄兄的金刚脚果是名不虚传……”娄坚大喝一声，身子向右跨出，倏地发出右脚，砰一声又把萨哥王子踢开两丈。

萨哥王子落地之后便又纵回，笑吟吟道：“好脚力，好脚力！”娄坚一

脚扫出，却落了空，原来萨哥王子已看出他发脚之前全身双肩都不露形迹，但两道眉毛却泄露机密，左脚起时，右眉便动。至于他身子向左或右跨，只是使对方生出错觉，竟是左脚皆能发出。

因此上萨哥王子这一次见他右眉一耸，立即早一线从他左肩上跃过，落在后面。

娄坚回转身一脚扫去，萨哥王子辨明他是左脚扫出，又早一线从他右肩上方跃过。

众人大感惊骇，心想这娄坚出脚之前毫无预兆，脚力更是强劲惊人但萨哥王子却能事先趋避，真是匪夷所思之事。

正想之间，娄坚又攻出一脚，萨哥王子跃过之时，脚尖忽然踢出，直袭他眼珠要害。娄坚一低头，被他踢中秃顶，砰地一声，退了四步。

娄坚满面羞惭，纵回座位。武当派高手井步虚站起身形，朗声道：“贫道斗胆要请王子指点几招！”正要迈步出去。桓宇纵落场中，大声道：“井真人相让这一场如何？”井步虚微微一怔，心想你怎是这王子敌手？但当着众人那能驳回，只好颌首道：“少侠请便！”

萨哥王子见过他出手震断手下一名大汉的腕骨，心中对他估价甚高，当下微笑道：“正要领教桓兄绝世奇功！”说时，伸出一手，意欲和他拉手较量内力。桓宇摇摇头，掣出飘香剑，道：“在下只想领教王子扇上绝艺！”

此举大出萨哥王子意表之外，一时猜不出其中之故，不敢大意，掣出折扇，说道：“桓家剑法誉满武林，某家心仪已久，正要请教！”

桓宇抱剑施了一礼，道：“王子好说了！”随即大喝道：“小心看剑！”呼的一声挥剑猛劈。只见他这一剑有攻而无守，剑势却极是猛威。

这等剑法对付普通武师，尚嫌粗疏，何况身负惊世绝的萨哥王子！

众人都暗暗皱眉，想不通那桓宇本来剑法神妙，何以舍而不用，反而施展粗笨手法？

那知桓宇这剑劈去，萨哥王子竟不敢招架，迅快退了一大步。桓宇跨步迫前，又是一剑劈去，姿势招式毫无变化，跟上次一模一样。

萨哥王子又退了一大步，面上露出惊讶之色。桓宇如此连发四剑，萨哥王子退了四大步，看来竟无还手之力。

一众高手先是惊疑交集，接着大声喝采，为桓宇助威。

萨哥王子大感面上无光，这时桓宇第五剑原式劈到；当下看准剑势来路，折扇刷地打开，迎架上去。

啪的一声，剑扇相战。那萨哥王子但觉对方剑上力道之强前所未见，震得退了两步，血气翻痛。

桓宇也感到手腕酸麻，飘香剑几乎被震出手，心中也是一凛，暗暗寻思这一剑何处还有不妥，以致敌手封架得住？

萨哥王子乘机调息运气，压下翻涌的血气。桓宇横剑喝道：“王子你还要参与司徒大侠遗书之事么？”萨哥王子微微一笑道：“桓兄这一剑虽是凌厉无匹，但仍不足以使某家退出中原！”

桓宇道：“既是如此，那就只好拼出生死！”

萨哥王子徐徐道：“桓兄若是只悟出这一剑，仍然有破解之法，那须拼出生死？”

这话只有三两个人听得懂，桓宇自是其一，暗惊忖道：“此人眼力真高



明不过，居然晓得我这一剑乃是看了金笔书生岑澍的双笔使用各种字体以为招数，卓然成家。因此想起昔日冲锋陷阵时，须得仗着一股强勇之猛兽才能破敌制胜，好不容易才悟出这一招。本来这一招意在剑先，那股刚强勇猛之势无可抵御，谁知他不但封架得住，还瞧出这一招的出处……”

这么一想，自知气势已沮，无法再逞刚勇，便即退回原处，用心寻思对方怎能招架得住之理。

众人见他忽然退下，大感惊异，不过人人都已对他刮目相看。

萨哥王子一语退敌，但觉此是平生杰作，得意之极，微笑道：“还有那一位上来赐教？”

井步虚明知上前也只是徒自取辱，便不作声。天马行空霍陵站起身子，大声喝道：“老朽正要领教！”

萨哥王子颌首道：“你们两三位老一辈的尚堪一战！”口气之豪，大有目空四海之概。

霍陵长啸一声，凌空飞去。他外号称为天马行空，果然与众不同。只见他临空下击，瞬息间已攻了五招之多。

萨哥王子手中的折扇舞出无数的扇影，完全封闭住霍陵双手双足的招数。原来霍陵身在空中，无须用脚支撑身体，因此四肢皆可发招。

霍陵提着那一口气，在空中忽上忽下，连续攻了七八招，都无法破得对方扇影，忽地划空退回原位。

萨哥王子拱拱手道“承让，承让！”众人都瞧不见霍陵几时失手落败，无不大感惊奇。

乱世闲人公孙博突然开口说道：“老霍还是昔年的老脾气，难得，难得……”言下之中，大有投契之意。

叶重山知道大多数人都不能明其敌，当下道：“霍兄平生出手，以一口真气为限，如若不胜，便既收手。他乃是一时名家，此学自然算不了骄傲自大！”

萨哥王子环视众人一眼，道：“若是无人出手赐教，便请叶老前辈，赐告真相！”

龙虎三老对视一眼，荆登龄已知荆登韶、司徒登瑜意欲联手出战，心中但觉一惨，暗想若不是自己无能怎会任得别人插手干预叔父遗书之事，又怎会被萨哥王子视如无物。目下当着天下各派高手面前，那能三人联手出战？但宁可战死，也不可能忍气吞声袖手旁观。

当下向二老摇摇头，随即起身离座而出。龙虎三老一直没有显露出武功，谁也不知他倒底学得司徒峰几成功夫，是以都大感兴趣。

萨哥王子见他气度沉凝，有龙行虎步之姿，心中大是凛惕，拱手道：“荆兄出手锡教，真是最好不过！”

荆登龄还了一礼，道：“王子功力绝世，荆某甚是佩服，特地上来领教！”

他空着双手，萨哥王子也把折扇收起，朗声道：“某家尝闻家师言道：司徒大侠独门龙魂虎魄神功，天下无双，但只有本门的鬼指移经手足以克制取胜，今日便当一验家师此言！”

大孽尊者低声怒骂道：“放屁！”庭中无不听到，但此时人人都急于瞧瞧昔年竺公锡仗仗以与司徒峰并称于世的鬼指移经手威力如何，都没有瞧看大孽尊者一眼。原来那竺公锡本是少林一位高僧的俗家弟子，后来又转投苗疆野人山神魔门下。此人天资卓绝一代，每一次学艺都青出于蓝，艺成之时便杀害师父。他把少林寺的罗汉指及野人山神魔的移经斩脉手融合为一，改名

为鬼指移经手，是以大孽尊者禁不住要怒骂一声。

荆登龄神色自若，也不出言驳斥，一面提聚功力，立个门户，道：“王子请！”

萨哥王子见他深沉大度，更添两分戒惧，也喝一声请，左手隔空一拍，右手在这一拍之间，连发三指，他这一次先行出手，可见得十分重视对方。

荆登龄双手皆作爪形，手指姿势稍有不同，这时先后发出，接住对方攻势。

两人指掌都不相触，相隔寻丈之远便换招变式，虽然劲风激荡，但声势大是不如前面几场交手。

众人瞧了一阵，已看出萨哥王子的鬼指移经手威力极大，指掌变换之间，无迹可寻。那掌势一招拍出，纵是功夫阴毒可怕，也还罢了。最惊人的还是鬼指，有时瞬息之间点出数下，全是阴柔力道，有时缓缓发出一指，风声劲厉，刚猛绝伦。这等指上功夫直是教人难以置信。

两人封拆了二十余招，荆登龄首先放手迫攻，口中发出龙吟虎啸之声，手上招数跟着啸声忽而威狠如虎，忽而飞腾如龙。

萨哥王子指掌圈子忽而渐渐缩小，竟大有局促败落之象。众人又是惊异，又是佩服。可是两下看看激斗了数十招，萨哥王子仍然不败，甚且嘴角偶而微露冷笑，分明是有恃无恐之意。

天马行空霍陵向邻座的尤虎庄二老低叹声道：“瞧来这厮已尽得竺公锡真传，他有意要详细领略你家的独门神功。所以纯采守势，唉，此人的天资禀赋实是举世无双，真不知竺公锡怎会发现他得到……”

正在说时，桓宇突然大喝一声，跃了出去，厉声道：“萨哥王子，你先尝尝我的剑招！”萨哥王子随手发出一指，便迫开荆登龄，跃出圈外。

众人见了他这一指之威，才知道这萨哥王子先前势蹙力危之象，其实是假。

萨哥王子喝道：“桓兄莫非不信某家有破拆之法？抑是另创新招？”

桓宇摇摇头，答道：“都不是！”接着举起长剑，又道：“请你先瞧瞧这个。”

众人看时，那长剑只是普通兵器，并非可以吹毛断发的宝物。因此心下都甚觉不解。

萨哥王子面上微微变色，道：“原来如此！”桓宇道：“现在可值得王子赐教么？”萨哥王子应道：“值得之至……值得之至……”

他口中说着，却不摆开门户，一看而知正在设法拖延时间，以便寻思。

众人听了他们对答，已经大感迷惑，复看这萨哥王子居然要借故拖延以便寻思，可见得桓宇此举不是闹着玩的。这些人无一不是当代成名的高手，谁也不好意思出声询问，只在心中暗暗琢磨。

一片寂静之中，忽然有人叫道：“闷杀我也，桓大哥你葫芦中究竟卖什么药？”话中却是那年纪最轻的孟若虎所发，众人见有人询问，正是求之不得之事，都侧耳聆听。

桓宇应道：“我刚才的一指剑法，纯是意在剑先，是以有冲锋陷阵的势道，有无坚不摧之妙。萨哥王子其时硬挡一扇，虽是占不到便宜，但发觉这一挡之间，竟有空隙可以出手还击，也就是说已经破得我的那一招……”

他说到此处，沉吟一下。心想目下尚待考验之前，若是把下文公布，说不定对方因此参详出拆解之法。因此不禁犹疑沉吟。

萨哥王子微微一笑，接口道：“底下的话某家代桓兄说了吧，那便是他上一次用的是竹木之剑，本来上乘剑家不拘真剑或用假剑，皆能得心应手。但那只是运用常见的刚柔劲力，才能如此。然而桓兄这等蕴含千军万马攻势的劲道，竹木之剑本身缺刚强之气，自然减弱了几分威力。现下他换了一把钢剑。这一招便有今昔之别。因此某家不敢轻忽，还在寻思破解之法！”

这一番话出诸萨哥王子之口，只听得众人目瞪口呆，却又不能不信。

孟若虎鼓掌道：“妙极了，原来是桓大哥赢啦！”

霍陵心中一动，忖道：“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现下整个事件已移到花玉眉姑娘身上，这萨哥王子带来箭手甚多，今晚一个应付不善，混战起来。桓世兄后招剑法能不能迫住萨哥王子大是问题。那时此间上下之人被硬箭所伤的必不在少数……”

此念一生，立即传声向叶重山说了几句话。叶重山当即起身大声叫道：“萨哥王子请听老朽一言，你现下已被桓贤侄一招剑法难住，今晚便请暂退，待你想出破解手法，始行参与不迟！”

这话合情合理，若是强行留下，便是无赖行径。萨哥王子一则极是自负。二则已晓得夺取遗书的关键向花玉眉身上探求。于是应声道：“叶老此言有理，某家今晚就此告退！”

他彬彬有礼地向庭中各人逐一点过头，这才昂首阔步走出庭外，手下之人跟着他刹时走个干净。

桓宇料不到这一招剑法有此妙用，居然迫退强敌，心中大喜。

井步虚首先大声夸赞桓宇威风，叶重山、霍陵、岑澍及龙虎三老等也随口附和。大孽尊者和施独足这两人虽是脾气怪僻，但胸襟毕竟与常人不同，这时居然也出口推崇，大孽尊者还向桓宇道歉。

众人之中只有衡派高手娄坚没有做声，一只手抚摸着胸口的黑毛，眼光闪烁，似是打什么主意。

桓宇想不到今晚吐了一口闷气，心中极是畅快。不过仍然记住叶重山以前警告过他不得在此事未了以前踏入铸剑楼一步，当下连忙辞别，还未踏出庭门，忽听叶重山喝道：“等一等……”

霍陵皱眉道：“叶兄何苦呢！”公孙博接口道：“兄弟可要走啦……”当下只向叶重山、霍陵及桓宇三人略一点头，飘然而去。

叶重山等公孙博走了之后，才道：“桓贤侄，老朽虽不使剑，但一生酷嗜收集剑器，是以对剑术之道颇有涉猎……”

桓宇满心惶恐，欠身应道：“是……是……”叶重山接着道：“俗语有道是旁观者清，因此你那一招萨哥王子诚然一时无法拆解，但老朽却别有会心，早已想得一法。”

众人都耸然动容，心想这叶重山数十年前与目下五大门派的掌门齐名并列，看来果真有点门道。

桓宇暗叫一声糟糕，当即决定无论如何含垢忍辱也不能和这位先父挚友动手。

叶重山捋须一笑，道：“老朽想到之法，暂且不提，但依你看来，那萨哥王子须得多久才想得出破解之法？”

桓宇一听登时宽心不少，心想只要你老人家不迫我动手就行啦！

这等深奥武学难题岂是急切之间想得通的，当下随口敷衍道：“以萨哥王子的博学聪明，一两个月内定可寻出破解手法！”

叶重山用力摇头，道：“太久了，再猜！”

桓宇眨眨眼睛，本想说半个月，话出口时却改为一旬，那便是十天之久了。叶重山仍然摇头道：“太久，太久，再猜猜看！”

孟若虎最先沉不住气，嚷道：“破解敌招是武学上最难之事，即使想出，也非必三天两日之内就用处，十日那得算多！”

他虽是有点不太礼貌，但众人念他是小孩，自不计较。反而觉得他说的有理，纷纷点头。

桓宇缓缓道：“就算三天吧，世伯怎么说？”

叶重山仍然摇头，道：“那厮聪明绝顶，岂须三日之久，再猜近一点！”

桓宇被迫不过，心中有点不服，大声道：“难道世伯之意，竟认为他一会以后就想得通？”

叶重山面色一正，起身走了一个小圈子，神情十分严肃，过了片刻才道：“不错，诸位若有此兴趣，不妨等上一阵，瞧瞧他们是不是会卷土重来？”

这话出自叶重山口中，自然不同凡响，众人都感到局势有如波谲云诡，使人眼花缭乱。

桓宇欠身行礼，道：“还望世伯赐告破解之法！”

叶重山道：“这个自然，我正想有没有别的克制对方之法？”他沉吟了一会，才道：“等一会他回来时，一试便知，他乃是找一块护心镜护住前心要害！”

众人心想此法果是至佳之法，只要多了一面护心镜，挡住正面锋头，凭萨哥王子的一身功力，自然抵受得住余下的劲道，不过此举却有欠公道。

司徒登瑜说出此意，叶重山答道：“这话很难说，桓宇贤侄用的既是冲锋陷阵的威势力道，宛如在战场搏杀，他加上一块护心镜也不过象两军对垒，大将交锋时使用盔甲一般，焉能加以指责？”

众人听了觉得也是道理，便都不再言语。单等那萨哥王子回转来。正当一片寂静之时，厅门外忽然传入来一阵格格娇笑之声。

大厅之中倒有一大半的人为之一愣，凝目向厅门望去，但见一个娉婷绰约的美女姗姗走进来，但见她眉目如画，美丽无比，面上的笑容极是迷人。

她先向桓宇点点头，然后扫瞥诸人一眼，荆登龄见桓宇有点发呆，便朗声道：“这一位便是花玉眉女侠！”

众人都啊了一声，花玉眉道：“诸位前辈名家我都知之甚详，目下为了节省时间，不拟一一见礼，尚祈恕罪。”

众人久闻她武功智计及美貌都超凡绝俗，这刻已见到她举世无双的容颜，对传言已相信了一半。于是人人缄默无声，单等她的说话。

花玉眉徐徐道：“叶老伯的猜测极是正确，那萨哥王子出去不久，便悟出此计可行。不过一则被我摆布之计扰乱心神，二则寻觅护心镜也须费一点手脚，是以最快也得在半个时辰之后才能回转！”

她停一停口，接着又道：“不过马上就会有人赶到，请各位暂时留步，待他随后便至……”说到这儿，忽然有所警觉，迅快闪到龙虎庄三老后面，动作之快，宛如奔云掣电。这等轻功，众人瞧了不禁大感佩服。

就在她躲起来的同时，一阵步声传来，转眼间一道人影奔进大厅，众人瞧时，原来是洞箫仙客胡培。

大孽尊者佩服之余，便大声喝道：“你不用说了，可回去归报萨哥王子，就说是花玉眉姑娘业已派人通知我们，要大家暂时留下，等你家王子回转来

破解桓施主的剑招！”

洞箫仙客胡培初时满面怒容，听到后来，化怒为讶，最后拱拱手，道：“既是如此，兄弟这就回去转告此言，但盼各位暂留贵步！”

此人走后，花玉眉才重复现身，向大孽尊者甜甜一笑，道：“这本是叶老伯想出来的，尊者却推到我头上，不免受之有愧！”

大孽尊者嘻嘻而笑，他一向横眉瞪目，满面杀气，只有这刻表情最是和善。

花玉眉却暗暗惊服，想道：“这位大和尚虽是任性行事，不大遵守佛门五戒，但一片童心，胸无杂念，就象那风门和尚一般，丝毫不被我迷功所动！”

叶重山已大声道：“姑娘无须挂齿此事，倒是说一说那厮回转来时该如何对付？”

花玉眉沉吟一下，说道：“但须诸位齐心合力，定可把这一干武林蠢贼赶出中原！”

说罢这话，目光逐一落在众人面上，每个人都点头以应，只有娄坚在点头以前迟疑了一下。

花玉眉装做没有发觉，接着道：“首先我们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早先他以数十名箭手迫使诸位不敢出手混战。待会诸位分开把守全厅出路，把萨哥王子一个人困在此地，自可迫他低头！”

她徐徐望了众人一眼，又道：“我早先已让顾老前辈率领着七八个人直捣对方老巢，把京华恶客南燕飞当场杀死。又作出要诛杀崔灵之状。此举迫使萨哥王子把所有人力都回巢防守，怕顾老前辈去而复转。连洞箫仙客胡培及冷心孤客唐天元这两名大将也在替他找到护心镜之后便留守老巢，他自家来此赴会。料定诸位记得他早先严密布署，这一次也不致于联手围攻于他！”

这围攻两字传入众人耳中，有一大半都微微皱眉。花玉眉目光极是敏锐，已经觉察，便笑一笑道：“萨哥王子虽是武功惊人，但还值不得诸位出手围攻。只要各位委屈一点，假作都肯听我的调动，作出围攻的样子，此举不但可以使萨哥王子气沮胆落，曳尾而逃，更重要的是能够引出在幕后支持他的人露面！”

众人听到此处，不由得个个精神大振。

当下大家都静静等候那萨哥王子回转来。花玉眉走到桓宇身边，两人对望一眼，桓宇但觉她那双眸之中充满了鼓励和柔情，心中顿时一阵激动，心想待会不管萨哥王子破得了破不了自己的一剑，也不管这一剑将有何等凶危，决计要全力发出。若无这等英雄气概，焉能配得上眼前的美人？

过了片刻，众人都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叶重山说道：“这两人来路方面虽不同，但可能是那番邦王子与手下约定时间！”

花玉眉也微感惊讶，暗忖如果这萨哥王子带来高手相助，使她的预测落空的话。这番邦王子的智慧便须重新估计了。

又过了一阵，两边脚步声都消失了，众人更是惊讶，花玉眉忽然轻笑一声，举步出厅。

她已分辨出左方来人脚步声是较沉，但落脚极是稳实，而且步步如一，右方的脚步声较为轻细，然后长短不一。显示出速度并不平均。由此可知脚步声较重之人反而功力深厚，而且竟是有意踏出声响。

旁的人纵然听出其中不同，但没有一个能够从这少许资料中推想出什么道理。花玉眉以绝世聪明心念一转间，便已推想出脚步声沉实功力深厚的人必

是萨哥王子，另一个则是别一路的武林高手，这刻来因被萨哥王子发觉赶了上去拦住他的去路，是以两人步声都忽然消失。

花玉眉纵落楼下，果然瞥见在她推测之处有两道人影对面峙立。当即隐蔽住身形欺近去一瞧。其一冠带儒雅，手摇折扇正是那萨哥王子。另一个却是位绮年玉貌的美貌姑娘，背上斜插长剑，此时面上满是惊讶之色，凝望住阻她去路的年青公子。

花玉眉微微一怔，忖道：“想不到这位年青姑娘竟具有如许身手，我且瞧瞧她是什么来历……”

萨哥王子向那姑娘凝视了片刻，见她不声不响，不禁生出莫测高深之心，暗念此女一则长得美貌，二则武功高强，三则行动奇怪难测，可知必是以美貌智计武功名镇武林的花玉眉无疑。

当下向她打个手势，意思叫她跟自己到别处去，免得在此处开口，楼上厅中之人完全听见。

那姑娘摇摇头表示不去，这时不但萨哥王子不晓得她为何不肯远几步说话，连素来机智聪慧的花玉眉也泛然不解。

萨哥王子微微一笑，心想外间传言这花玉眉长得艳色冠绝天下，当真有倾国倾城之姿。但目下一见，虽是算得上美貌二字，却远不如传言那么动人，因此推想，她的武功智计纵是与众不同，却也不须过于重视。

心念一动，手中折扇缓缓拂去，外表上似是向她调情嬉闹，其实这一扇拂去，对方只要怔得一怔，那扇子毂上之部位，那时不论她如何闪避招架，也难安然化解。

花玉眉因种种渊源，是以深悉竺公锡的武功家数，这时不觉低叫一声不好，只见那姑娘秀眉一耸，身子向左方移动了半尺。萨哥王子惊噫一声，收回折扇。原来那姑娘只移动了半步，所取的方位竟是他这一招的死角位置，因此不须出手，便足以迫得他自动收回折扇。

萨哥王子见她谙晓这一招的奥妙，心想师父的武功绝招天下之间只有一个百花仙子沈素心识得，由此可知这姑娘必是沈素心的女儿花玉眉无疑。

于是抱拳一揖，转身跃上楼去，大踏步走入厅中，放眼一瞥，只见座中单单少了一个公孙博，便向桓宇道：“某家特回来接桓兄一招！”

大孽尊者喝道：“花姑娘呢？”萨哥王子淡淡道：“她不是我的敌手……”大孽尊者哪肯服气，鼻子中嗤一声，说道：“洒家瞧你竟是未曾碰见她。”

萨哥王子外表斯文和气，心中却极是自负自傲，微晒道：“她不是某家敌手，信不信由你！”说到此处，一个女子走入厅来，原是便是他先碰见的那个美貌姑娘。座中有大半数人没有见过她，因此都惊讶地望住她。萨哥王子却见叶重山站起身，似是迎接这花玉眉，心想我偏要当众把她视如无物。于是故意不理不睬，道：“请桓兄赐招吧！”

桓宇眼睛望住那美貌姑娘，露出想过去跟她见面面又有点踌躇不前的样子。萨哥王了听说过花玉眉和桓宇之间感情不错之事，心想桓宇目下心神不定，对自己更是有利。便大声催他出手。

桓宇收摄心神，脑海中浮起年来征战时所见的惨烈场面，胸中渐渐涌起壮烈奋厉的情绪，当即提起长剑，大喝道：“小心啦——”接着口中发出咆哮吼啸之声，自觉宛如处身在刀戈如雪血流遍野的战阵之中，满胸杀气，大喝一声“杀呀——”剑光一闪，挟着极是威猛激烈的风声，直劈过去。

这一剑比起上一次使用竹木之质的飘香剑时，又凌厉凶猛杀得多，在座

之人虽然个个经历过不少生死场面，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变成如此凶狠勇的样子，不禁都联想到若是桓宇提剑向自己斫来，只怕非走避不可。

萨哥王子虽是有备而来，但仍然被桓宇的气势所慑，心头微凛，可是这刻已无法多想，运聚起全身功力，刷刷刷连发三扇。

桓宇长剑落处，斫在扇上，只觉一阵极是阴柔的劲道从剑上传到胸口，内脏震荡甚剧，禁不住连退数步，手中长剑当一声掉在地上。但那股阴柔力道并未消卸，他但感血翻气涌，堪堪支持不住。

那萨哥王子也被他一剑震得退了半丈，面色发白，但外表上仍然没有什么，迅快将扇子插起，解开胸口衣服，只见他衣服之下系着一面护心铜镜，此时已四分五裂，萨哥王子把铜镜碎片丢在地上，仰天笑道：“桓兄这一剑好生厉害！但礼尚往来，你也接我一扇瞧瞧……”

喝声中已抽出折扇，刷地向桓宇面门拂去。那折扇张开来，只见十余根扇骨尖端极是锋利，加上他的内力，就算是钢铁之躯挨上了也得裂开。

桓宇一则赤手空拳，二则胸口中血翻气涌，正以全力运功压制伤势。别说是萨哥王子这等一代高手，就是普通之人上前来给他一拳也受不住。

众人忽见萨哥王子出手反击，桓宇明明无力招架，都大惊失色，却因相距过远，实在无法抢救，人人空自瞪眼发急。忽见一道人影飘落在桓宇身侧，森森剑光一闪，疾袭萨哥王子肋下。这一剑势道劲急，招式凶毒，若是早了一步，萨哥王子非赶紧闪避不可，自是无暇伤人。然而这刻迟了一点，只听萨哥王子大喝一声倒下，折扇一送一收，送出时是攻击桓宇，收回时是防卸自身，但闻锵的一声封住袭来之剑。桓宇应声向后便倒，全厅高手无不震动，龙虎庄三老首先跃出，分三面包围，其余离座而去的还有井步虚、叶重山、孟若虎等。

萨哥王子手中折扇忽拂忽拍，一口气攻了五六招，却不曾把使剑之人迫退半步。那出剑袭他的人原来就是那美貌姑娘，她虽是功力不及萨哥王子深厚，可是剑法辛辣严密，而且招招都能预先化解对方扇招后续变化毒着，是以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众人见她堪以和萨哥王子打成平手，又是一阵震动，荆登龄纵过去把桓宇抱起，退开两三丈，低头一看，桓宇身上竟没有伤口。

花玉眉纵入大厅，落在荆登龄身边。荆登龄低声道：“桓兄面上居然不曾受伤流血，真是万幸，却不知为何失去了知觉？”

花玉眉辄然一笑，答道：“古人说关心者乱，大庄主视桓兄如手足，不免关情过甚，以致未曾发觉——”

荆登龄听出她话中有话，凝神一看，随即伸手在桓宇胸口及两肋下的穴道上各拍一掌，桓宇登时睁开双眼。花玉眉勾住她左手，荆登龄勾住他右手，把他扶到一边的椅上坐下。

众人见桓宇能够迈步，虽是要人扶持，但可知必无大碍，因此全副心神都贯注在萨哥王子及美貌女子的战况上。

花玉眉柔声道：“虽然你没有被扇骨锋刃所伤，但那萨哥王子扇上发出的劲力非同小可，现下汝须即速返观内照，调气运功，别的事都不用管啦！”桓宇点点头，荆登龄问道：“桓兄觉得怎样？”桓宇答道：“不妨事，坐一会就行啦！”

荆登龄迷惑地望住花玉眉，道：“刚才承姑娘提醒，才看出桓兄似是被寒家独门点穴手法闭住穴道，因此出手解穴，果然没错，此事十分玄妙，还

请姑娘指教！”

花玉眉答道：“桓兄跌倒地上之故，不关萨哥王子之事，而是那位姑娘所为，我一直密切注视着她的动作，因此发觉她出剑袭敌之时，另一手推开桓兄荆登龄更加惊讶，沉吟道：“我们皆被她攻的一剑吸引住目光，瞧不见她另一只手的动作也不希奇，但即此已可见出她身手极是高明。不过其中有一点极是奇怪！”

花玉眉抽空转眼望望战况，这时接口道：“你奇怪她怎会识得龙虎庄独门手法是不是？我却瞧见她刚刚使了一招先慈的独门手法，那原是生花笔的招数，她使出来时竟能够用足这一招的奇妙威力。”

荆登龄也转眼望住战圈，却见那美貌少女渐渐露出败象，行家眼中一看而知她一则体力不耐剧战，二则内力也不及对方深厚。不过她手中之剑却是奇招叠出，有风起云涌之势，短时间之内还不至有伤败之忧。这些奇招中，竟有不少正是龙虎庄秘传绝学，恰好克制得住萨哥王子的武功家数。

花玉眉跟他一样大感惊讶，眼见这少女使出好几招她母亲百花仙子沈素心的秘传手法，不禁喃喃道：“她是谁……她是谁……”

蓦地如有所悟，问道：“她可是此楼主人老丈的独生爱女？”荆登龄怔一下，答道：“我去问问！”桓宇应道：“不用问啦，她就是叶姑娘！”花玉眉微微一笑，不再说话，若不是桓宇目下如此，她定要取笑几句。原来她正是因见这少女早先当萨哥王子和桓宇出手相拼之时，便已掣出长剑，暗暗移近，分明是早已打算好救助桓宇。因想只有叶重山的女儿和桓宇有关连，所以猜到是她。

那叶婉姑娘此时更形不支，花玉眉娇声笑道：“叶姑娘可退得出圈外么？”说时纵到附近，她的娇声传入众人耳中，登时把他们惊醒，人人掣出兵器离座按照预计守住门口窗户。

这一阵骚乱萨哥王子都看在眼里，又听她叫的是叶姑娘，心中大是讶异，当即收回折扇招数，退开数步。循声转眼望去，只见这个说话的女子美艳无比，较之和他动手的相去甚远，不禁看得呆了，不必询问，也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花玉眉。

叶婉转身瞧住花玉眉，面上闪过忽嗔忽喜的表情。原来她见花玉眉如此美貌，桓宇得她填补空虚，自是可喜，但又想到以桓宇那等深情专一的人，居然也被她美貌所移，不禁又生嗔怨之心。

花玉眉一看而知叶婉的心事，但也不去说她，含笑望住萨哥王子道：“听说近年来王子以铁腕把持北方武林，声威赫赫，今日得此接晤，幸何如之！”

萨哥王子到底是雄才大略之人，立即恢复自制，行了一礼，说道：“某家近日听到有关姑娘的种种传说，甚是仰慕，早就想拜识芳颜，今宵之会，实乃平生之幸！”

两人这么一应酬，大厅杀气尽消。别的人都没有怎样，只有正在打坐运功的桓宇大感不是味道，心头早火。

叶婉走到他身边，低声问候，桓宇一见到她，登时挑触起心中隐痛，一时之间。新愁旧恨齐袭心头，顿时无法忍耐，跳了起身。他本不是暴躁跳脱性子之人，虽是心胸如裂，却只低哼一声，奔向后面窗户，一跃则出，叶婉不知他为何奔开，也跟了去。

大厅中谁也不曾注意到此一变化，只听花玉眉说道：“贵客光临，殊为难得，我且趁此机会请王子指点心中一个疑团？”



萨哥王子应道：“不敢当得指点两字，姑娘有话请说，某家自当洗耳恭听。”

花玉眉柔声道：“尝闻男儿立世，应当雄心万里，抗志千秋，但古人又说：长安虽乐，不如故乡。这两说各有道理，王子以为如何？”

萨哥王子心中暗道：“她说的男儿雄心之语自是隐喻我入侵中原武林之举。下面长安故乡的话便是喻说放弃野心，返回故乡之意。原来她是借请我指点疑问为词，要我答复表示态度……”

转思之际，目光掠过全厅，只见这一干武林高手个个掣出兵刃，把守门口窗户，看来这些人在花玉眉统率之下，决计做得出联手围攻之事！

他衡情度势，知道只要花玉眉具有统率这些高手之力，就可以撒底打跨自己。除非是师父出马，单凭一身武功便足以压服群雄联手之势才行。

当下微微一笑，说道：“花姑娘说得好，这两件事本来各有道理，难定高下，再者士各有志，难以勉强，鄙见则以长安虽乐，不如故乡这两句话较合我心！”

花玉眉见他思虑明敏，而又能屈能伸，深觉此人正是平生劲敌，说道：“王子不愧是俊杰之士，佩服，佩服……”

萨哥王子折扇轻摇，缓缓道：“某家虽有返乡之意，无奈问鼎之心难息，只不知姑娘可会得此意么？”

这问鼎二字出自左传，周定王因楚子率师代陆浑之戎，遂使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的轻重。在三代之时，以九鼎为传国重器，得天下者有之，楚王有围周之意，故此遣使问鼎。

但目下萨哥王子说问鼎之心难息，除了表示入侵中原武林的野心之外，尚有夺取花玉眉芳心之意。他因为花玉眉先前以隐喻要他退出中原，所以也用隐喻的话表露心中爱慕之意。

花玉眉自是会得此意，心中暗道：“我此心已属桓宇，今生今世决不会变。”

口中应道：“这话不似俊杰之言，王子还须三思为是！”

萨哥王子一怔，想道：“原来她刚才赞我是俊杰之士的话，其实是暗喻我是识时务不吃眼前亏的人，现在则说我想染指乃是不识时务之举。唉，你既无情我便休，何况我已败了一着……”当下拱手行礼，说道：“多蒙姑娘指教，某家这就告辞！”

花玉眉一摆手，守在住口的龙虎庄三老大孽尊者等数人立即移开，让出道路。萨哥王子眼见花玉眉指挥群雄有如役使庸仆，心中更添几分惊凛忌惮，当下十分服气地离开这铸剑楼。

那萨哥王子乃是大有身份之人，说的话自是可以作准，因此众人都不须提防他不离开中原。

众人纷纷上来向花玉眉道贺，称赞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强敌吓退。花玉眉眼睛一转，见人丛中少了桓宇和叶婉二人，饶她不比平常女子，胸臆间也不禁涌起无穷妒意。

但她表面上仍然谈笑自若，等到众人情绪平复，各归原座，这才朗声道：“萨哥王子此去之后，不出三个月之内定当回转。其时声势比这一次只怕不要大上多少倍，武林劫运端看这一战而定——”

座中之人无不知道那竺公锡乃是百年来仅次于司徒峰的高手。经过这些年来潜修苦练，料必比从前更为厉害难当，因此不禁都微微露出忧色。

天马行空霍陵说道：“花姑娘料事如神，智谋绝世，连乱世闲人公孙博也对你十分服气，可想而知，是以这番推测自是势所必至之事。放眼天下武林，能够抵敌得住竺公锡的，恐怕找不出一人！”

五大门派的高手都有点不以为然之意，叶重山叹口气，说道：“老朽数十年前不服气司徒峰兄的武功，但经过这几十年冥思潜索之后，才知连竺公锡也是无法匹敌的对手，霍兄的话一点也没有过誉那竺公锡。”这叶重山乃是昔年有限几位高手之一，与当今五大门派的掌门人齐名并称。因此他这么一说，五大门派之人便都不做声了。

孟若虎不知天高地厚，咕哝道：“我就不信世上真有这么厉害的人，若是真的话，这天下岂不是任他横行？他何必命徒弟来夺什么遗书？”这个道理本是显浅之极，众人却直到这时才醒得起，都啊了一声。大孽尊者道：“对，对，其中必有缘故！”

人屠施独足冷冷道：“说不定那厮武功炼得太高，反而出于岔子！”叶重山沉吟道：“莫非他也象老夫一样，不慎走火入魔？”

花玉眉娇笑一声，说道：“诸位毋须纷纷猜测，那竺公锡不肯轻易出世之故，便是着落在这封遗书之上！”

众人都大感迷惑，齐齐向她注目。

花玉眉接着道：“假使这封遗书落在他手中，他早就现身中原，闹个天翻地覆了！”

井步虚问道：“姑娘高见自然是不错的，但贫道仍然想不通其中道理！”花玉眉道：“假设诸位乃是竺公锡本人，经过许多次较量武功之后，已确知此生此世无法赢得司徒峰大侠，试问若是在未有证据得知司徒峰大侠一定去世的话，他焉肯轻易出世？”

她话声一顿，让众人寻味她的话，过了一会，才道：“他必须得到那封遗书之故，一是可由此而确证司徒峰大侠真的去世。二是这封遗书能够使当今武林中武功最强的几位高人重踏江湖……”

孟若虎问道：“是哪几个啊？”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事隔多年，说也无妨，此地便有一人那就是本楼主人叶老前辈。还有几位都是当代名门大派的主持人，这些人一出世，若能联手合力的话，竺公锡也吃不消。”

霍陵接口道：“但目下怎么办？峰兄的使者不知诸位下落。”

花玉眉道：“倘若我推测不错的话，这封遗书不须多少天就可到我手中。”众人听了都疑信参半，花玉眉捏指一算，说道：“诸位请于十日后的晚上，在此会晤，当可得见遗书！”

她说得如此肯定，众人也不能不信。当下纷纷向主人告辞，花玉眉也飘然自去，不知去向。

且说桓宇奔出叶府，心灰意冷之极，信步狂奔，不知不觉到了东门，此时城门未开，街巷中肃静无人。一队兵丁从另一条街转出来，远远见到桓宇飞奔，便有人喝问是谁。

桓宇失魂落魄之际，根本没有听见，仍然向前奔去，忽然一双手拉住他的臂膀，接着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桓公子，我们还是避开巡夜官兵为是。”

这阵语声传入他耳中，不禁一震，停步转眼一看，正是那张使他由爱变恨的面庞。

不过他这刻也就恢复了神智，耳听那边厢叱喝连声，当即和她纵上屋顶，

霎时已然冲身而起，一惊身，两人落在街上，桓宇冷冷道：“你回去吧！”

她没作声，低着头。桓宇已经走了几步，忽然回头道：“你不必担忧，他不久就可与你团聚，但你回家须得把你和姓傅之事告诉你父亲，免得叶老伯还以为我瞧不起他的女儿！”

这一番话讲得很重，那女子正是叶重山的女儿叶婉，她娇躯微微发抖，仍然低着头，没有作声。

桓宇不讲话，回头便走。叶婉忽然奔到他的面前，低声道：“你已经不象以前那么恨我了，我心中罪孽之感也就稍为减轻了些。但你要到何处去呢？”

桓宇哼一声，道：“我回到军中去。”

叶婉惊道：“为什么？她……她可知道？”

桓宇道：“我若是不曾战死沙场，解甲之后，就出家修道，什么她不她的，别胡乱说。”

叶婉大惊失色，想了一想，说道：“公子切切不可意气用事，若是一时愤慨，做出决绝之事，只怕日后漫漫岁月之中，要被无量痛苦折磨……”

桓宇冷晒道：“奇了，你居然教训起我来啦！”

叶婉盈盈跪倒，柔声道：“公子切切不可弃她而去，因为我亲眼见到一个人，也是因一时意气，以致终其生遭受无穷痛苦，实在万分可怜……”

桓宇听她说得似是真有其事，顺口道：“谁？”叶婉答道：“就是我的师父，他自称为一代情囚……”桓宇不禁一笑，道：“胡说八道……”叶婉在地上，哀声道：“公子啊，我师父的名号没有半点夸大，他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之中”

桓宇冷冷道：“起来，你自杀在我跟前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叶婉因是负疚太深，任他如何嘲辱，都吞下肚中，柔声道：“公子若是不信，我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

桓宇没做声，但也不走，叶婉起身道：“我刚刚从师父那儿赶回来，承蒙他教我一招剑法，才能一面狠袭萨哥王子，一面将你推倒。师父他算定你脾性倔强，纵使被我推开，只怕还要上前。所以教我那一招手法，能隔空推开你，一方面又点住你的穴道，我们这次前去，公子诈作向他道谢，我自然会设法求他将往事透露一点，让你参考！”

桓宇对别的不甚在意，反倒是她说及武功之事，使他大为动心，忖道：“刚才叶婉能够跟萨哥王子战了许多招，已是一大奇事，而我听荆大庄主及花姑娘曾经提及她的剑法中有些竟是他们的绝艺，这人倒底是谁？为何识得这两家绝艺？此事得探个究竟……”

当即跟她走去，不一会，已转入一条僻窄巷子之内，叶婉领他越墙而入，却是一间古旧的屋子。

大厅内吊着一盏油灯，灯光昏黄，照出壁上佛像及供桌香炉等物。

桓宇踏入此地，心中便泛起一阵凄寂之感。

入得堂中，只见柱上贴着一副对联，右首是“欲无后悔须修己”，左首是“各有前因莫羡人”。

叶婉领他转入后进，院门贴有对联，显的是“剑空宝匣龙应化，云锁丹山凤不来”。

叶婉站在院门外叫道：“师父，师父……”此时天色未明，满天星斗。桓宇方想这刻正是睡觉时光，那得便起来了。

院内传出答话之声，说道：“婉儿去而复转，可是出了岔错？”口音甚是苍老，自具一种凄寂意味。

叶婉道：“幸得师父传授一招剑法，已替桓公子解围！”

院内的人说道：“你带了他来此地有何事情？”

叶婉叹一口气，道：“师父再也猜想不到的……”桓宇却奇怪她为何不进去说话，当下大喊道：“晚辈桓宇敬候参谒？”

那苍老声音说道：“罢了，桓公有子如龙，死亦无憾。”

桓宇一听这话，心想此老必定识得先父无疑，只不知他何故不命自己入内参谒？

叶婉缓缓道：“师父，桓公子也是性情中人，他自从上次离开此地，另有遇合，因此这番重来，已宽恕了徒儿寒盟毁约之罪。”

院内的苍老声音道：“我不管你们的闲账，你们回去吧！”

叶婉连忙道：“师父啊，徒儿眼见他又踏你老复辙，所以才苦苦劝他走一趟，但望师父大发慈悲救他！”

桓宇说道：“叶姑娘虽是片好意，但晚辈却非为此而来，晚辈只是因见叶姑娘剑法超妙，自成一家，是以对老前辈十分拜服。特别是叶姑娘竟识得龙虎庄及昔年百花仙子沈素心的绝艺，更是敬佩！”

院内寂无声息，桓宇向院门行了一礼，说道：“晚辈告辞啦！”

叶婉伸手扯住他衣抽，说道：“请不要走，我师父已经意动啦，说不定连我也得以参谒他老人家一面！”

桓宇不觉讶然想道：“难道她拜师学艺，还未见过师父之面？”

院内的人突然说道：“进来吧！”桓宇好奇心已起，又睨见叶婉满面惊喜之容，更不迟疑，举步踏入院内。

但见这座院子甚是宽敞，花木甚多，尽是名卉异种。放眼一望。隐约见到一道人影站在花木之中，却瞧不清面目，便走过去。

叶婉紧紧随着，两人走了一阵，只见那人仍然站在花木之中，这一阵工夫竟不曾走到他身边，两人都大诧停步，桓宇拱手道：“前辈胸罗绝学，虽是区区一座院宇，也能作仙凡之隔！”

那人影甚是模糊，他们虽是运足眼力望去，仍然瞧不真切。叶婉大感失望，说道：“师父，徒儿终是不能拜见慈颜的了。”

桓宇忽然大悟，心想：“原来她学艺之时，也是象此刻一般只见到模糊人影。”

花木中的人影答道：“相见如不见，为师昔年就是参不透这话，以致抱憾终身，一生为情所困？这且不去说他，你说桓宇要踏我覆辙，这话怎说？”

叶婉道：“桓公子幸获奇缘，得到当今天下第一美人青睐，所以宽恕了婉儿之罪。可是他不知为何故准备回到军中，如若不曾捐躯沙场，以后便出家修行，不再见她一面，这不是象师父一般自陷情囚之境么？”

桓宇冷冷道：“我日后想也不想你们，怎可称为情囚呢？”

花木中的模糊人影轻晒一声，说道：“这话不错，婉儿可带桓宇回去，毋须杞人忧天！”

叶婉急得双膝跪倒，哀声道：“师父啊，徒儿好不容易才能把桓公子带来，你老竟不肯帮忙徒儿么？你老若是不管此事，徒儿这一生都永难安寝。与其如此，不如这刻一头碰死在师父眼前！”

桓宇不信她会为自己而死，因此望也不她一眼，心想：“你若是肯为我

死，早就该死掉啦！”

那人影沉吟半晌，没有答话。叶婉垂头轻轻一叹，随即拜伏地上。她身躯还未伏得贴地。风声飒然一响，有人落地她身边，一脚把她踢翻。桓宇惊讶瞧时，只见那人身披灰色僧袍，但须发甚长，面目韶秀，大约是六旬上下的年纪。再瞧叶婉，只见她胸口一片血渍。还有一把短短匕首插在胸口。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纵到她身边，正要查看伤势。

耳听那人沉声道：“住——”桓宇一怔，停住伸出手势。那身披僧袍的老人走过来，弯腰把叶婉抱起，向前走去。

桓宇踌躇一下，以他的性格，应当拂袖便走，但他明明眼见叶婉为了他而刺胸自杀，焉能不看明白她的生死便狠心离开？当下忍住心中气恼，随后跟去。他们走往个房间之内，叶婉被平放榻上。那僧袍老人取出一口箱子，里面尽是药物及刀夹之物。只见他先取一把利剪，迅快地剪开伤口四周衣服，接着塞敷药膏在布块上，一手拔起匕首，一手便把药布按落伤口。

桓宇瞧他手法利落纯熟之极，一忽就替她包扎好，心想这位老人定是精通医道，可是叶婉一直没有声息，大是奇怪。

当下欠身问道：“叶姑娘伤势如何，还望老前辈赐示？”那老人只哼一声，瞧也不瞧他一眼，桓宇忍气吞声，又欠身询问，声音极是诚恳。老人缓缓转眼望住他，说道：“你为了得知她的伤势，不惜受老夫几次冷淡。以你倔强的性子，实是难得，无怪婉儿说你是情真义重之人！”桓宇平生以来，罕得有人如此知他性情，心中一阵激动，说道：“上一次晚辈为了叶姑娘之事，几次险险死去，后来全靠报复之心支持才活到如今！”老人点点头，道：“不过你现下不但已消报复之心，还移情别恋，是何缘故？”

桓宇答道：“晚辈不敢相瞒，实是一则玉眉姑娘艳色天下无双，人人见到她没有不倾倒爱慕的，她却独对晚辈垂青。二则我们一同出生入死，屡屡承她搭救，这条性命实是拜她所赐！”

僧袍老人道：“原来是红妆知己，才能使你情心再热，但你还未见过第一美女，才会对她如此推重。这只怪你迟生数十年……”

桓宇大不以为然，却不反驳，老人见他神色，已经明白，当下微微一笑，说道：“回头老夫让你见识见识，便知老夫之言不假。现下且说婉儿之事。她昔日为了你自尽过一次，若非老夫精通医木，她早已死了，连同今日这一回，她已为你死过两次，恩怨相抵，她已不欠你什么啦！”

桓宇道：“只要叶姑娘无恙，晚辈便即安心！”

老人和他走出房外，仰望犹明天色，沉静半晌，说道：“老夫原本说过让你见识见识天下第一美女，但现已用不着啦，你要走便走啦！”桓宇原本不打算看，当下行了一礼，说了辞别之言，便待离去。老人忽然问道：“你真连半点好奇之心也没有？”桓宇迟疑了一下，才道：“晚辈有难言之隐，还望老前辈不要究问！”

僧袍老人挥挥手道：“如此去吧！”桓宇循原路出去，但走了一会，仍然处身在院落花木之中。他已知这院落中布下奇门大阵，心想可惜花玉眉不在，否则定可较易脱身。于是停步查看门户，耳边响起那老人的声音道：“老夫已想出你所谓难言之隐，只不过是会得罪了我，对也不对？”

桓宇道：“正是如此！”老人道：“敢是人认定心目中的姑娘比老夫说的还要美丽，所以不必瞧看？”桓宇又应道：“是！”

人影一闪，那僧袍老人出现面前，说道：“跟我来！”桓宇脱身不得，

只好如言跟随，左转右折，不久便走入另一个院落之内。

僧袍老人指住一间珠帘深垂的门口说道：“她就在这里面，在你进去之前，老夫教你再见识她另一宗绝艺？”他言下之意，似是已经有过其他绝艺让桓宇见识过。

桓宇暗想也许便是她传授医道与他，便不询问。僧袍老人缓缓道：“听说桓家剑法以意的一字称绝武林，方家剑法以变字称尊，其实两者都相差无几，均有意马心猿之病！”

这个当儿忽然论起武功，桓宇不禁一怔，但听到后面，却不禁大是惊骇，欠身行礼道：“老前辈此言大是有理，若是先父亲聆教言，自当膺服！”原来桓公玄往日时时跟桓宇谈论本门剑法，深觉其中必有弊病。但浸淫日久，每一招都以意运剑，反而研思不出弊病所在。这话深烙桓宇心头，时时思维。目下听老人一说，悄然大悟，不由得惊喜交集，衷心感佩。

老人道：“这不是老夫创见，而是她的绝艺之一！”他指一指垂帘，桓宇道：“晚辈定前往拜见！”老人当微一笑，说道：“但你见到她时，却不可因她绝艺惊人而存偏见，须得当她是普通之人，瞧她是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桓宇走到门口，回头见老人还站在那边，当下恭声道：“晚辈桓宇竭诚求见！”房内悄无声息，他连说三趟，仍没有人回答。

他实在忍不住，一径踏入门内。房内灯火辉煌，比外面黎明天色还要光亮。放眼一看，只见当中挂着一幅巨大的画象，染彩抹色，光洁明丽，宛如新绘。

画中是个女子拈花微笑，形体有如真人一般大小，画得极是工细，栩栩如生。

桓宇瞧见画中人的面貌，不觉呆住，过了片刻，才回复神智，转身出房，只见僧袍老人满面哀伤之色，遥望曙天。

他晓得老人正在缅怀旧事，是以沉埋哀伤之中，从刚才的言语中推想，可知他如此情状已有多年，不料还是如此强烈，可见得情囚二字一点不假。

当下大声道：“原来老前辈怀思的是花仙子沈素心前辈，只不知你们之间是何种关系？”

僧袍老人怔一下，问道：“你纵是听过她的名头，却怎知画中之人便是她？”

桓宇道：“她的姿色果是盖世无双，晚辈一瞧便知！”

老人喜道：“这话虽是有点不合情理，但教人听来却极悦耳！”

桓宇微微一笑，道：“如若世上有人诋毁沈仙子容颜不美，晚辈也要找他拚命！”

老人皱眉头，道：“我告诉你，马屁不是这么拍的，你和她非亲非故，这话可说不得！”

桓宇道：“老一辈的私下迷恋于她之人不在少数，老前辈难道和她有亲有故？”

老人怒道：“她是我的妻子，这不是亲故是什么？”

桓宇大吃一惊，想道：“他是沈仙子的丈夫的话，那就是花玉眉的父亲了！”于是问道：“原来如此，晚辈竟是失言了，请问老前辈尊姓大名！”

老人苦笑一声，摇摇头道：“天下间再没有比她更美的人，因此你既能移情别恋，谅也不会象老夫一样多世受苦。婉儿未免过虑，你可以回去啦！”

桓宇想道：“我既是得知此事，须得去通知花玉眉一声……”当下拱一

拱手，转身出去，走了三四步，忽又想起自己正因不愿再见到花玉眉才出来的，如何便又回去？心中好生为难，脚下不觉踌躇起来。

最后他还是决定不见花玉眉之面，转身道：“晚辈有一句话奉告……”

老人摇头道：“不必了！”桓宇微微一怔，心想莫非他已晓得花玉眉来到江陵之事，当下道：“老前辈既是晓得，晚辈就此告辞！”

老人皱一下眉头，道：“我虽然不晓得你要说些什么，但谅必只是世俗之事，不听也罢！”

桓宇说道：“原来老前辈还不知道，晚辈要说的便是这世上还有人可以比得上尊夫人的风姿！”

老人面上泛起怒色，道：“胡说，谁比得上她？”

桓宇道：“这人就是沈仙子的亲生女儿。”

老人面色大变，呐呐道：“什么？她的女儿？”

桓宇疑心顿起，冷冷道：“你居然不知道，自然不是沈仙子的丈夫，哼，我若不是心灰意冷，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了你……”

老人怔了半晌，面色渐渐恢复正常，过了一会，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真的不知道，唉，她长得很象她妈妈么？她姓什么？”

桓宇冷冷应道：“你姓什么？”他不肯先说出花玉眉的姓氏，免得这老人自认姓花。

老人又怔了一阵，答道：“我自会出家，姓氏罕得动用，不过我若是不说出来，料你决不肯告诉我，好吧，我说就是，我姓花，她叫做什么？”

桓宇不禁一愣，应道：“她也姓花，名叫玉眉！”

老人问道：“她此刻在什么地方？”桓宇说了，老人顿时满面泛起沉哀之容，连连叹气。

桓宇大是不解，道：“老前辈不妨去瞧瞧她，何须长嘘短叹？”

却是老人双泪齐垂，接着放声大哭，声音极是凄惨。只看得桓宇也觉得鼻子一酸，满腔具是同情之心。他虽是不知道对方为何放声恸哭，但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既是大哭出声，必有十分可悲可痛之事无疑。

那老人这一哭似是没有了期，一直哭到日上三竿，阳光遍地，仍然象刚刚开始时一般。

桓宇静静伫立一边，不声不响，又等了半个多时辰，只见他面上泪水已变成红色，大吃一惊，心想：他竟然哭出血了！连忙上前伸掌轻拍他背心大穴，拍了七八下，老人似乎被穴道受震才恢复自制，哭声渐止。

又过了一会，桓宇见他已经不哭了，告辞欲出，老人叫道：“慢着，容我想一想……”桓宇只好停步，老人这一场痛哭已将胸臆中积郁了几十年的悲苦发泄出来，这时心境比平日都安详，因此脑筋特别灵活。当下说道：“我和素心虽是天上人间，永相诀别，可是你们却都年轻，千万不可陷我覆辙！”

桓宇道：“老前辈有所不知，晚辈此去军中，当必战死沙场，是以纵有无量痛苦，也不放在心上！”

老人道：“你正是所恶有甚于死者，所以宁愿去死。可见得你对玉眉一片深情。但万一不曾战死沙场之上，未来岁月只怕就跟我一样了……”

桓宇还未做声，老人接着又道：“我还记得七八岁之前和素心两人青梅竹马，一同玩耍。其后先父作宦山右，不到五年先慈先严相继去世，我那时只有十三岁，但还牢牢记得跟素心订了亲之事。其时我在山右孤苦无依，混

几年，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法号智度。殊不知我的师父乃是武林高手，因此数年之后我也学得一身武功。到我二十五岁的那一年，先师圆寂西归。我便开始到江湖中行走，一方面见识识别的家派的武功，一方面修积功德，在江湖上行走了五年，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忽然间听到百花仙子沈素心的声名，于是记起这位童年伴侣，更记得她是我的未过门妻室。本来单是如此还不足以引得我去和她相见，但其后又听闻说她长的美貌无比，连当代最负盛名的两位年青高手也为她神魂颠倒，更有不少人想亲近她而折辱丧命在这两人手下，于是引起我瞧瞧她的欲望……”

他话声一顿，桓宇插口道：“那两人想是司徒峰大侠和竺公锡了？”

他微微一怔，道：“你也知道竺公锡，啊，想是令尊告诉你的。”

桓宇摇摇头，却不多说。老人便继续说道：“想见见她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以致我连坐禅时也不能入定，老索想这件事，于是有一日，我决计前去见她！”

桓宇问道：“沈仙子还记得你么？”

他道：“这正是我想知道之事，当日见到她时，她正在春郊试马，我已改为俗家装束，远远望见她下马歇息，这才上前……”

桓宇忍不住道：“老前辈何故改为俗家装束？”

他摇摇头，清秀眉毛紧紧锁皱，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第一眼瞧见我，便怔一怔，接着便起身问我是不是姓花？我见她不但没有忘记我，甚至还认得出我，心中狂喜不禁，同时又被她绝世容光所慑，以致后来她问别后情况时，我竟不说出已经出家为僧之事。”

他长叹一声，缓缓道：“这就是我数十年误人误己的开端了！她邀我到她家中作客，盘桓了几日，大家都熟了，她便告诉我说司徒峰和竺公锡都屡次向她求婚，但她因为惦记着昔年父母主订盟约，所以坚决不肯答应。我听了这话心情万分激动，这一夜……”

他闭上眼睛，似是回忆起定情之夕的旖旎温馨。过了一会，才接着道：“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便结为夫妇。我们相聚了半年之久，才因钱财用光，我记起寺中财产甚是为富饶，便托词回到山右，返回寺中，暂时恢复旧日生涯，不过其时我已是一寺方丈。过了半个月，我在静坐中忽然大生愧悔之心。深觉此事极是卑鄙龌龊，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但我最后决定还是错到底还是回到素心身边，于是开始收积钱财。没有多久，已经准备动身之期，那知一日因知府之邀入城；回来时在路上碰到司徒峰！他和我很熟，因此我虽是作僧人装束，仍然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自然十分惊讶；过来查问内情。若是别的人我还可杀以灭口，但碰上了他，不曾在盛怒之下被杀，已是万幸了……”

桓宇道：“原来因为碰见司徒峰大侠，你老就一直没有回家？”

他摇摇头，道：“当时我自然不敢回去，过了几年，我日日都在痛苦深渊之中，实在熬受不住，于是决意回家去见素心，把内情全盘托出，看她怎生说法……”他的话中断了一会，才接着道：“唉，我老实说吧，当时我只是想知道她在司徒峰揭发之后有何变迁？是不是已改嫁给司徒峰或是别人？”桓宇不禁怒道：“你怎可有这种卑鄙的想法？”老人叹口气道：“不错，我实在把她低估，大是侮辱了她……”

桓宇其实对女性成见极深，只不过他明知百花仙子沈素心没有嫁给别人，她的女儿花玉眉又是姓花，所以才会说那智度胡乱臆测。这时忽然觉得



对方甚是可怜，当下歉然道：“其实老前辈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这世上找出一个靠得住的女儿还真不易！”

老人说道：“这一次我见到了她，真有隔世之感，她已经不象从前那么年青活泼，虽是十分温柔多情，但我见她从来不问及我为何一去多年之事，心中总是疑惑不安，认定必是司徒峰把我的事告诉了她，所以她才不问！如此过了不久，司徒峰来到我家，我便使用毒药暗中加害于她。一来可泄心头之恨，二来我老是觉得素心真正爱的人乃是司徒峰，正好趁此机会除此情仇大敌！”

这时他的叙述已到了高潮，桓宇不敢作声，瞪大双眼聆听下去。

老人接着说道：“司徒峰内功极是高强精深，喝下毒酒之后，立时发觉，仍然支持得住，假借别事匆匆走了。素心看出事有蹊跷，她的智计聪明天下无双，只是一向不肯用在我身上，这时已忍不住细细查看，那杯未饮尽的毒酒便被她看破了，她没有责备我，只端起毒酒便饮，我连忙抢夺杯子，她还不跟我争执，自个儿到房中瞑目默坐，我怕她会有异动，时时入房探视。她这一坐坐到晚上，长叹一声，唤我入房，说道：我已明白你的一切，你虽是被司徒峰撞破隐密，但他数年来却没有向我提过一言半字。可见得他的胸襟实在举世无匹！她又言道：你出家为僧时头上留下戒疤，我早已发觉，但我一直不肯，极力不用心思推想你过去的一切，除非你自己告诉我。谁知你一直说出，根本不肯对我推心置腹，她一连数出我多许不及司徒峰的地方，我反而妒火中烧，气恨慎胸，转身便离开了。”

桓宇沉吟道：“这是沈仙子的不对！”

他摇摇头，说道：“我也错了，她如此数落我不及司徒峰之处，正是告诉我说，虽然我有这许多缺点，可是她爱的还是我……”

桓宇怔了一下，道：“这话也是，唉，换了是我，我万万想不通这么深的心意！”

老人说：“我也是得知她死讯之后，恸哭之际，突然悟出此理！唉，唉，人天永隔，他生未卜此生休，我虽是痛苦了二十年，仍然赎不了我的罪过！”

他号哭数声，眼泪已枯，只是干号而已。桓宇想道：他声音中显得虚弱之极，只怕已活不了多久。

却见老人僧袍一撩，走入房中，桓宇见他神情之间悲愁欲绝，怕他自尽，连忙跟了入去。

老人入房之后，取出一把剃刀，放在桌上，接着又找出一幅白布，撕为两片，铺在桌上，取过文房四宝，提笔疾书道：“烟雨凄迷万里名花凝血泪，音容静寞清溪流水发哀声。”

当即将这幅联分挂在肖象两侧，桓宇默诵一遍，但觉情伤魂断，音节凄凉，暗想这老人原来是文武全才，无怪博得沈素心一代红妆的垂青眷爱，反看自己毫无所长，庸庸碌碌，难怪花玉眉不甚着重，当着自己面前，跟别人软语俏言，款款有情……

想到此处，心中痛如刀割，但觉万念俱灰，呆了一会，举步向房外走出。

刚刚走到门口，鼻子中忽然嗅到一阵毛发烧焦的臭味，说也奇怪，他本是满腔郁闷，神智不甚清爽，但这阵臭味一送鼻中，顿时清醒。

转头望去，只见肖象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圆形瓷盆，里面炭火熊熊，那老人正向火盆中投下银灰色的发须，这时他头上光秃秃的，露出受戒疤痕。他本来穿上僧服，这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老和尚了。

桓宇正在看时，智度和尚喃喃道：“贫僧十二年的烦恼丝已经火化，先前的皮囊也等如从此化去，这烦恼丝用曼陀罗华露洒过，臭味能够平伏心魔，还我真如……”这番话宛如说给桓宇听的一般。

智度和尚紧接着又说道：“还有些身外之物，也该焚化，譬如素心手录的三本武功秘籍，一是司徒峰的一是竺公锡的，一是你自己的，这三本秘籍虽是武功重宝，美人手泽。可是留在贫僧身边却无用处，该当焚化……”说到这里，已经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掷在火盆内，顿时升起一阵火光。

桓宇纵到他身边，伸手拦住他继续丢书入炉的动作。智度和尚淡淡道：“你既是出手将阻，便算手缘，这两本秘籍拿去吧！”

他将两本小册塞在桓宇手中，接着又望住火盆，说道：“我本想仗着三本秘籍载录的武功，炼到大有成就，才去找到司徒峰及竺公锡二人，把他们击败，这个心意你当然了解体会……”

桓宇心头一震，忖道：“我出手拦阻时虽有学艺之心，但他这话却触发我的灵机。何不设法增加武功之后，出手对付那竺公锡，若是幸而取胜，那时节天下武林谁不钦仰，而我对她连望也不望一眼，掉头就走……”想到这里，心中但觉十分痛快，大声道：“智度大师，现在你的武功高呢？抑是行公锡高强？”

智度和尚默然不语，望在盆中之火，似是没有听见。桓宇正在要问，他恰好缓缓回头说道：“若论武功中的手法招数，竺公锡虽是已得少林及帝疆野人山神魔两派真传，仍然非我之敌，可是……”

他沉吟一下，说道：“可是我们若是相逢交手的话，我连他三招都接不住！”

桓宇大惊道：“大师敢是知道他还有你不晓得的秘传绝学？”

智度和尚摇一摇头，说道：“武功之道，一到了第一流高手境界，内力与招数手法便必平衡，缺一不可。我虽是天资颖悟，聪慧过人。可是根基不固，这些年来，功力如此何止要弱一半。因此我纵是深谙他每一招可乘之机，却递不出招数。他内力一发，我便先行败亡了！”

桓宇啊了一声，大感失望道：“如此说来，竺公锡不久来到此地，天下之人竟无人能够与他抗衡的了？”

智度大师听说竺公锡要来此地这句话，大感兴趣，详加询问，这才晓得花玉眉设法调遣天下高手以抗竺公锡。他虽是决意不再插手世间之事，可是这事于女儿荣辱生死有关，又不能不管，寻思良久，苦无善策，当下起身绕室而行，一面频频以拳击掌。

桓宇但盼他筹思出妙计，得以帮助自己，等静立等候。过了许久，智度和尚说道：“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我或你的功夫设法增强数倍。你正当年轻力强之时，先瞧瞧能不能做到再说！”

两人便在房中席地相向趺坐，各自伸出右手，掌心互贴。

智度和尚先告诉他运功传力之法，等他牢牢记住，才又道：“现在是你借我的内功运行全身经脉，到了双方内力心意都合为一体之时，便拭着攻破玄关，前面的五体禁穴，这一次不是当真攻破禁穴，只须一试便生感应，由此可知没有冲破打通之机，若是可行，我们还得安排一下，教婉儿为我们护法，七昼夜之内绝对不能有人惊扰，否则被助的一方当场攻散断气，不能活命！”

桓宇自然知道这种上乘功夫的惊险，也不惊讶。智度大师又道：“这回

虽是试验但也须功行大周天圆满之后才能分散，大约须费三个时辰之久，目下就让婉儿静卧休养，等到黄昏时我们已经做完一次功夫了。”

两人开始运愉，桓宇只是凝聚全身真气内力，待得掌上一股热流传入，便缓缓穿经过脉，周行全身。

智度大师从掌上发出的内力不久就与桓宇全身真力融洽无间，两股力道合连，势道渐见威强。

这一股真气内力穿透千经百脉时，越行越行，不久桓宇已渐入虚空之境，忘却试验之事，到他回醒之际，眼睛一睁，屋外夕阳斜照，已是黄昏时分。

两人振衣起立，桓宇但觉全身舒泰无比，真力弥漫，心想这次运功试验得益匪浅，从此刻感应上推测，大概可以施行通关大法。

智度大师本已起身，忽又坐下，沉声道：“你年纪轻轻，又不是贪色之辈，何以真元亏损一至于此？”

桓宇吃惊，不觉也坐下了，答道：“晚辈曾经如此这般，变作毒中之圣。幸得花玉眉姑娘相救，才不致于遗恨终身！”

智度大师颌首道：“这就是了，目下你真元亏损极距，非有十年苦攻之功无法复原，刚才咱们说过的通大法不能施在你身上！”

桓宇大感失望，问道：“晚辈听说武林人只是冲破禁穴，打通玄关，便即成为金刚不坏之身，先后天真力合而为一，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大师只要能助晚辈通此禁穴玄关也就是了，与真元亏损有何关连？”

智度大师答道：“你学的正是正宗内家功夫，说到贫僧恰好识得此法，又肯为你大耗功力施此大法，本来是机缘凑巧，千载难逢。然而须知器小易盈，绳朽必断的道理，你本身真元亏耗过甚，纵是不惜冒险助你打通了玄关，但不出半载，你全身肌肤筋骨便将寸断碎裂而死，贫僧焉能害你？”

桓宇颓然道：“原来如此，晚辈虽是宁半年后惨死，料想大师也不肯出手相助的了！”

智度大师说道：“这等事岂能做到，休得再提！”

桓宇陡然记起前事，说道：“然则大师本身便又如何？那竺公锡乃是中原武林公敌，若是大师通了玄关，出手阻他横行，也是一样！”

智度大师叹道：“你的胸襟实在非常人可及，既是如此，贫僧不妨一试！”

两人伸出右掌互推，掌心紧贴，智度大师把运功之法告诉了他，当即各自摄心运功。

桓宇处在助人地位，这才晓得此举不但十分吃力，而且险阻甚多，特别是到了一个时辰后，两人内力融合为一，攻向禁穴之时，更是险象环生，只要对方心神把持不定，力道旁溢，重则当场丧生，轻则半身不遂，成为残废。他虽是不致于如此地步，但也不得耗去全身大半功力，不是三年五载之内可以恢复的。

当下明白了这种增强功力之法为何世上罕见，这时那敢大意，兢兢业业运

足全力助智度大师。

试功之法进攻禁穴为度，那禁穴共有五处，乃是人身血气无法通行之穴，误犯者有生命之忧，若非五穴全通，便又毫无用处，是以武林各家派内功心法虽是不同，但这五穴列为禁地尽皆相同。

他们是逐穴试验，探测反应，到了夜幕深垂之时，已试过三穴，那股力道缓缓移到第四禁穴之上。

桓宇因是辅助身份，是以不似智度大师一般全神沉迷其中，这时耳中忽然听得人声，不觉微凛，细心一听，那声音甚是娇细，叫道：“师父，师父他一听而知叫声乃是叶婉所发，暗中计算一下时间，还须一个时辰之久，这等事急也急不来，只是默默祷告老天爷别让叶婉闯到。

眨眼间叶婉的声音自远而近，落在院中，只听她说：“师父，你可在屋中？

桓公子呢？我不能进来？”

### 第十三章 南柯一梦阴阳变

桓宇听她询问能不能进来，恨不得大声回答她，他心中情绪一动，立觉智度大师发生反应，那股势道威强无比的内力，摇荡不定，险险攻入别处经脉。他一惊之下，那敢开口回答，连忙全力运功。

房门外的叶婉急急道：“师父，你到底在不在？”

这话自然无人回答，叶婉举步向房门走去，一面说道：“师父啊，请恕徒儿擅闯之罪。”

步声霎时间已到了门口，桓宇虽然不敢惊心动魄，可是脑中仍然思索，心想她定踏入房中，得见我们出掌对坐，不言不动，定要误以为我们正在较量内功，也许不敢立刻上前，但一个时辰有四炷香火之久，她焉能耐心等待这么久，势必上前说话拉扯，那时节……

底下的结果不用再想，他脑筋一转，落在如何解救目前危机之上。他每逢碰上无法解决的难题，总是情不自禁记起了智慧绝世的花玉眉，这时心中一方面泛起花玉眉的娇容，一方面寻思道：“如果花玉眉换作是我，有何解救示警之法？”

叶婉伸手拨开珠帘，探头内视，桓宇不必瞧看，也想象得出面上惊疑骇之色。

此刻正是千钧一发之际，桓宇迅即下个决定，暗暗说道：“目下须得立刻收回内力，纵是因此遇险遭害，也胜却坐在此处等死！”

他原来是有决断之人，此意一决，再不迟疑，运足全力将那股力道缓缓收退。

初时那股力道甚是听话，但缩退了一半，忽然间出极是强大的抗力，向前挣去。

桓宇头上汗珠直冒，抵死兜住，但这一股力道乃是两人合运之功，须得两心如一，才能运转自如，二则他发出的内力，向前冲是顺自然之势，向后收缩更是逆势，两者一难一易，已可想见。

叶婉惊啊一声，她不但瞧见黑暗中的两人，而且还看清楚桓宇满头大汗，面色紧张，当下向他们走去，低声道，“师父……桓公子……你们干什么？”

桓宇已感觉到她要伸手拉开他们，更加紧张，陡然间起了逆运真气之法，当即如法施为。

智度大师体内那一股两人合运的内力这时因他逆运真气之故，顿时分开，但桓宇的内力仍然兜住智度大师的收回。智度大师炼功数十年，这时自然而然生出抗力，就在这顷刻之间，其势已散，已不复是运内力攻禁穴，反而变成敌对之局。

因此智度大师也就从茫昧毫无所觉的状态中回醒，内力一催，将桓宇的力道逼出体外。

叶婉叫道：“师父……桓公子……”

两人同时睁开双眼，互相点点头，又同时收回内力。智度大师见他一头大汗，不觉诵声佛号，说道：“善哉，善哉，贫僧已是两世为人！”

桓宇用衣袖抹去大脑门上的汗珠，转为望住叶婉，说道：“你怎的起得身啦？”叶婉道：“家师医道有独得之秘，我的伤势已好了大半……”她仍然不知道早先险生把这两人害死。

智度大师说道：“婉儿，我们正要运功打通玄关，你既是好了，就准备

为我们护法，在我们睁眼之前，不得有任何人畜入房惊扰！”他一句也不提险死之事，果然是看透世情，胸襟超凡的高僧。

叶婉应了，便自去张罗准备。智度大师又道：“这次先为他攻破禁穴，秘关以后再说！”

桓宇讶道：“大师不是说晚辈……”智度大师接口道：“现下情势又不同啦！咱们别出心裁，另僻蹊径，保管连竺公锡也推测不出其中奥妙！”

过了两日的晚上，江陵城外荒野树林中一间木屋之内，灯光外露，灯下一位绝色丽姝，支颐凝坐，默默地正想得入神。

隔了不久，屋外数丈远处传来两短一长口哨之声接着，有人说道：“玉眉姑娘，老朽来啦。”

花玉眉起身出屋，只见数丈外站着一位轩昂老者，却是龙虎庄三老中老二荆登韶。她奔出去引领他入屋，原来她许多日以前，便在屋外布下奇门阵法。

两人入得屋中，荆登韶开口就问道：“可有桓兄消息？”花玉眉摇摇头，眉宇间笼罩着愁郁之色。荆登韶还是第一次得见这个智慧超世的女孩子露出愁容，心中暗惊，已知必有极难解决的重大事故发生。

花玉眉缓缓道：“这两日江陵城中十分平静，五大门派的高手们散居城中各处，也不闻有变故发生。”

荆登韶听了更是不解，说道：“不错，我们兄弟三人在城西租赁了一座屋宇暂居，日日都有武林同道往还酬应，都不曾发现任何可疑事故！”

花玉眉幽幽叹一口气，说道：“这两日我到处查访桓兄下落，不得端倪，心中甚是忧闷，故此对大局不免疏忽了，还是刚才独自等候你们之时，突然想到江陵如此平静，必有大事将要发生！”

荆登韶实在想不通这道理，忍不住问道：“姑娘从哪一点上作此推测？”

花玉眉答道：“我适才将铁血大帝近年来作为想了一遍，觉得这个敌人实是世上罕见的阴谋策略之士，若以那一日萨哥王子的表现，此人固是机智聪明，极有决断，但却只是铁血大帝的一半……”

荆登韶惊啊一声，道：“另外的一半呢？”

花玉眉说道：“萨哥王子机警决断而不毒辣阴险，因此那铁血大帝应当还有一人，此人则以阴险狠毒见长。因之江陵这两日如此平静，必是此人出头主持，布下毒计，幸而我早就有了安排，现在惊觉，想来为时还不算晚！”

荆登韶不敢再提起桓宇，免得她不能集中精神冲破目前局势，当下道：“以姑娘的意思，那萨哥王子那日应承离开中原，竟是假的？他们应当有何动静才合道理？”

花玉眉说道：“俺答一部窥伺中原已久，他们制造出一个铁血大帝，花去无数心血，而这次争夺司徒峰大侠遗书一事，正是削弱我们实力的最佳机会，因此无论在情在理，他们都不应罢手。那一日萨哥王子失败之后，便应暗中发动，将五大门派及三老你们以逐个击破之法，一一擒住。如此一来得以挟持你们做人质，二来必要时全部杀死，中原武林元气大伤，实力将减弱一半以上，但他们却没有丝毫动静，反而教人担忧！”

荆登韶一听有理，心下暗暗惭愧，原来他们人人都认为自前可以苟安一时，须俟花玉眉找到遗书，敌方的竺公锡也亲出面时才是紧要关头。花玉眉想了一想，说道：“尚幸我们有安排，纵是这两日失了先手，也未必就不能挽回，何况他们小心过甚，怕我已有防范，不作此图，更是可以从容应付。”

荆登韶听她说了两遍早有安排的话，直想问她一问，但又觉得不便启齿。花玉眉似是看出他的心意，微微一笑，说道：“二庄主不是外人，我的安排不妨奉告，那就是……”

刚刚说到这里，屋外传来两声击掌之声，花玉眉立刻停口，奔出屋外，不久带了两个青衣大汉进来，这两个大汉满身皆是尘土，污垢不堪，一看而知必是经过长途奔驰。

花玉眉请他们落坐，亲自倒了两杯茶给他们，然后向荆登韶说道：“这两位大哥都是湘东戴家的高手……”荆登韶啊了一声，道：“戴家祖传神行之法，数百年来敛誉江湖，久仰久仰！”

那两个青年大汉只谦逊了一句，声音甚是冷淡。荆登韶深知湘东戴家家法中，有一条是严禁子孙涉足武林江湖，更不许与武林人往还。因此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十分惊讶，只是十分奇怪花玉眉用什么法子？居然支使得动他们？这两个青衣大汉似乎十分口渴，把香茶一饮而尽，其中之一说道：“我们这个两路办好啦！”花玉眉连声道谢，那两人便站起身，抱拳告辞，向屋门走去，才走了两步，忽然一齐停步摇晃，接着先后跌倒，无声无息。

花玉眉道：“有烦二庄主帮忙把他们藏在屋后……”荆登韶讶疑不置，却不多问，一弯腰挟起两人，从后门出去，放在屋后草堆之上。

回到屋后，只听一下掌声传来，花玉眉出去，又领了一个青衣少年进来，这少年也是满身风尘。喝完花玉眉给她的茶，说一声一切办妥，便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一交跌倒。

荆登韶又挟到屋后，紧接着又有两个青衣中年人先后来，却也是一如前的三人一般跌倒。

先后一共五个，皆是湘东戴家之人，荆登韶正自莫测高深，孤疑万分，又有人来到。花玉眉出去领了人来却是个白发老妪和一个健壮少年。这两人正是阴姬顾亥和孟若虎。荆登韶上前见过，各各落坐。

顾亥说道：“老身承蒙姑娘设下奇计，查出加害舍侄儿手足的京华怪客南燕飞，还给予机会得以杀死那厮，报了血仇，此恩此德，誓不敢忘。姑娘有何事得老身效劳，即管吩咐！”

花玉眉谦逊几句，便道：“我知道老前辈本来不想久留江湖之中，无奈敌人势力强大，我们这一边，则势分力散，难以团结，所以非得借重老前辈大力不可！”

孟若虎插口道：“我奶奶对我说过，凡是花姑娘的话我都得听从，花姑娘可别漏了我！”

花玉眉微笑着向他道谢了，接着又道：“目前还不知要请老前辈和孟兄弟何处出力，我们先到铸剑楼去，以我的推测，司徒大侠的遗书应该可以出世子。”

当下一齐起身出去，她一句不提屋后的五个戴家之人，荆超韶也不便多言。

不久，他们已走到叶府右侧一条巷子之内，这条巷子隔了一排屋宇，才是叶府。她领着众人走入一道侧门，门内竟是间空屋。花玉眉走到一面墙壁之前，出手一按，只听轧轧之声，墙上出现一道门户，她回身向人说，道：“那一夜桓大哥带我走过。”

不一会那四人到了铸剑楼上的一间贮物室中，隔壁就是大厅。他们步出走廊，只见厅中，灯光辉煌，人声隐隐，敢情花玉眉今夕前来，已经预先约

好。

厅中坐有五人，一是主人叶重山，还有就是天马行空霍陵、井步虚道人、荆登龄和司徒登瑜等。

众人见过落座之后，叶重山说道：“今宵若是得见司徒兄的遗书，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井步虚徐徐道：“花姑娘算无遗策，当世无双，贫道相信必能如愿！”

花玉眉说道：“诸位千万不要这么说，世事变幻多端，实在难说得很！”

众人谈论别的话题，花玉眉独自静坐，眉宇间又泛起愁郁之色。荆登韶一看便知她又想起桓宇，当下连忙故意找些话题跟她说谈。

到了子夜之际，忽然一阵蹄声远远驰来，不久就停在府门。众人都停止说话，望住花玉眉。她轻轻颌首道：“去取遗书的人回来啦！”

过了一会，脚步声起处，两个人先后走入厅中。

厅中众人都顿时大呈紧张，向那厅中的两人望去，只见他们俱是二十上下的少年，其一便是轩昂潇洒的银剑郎君方麟，另一个衣衫破旧，但仍不失英挺之气。

方麟见到花玉眉，顿时露出笑容，大声说道：“方麟幸不辱命，把傅源兄请来，司徒老前辈遗书都在他身上。”

花玉眉含笑起身，眼波掠过傅源，但见他表情冷峻生硬，已明白他一时还不能相信这些人的身份来历，除此之外，还有一事极关重要，若不马上令他深信不疑，以及信服自己的智谋，大计便难以成功。

当下笑吟吟道：“傅兄辛苦了！”傅源欠身说道：“不敢，不敢……”花玉眉说道：“傅兄当初见到方麟兄，自是十分疑惑，但见他没有用强力迫取司徒大侠遗书，是以又不禁相信……”

她停顿一下，瞧瞧对方神情，接着又道：“傅兄心中必是暗想我这几句话虽是讲中你当时心意，但未必就当真智谋过人，此想原是人情之常，我决不会见怪傅兄。目下我先替你引见座中诸位……”

她一一说了，傅源细细审视龙虎庄三老。花玉眉道：“司徒峰大侠既是托付这等重任于傅兄，渊源自然不浅。因此傅兄去疑解惑之法，但须上前试一三位庄主的武功，便可得知！”

傅源见她句句说中心事，不由得不服气。当即上前，伸出一手。荆登龄含笑道：“辛苦傅兄了！”也伸出手和他相拉。双掌一接，各自发出内力，力道均是忽刚忽柔，此来彼往，极是融洽舒畅，比起碰上别派的力道时有天渊之别。

荆登龄很快就收回手掌，说道：“二弟三弟你们该当上来亲近亲近。”

傅源一一试过他们的内力，再无疑惑，翻身拜倒，说道：“小弟拜见三位师兄！”

龙虎庄三老听了一怔，心想原来峰叔已收他为徒。

连忙把他扶起。傅源这时才与厅中其余各人一一见礼，接着从怀中取出一个裹以油纸的小包，说道：“小弟把先师托的两物分开，这一包是六封信函，另一件便是本门武功秘籍，小弟埋藏在隐秘之处……”

他把小包交给荆登龄，荆登龄微笑道：“傅师弟胆大心细，如此安排甚是妥当！”当下拆开小包，一共有十重油纸裹封，最后才现出六封信函，封口上皆以火漆封固。

荆登龄说道：“这是家叔亲致当今五大门派掌门人及叶老前辈的手书。”



当下走到叶重山面前，交给他一封，又把一封交给武当井步虚道人。井步虚说道：“家师渴望此书已久，贫道这就告辞回山奉上书信。”说罢向众人打个稽首，飘然自去。

叶重山却把书藏起，说是等会才行拆阅。众人正在问傅源关于司徒峰在军中之事，忽然有人进来，原来是点苍派金笔书生岑澍，荆登龄把书信交给了他，岑澍也不稽留，立即离去。

不一会衡山派娄坚到了，将书信带去。接着是峨嵋人屠施独足。施独足走了之后少林大孽尊者便到，他揣起书信，说道：“洒家本来牢牢记住花姑娘所约的时间，只是有些人无聊得很，洒家竟被他们缠得没法，所以来迟了！此返嵩山路途不近，洒家这就别过。”

花玉眉听了这话，心中微动，可是她刚刚正在寻思桓宇之事，心神不定，因此没有言语。

等到大孽尊者去远，她才突醒悟，惊道：“不好了，莫非是竺公锡亲自赶到江陵？”众人都吃了一惊，霍陵问道：“姑娘这话怎说？”

花玉眉说道：“我早就算定方傅二兄行程日期，是以约好了五大门派高手，今宵在此见面，但只有井真人如时到达，其余四位则相继而来，分明有人在幕后算出，设法拖延他们……”

众人听了这话，仍然推想不出此事与竺公锡有何关系？

花玉眉接着说道：“敌方之人，第一要证实这些书信是真是假，加以急切间查不出我们到何处把司徒大侠的使者找来，是以不作拦劫之图，只等使者一到，把书信一一交给五大门派之人，便可以证实书信不假，第二，他们纵是实力强劲，有竺公锡本人赶到，但若是五大门派之人一齐得信，一齐离开，这时各自分散上路，敌人势必难以兼顾。所以设法拖延时间，使得五大门派之人逐一离开，这样才能逐个对付！”

此时众人都略略明白，花玉眉又道：“除非是竺公锡本人，谁有这等本领在短短时间之内收拾得下五大门派的高手？”

叶重山凝重地哼一声，说道：“我们这就再派人去通知五大门派？”花玉眉微微一笑，说道：“我虽是败了这一着，但于大局影响不大，五大门派早已通知过啦！”

顾亥手中百芒杖顿一下地面，发出嗡的一声，起身说道：“老身且去瞧瞧那五人路上如何遇阻，也许赶得上帮他们脱困！”

花玉眉接口道：“老前辈即管去瞧，但若是见到竺公锡最好不要动手，回来告诉我们大家一声！”

顾亥其实正是想去瞧瞧是不是竺公锡来，她与竺公锡有旧，料他不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虽然明知竺公锡武功比自己高强十倍，也不害怕。她命孟若虎跟随花玉眉，独自迅快去了。

花玉眉深思一阵，说道：“今晚败了一阵，虽说是算计不周，但也因有内奸之故！”

众人听了这话，大感震骇，只听花玉眉又道：“司徒大侠的遗书分作两部分。谁也推想得出，他老人家又把秘函这一部分作六封，避免各大门派之间发生不悦或心病，这一点我想得出，别人也想得出。但我约定今宵见面之事，只有这几个人晓得，敌人如不是从内奸处听知，怎能事先设计拖延他们？”

霍陵缓缓道：“姑娘这话极有道理，不过查究内奸之举，须得小心慎重！”

他们不再谈论此事，那傅源说出司徒峰二十年来在军中种种琐事，龙虎庄三老追念叔父，听到好些舍己为人的侠义壮举，不觉潸然泪下。

傅源跟随司徒峰不过四五年之久，他父亲原是军官，与司徒峰甚是交善，得知司徒峰一身武功，举世无匹，所以在傅源十二岁时就要司徒峰收为弟子，传以内功心法，又到了十五岁时收在身边，传授武功。因此他对于司徒峰近数年之事无一不知，便是以前的也从他父亲及司徒峰口中得知不少。

众人从他叙述中得知竺公锡曾经和司徒峰较量过两次，此时双方功力极高，竺公锡又诡计百出，预布后路，每一次到了要紧关头，都能够逃生。

最后傅源又说道：“先师有一日无意中透露说，竺公锡明知这一辈子都赢不了，但他仍然甘冒被杀之险寻上门动手，大有深意。当时我还不大在意，到了他老人家临终之时，虽是早就将各事吩咐好，却忽然勉力睁眼，指住他老人家手著秘籍，断断续续的说：莫要让竺公锡抢去，我心想竺公锡武功何等高强，若是拦截到我，那能保得住？当下连忙问他老人家，若是不幸碰上竺公锡，便当如何？”

傅源瞧住花玉眉，话声微顿，大有让她猜上一猜之意。花玉眉微微一笑，心想我何必锋芒尽露？便不答腔。

傅源接着说道：“先师只吐出一个毁字，便瞑目弃世。我自思竺公锡不但武功比我高强得多，便那智谋策略也当在我之上，若是等到面面相对之时才设法毁去秘籍，其势极难办到。想了许久，都无善策……”

龙虎庄三老大感惶恐，心想他后来遇难，说不定会把桓宇当作竺公锡手下，便毁去秘籍。

花玉眉轻轻向他们三人说道：“三位尽管放心，那秘籍毁不了……”只听得傅源说道：“最后倒底让我想出一法，准备了一个月之久，才动身向龙虎庄出发。谁知一离军营，便发觉形势不对，因此我除了另行使人报讯之外，自己便突然改道南下，向江陵进发。但半途上仍然碰上洞箫仙客胡培，他独力擒不住我，便设法纠缠，延滞我行程。到第三日上，我取出先师遗著，当着他面前搓揉成粉。原来我早已将这本秘籍熏得极是焦脆，便是常人也都一搓即碎。胡培大惊之下，拣拾起碎片细查，判定真是先师手著秘籍。当既任得我离开，再也不来纠缠！”

这段经过既离奇，又紧张，尤以龙虎庄三老为甚。司徒登瑜倒底沉不住气，问道：“师弟这一手是真的还是假的？”

傅源答道：“自然是真的啦！要不然那洞神仙客胡培怎肯弃我而去？”

花玉眉问道：“后来呢？”

傅源道：“初时我见胡培不再跟踪，甚是奇怪。后来才想通这胡培定是因为事关系重大，他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迫得我毁去秘籍，回去决不敢提起，甚至设法替我掩护行踪，所以我后来便安然直抵江陵。”

众人都不言语，花玉眉微微一笑，又问道：“后来呢？”

傅源答道：“我到了江陵之后，考虑到若是立即晋谒叶老前辈，此事即就传出江湖，惹出许多风波。因此我须得先把先师遗著之事办妥，才能出面，那时纵使丧命在任何人手中，先师一生精研所得的心法，才不致于淹没无传，这样我才能向三位师兄交代……”

花玉眉接口道：“是了，你就找一个地方住下，录出记熟在心中的整本秘籍。”

傅源一直卖这个关子，却不道花玉眉早就看破，直到此时才真正佩服她

的智慧。

龙虎庄三老松一口气，只听得傅源又道：“我后来录出的秘籍埋在一处隐蔽所在，三位师兄几时去取都行！”

荆登龄沉吟一下，说道：“这等要事自应立即办妥，但目下五大门派之人遭遇未明，咱们还须候一会！”

正在说时，一阵步声传来，接着一个人奔入厅中，众人瞧时，原来是衡山派高手娄坚。

只见他秃顶冒汗，神色之间甚是匆遽。叶重山大吃一惊，起身离座问道：“敢是碰上敌人了？”

娄坚答道：“正是，我才出了南门，路边忽然涌出七八个大汉拦住去路。我起先不放在心上，但一出手，才知道这七八个人，个个武功高强，不易取胜。激斗了二十余招，我又发觉这些人只是一味缠斗，极力不让我冲过去。我暗想他们联手拚命的话，未必就赢我不得，如此打法，分明在等候大援。当即醒悟后援之人定是竺公锡之流无疑，连忙返身奔回来，好跟诸位见面商议！”

他摸出那封信函，又道：“此函未失，总算是运气还好。只不知那幕后高手为何迟迟不曾赶到？”

众人听得此讯，大是惊疑，纷纷议论了一阵，不约而同地转眼望住花玉眉，等她评论，花玉眉还未开口，忽然又有两人先后奔入厅来。

众人瞧清楚这两人正是后来驰援的阴姬顾亥和大孽尊者，只见他们衣冠凌乱，满头大汗，便知事情大是不妙。

大孽尊者叫道：“真气死洒家啦！”

叶重山说道：“尊者何事气恼至此？”

大孽尊者说道：“洒家平生罕逢敌手，但今晚的长衫客武功精深，更在洒家之上，真想不到世上有这等高手！”

阴姬顾亥说道：“他说得不错，那长衫客武功精奥无比。老身赶到之时，恰好大孽尊者已被他扣住腕脉，是老身连攻七招才解的围。紧接着我们联手反击，仍然稍落下风。直到后来远远传来阵怪鸟叫声，长衫客口低噫一声，飘然而去。”

众人尽皆骇然，心想以这两位高手的功力，纵是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也未必挡得住，何况还能略占上风，此人身份，煞费猜疑。不过他们都不认为那就是竺公锡本人。原来一则竺公锡武功极高，当年独斗天下十三名高手，大获全胜。目下纵是年纪老大，筋力衰迈，但对付两人决无问题。二则竺公锡身材又高又瘦，但那长衫客比常人还要矮小。

花玉眉问明大孽尊者身上的信函也没有失去，沉吟忖想了一阵，说道：“这长衫客的武功想必偏重于阴柔诡毒的一路？”

那两人齐齐点头，花玉眉转眼望住娄坚，问道：“那七八个高手的武功路数呢？”

娄坚没有立即回答，歇了一下，才说道：“好象刚柔皆有，实在弄不清楚！”

花玉眉点点头，说道：“那长衫客定是铁血大帝的另一半了！”

众人听过她猜测铁血大帝实在是两人合成，因此不须多说，便已会意。

花玉眉又道：“这长衫客和萨哥王子的武功各擅胜场，若是并肩出手，实难抵敌……”她口中评论着，心中却转念忖道：“我须得立即查出内奸是

谁？才能进一步实行计划。”

当下又道：“不过今晚之事，早就落在我算中。因此我预先做好六封假信，交由方兄带去，再由傅兄转交出来，傅兄请为我证实这话！”

傅源说道：“花姑娘的话全无一字虚假，那几封真函我早就埋藏在另一地方！”

众人但觉奇事层出不穷，都甚感迷惑。花玉眉伸出手道：“几位可把那信还给我，拆开一看便知！”

叶重山和大孽尊者一齐取信递给她，娄坚虽是取出，却一径拆开，道：“让我先瞧瞧……”

花玉眉心想：“他若不是恐怕被我看出来暗中拆阅过此函的痕迹，何须急急自拆？不过说不定那长衫客得到手下报告书信是假的一节，乃是拆看岑澍或井步虚施独足等人的信函知道的，是故我不能遽下断语，仍须再试一次。”她面上丝毫不动声色，娄坚抽出信笺，只是一张白纸，众人见了自是深信不疑。

花玉眉说道：“瞧来对方竟是怕五大门派掌门人收到书信之后，一齐离山出头。现下峨嵋、武当、点苍三派有人失手，我们唯今之计，一则设法将种种情形通知五大门派掌门，一则集中力量先行营救。至于傅兄手抄的武功秘籍最好等明天才去取，免得黑夜中反而不易周察防备！”

众人议论一会，约定时间，这才分散休息。到了翌日中午，众人齐集铸剑楼中，独少了个花玉眉。荆登龄告诉众人说她另外有事，不能参加。于是大伙儿由傅源带领，一同走出叶府，弯来绕去，走到一条巷内，原来此地乃是叶府后面，紧贴着叶府后面花园。

傅源指住巷中一户人家，说道：“在下到了江陵，就在此处租贷了一间房子，每日埋首忆录先师秘籍，如此过了三个月，其间还幸而得到一位姑娘帮助，才能将许多人形画出……”

叶重山心中一震，暗想他口中的姑娘莫非就是女儿叶婉？

傅源接着道：“秘籍之事办妥，在下便在叶府围墙上挖出两块砖头，藏在其中，再填补好，务令查不出痕迹来，在下把这一切弄好，却不料突生变故，以致几乎前功尽废！这些事不必多说，三位师兄请过来，秘籍便在此处。”

他走到墙边，龙虎庄三老跟上去。傅源从下面数起，数到第六块，便伸手撬挖，两块砖头应手而出，都是半截的砖块。

荆登龄伸手入洞，掏出一个长形木匣，揭盖一看，匣中放得有三本薄薄册子，顿时面露喜色，说道：“师弟啊，这差事真苦了你啦！”

傅源欠身说道：“大师哥说那里话来，先师之命，小弟纵是粉身碎骨，也得去做！”

站在最外面的大孽尊者突然喝道：“你是谁，给我站住！”

荆登龄闻声立即背贴墙壁站定，荆登韶、司徒登瑜二人分立他前面左右两侧，傅源一瞧这阵势，移步站住最前面的位置。

只见来人是个面貌枯瘦的中年人，身穿一袭青布长衫，毫不起眼。可是一举手就把大孽尊者震开两步，欺身迅扑入来。

阴姬顾亥叫道：“就是这长衫客——”抡杖疾扫过去，那长衫客一弯腰，刷地从杖下穿过，左手一招“南海擒龙”，五指扣搭娄坚手腕脉穴，右手一招“六丁开山”斜劈出去。

娄坚迅快变化掌招，虽是不曾吃他扣中穴道，但身形迫得退闪一步，让

出道路。

另一边正是叶重山出手，见他掌力劈到，当即运足内功发掌迎击。双掌一交，但觉对方力道倏然斜斜黏开，他岂肯让他抢占先手，也用黏劲往回带。蓦地掌上一松，对方三指已几乎搭到脉门之上，吓了一跳，火速缩回手掌。

这长衫客连闯数关，虽是出其不意，但这等功力身手，亦足以震撼武林。他面目间毫无表情，左手伸出疾抓傅源。

傅源出掌在先，却还不及他迅快，眨眼间手腕已被长衫客抓住。孟若虎在两丈外大叫道：“傅大哥小心……”叫声中只见傅源五指舒展，不知如何也勾住对方手腕。那长衫客见脉门受制，还能反施奇袭，口中低噫一声，大拇指缩起来微微后转，直向傅源虎口捺落去。傅源四指虽是勾住对方脉门，但此时无暇发出内力制敌，松脱了食指，拱起第二个骨节，恰好顶住长衫客拇指下捺之势。

这两人在俄顷之际，方寸之间，各自攻守了两三招，都是世上罕见的奇奥手法。旁的人看不真切，但龙虎庄三老却完全看在眼里，暗忖对方指法固然神奇，但傅源的手法也是见所未见。想是峰叔后期才精研出的上乘心法，不由得对这本秘籍更加响往仰慕。

长衫客发出内力，极是强劲，几乎震开傅源五指。恰好此时天马行空霍陵长啸一声，从空迅快飘落，呼呼呼连劈三掌。长衫客用右手封挡，一一化卸，但这一来便无法全力进攻傅源。

荆登龄突然大喝一声，挥掌猛劈出去。原来不知何时一个人从墙上纵落他身侧，挥兵器袭击，此人的兵器是支玉箫，敢情正是洞箫仙客胡培！

荆登龄一掌劈开洞箫，心中陡然掠过一念，他为何落在我空着手的右侧？疑念一生，更不多想，喝道：“二弟接住！”在手木匣迅快脱手送出，果然风声飒然微响，由左边墙头跃下一人。当即运足家传神功，左手化作虎爪形，猛劈出去。

左边墙上跃下之人正要凌空截取木匣，但荆登龄左手虎爪已发，劲力威猛无比，只好出手封架。此人正是四客之一的冷心孤客唐天元，他手中的仙人掌功力深厚，一招“雪泥鸿爪”，掌势斜落，不但消卸敌人劲力，顺势迅划敌臂，迫得荆登龄缩回手臂。他趁机猛扑荆登韶，仙人掌起处，连发数招。

荆登韶又效老大故智，一瞧敌人来势凌厉，自己单凭一手实难对付。便喝一声“三弟小心接住！”抛过木匣，双手齐出迎斗唐天元。

这时那长衫客背后已受到被攻的威胁，他右手一劈和霍陵硬对了一掌，只震得身子摇晃不定。天马行空霍陵心想这厮功力虽是深厚无比，但倒底分心拒敌，这硬拚之法对自己大是有利，当即连劈三掌。长衫客每招一掌，身形都连连摇震。第三掌过处，只听他冷笑一声，左手一挥，傅源直摔开去。

叶重山失声叫道：“老霍你中计啦！”霍陵也是当代名家，一看已晓得对方竟是用传力功夫，那三掌硬劈之力完全传到傅源那边，想是已经震成内伤，心中大怒，提功聚力，猛扑过去。

长衫客一闪身，快逾电掣般落在荆登韶身侧，一掌拍去。霍陵赶紧纵回接应，长衫客那一掌竟是虚招，身形一晃已落在司徒登瑜面前。

此人长得枯瘦矮小，但凶悍之极，双足才沾地面，双手已连环发出四招，或拍或劈，或点或戳。司徒登瑜此时木匣无法抛了，单手应战。第四招上被长衫客一掌扫在臂上，只感一阵剧痛攻心，不禁惊骇交集，暗道这人掌上不知炼得有何种功夫，如此霸道。

长衫客一招占先，身形一矮，整个人撞入司徒登瑜怀中。那长衫客对于贴身肉搏之术别具功夫，不论膝顶肘撞，都恰好制住司徒登瑜穴道，接着一个筋斗翻开，那木盒已落在他手中。

其余众人从四方八面合围拦截，长衫客一扬手，木匣飞过围墙，落在叶家花园之内。众人拦截他是其次，夺回秘籍才最要紧。天马行空霍陵，叶重山和娄坚三人一齐跃过围墙，只见一条人影挟住木盒奔去，迅度极快，一瞧而知难以赶上。

巷子中的长衫客发出两支袖箭，分袭荆家兄弟。这等普通暗器在他手中发出，强劲得有如用强弓发射。荆氏兄弟不敢不闪，胡、唐二人趁机奔逃。

长衫客连冲阴姬顾亥及大孽尊者两关，跃上对面屋顶，回头冷笑一声，飘然而去。

众人聚拢一起，先查看傅源和司徒登瑜，后者损伤不重，只是臂上有个小小银针，才知道刚才竟受不住长衫客的一掌，敢情他掌上暗藏阴毒暗器。至于傅源虽是内脏受伤，却不严重，只须将养数日便可复原。

大家都感到十分无颜，傅源呻吟一声，说道：“三位师兄可否陪小弟到一处地方，找人医治？”龙虎庄三老齐声道：“这有何不可！”当下由荆登韶扶住他，荆登龄则向众人告辞，约好见面日期。

四人走出巷外，傅源精神一振，反而拉住荆登韶迅快奔去。三老料他必有道理，不发一言，紧紧跟随。

他们从一条横街奔出，街口行人甚多，蓦地七八辆马车从前后左右驶到，把他们围在当中。傅源抬眼四望，低低道：“这一辆，快！”三老跟他跃入车内，隐约见到驱车之人好象是方麟改扮。

那七八辆大车，一齐分散，每辆车子都垂下帘子，密封住。

龙虎庄三老运足眼力瞧去，但见其中的数辆车厢内隐约都坐得有人，暗想：若是换了自己是奉命跟踪的人，当真不知道跟那一辆车子才好？大车驶行迅速，不久转入一条僻静街道之内，右侧巷中奔出五人，直扑上车。龙虎庄三老都凜然变色，各自运功蓄势，准备出手。只听前面驱车之人叫道：“三老及傅兄快下车！”声音当真是方麟所发。

龙虎庄三老这才知道乃是花玉眉预定之计，心中叫声惭愧，相续跃下了车。这时已有一人替下方麟，继续驱车前驶，其余四人跃入车厢，霎时已经去远。

方麟领着他们走入巷内，他把外衣脱掉，恢复原来服节面目。傅源举手指道：“就在巷底的一家！”

众人一齐奔去，只见最末的一间屋子，大门急闭。傅源勉力当前纵入去，其余的人自不落后，入得屋中。荆登韶啊了一声，道：“方兄呢？”

荆登龄说道：“他定是避嫌之故，所以不进来！”傅源道：“这位方兄洒落得很，武功又极是高强，不须多久，定将在武林中留下大名！”谈论之间，步入一间房内。只见四下蛛结尘封，似是久已绝了人迹。

傅源说道：“小弟在另一间房中忆录先师秘籍，后来就藏在此房梁上，极力避免留下一点痕迹，那秘籍就藏在左起第三根梁上。”

荆登龄道：“傅师弟恐怕有点乏力，三弟代劳吧！”司徒登瑜看准地势，提气纵起，伸手探入梁中，果然有个木匣，当即取了飘落地上。

这个木匣约是一尺见方，乃是用上好樟木所制，不畏虫蚁。傅源接过，恭恭敬敬双手呈送到荆登龄面前，说道：“大师兄啊，这匣中的几本册子，

就是师父他老人家毕生心血所聚，小弟总算达成任务！”他想起司徒峰多年来谆谆训诲，爱护备至之情，又想起最近多少艰险风波，情海惊涛，不由得有感于衷，眼睛都红了。

荆登龄接过木匣，欠身施了一礼，说道：“今日不但得观峰叔绝艺，还多了一位小师弟，实是二十年来最是高兴庆幸之事，唉，最近苦了师弟你啦！”他乃是年达六旬之人，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但此时却真情毕露，忆念叔父和爱怜师弟之情，表露无遗。其余三人都感到鼻子发酸。

荆登龄打开木匣，取出五部相当厚的本子，略一翻阅，便道：“师弟们，咱们到面房间中坐着，细细拜读峰叔遗著！”

荆登韶道：“大哥说得是，目下正是时机紧急之际，咱们若是从峰叔遗著中有领悟，来日之战便多一分把握！”

四人走到另一间房中，只见床桌几椅一应俱全，桌上还有文房四宝和灯烛等物。

荆登龄先阅看第一本，然后传阅。直到晚上掌灯好久，众人才一一阅毕。荆登龄便命他们发表意见。

荆登韶说道：“从峰叔遗著中，可以窥知峰叔晚年倾力于理论方面，其中好几篇纵横评论天下各家武功的，极有见地，若是录与有关各派，他们自是得益极大！”

司徒登瑜说道：“峰叔在本门武功中，也有许多创见，尤其是关于龙魂虎魄功一篇中，论微析芒，更是圆融深博。峰叔功于此下得最多。”傅源接着说道：“小弟以前因是硬记在心中，是以不敢思索文字中的意义，生怕混淆遗忘。今日再读一遍，忽然想起一件重要之事！”

三老都郑重地瞧住他，暗暗猜想是何重要之事？

傅源说道：“师父临歿之时，除了吩咐小弟着意保存秘籍，不可被竺公锡夺走之外，还想说什么话，然而其时已说不出，便瞑目长逝，刚才重读一遍，在最后一卷中的论人篇内，有一段提及人是一切武功主体，而人除了内体力量之外，尚有精神力量，世上尽有这等神通制服别人之士，但就武功而论，即使两人争锋之时，有气势强弱之分，则进一步自可得而以气势揉合在武功之中，出手制敌，从肉体上控制其心灵……”

三老面色都变得极是凝重，仔细录思。傅源又道小弟这时突然记起师父说过，说是他既然参研出此理，则竺公锡也能想到。但竺公锡若是得不到本门龙魂虎魄神功秘诀，这辈子别想能以武功控制别人心灵，当时小弟听了十分迷惑不解，师父没有再说，小弟也不敢多问。”

荆登龄跳起身，说道：“原来如此……”他面色上尽是忧色，把其余三人骇了一跳。

荆登韶道：“大哥一向极是沉得住气，倒底何事如此震动？”

荆登龄搔搔头，说道：“不好了，原来竺公锡主要目的是抢夺峰叔这本秘籍，往昔有时我曾怀疑那敌寇方面究竟有什么物事？能支使这位天下无双的高手为他们效力？原来竺公锡要借重敌寇之力窥伺峰叔的武功心法。”傅源道：“即使如此，他未必抢得到手！”

荆登龄摇头道：“他深知峰叔使者出现的话，一定必立即倾全力出手，那时就不是花玉眉姑娘的几个计谋可以抵挡得住的。”

说到这里，只见傅源面色甚坏，当下又道：“咱们刚刚从峰叔遗著中学得借功疗伤法门，现下正好合力为师弟治疗伤势。”

傅源便在当中原地而坐，三老各占一隅结跏趺坐，离开傅源只有一尺，伸手可及。

荆登龄发出号令，傅源便开始运功，三老到适当时机。先后伸掌拍在他不同的穴道之上。如此你一掌我一掌先后拍了足足一百零八掌，已经是二更时分，傅源长呼一声，说道：“多谢三位师兄！”

荆登龄说道：“此一疗伤法门果是罕见秘法，灵效如神，还能增长大家功力，天下再没有比此法更高的？傅师弟觉得怎样了？”

傅源道：“小弟但觉比以往更感坚强厚实！”突然间哎一声，说道：“小弟罪该万死，忘了花姑娘的吩咐！”三老齐声道：“但说不妨！”傅源道：“她说我们取回秘籍之后，最好立即借用方兄青玉骢，随便推出一人，带了秘籍远走高飞，对了，她说竺公锡极可能为了本门秘籍而来。其余阻截五大门派之举，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但小弟一翻阅师父的秘籍，便沉迷其中。”

司徒登瑜说道：“花姑娘忆测屢中，真可媲美诸葛武侯！咱们若是听了她的计策，竺公锡定然不易找到秘籍！”

荆登韶说道：“现下或者还可一试！”

荆登龄沉吟一会，说道：“她此计最重要是在时效上面，现下延迟太久，还是放弃为是。说不定方麟兄已经不见人影了！”

司徒登瑜出去一瞧，果然找不到方麟。回来一说，荆登龄说道：“其实花姑娘此计也有可虑之处，一是分散了咱们实力，二是竺公锡气恼之下，可能擒住我们，迫逼交出秘籍，这第二点最是可虑！”

傅源道：“咱们都不出去，这总可以了吧！”

荆登龄道：“目下只好如此！”心中暗想：此地无粮无米，已难久匿。何况我们非是直接到此，其中还有大车相送。敌人若是从那些人身上查出大车路线，不须多少日时间，就可查到此间。不过目前只好暂时躲匿起来！”

且说方麟自从送了三老及傅源入屋，等了好久，还不见有人出来。当即记起花玉眉的吩咐，说是傅源等人可能沉迷在秘籍中。此时更须改变计划，即行驰马出城，行时故意露出形迹，使敌人惑那秘籍由他携走。

他依计而行，上了青玉骢，故意穿过通衢大道，然后出了北门，向西北方驰去。

青玉骢脚力天下无双，转眼间已驰出数十里，忽见前面大道上一辆马车缓缓驶来，马车之后还有数骑，其中有男有女。

方麟大是讶异，不觉收缰减低速度。来到切近，只见马车帘子高悬，车中端坐着一个老人，须发如银，面容瘦削冷峻，虽是坐着，但身子甚长，显然身量甚高。

马车后面跟着共有十辆，五个男的，五个女的，服饰奇异，面貌大多不似汉人。

众骑中一男一女齐齐抢出，拦住去路。那个男的与众不同，竟是身穿儒服，手持折扇，文质彬彬。女的长得面貌甜美，甚是刚健婀娜。

方麟傲然一笑，说道：“你们最好让开！”那儒服男子应道：“久闻方家银剑十一变独霸武林，某家正想一试，还望方兄不吝赐教！”说时，已飘身下马，举止潇洒中自具威仪。

方麟傲笑一声，跃落马下，说道：“寒家的青玉骢最易辨认，阁下叫得出我来历，未为惊人！但剑法名称却没有多少人晓得，因此上不妨教你们开开眼界。”



马车上的老人冷冷道：“狂得很……”那儒服男子说道：“师父说得是，那桓宇也是一身傲骨，但锋芒不及此人之锐！”

方麟冷冷道：“你跟桓宇交过手？可曾赢了他？”儒服男子点点头，答道：“虽是占了上风，却侥幸得很！”方麟仍然不把对方放在心上，傲然道：“那不成，教你师父上来吧！要不然就多叫几个人帮手！”

儒服男子毫不动气，徐徐道：“家师年高德劭，岂能跟你动手？还是某家独自领教，别的人也免啦！”

方麟见他安详大度，毫无浮躁气恼之色，反而大生凛惕之心，掣出长剑，狂笑连声，招手道：“来，来，要我让你几招？”他要激怒对方，是以狂傲无比。态度口气都极是令人难堪。

儒服男子直到此时，才微现怒色，说道：“你竟不问问某家来历么？”

方麟哂道：“你岂值得方某询问！”马上的少女喝道：“二哥，快杀死这狂徒，真要气死我了！”方麟瞧他一眼，微笑道：“如此佳人，气死了太可惜啦！”

儒服男子喝道：“放尊重些，看招！”折扇一起，分袭他胸前紫宫、灵台两处大穴。他出手甚是轻灵迅快，但扇上力道强劲异常，方麟暗暗一惊，顾不得答腔，疾挥长剑，连封带闪，才避过他这一招。

那少女又叫道：“哥哥，别让他有喘息的机会！”儒服男子应道：“这话有理！”含怒出手，刷刷一连五招，但见扇影纵横，劲风旋卷，迫得方麟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方麟陡然间敞开胸前门户，手中长剑垂指地上。这姿式古怪之极，儒服男子测度不透，反而不敢进招。皱眉察看，但觉他这一招根本不合攻守法度，只要一扇点去，便可取他性命。但方家剑法在武林中称绝一时，岂能毫无道理？

他瞧一会，大声问道：“师父，这一招是什么名堂？难道他不想活了？”

车中老人还没有回答，方麟放声大笑道：“这一招叫做自寻死路，懂了没有？”笑声中挺剑抢攻，烂银长剑幻化出百十道寒光，从四方八面攻去。

马上的少女呸一声，道：“下流！下流！”但方麟抡得先手之后，奋力猛攻，家传“银剑十一变”的精奥完全施展出来。迫得对方步步后退。儒服男子平生那曾遭人如此戏弄过，心中极是激忿。但此刻失去先手，加上对方时时使出两败俱伤的招式，竟是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肯让他扳回局势。这种打法世间罕见，那少女只急得口中叫骂，不过骂的是番话，方麟根本听不懂。

眨眼之间已战了二十余招，儒服男子的折扇上下翻飞。把全身封蔽得极是严密，无懈可击。扇上内力源源涌出，强劲无比。方麟连攻不下，只见对方面上怒容已敛，恢复了潇洒从容的气度。心中不禁暗叫一声“这番休矣”，突然间跃开寻丈。

儒服男子也不追赶，轻摇折扇，说道：“这一招叫做不战而退，是也不是？”

那少女跳下马，奔到马车旁边同求道：“师父别杀他行不行？”

老人冷峻的面上，透出一丝笑意，道：“你自己想办法。”话声却甚是冰冷严厉。

方麟道：“你是谁？”儒服男子微笑道：“某家萨哥王子是也！”方麟心头一震，转眼向马车中的老人望去，心想：“他应当是竺公锡了。”

那老人面上毫无表情，萨哥王子又道：“方兄若是自知不敌，可将长剑

丢了，束手就缚。”这话激起了方麟傲气，大笑道：“笑话，方某从来不懂得忍辱求全之道，莫说目下胜负未分，即使输定，也不教你们称心遂意！”

萨哥王子道：“好，某家决计成全你。”举步上前，正待出手，忽听那少女叫道：“二哥且慢……”萨哥王子奇中止动作，问道：“什么事？”那少女道：“这人真是条不怕死的好汉，我不忍见他被杀！”萨哥王子退了两步，上下端详几眼，笑道：“他不但是条好汉，长得也很英俊，妹子你说是也不是？”少女转身走到方麟跟前，柔声说道：“你给我一个面子，跟我们走，只要答应决不逃走就行啦！”

方麟皱皱眉头，心想这女娃儿虽是一片好意，但大丈夫宁死不屈，岂能俯首跟随着人家？当下傲笑道：“不行，叫你哥哥快来动手。”却见她满面希冀哀求之色。心中一软，便放缓声音，说道：“但我还是很感谢你！”

他越是傲骨峥嵘，她就越是倾慕，但毫无办法，只好默默退开。萨哥王子忽然也退了开去，方麟甚是惊奇，转眼一望，只见那个老人已经下车向他走过来。

方麟豪情进涌，长笑道：“竺老前辈亲自出手，晚辈荣幸之至！”

老人冷笑道：“若是方长桓在世，还值老夫出手，你么？我双掌不抬，双脚不移，三招之内就足以夺下你手中银剑，同时活活擒住！”

方麟寻思片刻。仰天大笑道：“老前辈虽是当代武学宗师，天下无敌。但要想这样能得活擒晚辈，只怕力有未逮！”

竺公锡眼光落在少女面上，说道：“施娜，你怎么说？”施娜郡主迟疑一下，说道：“师父平生言出必践，自然不假！”竺公锡点头道：“好，为师若是三招之内不能活擒此子，你就归属于他，任他要杀要剐……”施娜郡主应道：“师父怎么说便怎么成！”方麟心中大大不服，厉声道：“若是老前辈赢了，方某便横剑自刎！”竺公锡冷笑道：“你怕输是不是？”方麟道：“这话怎说？”竺公锡道：“若有把握，为何不敢作施娜一般的许诺？”方麟道：“好，一言为定！”竺公锡面容冷峻如故，谁也无法从他面上窥测出一点心意。方麟举起银剑，竺公锡冷冷道：“等一等，咱们先把话讲明白！你若是输了，此身归于施娜所有。”

方麟皱眉道：“这话早已讲明白啦！”竺公锡说道：“不然，这话太过笼统，须得进一步注释明白，比方说施娜命你做低贱苦役，或是奔走各处，杀人放火，你都得服从命令，鞭鞑凌辱，须得完全忍受！”

方麟怔了一下，暗想：“若是命我杀人放火，我瞧那些人实在杀不得，火实在放不得，最多自刎一死，那时她也无可奈何？”当下点点头。

竺公锡象一座冰山似的，眼中发出令人心寒的光芒，又道：“不错，有些事确乎勉强不得，因此上你或自求个解脱，这是无法可想之事，不必多论。但譬如她看上了你，要与你成为夫妇，这时不论你愿意与否，都须得装出极是爱慕倾悦之状。”

方麟听了这话，不觉抬眼向施娜郡主望去。只见她毫无羞耻不安之态，暗想她若是真有此心，决不能若无其事，此事想必只是打个比方而已，于是大声答应了。

竺公锡点点头，道：“好，动手吧！”

方麟说了一声得罪了，便即凝集真气内力，运聚剑上，待得气贯力足，然后举剑缓缓向他咽喉刺去。

那咽喉乃是人身要害之地，而且最是难以把功夫炼到。竺公锡双眼注定

他的剑尖，目光随着剑势移动。方麟心中一动，暗忖他定是看准我剑尖刺中之处，运气抵御，若是如此，便不怕他。

他手中银剑去得虽慢，却不停滞，霎时已正刺中竺公锡咽喉廉泉穴上。

剑尖着处，但觉有如刺在极软之物上，当即变化为柔劲吐剑送去，发觉对方咽喉变为极硬，这时须得以刚制刚，以锋锐迅快破他聚气成坚的功夫。可是剑在早已抵住他咽喉，若是缩退再刺，便算是两剑。

于是收回银剑，说道：“前辈功力通神，果是宇内无双！”

竺公锡冷冷道：“这话已有万万人说过，老夫早就听厌了，莫要误时间！”

方麟心中暗怒，不声不响，倏地一剑向他嘴巴刺去，这一剑去得极快，两下相隔又近，直是才发便到。

施娜惊啊一声，那竺公锡一向毫无表情，此时却突然裂唇一笑，露出一口齐整白亮的牙齿。

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方麟剑尖微微向上一翘，嗤的一声刺中竺公锡双眉之间的印堂穴。

但后悔之心却与剑尖刺中同时发生，果然剑尖一滑，划上子公锡额头，登时落空，再也无从发力。

竺公锡说道：“你何故改刺我眉心印堂穴？”方麟收回长剑答道：“你可以用牙齿夺下我剑，我才不上此当？”竺公锡冷然道：“算你还有点机智，老夫如若不是因一笑露出牙齿，你决不会醒觉！”

方麟道：“我更不该改刺你印堂穴，果然被你仰头滑开剑尖……”

竺公锡冷冷道：“若是你父亲在世，这一剑总能教老夫额上留下一道伤痕，不过以你眼下的年纪，这一剑也还不错！”

方麟默然不语，暗忖自想道：“此人武功之强，天下数他第一，瞧来我想刺得倒他已不容易，但只要剑不被夺，便不分输赢……”

接着又转念想道：“听说聚气成坚的功夫必须测知敌人攻击的部位才能抵御，我若以变化莫测手法，教他捉摸不出剑尖所落之处，定可得利，纵然不能取胜，也别让他夺我的兵器。”登时已有了主意。

当下举起银剑，缓缓向竺公锡肚脐间的神阙穴刺去。竺公锡果真定睛望住银剑剑尖，方麟心意更决，待得剑尖离他肚腹间尚有五寸之遥，真力迫到剑上，嗡的一声，倏然幻化作四五把剑尖，分罩他商曲、太乙、石奥、天枢等大穴。

这柄银剑虽然幻作四五把之多，但只向前进两寸左右。竺公锡神色冷峻如故，谁也瞧不出他倒底看破方麟的手法没有？

方麟健腕连抖，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每一次发出嗡的一声，银剑就幻作数把，分罩对方腹部上下要穴。这时只见数十道寒光在竺公锡肚子前颤闪，形势既紧张又奇怪。

施娜郡主初时还瞧得出方麟剑路，后来已无法分辨，不禁玉容失色，低低道：“二哥，师父不会输吧？”萨哥王子摇摇头，没有作答。因此施娜郡主根本弄不清他摇头之意是说师父不会输？抑是叫她不要说话？

方麟把银剑十一变的奇奥心法全部施展出去。起先那数十道寒光渐渐向下移，接着上升到竺公锡胸部，每一次发出颤剑之声时，他的目光更加锐利地注视对方眼神，只要有隙可乘，银剑便疾送出去。

但竺公锡一直神色湛然，似是成竹在胸，一点也不曾被他的飘摇颤抖的剑势所扰乱。

这一招方麟已发了十余剑，内力消耗极巨，此时微感真力枯竭，心中大大惊凛，剑势变化得更多，闪闪生光的长剑忽而指攻左肩灵门穴，忽而远远移到右腰的章门穴来去飘忽不定，剑势或刚或柔。

直到他自觉不能再缠下去之时，恰好移攻对方胸部，忽见竺公锡眼神微微散乱。分明捉摸不准他的剑势。方麟岂肯失去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剑上发出嗤的一声，刺中他右胸上的膺窗穴。

剑尖着处，但觉透肤裂肉而入，登时把十分劲力都发了出去。

只见那银剑深深陷入竺公锡胸中，施娜郡主骇得尖叫一声师父，萨哥王子此时也不禁微微变色，捏紧手中折扇。

方麟的劲道最初之时似是破坚直入，但推出数寸，已感到不妥，还未转念，剑上轻轻一震，直滑开去。此时余劲尚在剑势迅快滑入竺公锡腋下。

竺公锡冷冷一晒，说道：“你输啦！”

方麟赶紧收合，已无法拔得动。原来此时竺公锡已把银剑夹在臂窝中，宛如夹在万斤巨岩之中，当真是纹风不动。

萨哥王子大喝道：“方兄最好放手认输，免得家师被迫，发出内力震伤了你。”

方麟哪里甘心就此服输，傲然哼了一声，气沉丹田，力贯右臂，运劲猛拔，但不论他后拔前推，那银剑牢固无比，动也不动。

竺公锡道：“老夫恪遵约言，双掌不抬，双脚不移的受了三剑。只不知你输了之后，守不守誓言？”

方麟怒道：“方某几时做过食言之事？”说时，还拚命拔剑。

萨哥王子透一口大气侧顾，只见妹子施娜郡主满面忧急之色，当下伸手拍她一下，嘻嘻笑道“你心里喜欢方兄么？现在不妨事啦！”

施娜郡主素来信服兄长，立时敛去忧急之色，说道：“我现下还不晓得喜不喜欢他！二哥准知师父不会发出内劲？”

萨哥王子微笑道：“师父问他守约与否之时，倘若方兄不是答得如此干脆肯定，管教他立时尸横当地，你懂没有？”

他们兄妹对答的话都送入方麟耳中，心里暗骂一声好个不知廉耻的贱人，同时之间，不由得泛起花玉眉的绝世姿容。因此想到若是成为施娜郡主的奴隶。这一辈子别想得到花玉眉。

想到此处，心中一急，手中真力陡增，居然拔出寸许。竺公锡讶道：“好好，老夫只道你已筋疲力尽，谁知还会使诈暗留气力，说不得只好震伤你啦！”

施娜郡主叫道：“师父手下开恩……”萨哥王子接着说道：“师父果真不好伤他，试想我们身边带着一个伤病之人，何等不便？”

竺公锡不置可否，这时方麟想起花玉眉，激起全身潜力，兀自强挣拔剑，势道未衰，竺公锡虽是功力绝世，可是他脚下不能进退，纯处被动之势，是以又让方麟拔出寸许。当下暗暗愠怒，霜眉一剔，杀机盈胸。正待借剑传出内劲，忽见方麟面色大变，身子向前一栽。竺公锡一瞥之间，已瞧出方麟当真是筋疲力竭，支持不住而跌倒。当即横闪一步，任得方麟仆倒地上。

施娜郡主上前扶起方麟，只见他面色苍白，连连喘气，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当下一挥手，两名大汉奔过来，她下令他们扶持方麟上马，接着走到竺公锡面前。

萨哥王子已把青玉骢鞍边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个木盒，送到竺公锡面前，说道：“木盒中盛放的想必是就是司徒峰遗著。”

竺公锡接过了，先向施娜郡主说道：“你爱怎样处置他都行……”施娜行了一礼，欣然退开。竺公锡打开木匣，只见一封柬帖压住几本书册，伸手取起柬帖，只见那几本书册原是北宋刻的十行本世说新语，竺公锡见了书名，便皱皱眉头，当下拆阅柬帖。内中写道：“拜上竺老先生公锡，还望善待人质，见面之期匪遥矣！”底下署名的是花玉眉，自称晚辈。

他把柬帖丢给萨哥王子，待他看完，才冷笑道：“这妮子居然胆敢作斗智斗力的安排，老夫决容她不得！”

萨哥王子面如死灰，他素知师父话出如山，永不更改，是以大是替花玉眉安危焦虑忧愁。只听竺公锡又道：“她能算出老夫亲自出马截劫司徒峰遗著，于是安排下这个假局，这等头脑智慧，堪作老夫斗智之敌。听说此女长得与昔年的百仙花子沈素心极是相象，老夫倒想先见她一见，走，到江陵城去！”

一行人马直奔江陵，方麟虽是疲乏已极，仍然咬紧牙骑马，不要别人扶他。他越是骄傲，施娜郡主就越是注意他。

且说，困居中的龙虎庄三老和傅源等四人，自是不知数日以来，江陵城中已变故频仍。他们忍渴挨饿了数天，看看都熬不住了。这天晚，傅源说道：“小弟胆敢求大师兄准许出去一趟！”

荆登龄沉吟道：“这个……这个……”傅源连忙接着说道：“小弟讨令出去，一则设法带些食物回来，二则设法打探最近的形势。若是等到大家都饥渴得无法支持被迫外出求食，那时候要是碰上对头，只怕连拚命之力也都失去。”

司徒登瑜道：“傅师弟说这话有理！”荆登韶道：“花姑娘明知我们在此，竟不派人送粮水来，只怕形势万分紧张，故此不敢妄动！”司徒登瑜道：“二哥的推测虽是有理，无奈咱们无粮无水，能够支持到几时？”

荆登龄说道：“都别说话，傅师弟，你且告诉我，如何弄来粮水？如何打探消息？”

傅源迟疑一下，道：“小弟去见叶老前辈的千金叶婉姑娘，便可解决这一切。不过小弟非到铸剑楼去，她既不到此处来探看小弟，必是形势不妥，是以她定然在她师父处等候小弟会面。”

书中交代，这傅源便是因找到这一处地方忆录师父遗著时，因此也与叶婉师父智度老僧居处甚近，同巷出入，是故与叶婉相识，两人也是夙缘巧合，彼此一见钟情。及至互知身世，傅源更是放心，日后叶婉便日日来此弄些饮食等服侍傅源，两人的感情一日千里，终于海誓山盟，暗订终身。以致不久桓宇在军中得空来到江陵，恰好遇见他们在一起，顿时妒恨交集，出手擒拿住傅源，囚禁在南昌故居地牢内。又因听知叶婉羞愧自尽，无穷怨恨都发泄在傅源身上，立誓踏遍宇内也要学会五大毒刑，施诸傅源身上。

要知傅叶二人在碰见桓宇之后，便商议好应付之方，傅源也觉得桓宇值得同情，何况彼此都是投军卫国之士，更不想在动手之时分出生死。另一面他也不愿意放弃叶婉。最后才商议好他本人忍受一切屈辱，叶婉则服假药，待得他气消了，两人暗下成亲，谅桓宇日后纵是得知，也不致有事，此所以傅源武功虽高，当时却束手就擒。他们可没有想到桓宇天性如此偏激，竟要去学会天下五大毒刑来对付他，若不是其后桓宇碰上花玉眉，当中又由花玉眉参详出必是司徒峰派遣而失踪的使者，他这辈子别想重见天日。

傅源也不知智度大师来历，只能说出智度这个法号。龙虎庄三老亲见叶

婉出手抢救桓宇，是以得知她的师父身兼数家之长，这时想来想去，想都不出武林中有这末一号人物！

荆登龄缓缓道：“傅师弟，你出去瞧瞧也好，如若发觉不对，便毋须回来。还有就是叶姑娘的师父，来历甚是难测，你此去务必设法打探他的底细，更不可泄漏自己身份……”

司徒登瑜说道：“怕只怕叶姑娘这时听知傅师弟出现，因而得悉师弟身份，并且已告诉她师父……”

傅源心中暗暗不悦，却不敢露诸形色，说道：“师兄们敢是怀疑叶婉的师父是敌方之人？”

荆登龄道：“师弟切勿多心，愚兄因见叶姑娘剑法包含本门、竺公锡及沈仙子三家的手法绝招，故此大是骇疑，渴欲得知他的底细，此外咱们处境直是步步荆棘，凡事务须特别小心！”

傅源恭容受教，接着欠身辞出。那智度大师的住处就在此巷穿出去，越过一条横街便是。后门则更是贴邻，连巷子也不须出去。

傅源越过围墙，打后园奔入房舍之内。忽然听到一阵急剧喘气之声，此时万籁俱寂，故此特别清晰，还可分辨出有两人一齐喘气。

他乃是内家高手，一听便知这两个喘气之人功力甚是深厚，不禁讶然停步，寻思道：“此院乃是叶婉的师父居住，据说一向连她也不许入内，何以竟有两人？听起来极似是拚斗内力以致喘息粗大……”

疑心一起，再也无法抑遏，轻轻闪身入院。

放目四看，只见一间房中隐隐透出灯光。当即移近，隔帘望去，黯淡的灯光之下，地上有两人盘漆对坐，各出一掌相抵。

这两人之中一个是老和尚，神情憔悴枯槁，头上冒出稀薄的白气。老和尚对面坐着的是年青男子，仔细一望，认出正是桓宇，登时大吃一惊。

还有令他更惊讶之事，那便是叶婉也在房内，蹲在老和尚背后，伸出双掌顶住老和尚背后两处大穴，满头满面都是汗珠，显然吃力万分。

他衡情度势加以推想道：“是了，桓宇因恼叶婉骗他。故此追杀至此，被她师父拦住，较量内力。谁知竟然不敌，叶婉也就参加助她师父，哼，这事我焉能不管？”

这个推想甚是合情合理，虽然老和尚功力竟然敌不过桓宇一事不免可怪，但武林之中尽有徒弟强于师父之事，故此也说得过去。

傅源怒从心起，想道：“我上次存心相让，才会被他擒住，今晚却要教你见识见识龙虎庄的真正功夫。”

当下大步走到门边，一手拨开帘子。这阵步声只惊动了叶婉。她转眼一望，见到傅源满面含怒，不禁吃了一惊，登时已明白他必是象她上次一样生出误

会。

然而她此时全身真力已传入智度大师体内，助他运力攻入桓宇轻脉间。莫说是出手去拦阻，连开口也不行。一则影响自家内力，二则怕见扰智度及桓宇心神，立时就是无可挽救的大错大祸。

她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忙摇头示意。但傅源却没有望她，冷冷道：“桓宇，瞧瞧是谁来了？”

他的声音不高，还不曾惊扰到全力运功的两人，叶婉却急得眼圈一红，泪水满眶。

傅源此时转目瞧见，便说道：“你不用着急，咱们岂是无力反抗任他欺侮之人！”忽见叶婉摇头，眼中神色古怪，一时测不透，怔了一怔。桓宇和智度大师两人已运功六夜七日，过了今夜，便功行圆满。叶婉因见师父露出不支之态，才出手相助，此时甚是吃重，万万撤退不得，只急得她直在心中高喊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她甚至想到这万一傅源出手坏了大事，致令桓宇和师父两人重伤而死。却也怪不得他。这才是最糟糕之事，倘使是敌人侵犯的话，一则死得有道理。二则日后还有得报仇。尚可消一口冤气。

傅源见桓宇不理不睬，含怒低哼一声，举步走到五尺之内，运足真力一掌问他背后劈去。

劲道一发，满室风力旋卷。叶婉骇得闭上双眼，不忍再看。

但过了片刻，仍然没有异响，睁目看去，只见傅源掌势中途停住，正在凝目寻思。她正感到莫明其妙，突觉自家发出与师父融合为一的内力源源送出，无阻无滞，势如破竹，自有一种畅快之感。

傅源忽然停手之故，便因他忽然醒悟出桓宇此刻已无力分手招架，更无法还击，他乃是一代大侠司徒峰的关门弟子，自是不能做出这等迹近暗算之事，当下陡然煞住掌势。

但那股掌劲余势仍然劈中桓宇后背，桓宇正在运功破穴，全身真力都运到玄关上。正因他力聚重地，反而生出抗拒之力，使得智度大师的力道无法移前分毫。双方力道因此互相抵消，足足三昼夜之久还是在这个天然秘奥的陷阱中僵住。

傅源举掌余势劈到背上，桓宇生出感应，自然而然分出一部份力道保护前部。这一来玄关上的内力减弱许多，智度大师的内力立时冲入，这时双方内力由相反相拒变作相包相容，冲破玄关要限。

这其中的微妙变化谁也不知，不过桓宇这时仍然未曾功行圆满。若受外来惊扰，依旧难免功散身亡之危。

傅源寻思了一下，决意出手先把他们内力隔断，同时把桓宇揪出去。那怕等到他疲乏已过之后才动手，也不能让他迫害叶婉师父。

心念一决，举掌凝聚功力，对准两人手掌合缝之处，正要劈落。

叶婉蓦地跳起身，一手托住他的掌势，悄声说道：“使不得，使不得”

傅源一怔，只听出外面院子中传入一个苍劲冷峻的口音，说道：“果真使不得。老夫看你出手姿式，想必就是司徒峰的徒弟傅源了？”

傅源闻言，这一惊比之叶婉突然跳起身托住手掌还甚，心想：“我只打算发掌，还未当真发出，这人就瞧出家数来历，这等眼力，除了竺公锡之外，别无他人！”

当下低低道：“婉妹别出去，势色不对的话，即速逃走报警！”

叶婉见他面色变得剧烈，大惊问道：“他是谁？”傅源道：“想必就是竺公锡？”叶婉登时骇得面色苍白，说道：“我晓得他跟你师父是死对头，这……这怎生是好？”

傅源微微一笑，说道：“若是死在竺公锡手底，总算不会辜负这一身武功了！”他这时已恢复冷静，神态甚是自然。这话的意思是说竺公锡已是当今天下第一高手，因此身为武林之人，死在实在强过自己的敌人手中，自是比起不明不白的死在别的对手为佳，更胜如死在病榻之上。然而这也不过是聊以自慰之言而已。

叶婉泪水直流下来，说不出一句话。傅源轻叹一声，说道：“都是我连累了你，唉……”轻轻推开她，转身出去，头也不回。

院子中站着一个小高瘦瘦的老人，面容虽是瞧不真切，但已具有种慑人的威狠沉惊鹜气度。

傅源拱手道：“敢是竺前辈驾临么？”

老人缓缓点头，那双睛在黑夜中光芒闪动，宛如两颗寒星。只看得傅源心头一凛，暗忖好深厚的功力！

竺公锡冷冷问道：“司徒峰已经死了？”傅源剑眉一皱，答道：“先师虽是已归道山，但大忠大义长存武林，永留典范！”

他言中之意，便是暗骂他投身敌寇，乃是大奸大恶之辈。

竺公锡哼一声，道：“好大的胆子！”

傅源应道：“这不是胆子，而是胸中一股浩然正气，竺老先生武功虽然强胜在下十倍，也难懂得……”

竺公锡听他改口称呼自己为老先生而不称为前辈已知他鄙弃之意，但他此刻已没有心思计较此事，转身缓缓步出院外，外面是一道长廊，栏干过去便是一个露天园子。

傅源大惑不解，怔了一怔，便出去瞧瞧，只见竺公锡在露天园子中的荷池上负手缓行，一时低首，一时仰头，依稀听得到叹息之声。

他大大惊疑的想道：“难道说他听知先师去世，竟是这般难过不成！”他本可趁这时溜走，但一则他做不出这等临阵逃脱之事，二则实在渴望得悉竺公锡何故如此。当下走到园中。

此处地势宽敞，因此较为光亮，傅源是暗瞧看着，只见竺公锡回来时，面上老泪纵横，痕迹尚新。不禁又大吃一惊，做声不得。

过了片刻，只听竺公锡重重长叹一声，仰天说道：“唉，哲人其萎，峰兄已矣，虽万人何赎……”口气极是悲凉沉痛，即使是一等一疑心之人听了，也不会疑他作伪。

傅源等了一阵，听他老是反复的说虽万人何赎的话，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竺公锡望也不望他一眼，缓缓道：“昔日苏东坡听说秦少游亡故，便悲叹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如此说法，可会得过意思？”

傅源道：“晚辈懂啦！”

竺公锡道：“我和峰兄虽是一生仇敌，可是我心中佩服的只有他一人，当年若是没有他在世上，我的武功也不会到了这等地步……”

他停了一下接着以寂寞苍凉的声调说道：“你走吧，我心中乱得很！”傅源大是感动，同时怀念起师父，但觉举世滔滔，唯有这个老人才是师父的知己，恨不得上前抱住他大哭一场。

他还在发呆之际，只听竺公锡又道：“走吧，下次碰上了，可就不能留情啦！”

傅源听了此言，顿时恢复冷静理智，昂然说道：“原来老前辈下一次还是要对付我。倒不如趁如今了断！”

竺公锡心想：“司徒峰收得好一个硬骨志高的徒弟！”口中说道：“老夫平生话出如山，叫你走就走！”

傅源想起桓宇等人，便说道：“老前辈请吧，晚辈是决不走的！”竺公锡霜眉一皱，泛起森森杀气。要知他天性凶残，当真是杀人不眨眼睛，此刻



已激起他嗜杀之心。

傅源还不知其中变化，接着说道：“老前辈慢走，尚有一事叩询！”竺公锡暂时按捺住凶心，道：“什么事？”

傅源道：“老前辈想必不是刚刚才到，自是早就知道那房中的情形？”竺公锡道：“不错，智度僧不自量力，竟想增强桓宇内功来与老夫作对！”傅源问道：“然则老前辈何故容忍他们？”

竺公锡道：“老夫一来不肯乘人之危，二来故意让他们成功才行出手，好教他们心服口服！”

傅源心中的感动又生，这时更加佩服，上前恭恭敬敬行了一礼，说道：“老前辈果然是天下第一高手的风度，堪作后辈典范！”

他说得极是真诚，竺公锡反而一怔，但觉目下如若出手杀他，实在太不好意思，但若是白白放过了他，又干心不甘。

念头一转，已有计较，冷冷道：“老夫对你甚有好感，你只须把你师父遗著着下落说出，我不管取得到取不到，自后我不为难于你！”

这条件在竺公锡来说，实是优越无比，但傅源却毫不考虑，道：“晚辈岂敢贪生怕死，说出师门秘密？老前辈休想提这话！”

竺公锡哼了一声，说道：“既是如此，老夫只好下手。虽然不取你性命，却须囚禁起来……”

他等一下，待得对方有余暇运功戒备，这才踏前两步，招手说：“动手吧！”傅源早就存一拚之心，生死之念早就置于度外。这等高手相争，自是抢制到先手者大占便宜。竺公锡的身份武功不比寻常，更不能不全力抢先。当下应一声遵命，出掌迅攻。

他一出手就使出本门龙魂虎魄功，双掌一作虎爪之形，一作龙爪之形，回旋连环劈去。掌力呼呼作响声中，霎时间已攻了三招之多。

竺公锡双脚不离原地也不举手封架，单只以身体摇摆俯仰，便反迫得傅源的招数每当快要劈击中他身上之时，便自行撤回。原来他武功已臻上乘的境地，这等摇摇俯仰的动作之中，已暗寓反击之势，迫得傅源无法不收回掌势，另行发招进攻。

他暗是察看傅源的手法功力，发觉极是精妙奥厚，当下又惊又妒，便不肯出手，以便瞧瞧司徒峰晚年还有什么新创绝艺。

傅源奋力狠攻，一连发出十二招之后，竺公锡才移动脚步。只见他东躲一步西闪一步，极是古怪。每一步都踏到他极难转势发招的位置上，心下大惊，发了七八招，便跳出圈外，说道：“我得想一想……”

竺公锡傲然道：“这是老夫近年秘创的反天逆地步，纵是司徒峰复生，也难破得！”

傅源沉思许久，说道：“晚辈隐隐感到有法可破，但一时想不出来，老前辈若许我跟别人商议一下，那就说不得了。”

竺公锡挥手道：“去，去，老夫等你。”

傅源迅快奔回到房中，叶婉扑入他怀中连连道：“哎，你终于回来啦！”傅源微微一笑，说道：“若是我不幸死在竺公锡手底，你便如何？”叶婉毫不迟疑，答道：“我不论是以自己力量或借别人之力，都要替你报仇，然后才到黄泉下找你……”

傅源大是欣慰，心想得到这么同生共死的红颜知己，此生再无遗憾。当下说道：“这么说来，你全力护卫令师他们才是正理！现下我灾难未退，如

此这般之下，他才让我回来商议！”

叶婉惊道：“竺公锡的武功天下第一，这反天逆地步法既是他独创秘技，谁能破得？”

傅源说道：“但我心中隐隐只觉得有破法，想是在先师遗著中曾有涉及，可惜一时想不起来！”

叶婉愁道：“这便如何是好？”忽见智度大师和桓宇两人手掌各自分开，智度大师缓缓睁开双眼，桓宇却仍然不动。叶婉大喜道：“行啦，大功告成了！”智度大师缓缓道：“他还须继续用功，何时才功行圆满，尚未可知。不过这刻大声叫喊也不妨事，桓宇正在潜神内视中，身外一切全不闻听！”叶婉连忙把傅源来历简略介绍了，又说出竺公锡在外头等候之事。智度大师那么修养多年的人，听到竺公锡三个字，也不觉变颜变色。过了一阵，才恢复平静，沉吟道：“奇怪，他既是早就得知老衲和桓宇在此，为何竟不惊动我们？”

傅源道：“大师既是以前与他相识，恐是他念着旧情之故！”智度大师摇摇头，说道：“这里面牵涉复杂，一言难尽，总之，他该当向我下手泄恨才是！”

叶婉急道：“你们别谈这些，快想个应付法子才行！”智度大师轻叹一声，说道：“老衲眼下真元大损，纵是出手，也无作用！”

傅源道：“他那反天逆地步法，果是万分神妙，所踏的方位无一不是大大违悖道理，教人既无从预测，也无从继续发招攻击……”他沉思一阵，自言自语道：“是了，破法一定是在师父遗着的相因篇中，可是我学力未到，实是难以悟出应用破敌之法……”

说到这里，只听竺公锡的声音遥遥传来，说道：“想出破法子没有？”

傅源咬咬牙，道：“我出去挡他一阵，你们三人速速离开此地，免得同遭毒手！”

叶婉道：“这回我可以跟着你啦！”说罢向他微微一笑。傅源十分感动，默默望住她，四目交投，无限深情挚意都从眼中互相吐露领略。

智度大师起身出房，傅叶二人发觉时，他已走出院子，连忙追出去。叶婉叫道：“师父，师父你走吧……”智度大师应道：“故人光临，老僧岂能不亲出迎接。”

竺公锡冷冷道：“别乱扯关系，咱们算不了什么故交老友！”

智度大师上前去合什道：“公锡兄丰神如昔，足见武功精进，想可与天地同寿！”

竺公锡不言不动，神态甚是阴冷沉鸷。过了片刻，才道：“有时候活上一年还不如活一日……”

智度大师心中一惊，忖道：“想不到他对素心情痴至此，这话分明说是能与素心过上一日，比独自活一千年还好得多。唉，我和尚今日劫数难逃了！”当下问道：“既是如此，公锡兄何故连日来竟不惊扰贫僧？”

竺公锡冷冷道：“我要取你性命的话，易如反掌。我倒要瞧瞧你能造就出何等样之人来与我作对？但这都不关事，你若不是在房中挂上素心的肖象。哼，哼，谅你早就活不成了！”

智度大师呆了半晌，想起自己对沈素心一生薄幸，但直到今日她死了之后还得到她庇荫，不禁惭愧悔疚之极，两行老泪直淌下来。

傅叶二人在一旁见老和尚泪涌如泉，都不知是何原故，都惊得呆住。

竺公锡举步向院落走去，傅叶二人忙忙拉了智度大师跟去，入得院中，只见竺公锡已掀起房帘，站在门外，象具石象似的凝望着房内的肖象。

傅叶二人生怕他趁势入房伤了桓宇，齐齐举步上前，却被智度大师伸手拦住。这老和尚一面用大袖拭泪，一面低声道：“别打扰他，我往日只道他心泉手毒无一可取。谁知他才是这世上真情至情之人！”

竺公锡呆站一会，黯然垂头，退落院中，喃喃自语道：“素心啊，司徒峰也死啦！斯人一死，我不但失去武功对手，连情场上也一般荒凉寂寞了！”

叶婉低声讶道：“师父，他只把司徒大侠当作情场之敌，你呢？”智度大师摇摇头，说道：“你不懂的，他们傲视天下，谁都不放在他们心上，为师虽是素心的丈夫，但他们只重视素心的心意……”这老和尚言下之意，也自认不足当得竺公锡、司徒峰二人的情敌。

傅源皱眉道：“我也不懂！”智度大师寂寞地微笑道：“待得过了中年，慢慢就懂啦！”

竺公锡转过头望住他们，冷冷道：“算你这话说得有理，今日饶你一死！”

智度大师道：“贫僧根本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他说得甚是缓慢，口气中却十分坚决，一听而知发自衷心。竺公锡道：“这话靠不住，我有一种死法，谅你决不敢试！”

智度大师霜眉一皱，寻思片刻，才道：“你可敢赌一赛？”

傅源乃是司徒峰关门弟子，见闻广博，这时大吃一惊，叫道：“大师万万不可，他的千思苦海万劫轮回毒刑手法，宇内无双，列于天下五大毒刑之首

叶婉家学渊源，自然听过五大毒刑之名，不觉骇得花容失色，接着叫道：“师父万万不可打赌！”

竺公锡淡淡一笑，道：“这一门手法从古到今，还没有听到有人挨受得住的。纵是天下第一等硬骨头铁汉子，不久就满口求告，我倒想瞧瞧你哀求我速速杀你的神情……”

这竺公锡行事虽是不正，泉毒邪恶，可是论起他武功造诣，已足当得一代宗师身份地位，是以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教人不能不信。

智度大师连诵数声佛号，没有再接上这个话题。竺公锡又道：“你既已削发为僧，何故又在房中悬挂素心肖象？”智度大师说道：“贫僧这就要取出焚化……”

竺公锡双眼一睁，杀气闪射，厉声道：“你敢？”大步走入房中，取下肖象，卷了起来，转身出房时经过结跏趺坐的桓宇，脚步一顿，面上杀机更盛。傅叶二人齐齐喝叫一声，正待仆入。智度大师双手一分，又拦住了他们。

竺公锡毫不理会外面的声响，森杀的目光在桓宇身上盘旋不定，突然间袍袖一拂，袖沿拂中桓宇后背心要穴之上。

这时连智度大师都不禁大惊，却见竺公锡宽大的衣袖陡地震退，竟伤不了桓宇。

竺公锡两道长眉紧紧皱起，心想这少年一身功力果是十分不凡，若不及早除去，只怕手下之人将有不少要丧生在他剑掌之下。忖思之际，手掌已缓缓举起，虚复桓宇头顶的百会穴上。

但同时之间又有两个念头泛起：“一是昔日素心最恼我杀人，我手中还拿着她的肖象，怎可下手？一是此子功力不凡，若是再学得司徒峰绝艺，便可作我对手。我正该留下此人性命，日后才得以痛痛快快拚斗一场……”

## 第十四章 地狱轮回为红颜

须知武功练到最高境界之人，便如奕基大国手一般，时时苦于找不到对手。竺公锡第二个念头便是由此而生。他此生近数十年来，除了司徒峰之外，再无敌手。目前司徒峰已死，后起无人，不免有寂寞之感。

智度大师见他掌力罩住桓宇头顶要穴，心知只要他手掌一落，桓宇便得脑浆迸裂而死，心中大震，大喝道：“公锡兄不可下手！”

竺公锡心中一动，嘴角泛起一丝阴险笑意，冷冷应道：“此子果是大大的祸患，我为何不趁早除去？”

智度大师听了更是着忙，心想这一次增长桓宇功力之举居然圆满成功，连竺公锡也认为是隐忧，无论如何都要保存他一命，日后好教他制得住这个大恶人，于是大声道：“请公锡兄出来一会，贫僧有话奉商！”

竺公锡故意迟疑一下，说道：“好吧，反正不怕他逃得出我掌心。”当下走出房外，智度大师挥手命傅叶二人避出院外，这才低声说道：“贫僧愿以此子性命跟竺兄赌上一赌！”

竺公锡暗暗大喜，心想：“我早就料你定是有此一说，妙极了，待你苦求一死而不可得之时，才知悔之已晚……”口中答道：“小花，你最好再考虑一下，他只是桓公玄之子，与你毫不相干，何必用自己性命相换？”智度大师定一定神，恢复了平日灵智，暗暗想道：“他越是这么假惺惺的，就越发显出他心中阴谋，分明是诱迫我自投罗网……唉，但竺公锡你岂知我一则要保存桓宇性命，二则也要借你之手，痛忏昔日误了素心一生的罪愆。经过我千寻苦海万劫轮回此关，那一点灵性自然投向西方净土，永脱尘世轮回之苦了！”

他面上神情越发平静安详，淡淡一笑道：“贫僧也晓得这一门毒刑手法开始时必须受刑之人自愿才行，目下贫僧之意已决，只看你赌不赌？”

竺公锡道：“赌是可以赌的，不过咱们先讲明白，我可不能永远不向桓宇下毒手！”

智度大师忖想一下，说道：“这话有理，他有三年时间苦练，公锡兄只怕已杀他不得了。”

竺公锡道：“好，就是三年为期，到时我自会把内情告诉他！”

智度大师微笑道：“说不定都无关重要，想来其时贫僧尸骨已寒，恩怨皆

了……”

竺公锡道：“闲话少说，你要多少时间料理后事？”

智度大师心想务须亲见桓宇功满起身才行，便道：“就是明天吧！”

竺公锡道：“好，我先走一步，但傅叶两小口子我要带走！”

智度大师怔一下，道：“公锡兄还是少作点孽的好！”竺公锡冷冷一笑，道：“叶婉是叶重山的女儿，又是你的徒弟，我决不杀她，也不准何人伤她，至于姓傅的又说不定，得瞧以后局势发展……”

他袍袖一拂，转身出院，把傅叶二人叫来，道：“傅源，你想不出破我反天逆地步之法，该当束手就擒。叶婉你也一道走，若是不服，亦可出手一试！”

傅源抗声道：“晚辈迟早想得出破法……”竺公锡阴沉地望住他，说道：“你几时想出破法，就几时放你走！”叶婉道：“我要问一问师父……”

竺公锡挥手道：“你去问！”叶婉奔入院去，不一会就出来，垂头丧气的道：“好吧，我不用动手啦！”

当下三人一同离开，院子内的智度大师呆了许久，忽然帘子一响，桓宇走了出来。只见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前后判若两人。桓宇深深道谢过，便问道：“叶婉呢？”智度大师把竺公锡来此，带走二人之事说了，却隐起自己以性命救他之事。桓宇听了竺公锡之名，精神大振，便要去寻他决战……

智度大师徐徐道：“老衲明日便要离开此地，终身不再重履人间。你现下功力初增，决非竺公锡敌手，若是此刻寻去，也被他擒住了，却教谁人通风报信？”

桓宇呆了一呆，道：“大师教诲得是，晚辈这就去报知花姑娘，也好教花姑娘赶来见你一面！”智度大师摇头道：“不必了，你前脚一走，老衲便即离开。玉眉纵是比她的娘还要聪慧，也难找到老衲下落，你去吧！若是见到司徒峰的后辈，不妨问问他们关于司徒兄遗著中的相生篇阐发何种武功，老衲仿佛听到傅源说破那竺公锡的反天逆地步就在相生篇中……”

他接着又吩咐桓宇目前须得加紧潜研武功，将来好与竺公锡决战。又嘱他不要疑天惑地，放开度量容忍花玉眉的不是。此外又嘱咐了不少琐事，桓宇哪知这位老和尚即将赴约受刑，自知此去有死无生，因此大凡想起的都向他嘱咐相托，桓宇但觉老和尚琐碎中蕴含无限慈爱，宛如父母嘱咐儿女一般，顿时触起敬慕之情，鼻子一味发酸，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不掉下来。

他离开此地之后，便先赴叶府，在铸剑楼中见到叶重山，说出傅源与叶婉双双被竺公锡擒去之事，又说出竺公锡言明不伤叶婉的话，叶重山听了这话，也证明傅源一些形迹，便已得知叶婉原来爱上傅源。他虽知爱女定必无恙，但那傅源原来是未来女婿，岂能坐视，当下暗自筹思营救之法。

桓宇问起花玉眉及龙虎庄三老下落，叶重山那里晓得？桓宇不得要领，便辞了出来。此时天色大明，他寻到大孽尊者驻息的一间禅院，进去一问，里面的和尚面无人色，告诉他说昨晚来了一伙人，把大孽尊者打伤捆走。他细问那一伙人的服色形状，那些和尚们夜间瞧不真切，只说得出有一个作贵家服色，手拿描金折扇，倒象是萨哥王子。

桓宇那一日走时，萨哥王子尚未离开铸剑楼，以后的事他只是听叶重山说的，当下又找到衡山派娄坚住处，那娄坚不知去向，四邻与他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这时他才晓得竺公锡果是势力雄厚，眼下五大门派的高手全部落在他手中。只是奇怪他为何放过了自己？这一节智度大师没有说起他也忘了追问。

他也不怕竺公锡差人拿他，大摇大摆地穿行街上，出了北门，直奔那一日初来江陵时城外歇过脚的隐僻木屋，进屋一瞧，只见尘积网封，杳无人迹。自己算计一阵，测想恐怕是此地已被敌人侦知，所以花玉眉不再利用。但说不定花玉眉及龙虎庄三老等人尽被竺公锡擒住，目下唯一之策，就是查出竺公锡藏身之处，暗加侦查，得便或者设法营救出被擒之人，然后才正面邀他决斗。

计较已定，便寻思侦查竺公锡住处之法，但一则他数年以来皆在军伍之中，许多江湖上的古怪他都不懂。二则此事毫无头绪线索，除非象是花玉眉这等聪明绝顶之人，才能设下种种计策，教对方自露形迹。否则便象那没影的事，大海的针一般，如何凭空想得出？

他苦恼之极，跳起身大步奔回城内，心想我且到处乱闯，总强于向壁虚

构的胡思乱想。

城内此时已开始热闹，街上行人甚多，他在闹市中走了一会，正待往偏僻的所在走，忽见三个女子走入一家商店，这一瞥之下，但觉当中小姐打扮的女子甚是面熟，也颇有几分姿色。

他原不是儂薄之徒，不再多瞧一眼，走过几家店铺，陡地一怔，想道：“她可不正是在恶鬼岭中扮作受苦蒙难的那个女子么？”

当即奔回，只见那个小姐正在挑选刺绣等物，不觉一怔，想道：“我莫要鲁莽，尝闻炼武的女子不爱这等针线物事，若是认错了人，岂不难为情？”左思右想之下，当真不敢鲁莽进去动手。在店铺门口徘徊好一会，心想：“这女子若是对方之人，我那日假冒勾魂怪客崔灵巡遍全岭各分司中都没有此女踪迹。只有一处贵宾院没有进去。其时不会想到了她，现下回想起来，只怕她就是云中郡来的贵宾。若是如此，则此女在对方的地位必定不低，若是把她……”

想到此处，登时胆大十倍，一脚踏了入去，站在与她们相背的这边柜台胡乱指点。掌柜的只道他买些必用物事回去孝敬媳妇儿，也不惊奇，取了许多胭脂花粉等物来让他挑拣。

桓宇耳朵用心倾听二女动静，忽然听到一个使女说了几句番语，另外一名使女咕咕笑道，也说了几句。桓宇听得分明，一转身走到她们身后，双掌分头轻拍，两股力道呼呼连响涌袭那两个使女。但他并非当真出掌袭击她们，并指迅快向当中的小姐后背大穴点去。

他这几下动作甚是迅快，店中之人根本没有瞧见清楚。却见三女有如穿花蝴蝶般分别闪开，桓宇的掌力指锋尽皆落空。

桓宇冷冷一笑，卓立不动，那小姐回头望见是他，不觉一怔，桓宇道：“姑娘使的好苦肉计，却想不到在此处碰见……”

店中之人都傻了眼，那小姐一垫步便纵出店外，两名使女各各从袖管中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并拢守住出店之路。

桓宇大踏步上前，那两名使女齐齐出招，倒也极是刁毒，手法也极迅快。若是往时，桓宇要打发开她们，也须得三招五式，并且须用狠毒的重手法。目下他功力大增，眼力也就随之高明得多，一瞥之下，已发觉她们出手招数虽是刁毒，但速度仍嫌未够快，因此招数的威力不能彻底发挥。

只见他双手伸出，翻腕出指，一下子就扣住两女手腕。内力一发，两女手中匕首齐齐坠地，人也陷入昏迷之中。

桓宇这时那有怜香惜玉之心，随手一丢，两女都跌开一边。他迅快冲出，只见那小姐尚未走远。原来她估计二婢武功不弱，桓宇势难在三两招之内夺门冲出，是以表面上保持从容，脚下只比平常加快了一点，免得惊世骇俗，惹得一街之人都瞻望自己。

她才转入一条横巷之内，忽觉背后微风飒然，后背心上的神道穴、至阳穴、魄户穴三处一齐被袭，心中大吃一惊，扭腰向左方疾翻开去。这一翻开，便与桓宇面面对。

桓宇冷冷道：“姑娘最好跟我走，以免得罪！”

她微微一笑，道：“桓兄这么快就追了下来，足见武功高强，但本郡主还须领教过才能心服！”她安详冷静一如平昔，这等修养功夫，桓宇大为佩服。

当下拱手道：“原来姑娘还是一位郡主，敢问竺公锡前辈跟郡主怎生称

呼？”

施娜郡主答道：“他老人家便是家师！”双手插手袖内，缩出来时手中各有一把匕首，精光闪闪，显见极是锋快。左手的一把尖端微泛蓝光，似是淬过剧毒。

桓宇伸出右手，说道：“郡主右手匕首似是有毒，在下甘愿被刺一下，试一试这毒性可能取人性命？”

施娜郡主顿时记起此人乃是毒中之圣，虽然听说他已得解脱，但想来有关毒的方面，仍有超人之能，那敢出手去试。

桓宇舒掌向淬毒匕首锋口上抓去，极是猛急迅快。左掌悄无声息的劈向她右肋。施娜郡主闪避不迭，不禁手忙脚乱，两柄匕首迅快划斩他双手脉门。那知桓宇双手招数都不是真的，左手发出的力道陡然逆运。她失声一叫，手臂已被桓宇抓住。

桓宇五指抓住她的臂膀之时，但觉丰若有余，柔若无骨，便不舍得发出内力以免伤了她的筋骨。但他右手可不闲着，用食中二指迅快敲在她另一手腕上。施娜郡主五指一阵麻木，淬毒匕首掉在地上。

此时她双手皆无兵器，桓宇大是放心，说道：“郡主可肯跟我走？”

她猛可一挣，左肘同时撞向肋下大包穴，此时两人身躯相距极近，这等贴身拚斗天地间自以蒙古的摔交为首。施娜郡主虽是女子，不曾熟习，但耳濡目染，却也深谙此道。这一时着着实实撞中桓宇肩下的大包穴，她紧接着顺势挪步，腰背贴着桓宇胸腰，弯低身子使劲一拉。桓宇站脚不住，整个人从她背上翻过去。

叭达一响，桓宇跌个四脚朝天。但他抓紧施娜郡主的臂膀仍不放手，因此她滚跌在他身上。

桓宇可真怕她再来一家伙，当即舒双臂掀双脚把她搂缠得结结实实，并且运腰力挺一滚，登时反客为主，把她压在下面。

巷口有人瞧见，放声喝骂道：“大胆淫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

桓宇吃了一惊，低头一瞧，只见她双目紧闭，双颊红得象染了大片胭脂一般，他知施娜郡主出身尊贵，平生没有男子敢对她无礼，就算是碰一碰她的手也是没人敢的，这刻被桓宇这个英俊精壮的年青男子又抱又压，不知怎的顿时昏迷绵软。

桓宇心想此女甚是诡诈，不敢放手，此时巷口脚步声杂沓奔入，还有一片喝骂之声。他还自迟疑不知如何制住她时，十多个汉子已奔到他身边，棍棒齐下。

砰砰澎澎一阵响声，桓宇后背上已挨了十多下，他这时实是被迫无奈，松开手迅即点庄她的穴道，那施娜郡主也没有趁他松手之时挣扎。

这一点住了穴道，便无妨碍，跳了起身，出掌一扫，多条棍棒都飞上了半

空。

那十余汉子见他如此彪悍，适才尽力砸打也不曾伤他分毫，此时人人大惊，哄一声转身奔逃。

桓宇拣起匕首，一手挟了施娜郡主，迳向巷子另一端奔去。转出四五条街道，这才敢停住脚步，想道：“我劫走了鞑靼族的郡主，连竺公锡也招架不住，定必发动全力搜运我的下落，这却到何处藏匿？”

突然想起转角处似是有一家卖柴火煤炭的店铺，他脑筋虽是远不及花玉眉灵活，却山有他的一套笨计，忖道：“我把她弄出城外，随便那条村子里都可以藏个三五日……”

四顾无人，当即把昏迷中的施娜郡主放在巷内一处人家的后园中，跃出来走到煤炭店，买了一个粗麻袋，走出了十多步，只见一个头戴破毡帽作小商人打扮的人走过，便上前拦住，说道：“大哥帮个忙，调换身上衣裳穿着……”

那小商人怔一下，说道：“你这身衣服不是秀才生员服色，小的尽可穿得，但小的一个小买卖人，身上衣服破破旧旧，那敢调换你的齐整好衣裳？”

桓宇道：“不敢相瞒，在下欠了人家几十两银子，迫得紧了，只怕告到官里，上拶子，打屁股，这一顿生活哪怕不要了性命。大哥行个好，换了衣帽鞋袜与我，待我混得出城门，不让那债主抓住，那就是天大恩德了。”

说到躲债，这理由倒也极妙。不由别人不信。那人说道：“既是如此，便换与你……”两人避到一角换衣，那人一边换一边说道：“老兄敢是借了衙前大街上石员外家的银子？他家的利钱最是厉害，三个月下来翻了六七倍不止，他家京中有人，势力大着呢，衙前大街上就数他家房子最高最大，你逃得出城算你造化……”桓宇只是含糊以应。

两人换过衣服，彼此都甚是称身合体。桓宇奔回那一家后院，打开麻袋把施娜郡主装入去，扎住袋口，扛在背上，便向西门走去。

到了城门，只见内外都有虎背熊腰的大汉监视出入之人，又见得有几个汉子每人手中都捧着信鸽，分散守候。桓宇乃是经过战阵之人，一望而知对方布署得极是严密，那些把守内外通路的人自是不易拦得住自己，但只须有点风吹草动，捧着信鸽的汉子们便放信鸽传讯，霎时间高手云集。而他们唯恐自己先向信鸽下手，所以多备几只。分散开去，而他无法兼顾。

他脚下不停，一直向城门走去，此时已感到四五对锐利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饶他胆大如斗，兼且武功高强，实在不畏对方动手。但这刻也不觉微微沁出冷汗，心想不知对方瞧得出瞧不出破绽。

堪堪走出外面，两边走出数名大汉，拦住他的去路。桓宇暗叫一声可惜，抬头向那四名大汉望去。只见这四人手中都拿着一个长形包裹，分明是随身兵刃，这刻另一只手都探入包裹中，随时可以掣出内中的兵器厮杀。

其中一名神色最是凶悍的大汉狠狠瞪他一眼，突然一脚扫出，口中骂道：“滚你的臭蛋，站着等死不成？”

桓宇已运气护体，那大汉这一脚扫中了，非吃个大亏不可。但他听到他的骂声，忽然感到不对，迅即收回真气内力，砰一声响，被他踢开七八尺远。此时一阵骤急蹄声冲到切近，桓宇百忙中闪眼望去，只见一匹骏骑疾驰而来，在这数名大汉前面还有两排人迎面拦住这骑去路。

马上之人是个劲装疾服的少年，浓眉大眼，马鞍后面横搭着一个长形包袱，两头垂下，极似是一个人搭在上面，只是用布包住，瞧不清楚。这一瞥之间，已发觉这少年面貌极是熟悉。但已不暇多想，一溜烟跑掉。远远回顾，但见那一骑冲倒四五个大汉，随即兜转马头，驰回城内。还隐约见到信鸽扑扑飞起。

他舍开大路，一口气奔出六七里地，忽见一片树林中露出一角红墙，知是寺院，当即奔过去，循路入林，果然见到一座丛林古刹，山门上题着香林寺三个大字，门边贴着一张告示，过去一瞧，原来告示上说本寺鸠工修建，



暂时关闭等语。

桓宇大喜想道：“此寺目前既无信徒香客前来，正是藏身之所，只不知寺内还留下多少和尚看守？”举步入寺，大殿前的空地上堆放了许多木材砖瓦等物，一个小沙弥坐在阶上打盹。

他也不惊动这小沙弥，一迳奔入大殿，但见殿内甚是紊乱，也有许多木材砖石等物，却不见有匠人做工，心想大概是未到动工吉日。也不讶异，奔入后面。他把麻袋放在侧殿内，独自进内查看，到处都静悄悄的，料是阁寺僧人都到别处借驻，心中更喜，后面还有两三处院落便不去查看，回到侧殿中，解开麻袋，把施娜郡主倒出。

他另外点了她的穴道，才解开早先的穴道，施娜郡主醒来，能够活动说话，却用不出内力。

她打量周围一眼，不言不语，起身向门口走去。桓宇待她走到门口，才厉声道：“你若作逃走的打算，莫怪我不客气！”

语声传出去，回声嗡嗡荡漾。她吃惊地停住脚步倚柱而立，不敢再向外走去。

桓宇这时忽然醒悟城门见到的那一骑正是孟若虎。他一向作童子打扮，这回穿上成人衣服，猛然间当真认他不出。想出是他，不觉十分迷惑，忖道：“他怎会临时赶到，助我出城？纵是花姑娘的奇计，但如此凑巧，实在教人测想不透。”

施娜忽然大声道：“喂，我设法逃走的话，你便如何对付我？杀死我或者

桓宇冷笑一声，说道：“用不着高声说话，此寺内内外外都没有人。你敢逃走的话，我自然有法子对付你。”

施娜沉吟一下，说道：“这样说来，我已是俎上之肉，只好任凭你宰割了。可惜我当时没有想到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马车来往的街道上公然做这掳劫之事……”

桓宇道：“早知道便又怎样？”

施娜答道：“早知道就不挣扎啦！”桓宇大是惊讶，道：“你肯乖乖的跟我走？”施娜道：“不错，我还可以发誓不逃走不叫喊……”

桓宇大感兴趣，说道：“早知如此，我也不消把你装在麻袋中，白白弄污了你衣服身体……但这倒底是何缘故？”

施娜淡淡一笑，答道：“这很简单，我若是知觉未失，便可在沿路上暗暗留下线索，我二哥不消半日工夫，就可率了公人追到，把你拿住。我的标记很简单，只须折断小树枝，拗折之时设法扯下一节树皮，或是暗暗撕碎怀中的汗巾，丢两块在地上……”

桓宇鼻子中嗤一声又道：“我可不是傻子，你的动作岂能瞒过我？”

施娜道：“我说了出来，你自然能够发觉，若是不提醒你，只须装着跌交就可折断树枝，至于丢布屑更是容易，或者你看管得严，我就让树枝石头挂裂裙子，也能留下记号！”

桓宇寻思一下，道：“这话也有道理。”他们对答之时，因相距两三丈，所以话声不觉提高。

施娜郡主早就瞧见廊柱后露出一点点灰色的衣服，这时忽然不见，当下微微一笑，走向桓宇身边。

她笔直站在桓宇面前，凝望着这个年青英俊而又武功高强的男子，突然

间感到很喜欢他。桓宇不甘示弱，瞪眼跟她对瞧。

她泛眼揶揄的笑容，轻轻道：“你虽是自命英雄，但有一件事谅你不敢做

……”

桓宇哂道：“何止一件事，有许多事我都不敢做！”她点点头，笑容未敛，依然含有讥嘲的意味，说道：“这件事别的男人都敢做，独独你不敢！”桓宇心中不信，道：“你说出来听听！”

施娜指指自己的嘴唇，说道：“这儿，你敢不敢亲一下？”桓宇一怔，心想我非是贪淫好色的人，怎能胡乱亲你的嘴唇？却见她揶地笑着，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还有宽阔的额头和高挺的鼻子，组成一种爽朗的美丽风姿。全然不似汉族女子那种含羞荏弱的味道。

这种截然不同的风情使得桓宇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诱惑。他也和施娜一样，并不是发生了爱情，而是好奇和喜欢加上男女间天然的吸引力而已。他持重地寻思一会，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想来，吻她一下也没有什么害处。当下淡淡一笑，道：“假如我这样就足以表示英雄气概，容易得很！”说罢双臂一伸，把她抱过来，在鲜红的嘴唇上亲了一下，但觉她的嘴唇甚是柔软温暖。

施娜轻轻道：“这样算得什么？我可不是小孩子！”桓宇不再说话，低下头把嘴巴压在她两片红唇上，火辣辣的吻着。施娜鼻子中发出唔唔的声音，身躯不住扭动，双手无力地推他。

不知过了多久，一声木鱼响处，惊醒了如痴如醉的桓宇。他猛地抬起头，施娜便发出一声尖叫，好象她是被桓宇欺凌侮辱而不是她主动挑逗的一般。

桓宇目光到处，只见殿门口站着一排三个灰袍僧人，个个神情严冷。左边那个长得矮胖胖，手中捧着一个巨大木鱼，这时厉声道：“还不放手？”桓宇恨恨的望施娜一眼，心想这回又中了她的诡计啦！于是一把推开她。

施娜郡主装出又惊慌又欢喜之状，叫道：“大师父们千万救我……”左手的矮僧，应道：“善哉，善哉，女菩萨放心，贫僧等正是为救你而来！”

桓宇恼道：“你这个女人诡计多端，真真可恨！”

在右边的那个瘦削僧人喝道：“住口，你也是武林中人，须知掳劫妇女之事罪大恶极，你目下已是武林公敌，有洒家等人在此，焉能让你动这女子。”当中的高大僧人手中木鱼响一声，接口道：“这等败类狂徒何须与他费唇舌施娜郡主已退到三僧身后，朝桓宇挤眉眨眼，桓宇气得直瞪眼睛。

矮胖僧人缓缓道：“两位师弟不必如此所恼，此处乃是佛门净地，岂可被血腥所污，咱们把他擒下再说！”

桓宇听罢想道：“若是动起手来，施娜郡主趁机逃走，那时我势必要施展毒手冲出重围。伤了这三僧固然不好，被施娜逃走更不妙，这却如何是好？”

转念之际，高大僧人已放下木鱼，大步上来，桓宇见他举手投足之间，极是沉雄有力，分明一身外功已达登峰造极之境。这等对手最是难以甩脱，除非把他击倒。

施娜还在扮鬼脸气他，桓宇一眼瞥见，反而笑了，说道：“大师且慢出手，容我说几句话。”高大僧人喝道：“快说！”

桓宇说道：“在下甘愿束手就擒，但大师们却须得同时囚禁住此女！”高大僧人道：“放屁，我们为何要囚禁她？快点动手……”

矮胖僧人说道：“雪嗔师弟不必急于动手，且听听他有什么道理？”

雪嗔僧退开一步，不耐的道：“有话快说！”桓宇略一沉吟，心想：“此僧名为雪嗔，恐怕就是少林雪浪禅师同辈高手，少林寺出来的高手我一共见过三个，大孽尊者和风门和尚都不似修道之人，只有雪浪禅师甚是正派。现下瞧来他们又是自傲自大之辈，我也懒得跟他们细说……”

当下说道：“别的话不必多讲，在下只告诉诸位一点，那就是此女若是逃走了，便是武林一大浩劫。”

枯瘦僧人冷笑道：“简直是胡说八道……”矮胖和尚僧声道：“雪疑，你且别开口……”接着向桓宇问道：“只不知浩劫中是些什么？还望施主明告！”

桓宇见他谦和得很，便道：“五大门派自然在其内，不必多说，此外龙虎庄、叶重山、霍陵，还有好些前辈高人的晚辈百花仙子沈素心的女儿花玉眉等，都在劫数之内。”

雪疑僧瞪眼骂道：“混帐，洒家不信这区区一个女子关系如此重大，哼，你越想危言耸听，就越是显见其伪！”

桓宇便是泥人也有土性，不禁恼道：“信不信由你，我这话又不是跟你说，假若不是见这位大师甚是和气，才懒得说呢！”

雪嗔僧迫上一步，喝道：“你嘴巴比拳头硬得多啦！”呼的一拳迎面劈去。矮胖僧人大声喝道：“雪嗔且慢出手！”雪嗔僧斗大的拳头疾然撤回，脚下一阵声响过处，只见三块方砖已经碎裂。原来他外功雄劲无比，拳力发出之后斗地收回，脚下方砖受力过大，是以踏裂了三块。

矮胖僧人接着说道：“施主贵姓大名？”桓宇道：“在下南昌郡桓宇，大师法号怎生称呼？”

他们听到桓宇二字，都不觉一怔，矮胖僧人道：“贫僧雪净，桓施主令尊翁可是桓公玄桓老施主？”桓宇点点头。雪疑僧喝道：“师兄万万不可相信，想那桓老施主乃是一代剑家，他的公子怎会贪淫好色？”雪嗔僧接口道：“雪疑师兄，说得不错，闻得桓宇乃是极有志气的新起名手，决计不会掳劫妇女，胡作乱为！”

桓宇心中把那施娜恨得要死，但他亲吻施娜之事乃是三僧眼见，此情此景，当真是百口莫辩，不禁又向施娜瞪眼睛。

雪疑僧向雪嗔僧打个眼色，接着低声与雪净僧说话。雪嗔僧脾气暴烈，最爱搏斗。此时得到雪疑僧暗示，大喝一声，出拳劈去。他身躯魁伟，走的又是纯刚至狠的外功路子，这一拳劈出之时，风声劲疾，力道凌厉无匹。

桓宇迅即拍出一掌，两股力道相触，蓬的一声，桓宇实是无法正面封蔽住这一股拳力，当即使出逆运真力的功夫，掌势微微侧卸，呼的一声，一股力道从他身边掠过，雪嗔僧但觉拳力尽行泄去，身子不禁向前一冲，几乎站立不稳。

他心中更是火爆，呼呼呼连劈三拳，桓宇也迅拍三掌。他掌势虽是向前拍出，但内力逆运，吸拽住对方拳力从旁泄开。要知他没有丝毫伤人之心的话，这刻他逆运真力的功夫远胜于正运真力，只要在泄卸对方拳力之时反震过去，雪嗔僧非立刻受伤不可。

雪净僧喝道：“雪嗔住手……”雪嗔僧跃开寻丈，厉声道：“我也不打啦，这厮邪气得紧！”雪净僧说道：“桓施主炼得有玄奥功夫，你不可胡说……”

桓宇见雪净眼力高明，暗暗佩服，说道：“大师们如若信得过在下，当即把详细内情奉告！”

雪疑僧冷笑一声，说道：“我们亲眼目见你的恶行，你纵有舌泛莲花之能，也难取信于我们！”

桓宇道：“在下也不分辩，但求诸位别放走此女！”

雪净僧说道：“我等俱是出家之人，虽是学过几日武功，但从踏入江湖惹事生非。桓施主虽说这位女施主牵涉重大，可是与贫僧等全不相干，自然要送她回家才是正理！”

雪疑僧讶道：“师兄当真要这样做？”此僧天性多疑，一向如此，连师兄的话也信不过。雪净僧也不怪他，答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法子不成？”雪疑僧说道：“这位女施主容貌不似汉人，来历身份大堪查究！”

桓宇暗暗一笑，心想原来此僧天性极是多疑，爱唱反调，所以雪净僧说要送施娜回家，他就诸般疑惑。说不定雪净僧乃是故意这么说？待他唱反调时将计就计，这么一想，便不开声。

施娜郡主一看势色不对，突然向殿外奔去。桓宇故意不加理会。雪净僧说道：“雪嗔，先赶上去拦住她，但不可出手惊吓着她。”雪嗔雄纠纠应一声，放步奔去。桓宇便又瞧出此僧专爱争气打斗。

雪净僧说道：“你既然都不放心，莫如咱们袖手不管他们闲事，可好？”雪疑僧摇头道：“那也不行，咱们只好把他们都看管起来，待得查明他们身份来历，再作区处！”

雪净僧点点头，说道：“就依你的话……”忽见雪嗔僧一手抓住施娜背上衣服，双脚离地提高了，疾奔入来，雪净僧微愠道：“放手，出家人焉能如此撒野？”雪嗔僧放下施娜，急急道：“师兄别生气，我见到远处有人似是向这边走来，便请她随我入寺，她执意不肯，只好抓她回来！”

雪疑僧问道：“是什么人？人数多少？”雪嗔僧道：“大约有十四五骑，远远便可听到蹄声。”

雪净僧说道：“雪嗔到后面收拾干净，雪疑出外打探……”两僧应声去了，雪净僧从容自若，说道：“两位也得暂时躲避一下……”他望住桓宇，又道：“出家人不大方便，还是由桓施主负责照管这位女施主。”

施娜反对道：“你们才救了我，又让他摆布我么？”雪净僧微微一笑，说道：“女菩萨放心，佛门清净之地岂容褻渎，桓施主这回绝不敢放肆无礼！”他指住墙边的黄布幔说道：“幔后有暗门，轻推黑印便可打开。”

桓宇揶揄地向施娜挤挤眼睛，随即请她移步。施娜明知不走不行，便乖乖举步。黄幔后面只是一堵粉墙，若不是存块黑色痕迹，真以为雪净僧是开玩笑。桓宇伸手一推，墙上裂开一道窄门，探头一望，只见里面只有三尺见方，甚是狭小，也没有别的道路，不知当初建造这一个墙洞做什么用的。他道：“郡主请吧！”施娜瞧了瞧，摇头道：“不行！”桓宇讶道：“为什么？”她道：“这地方太小啦！”桓宇失笑道：“虽是狭小些，但咱们只是躲一躲，用不着高楼大厦，对不对？”

远处一阵骤急蹄声随风隐隐传到殿中，一听而知这一群骑士竟是一直驰入庙门之内，马蹄踏在石道上，才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

施娜笑一笑道：“我的救兵来啦！你和那三个少林和尚别想逃掉。”桓宇讶道：“他们也没说，你就晓得他们是少林之人？”施娜道：“我师父博通天下各家绝艺，那高大和尚一出手我就瞧出了！”桓宇颌首道：“我竟忘了你师父原是少林出身，闲话少说，进去吧！”

施娜道“我讲过不进去的！”桓宇皱眉道：“别闹了，你虽是诡计多端，

这回我决不上当！”施娜道：“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当真是肯进去。”

桓宇道：“那我只好硬来啦！”施娜道：“你存心占我便宜，哼，你小心我报仇！”

外面的蹄声已停，桓宇伸手抓住她的手臂，推她进去，接着自己也挤进去。里面也有块黑痕，桓宇轻轻一推，窄门关上。

眼前顿时一片漆黑，黑暗中但觉挤得很紧，桓宇心想这里面的确太小了，应该点住她的穴道，把她独自藏在此处，自己另寻别处匿藏。

这时因不知来的是什么人，所以用不着掩她嘴巴。施娜本是体格健美高大的女郎，此时被桓宇背后挤得紧紧，心中恨起来张口咬住他肩背一块肉。

桓宇疼得眉头一皱，低声怒道：“你干什么？”施娜牙齿毫不放松，桓宇觉得那块肉快要被他咬下来，本待用手肘撞她，但又想起她大穴被点，武功已失，这一肘撞去说不定受伤。当下把心一横，想道：“最多被她咬掉一块肉而已，我几年来冲锋陷阵，负伤无数，那里把这一点点小事放在心上……”想是这么想，仍然疼得身体微微震动。

施娜极想咬掉他一块肉以泄心中之恨，可是始终没有用全力咬他，自家也不知是何缘故。后来见他忍熬疼痛不哼一声，也不反击，这等胸襟毅力实是罕见，大是佩服，不知不觉放松许多。

桓宇这时已发现窄门上有一道缝隙，透入微弱光线，当即把眼睛贴在缝隙上望出去，外面贴着墙壁的黄幔巧不过也育个破洞，因此瞧得见大半个偏殿。

施娜牙齿放松许多之后，便嗅他身上一阵男子气息，陡然间一阵颤栗，不知不觉完全松开。

一阵步声走入偏殿，桓宇留神一瞧，共有四人进来，当先的一个身材瘦削，举动飘洒，背上插着一支白玉洞箫，正是洞箫仙客胡培。后面的三人都是彪形大汉，长得卷发浓须，鼻高目陷，佩着大刀，一望而知都是鞑靼族的人。

紧接着一个和尚进来，却不是雪净等三僧，桓宇见他面貌平凡，举动迟缓无力，已敢断定当真是本寺僧人。

洞箫仙客胡培四处瞧了一眼，问道：“真的没有人躲在这里？”那僧人没有听清，迟疑了一下，正待询问。一个佩刀大汉怒骂一声，挥动巨大手掌搥在和尚面上，那和尚登时跌倒。

桓宇一瞧见来人是洞箫仙客胡培，立刻把施娜转到前面，伸手掩住她嘴巴，此时一见佩刀大汉搥打和尚，心中大怒，双臂用力一勒，施娜顿时面色发白，呼吸难通。

她在这生死关头本能的运气抗拒，真气一转，立即好过得多。突然间大惊想道：“我怎的能够调运真气？”

定心一想，这才发觉原来桓宇抱住她用力猛勒，无意中触及相应的穴道，恰好她行功运气，登时把被制的穴道冲开。

外面的人语声隐隐透传入来，桓宇突然醒悟，想道：“那佩刀大汉殴辱本寺僧人之举虽是令人气恼，但实是与他们的郡主无关，我怎可拿她泄愤？”当即松手，但仍然掩住她的嘴巴。

过了片刻，两人都感到十分火热，一则地方甚小，空气不通。二则他们身体相贴，双方体温汇聚一起，自然感到闷热。

外面语声步声已杳，桓宇细瞧他们已走，便不掩住她的嘴巴。施娜轻轻

道：“你背上还疼么？”桓宇道：“哼，你似是心肠好得很呢！”

施娜在他耳边悄悄道：“我很抱歉，实是不该咬你！”桓宇道：“咬都咬了，不必提啦！”施娜道：“你还记恨我咬你之事不？”桓宇道：“家国之恨比起这一点点肉体之疼算得什么！”

她默然不语，黑暗中不知有何表情。桓宇想到她的族长阿勤坦（明史称为俺答）三次入犯京城，屡寇边境，杀人无数，心中燃起国与国之间的仇恨，突然间泛涌起一种侮辱她的欲念，冲动地把她抱紧。

她仍然保持沉默，甚至不作任何抗拒。不过两个人对立着毕竟只限于手足侵袭而已，并不能真个销魂。

她的呼吸急促地低响，身体不安地扭动，显然桓宇这番侵袭已挑起她的情欲。

片刻之后，桓宇心中怒恨稍减，顿时恢复清明神智，猛然一惊，心想：我如此作为还算得上侠义之士么？

他木立不动，施娜反而挑逗他。桓宇沉声道：“站好一点……”施娜听到他无情冷酷的语声，娇躯一震，登时呆住不动。

桓宇冷声道：“我只是想向你身上发泄恨火！”施娜隔了一会才问道：“那么为什么停止呢？”桓宇迟疑一下，才道：“这家国之恨岂可波及妇孺，所以你别再惹我！”

施娜的手指已运足真力，暗暗移到他腋下要穴部位，听了这话，虽然他声调冷冷的，可是仍然明白他甚是后悔歉疚这么做过，于是垂手散去真力。她嘲笑的道：“你害怕忍不住我的挑诱？”

桓宇道：“胡说，我……”施娜轻哂一声，又道：“你放心好了，我没有爱上你，我在心中假想你是另一个……”桓宇大感侮辱，问道：“那人是谁？”施娜道：“也是一个汉人，跟你一样年青英俊，武艺高强。”

这话大在出乎桓宇意料之外，他无端端想起了银剑郎君方麟，但随即便暗笑自己想得无稽，当下说道：“他大概不爱你，所以你把别人假想是他？”

施娜半晌没有声音，桓宇正在讶异，忽然发觉她笑了，顿时手足无措。要知他有本事冲锋陷阵连杀千百人，也可以忍受各种毒刑。但如此坚硬的心，一碰上女子的泪水便软化如泥。尤其是这个美貌的少女，与他总算有过厮磨偎拥的情份。

他柔声道：“我只是乱讲而已，以你的才貌，那有男人不为你颠倒的？”

施娜伏在他胸脯上，说道：“你不用骗我，他固然不爱我，你也不曾为我颠倒！”

桓宇一怔，心想你不爱我，我颠倒不颠倒倒有甚打紧？但这话不便说出，又柔声说道：“男女之间有时要瞧时间环境而定，现下我心事重重，说不定明后天就会被你师父杀死。这个当儿，就算是天仙下凡也难令我动心！”施娜鼻中嗤了一声，道：“骗人，你明明爱的是花玉眉，啊，她的确长得太美了，连我也爱上她啦！”她乃是塞外女儿，性格豪爽，从不隐饰心中的感情。桓宇听了大为惊讶，问道：“你几时见过花玉眉？”

施娜道：“今天早上我见到一幅画像，我哥哥说画中之人就是花玉眉！”

桓宇心知她见的是百花仙子沈素心肖象，此象已被竺公锡取去。事实上花玉眉与那肖像极是相似，是以不必多说。

她轻叹一声，又道：“我心里混乱得很，我倒底爱他抑是爱你，自家也不知道！”

桓宇吃了一惊，说道：“你可千万别爱我！”

施娜道：“为什么？”

桓宇道：“我……我……”支支吾吾，竟说不出理由。要知桓宇自从情海没顶之后，便对女人大是憎恶，唯有对花玉眉例外。他知决不会再爱上别人，因此极怕又有女子向他痴缠，但这等理由自是不好说出。

施娜正要说话，桓宇低低嘘一声，向外面张望，只见偏殿门外的走廊上站着数人，其中一个身量颀长，须发如银的老人，神态阴森鸷，正是那竺公锡。

他晓得竺公锡的武功天下第一，赶快伸手抱住施娜，另一手掩住她嘴巴，施娜狠狠的咬他一口，差点儿把手指咬破，桓宇疼得一皱眉，却忍住不敢哼声。

施娜摇摇头，用手指碰碰他的嘴唇。桓宇明白她的意思，心中虽不愿，却也只好屈服，低头吻她。

不一会工夫，许多佩刀大汉奔到廊上大声向竺公锡禀告，他们说的汉语，意思都是查不出可疑之处。

最后洞箫仙客胡培奔来，说道：“在下细搜一遍，果然没有丝毫线索！”

竺公锡没有做声，洞箫仙客胡培又道：“郡主落在桓宇手中，那厮虽然不是乱来之辈，但郡主万金之躯，只要略被轻薄，那时杀了桓宇也难以补偿，老大人何不赶紧再追？”

竺公锡缓缓道：“老夫虽是数十年后重来此地，但还记得此寺当年乃是少林出身的一个老和尚在此当住持，现下合寺僧人都不在，只有一个小沙弥，甚是启我疑窦。”

桓宇听了这话，心中暗吃一惊。施娜这时已不缠住桓宇，侧耳而听。

竺公锡接着又道：“把那小沙弥带来，老夫瞧瞧他便知真假！”

别人全然不知他口中的真假是什么意思，桓宇却大大震惊，忖道：“他的武功中有一种手法可以测出对方是否炼过武功，此一手法创自苗疆野人山神魔，极是残酷，常人不易抵受。那小师父纵是没有炼过武功，但在酷刑之下，势必供出另有僧人寄居之事！”

他心中登时象吊桶一般七上八下，极感不安。施娜轻轻碰他一下，在他掌心写道：“怕么？”

桓宇点点头，她又写道：“我不叫喊就是！”桓宇仍然十分不安，此时两人身体仍然贴得很紧，若是外面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桓宇定必难以抑制男性的本能。可是目下他简直没有感到她的存在，心中一味替小和尚难过，又怕他供出少林僧人们的情事。

施娜又在他掌心写道：“我不叫喊不必怕了！”桓宇心思转回来一想，又是一惊，原来这刻她嘴巴不曾掩住，又听到竺公锡等人的声音，随时可以叫喊，那时节定难逃出竺公锡手心。

然而她居然不叫喊，岂不奇怪？便在她掌心写道：“我不明白……”施娜热情的主动的亲他一下，表示答复。但桓宇心神不定，甚是冷淡。

她咬他一口，接着在他掌心写道：“我恨死你！”桓宇陡然间想开了，微微一笑，心想：我反正也不能眼看那小和尚被酷刑施体而不救，她纵使不叫，我亦要出去。当下在她掌心写道：“你叫喊好了！”

施娜不禁一怔，桓宇也不理她，向外张望时，只见那小沙弥已被一佩刀大汉带到竺公锡面前。

竺公锡的目光犹如两把利剑般在小沙弥面上盘旋，众人都不敢作声，桓宇已暗作准备，打算他一施展手法，便即冲出去。

过了一会，竺公锡冷冷道：“放他走！”一个佩刀大汉把小沙弥推出去。

竺公锡接着说道：“这小沙弥天生聋哑，哼，本领再大也问不出话来！”

桓宇不觉松了一口大气，追娜身躯一动，他可就想起着她叫喊之事，登时大为紧张。他晓得如若立刻求她不要叫喊或者突然点住哑穴都可以免去此劫。但他岂能出尔反尔，反复变卦？

他咬住牙根，等她叫喊，谁知她静得很，动也不动。只听竺公锡说道：“胡培可留此查明合寺僧人何去，主持为谁，是否与少林有渊源？”

一阵步声渐渐远去，桓宇张望一下，不见有人。这才放下这颗心。

施娜冷笑道：“你为何出了一身冷汗？”

桓宇道：“你尽管取笑都没有关系，我心中仍然很感激你。”

施娜说道：“原来你也晓得我师父若是发觉了你占我便宜，定会出手杀死你！”

桓宇没有作声，心想我只是感激你的情意，特别是我无法接受，辜负了你，所以极是抱歉。

施娜又道：“你既然不想碰我，何不出去？”

桓宇道：“还有人留在寺中？”

施娜道：“你出去杀了他就行啦？”

桓宇心想：这女子好毒的心肠，连自己人都毫不顾惜。当下甚是不满，故意道：“这法子敢情好，你得帮我助威。”

施娜点点头，桓宇伸手一按墙上黑痕，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桓宇正要出去，施娜低声说道：“我教你一个法子，保管十招之内便可取胜！”

桓宇讶然想道：“有这等事？”便凝神聆听，施娜的嘴巴贴住他耳朵，悄悄道：“你真是笨蛋！”桓宇一怔，道：“什么？”突觉胁下期门穴上被她点个正着，登时浑身发麻。心中更是骇讶交集，忖道：“她功力被制，怎能施展点穴手法？”

施娜又在他耳边说道：“你想想看，我怎肯让你杀死自己的人？你居然相信了，岂不是笨蛋！”

桓宇这时仍能说话，缓缓道：“我屡次中你诡计，便被你多骗一两次也不算什么！”

施娜从黄幔破洞中望出去，只顷刻工夫，便见洞箫仙客胡培在门外回奔过两次，可见得正在全力搜索。

她迟疑好久，仍然没有挟桓宇出去与胡培会合，自家也不明其故。又等了良久，胡培再不露面，她自言自语道：“大概都去了！”

桓宇道：“你何故不出声招呼？”施娜道：“我一出声，你就没命！”

桓宇道：“这就奇了，我有命没命与你有何相干？”

施娜恼道：“我不出声反而对不起你，是不是？”桓宇应道：“这倒不是，但你既不爱我，又不肯害我，使人心里糊涂得难受！”她知道他这话乃是调侃自己，咬牙道：“好，我带你回去任师父发落！”当下一手把他揪出去，桓宇站立不住，一交跌倒，口中仍然笑道：“谅你也舍不得把我交给你师父！”施娜大为恼火，把他搭在肩上，迅快奔出寺外，放目四望，只见一骑如飞恰好驰出林外大道，想必就是胡培刚刚离开。

桓宇毫无所惧，说道：“你这样扛着我教人瞧见多么难为情？”



施娜撅起嘴巴，放步奔去，堪堪奔出树林，桓宇叫道：“郡主等一等！”他这一声郡主大有求饶之意，施娜停住脚步，道：“怎么？”桓宇问道：“你师父住在那里？”施娜冷笑道：“你想设法子通风报讯是不是？那也不要紧，我们住在……”

刚说到此处，树林中透出一阵沙沙之声。施娜停口望去，喝道：“林中藏着什么人？”树林中有人答道：“女菩萨休得害怕，贫僧在此！”一阵踏叶之声自远而近，眨眼间出来一名高人，正是那雪嗔僧。他一眼望见施娜扛着桓宇，形状可怪，不觉打个哈哈，说道：“怪事，怪事，他两脚发软走动不得么？”桓宇气得直瞪眼睛，施娜笑道：“我假意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解开我的穴道，后来反而被我制住。”

雪嗔怒道：“这厮可恶得紧，可别放他！”施娜道：“我想带他回去，教家兄好好打他一顿板子！”雪嗔点头道：“这也使得，只是便宜了这厮。”

另一边树林内忽又出现一人，原来是雪疑僧，说道：“施主的话我看靠不住！”施娜向来机智过人，转眸一笑，道：“大师父怎生瞧得破的？”雪疑僧扬扬得意，道：“桓宇纵有非份之想，也不须先行解开你的穴道……”施娜接口道：“大师猜得极对，但你可猜得出我怎生反制住他的？”雪疑僧翻起双眼想了一阵，喃喃道：“若不是有人搭救，就是用什么花样编住他！”施娜顺势道：“大师猜得一点不错……”原来她早就瞧出雪疑僧天性极是多疑，不论哪一个人说的话他都要疑上一疑，因此不论她骗出什么假话，总难使他改变习惯，唯一之法便是顺着他的口气诱他说出猜测之言，趁势承认，谅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话。

雪疑僧又道：“恐怕是我净师兄搭救你的！”

施娜忙道：“正是这位大师。”雪疑僧眉头一皱，道：“不对，不对，若是他出手救你，定会送你出来……”施娜万想不到他连自己的话也会生疑，不禁一怔。

风声飒然一响，一道灰影落在施娜后面，大声道：“疑嗔两位师弟速速准备擒下此女！她能够自解穴道，功力不比等闲，你们须得小心！”来人正是领头的雪净僧，雪嗔僧怪叫一声，喝道：“白白猜了半天，敢情自解穴道，快快束手就擒，免得洒家收招不及，误伤了你！”

施娜转身望住雪净僧，冷冷道：“算你有点眼力，不敢轻视本郡主。”雪净僧道：“贫僧甚是罪过，暗中听到两位对答，虽然只有几句，却已足证明桓施主的真正身份！”

桓宇心中叹口气，忖道：“你们若是迟一点出现，我可就连竺公锡落脚之地也摸出来啦！”

施娜发出清脆娇嫩的笑声，道：“你们既是得到他的真正身份，那就最好不过！”说时举步走近一棵树边，纤手轻轻拍在树上，噗的一声闷响，树身上出现一个掌印，极是清晰。

雪嗔僧大笑道：“这等功夫有何希罕……”笑声中忽见施娜举手虚复着桓宇软腰大穴之上，作势欲拍，不觉大惊，笑声倏地中止。

施娜冷冷道：“本郡主懒得跟你们动手，快点让开，不然的话，我先杀死此人才教训你们！”

雪嗔僧是个实心眼之人，立即退开一侧。雪疑僧道：“只怕你未必会下手杀死他！”

施娜知道他又犯老毛病，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喝道：“为何不会下手？”

雪疑僧道：“你若是存心取他性命，何必扛他回去？空身不是走得更快更俐便么？”

施娜微微一笑，道：“这话也有道理！”说时暗想他这一回又知会不会中计？只听雪疑僧接口道：“但你在形势所迫之下，说不定下手！”施娜道：“那我就不知道啦！”

施娜不再说话，挟住桓宇举步走去。雪疑僧拦住去路……见她迫近，一时大感失措，不知出手拦阻的好抑是让出道路的好。

雪净僧心念连转，迅即下了决定，厉声道：“嗔师弟拦出手她！”这话喝得斩钉截铁，一听而知毫无通融转圜的余地。雪嗔僧应声跃出路心，运集功力，蓄势待发。

施娜这一瞬间心中也转了七八个念头，她明明白白的晓得该当狠施毒手才能突围而出。可是不知何故总是横不下心拍落桓宇要穴之上，于是停止脚步。说道：“大师下此决心之时，也该三思而行！”

雪净僧仰天长笑一声，道：“桓施主目下神智未失，当能听得清楚。贫僧因想他落在竺公锡老施主手中既也难免一死，不如现下就作了断，好在死在郡主手中的话，还可替他报仇雪恨，若是死在竺老施主手中，那就说不得了。”这番话分析入情入理，桓宇不觉在心中喝声采。要知竺公锡多年来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是以雪净之言毫无示弱之意。

施娜道：“你错啦！”雪疑僧道：“那里错了？”施娜应道：“第一你们尚未深知我的武功，说不定联手上来还不是我的对手。第二，我拍击桓宇穴道之时略略留劲，不教他立刻便死，随手丢弃路边，跟着突围。其时你们三人之中势必要分出一个查看他的伤势，以便急救。我纵是武功赢不过你们三人，在这等情形之下，突围而出也算不了什么难事，这话可有道理？”

雪嗔僧听得目瞪口呆，心中甚是佩服，雪净僧也连连点头，只有雪疑冷笑道：“但说不定这么一来我们既救回桓施主一命，又同时杀死了你出口气

施娜突然间掌劈脚踏，分袭雪疑雪嗔二人。这时双方相隔至近，出手即到，雪疑雪嗔两人都本能地分别闪开。施娜趁机放步疾奔，从两僧之间掠过。才奔出两丈，忽听风声飕地一响，雪净灰袍飘飘的从她身侧越过，奔出寻丈才转身拦阻。

施娜差点就撞到他转身时发出的掌力之上，急急横跃数丈，大惊想道：“此僧一不露锋芒，敢情武功极高，绝不在我二哥之下，少林寺居然出了这等人才，我们却毫无所悉，师父闻报只怕也难相信。”

雪净慈眉高耸，凛然道：“郡主定要迫我破杀戒不成？”话声中飒的一声，一道灰影从空中划过，落在施娜左前方，正是身形枯瘦的雪疑，他眼中寒光四射，微微道：“你放不放桓施主？”

施娜听他划空飞来的风声极是劲厉？显然轻身功夫远在自己之上，不觉又是一惊，动手把桓宇抛落地上，突然间掩面大哭。

三僧一齐愕然，雪嗔赶紧塞住耳朵，别转头去，大声道：“洒家最怕听见哭声，师兄快想法子……”雪疑收敛起那副凶煞的神情，柔声道：“你们出家这之不会加害于你，不要哭啦！”

雪净虽是不说话，但高耸的双眉已渐渐低垂。施娜百感交集，既恨早先放过与师父会合的机会，又恼桓宇占尽了便宜，日后永远被他耻笑。不觉恨恨的踢他一脚。这一脚踢去正中桓宇软腰，桓宇哎了一声，道：“踢死我啦！”

施娜忽然一怔，停住哭声，想道，“我这一脚力道不小，便是百余斤的

石头也得踢飞一丈，他连身都不翻动？”

接着又想起脚尖踏中他身体之时，仿佛用不上力量，分明是以肌肉伸缩卸去力道。若是真的如此，他的穴道分明不会被制！这个想法使她惊疑交集，蓦地又一脚踢去。这一脚踢中他肩膀，但闻蓬的一声，如中坚岩。

桓宇微微一笑，道：“现在消气了吧？”施娜皱眉道：“原来你的穴道不曾被制！”桓宇一跃起身，道：“不错，假使你真的狠心一掌拍落，我必先要你的命！”

这一下发生意外，三僧都惊讶得说不出话。反而桓宇大感不好意思，赶紧向他们陪礼，谢过白白使他们着急之罪。

雪净道：“桓施主开点玩笑也不妨事，此地非是谈话之所，还是回到寺中再说……”

众人一同走向寺内禅房中落坐，雪净首先表明乃是少林僧人，又说此寺历任住持大师都与少林渊源极深，是以这次为了方便他们藏身，特地假装兴工修建，本寺僧众都暂时离开，免得香客信徒来此上香。

桓宇道：“当初在下得悉三位大师法号，便记起贵寺雪浪禅师，暗暗测想三位恐是雪浪禅师同辈高僧……”

雪净道：“桓施主好说了，他便是贫僧们的大师兄！”施娜摇头道：“我不相信！”雪净道：“这就奇了，人人说我多疑，瞧来你比我还甚呢！”

施娜道：“雪浪禅师的武功跟我差不多，他的师父就是当今少林方丈大宗上人，据我所知，大宗上人教得出象雪浪禅师这等弟子也就很不错了，你们的武功比雪浪禅师强胜不少，决不会是大宗上人的弟子。”

雪净微笑道：“郡主未免把家师看得太低啦！”施娜实是不信此事，接口道：“大宗上人若是教得出你们，他岂不是可以跟我们师父相比了？”雪净喝道：“你再提到我师父，我就撕破你的嘴！”

桓宇哈哈一笑，道：“是也好不是也好，暂时不提这些。在下请问郡主，目下五大门派以及其他的武林朋友们有多少失手被你们擒住？”

施娜傲然道：“告诉你们也不妨，少林的大孽尊者，武当的井步虚、点苍的金笔书生岑澍、峨眉的施独足，衡山的娄坚、还有傅源、叶婉等都在我们手中！”

雪净问道：“都是竺公锡出手？”

施娜冷笑道：“这些人物那值得家师出手。”桓宇说：“别吹牛啦！被拿的还有别人没有？”

施娜盯他一眼，道：“还有一个银剑郎君方麟，只有他是我师父拿下的！”

桓宇当即明白她心中实是爱上方麟，不觉泛起一阵妒恨，喃喃道：“果然是他……”施娜疑道：“他怎么了？”桓宇道：“你把我假想是他，对不对？”施娜大眼睛一转，笑道：“我也知道啦，他本来就是你的情敌，所以你一下子就想到他，不错，我很喜欢他。”

这话象利箭一般嗖地射入桓宇心房，桓宇面色阴沉下来，不再说话。他们的对答只听得三僧眉头大皱，尤其是施娜当着众人说出喜欢方麟的话，倒教他们这些出家人听了不禁替她感到不好意思。哪知施娜的习俗与汉人大不相同，虽是少女，也敢坦然流露出心中情意。

雪净趁他们话声一顿，连忙转换话题，说道：“依郡主的说法，那位方施主的武功竟是比较所有被陷之人都要高强，故此令师才亲自出手？”

施娜便说出那日竺公锡如何让方麟三剑，四肢不动便夺下长剑，众人都

大为骇然，独独雪疑不肯相信，大声驳道：“令师武功既是如此高明，她刚才为何不与他会合，把我们通通抓回去？分明是知道他难以赢得我们……”施娜冷笑一声，道：“我不出声会合是我的事，那时我很喜欢他，所以不忍出声。要是论到武功，哼，我二哥就能抵得住你们三人合力。我的大师兄便能赢得你们……”说到这儿，忽然一阵幽怨箫声随风飘送入众人耳中，桓宇道：“洞箫仙客胡培来啦！”

这阵箫声飞起来似是在十余里之外，是以众人都不介意，雪净僧道：“待会我们还是躲他一躲……”

话犹未尽，施娜郡主尖叫一声，桓宇微笑一下，笑容中含有嘲讽之意，道：“你的叫声虽是尖锐之极，但焉能传到十里以外的洞箫仙客胡培耳中？”

施娜没有哼声，雪疑僧又犯了多疑的老毛病，说道：“若然她这一叫毫无用处，决无这等道理。”

雪净僧大声道：“洒家死也不信她这一叫能够传出十里以外？”

雪疑道：“或者那洞箫仙客胡培离此并无十里之遥……”

桓宇知他素来疑心特大，只是微微一笑。雪净僧面色一沉，起身道：“师弟你跟我来，有话与你们商量！”首先向房外走去。雪疑雪净二人跟了出去，这三人步声霎时去得老远。

他们出走之时，施娜便十分注意地侧耳聆听，只听步声会远，同时箫声也似是越去越远，当下长叹一声，说道：“我闷死啦，咱们到外面院子站一站可好？”

桓宇道：“那有什么不可以！”起身陪她出了禅房，在外面露天院子中站着。

施娜过了片刻，又长叹一声，说道：“我目下正是龙困浅水，凤锁樊笼，好不悲戚惨澹……”

这几句话说到后面，微有震耳之威。桓宇讶然道：“她用内力迫出说话，不知是何缘故。这话声最远只能传到寺门外，难道她听得胡培箫声，知道有人来此寺，所以传声求救不成？”

这时箫声已歇，万籁俱寂，桓宇又想到：“少林三位师兄不知去了何处？莫非雪净业已发觉有敌，故此率众迎了出去？”

施娜突然喝道：“桓宇接招——”呼的一掌劈到，纤纤五指如拂如扫，分袭他面门五官要穴。

桓宇冷笑一声，左手一托，右手从底下穿出，劲袭她腋下要害，这一招“楚汉争锋”乃是百花仙子沈素心的独门手法，双手各是奇着，虚实难测。

施娜但觉对方寓守于攻，手法极是奇幻奥妙，迫不得已撤招迅退数步，直到这时她才窥见桓宇不徒是功力深厚，剑法高强，徒手搏斗也别具威力，若是独自脱身逃走，实是无望。当下叫道：“胡先生快快救我！”

桓宇大吃一惊，凝身停步，问道：“你叫谁来救你？”

话声未落，墙头有人答道：“区区胡培，特来领教高明——”人影刷地飘落，正是潇洒的洞箫仙客胡培。他手中的玉洞箫发出一阵奇异破空之声，踏奇门，抢偏锋，从侧面攻上。

施娜也上前出手，胡培施展开洞箫，尽是侧攻奇袭手法，但奇而不诡，飘渺悠忽，果然有点仙气。口中同时说道：“郡主放心先走步，此人交给属下。”

桓宇见他手法奇奥，劲力强劲异常，果然不愧是四客之首，急切间实是

不易把他收拾下，急得剑眉一皱，使出凶猛肉搏手法，抢制主动之势。

施娜郡主闻言退开，院墙那边突然冒出三人，齐齐落在墙上，当中的一位灰袍僧人口中朗朗诵声佛号，道：“郡主想趁机退出此寺，只怕不易！”这三僧正是雪净雪疑雪嗔，他们一现身，桓宇便大大放心，精神一振，蓦地使出一招“奇远式”，双手忽拂忽拍，高攻远取，极是飘忽变幻。

洞箫仙客胡培心头一震，迅即跃开寻丈，心想竺公锡曾说桓宇功力比以前大有精进，遇上须得小心，如今但看他这一招，不但功力深厚难撄其锋，这等手法更是武林绝学，不可多见……”

墙头上的三僧已赞叹不已，雪嗔不禁技痒，大喝一声跃落院中，凛凛道：“洒家雪嗔，请施主赐教……”话声未歇，踏步坐马，呼的一拳迎面劈去。

他拳上劲力非同小可，胡培心中叫一声好俊的硬功，洞箫虚划去，化解了对方拳力。

雪嗔僧脚中宫，走洪门，又是一拳迎面劈到，他一身外家功夫极是出色当行，武林罕见。这一拳去势之威猛，更在前一拳之上。因此洞箫仙客胡培，明有好几招能得奇袭反击，却递不出招数，只好挥箫化解。

雪净僧道：“疑师弟到外面巡视，免得尚有余党潜伏！”雪疑僧应声而去，胡培暗暗吃惊，心思此僧气度从容，指挥若定，显然又是一位杰出人物。

雪嗔僧连番猛劈数拳，此时他已一步一步逼近，胡培更是感到难当。

雪净微笑道：“桓施主何不拿下这位郡主，以免敌人大举赶到之时，措手不及？”

桓宇道：“大师这话说得极是！”跃到施娜面前，施娜咬住嘴唇，面上神情似嗔似怒。桓宇见了感到不好意思急急出手，当下道：“郡主小心，在下要出手啦！”

施娜也不理他，桓宇怔一下，伸手缓缓向她腰间穴道点去，施娜毫不反抗，任得他点中穴道。

那边洞箫仙客胡培已经惊凛交集，一是这三名僧人功力之强，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二是施娜郡主又落在敌人掌握之中，大势已去，这时岂敢恋战，清啸一声，手中洞箫全力施展开来。数招之间，已觅得机会迅快抢攻。他的武功以轻灵飘渺见长，正是雪嗔僧沉实刚猛路子的克星。雪嗔僧见他这一招实是难以抵挡，只好托地跃开。

胡培还未纵起退走，一股柔和力道从侧面袭到，不禁大吃一惊，挥箫封架，转目一瞥，原来是那指挥若定的雪净僧。

他面上含着微笑，神色之间一片祥和，说道：“胡施主好一身仙家武功，可惜所遇非人！”

洞箫仙客胡培冷冷一笑道：“和尚你只是出家修行之人，哪知当今武林大势。我劝你们速速把郡主送回，负荆谢罪，也许可免死罪。”

雪净道：“施主虽是一片好意，但所执已偏，非是以公道正义教人，怨贫僧等难以接受。施主既是执迷不悟，贫僧只好以胸中所学，请施主指教！”

洞箫仙客胡培也不多言，踏步窥伺空隙，他一举一动都甚是飘逸出尘，果然当得仙客的外号。

雪净僧则一派从容自在，与雪嗔的沉实刚猛大大不同。两人蓦地一合，攻拆数招，只见胡培运箫如风，招数极是奇奥飘忽。雪净僧神拂掌拍，招招都是少林派常见手法，但在他手中使出来，别具一种神威，竟和胡培平分春色，难分轩轻。

胡培心头大震，心想这少林三僧乃是雪字辈，低于大孽尊者一辈，但他们的修为成就，却无一人在少林著名高手大孽尊者之下，这雪净僧似乎更是其中之冠，便大孽尊者也只怕要让他一头。少林寺的动静向来派有许多专人窥伺，其中也有寺内僧人暗通消息，却不闻寺中出了这等高手？

要知这胡培乃是铁血大帝以下的第一高手，身份甚崇，得以参预各种机密。而他这刻用上兵器，对方只是赤手空拳，居然不分上下，可见得实是输了一筹。因此直到这刻，他才晓得千百年来位居武林各派之首的少林派果真是深博难测，潜力雄厚。

两人对拆了数十招之后，雪净僧沉稳如故，但攻势渐少。雪净僧大喝道：“妖孽休得猖狂，洒家来也！”踏上去猛劈数拳，风声虎虎，威势极是惊人。

桓宇近日以来屡经大敌，经验大增，眼力已非昔日可比。这时一看雪净雪净二人联手之势，恰恰是各以其长，弥补对方之短，顿时威力大增，勇猛难当。

洞箫仙客手中的白玉箫自发出奇音异响，旋舞极急，但节节后退，招数已施展不开。

五招才过，雪净僧大喝一声，双拳齐飞。雪净僧口中同时诵声佛号，袖拂掌拍，暗寓擒拿手法。

这一招眼看胡培难以抵挡，即将被擒。谁知人影乱闪，胡培在间不容发之际闪出圈外。

两僧返身夹攻，霎时间又把胡培困住，连攻五招，雪净僧发出一声禅唱，左袖右掌一齐发出，手法甚是柔和，雪净僧大喝一声，响若迅雷，喝声中奋拳抢攻。

洞箫仙客胡培一招“单骑突围”，白玉箫嗤的一声直取雪净肩下要害，对雪净拳势视如无睹。

这等同归于尽的打法瞧得桓宇心头一震，正待喝叫提醒雪净闪让，只见胡培陡然转身，那支白玉箫已落在雪净手中，但他此时却大有余暇得以全力对付雪净。胡培双拳齐出，接住雪净拳力，蓬的一声，两人各各震退数步。

胡培退时掠过雪净，顺便出肘暗算，雪净僧左一托趁势让开数步，微笑道：“胡施主意欲夺回兵器，故此奋不顾身。”

院墙上传来一声冷哼，胡培心头一震，暗想我正要趁机跃过此墙逃走，却已被人截断。其余诸人也都大为惊讶，抬头望去，只见一名枯瘦的灰袍僧人站在墙头，正是那雪净僧。

他冷冷道：“胡施主表面上似是拼命夺回兵器，其实打算趁机逃走……”

桓宇心中一乐，暗想他这一回疑得极妙。

雪净已大步奔去，出拳进击，雪净把白玉箫插在腰间，也上前出手，这一回两人攻势更是勇锐难当，五招不到，雪净大袖一拂，卷住胡培手腕。雪净从另一边出拳劈到，胡培衡情度势之下，只好运集平生功力在右掌上硬封他致命一击。

砰的一声，双方都震得退开，雪净趁机从大袖中伸出五指扣住他的脉穴。

洞箫仙客胡培全身瘫软，气力俱失。桓宇跃上前去，说道：“大师武功绝世，在下得开眼界，极是佩服，但此人切不可取他性命！”

雪净谦逊几句，才道：“桓施主此举必有深意，贫僧等尊命就是！”

桓宇大喜道：“咱们若是合力多擒对方几个重要人物，谅竺公锡不敢妄下毒手伤害了我方之人！”雪净颌首道：“好主意……”随手点了胡培身上

要穴，命雪嗔把他搬到禅房内的床铺上。

雪疑跃下来，道：“怕只怕此举反而激怒了竺公锡，先行下手害死我方之人！”雪净沉吟道：“他虽是心狠手辣，薄情寡恩，但以他的身份威望，想必不会如此决裂！”

桓宇道：“雪疑大师所虑也有道理，要知竺公锡一则心性行事与常人都不同，二则他或会认定我们决不会屠杀他手下被擒之人以作报复，是以放心大胆加害我方之人，先泄去心中气恼，同时削弱我方实力。”

雪净寻思片刻，说道：“我们慢慢商量！”雪嗔早就出来，听这话，忍不住叫道：“人命关天，怎可慢慢商量？”雪疑道：“别嚷，净师兄定是胸有成竹，才会如此安详！”

桓宇转眼望住站在墙角的施娜郡主，问道：“令师住在什么地方？”施娜哂道：“你们知也无益！”雪嗔怒道：“我们就找他去！”

施娜摇摇头，道：“凭你们几个人，哪用找我师父，我说出一个地方，就可得见我的大师兄，他就够你们受啦！”

雪疑道：“她这话靠不住，其中定必有诈！”

施娜冷笑一声，雪嗔恼道：“你再怪模怪样的，提防洒家忍不住给你一个大大的难看！”

施娜道：“我不信，偏要怪模样……”说罢连连冷笑，发出一串嗤嗤之声。

雪嗔恼得睁大双眼，握拳跺脚。施娜一边冷笑，一边嘲声道：“原来给我难看的就是你这副尊容，不错，变形恶狂的果是难看……”

桓宇喝道：“闭嘴！”施娜不理他，仍然冷笑揶揄道：“我瞧你只是嘴巴凶恶胡乱唬唬乡愚罢了，现下我故意怪模怪样，却又不見你能把我怎样。”

雪嗔怒吼一声气死我了，大步冲上去。雪净迅快拦在他们当中，雪嗔恨恨道：“净师兄若是不许我打她两个咀巴出点气，我……我……”他气极之下，低下就要气破肚子的话一时说不出口。

施娜冷笑连声，接口道：“你敢怎样？你只好干瞪眼白生气而已，难道敢推开你的师兄不成？”

雪嗔受激不过，举手欲推。桓宇大喝道：“使不得！”雪嗔怒道：“关你屁事！”施娜接口道：“骂得对，姓桓的竟敢架梁，罪该万死！”

她的言词锋利非常，只激得雪嗔怒气填膺，方寸大乱。桓宇微微一笑，说道：“骂得对，我实是罪该万死，想你身份何等尊贵，眼下却被我们囚禁此处，莫说是你这种满肚诡计之人，就算是头脑愚笨之辈，也会想尽种种方法激得我们内乱，你好趁机脱逃！”

雪嗔怔了一怔，雪净叹口气，说道：“我们回山去吧！”

桓宇讶道：“回山？雪净大师这话怎说？”

雪净道：“贫僧踏入江湖之后，眼儿所遇之人，所遭之事，无不机诈百出，极是险恶。我们师兄弟三人向来在山中隐修，实是无法应付。”

雪疑道：“净师兄这话说得极是，咱们实在干不惯机诈之事，不如回山！”雪嗔也道：“好极了，洒家在山中罕得气恼，还是回去的好。”

桓宇望住施娜，说道：“郡主机智过人，一瞧雪嗔大师脾气不好，便连连出言激他。这也容易解决，我点了你的哑穴，让你一直躺在床上。”

施娜惊道：“好啦，好啦，我以后不再激他就是。”桓宇也不再提三僧返山之事，一逢问道：“你大师兄姓什么？住在何处？”施娜道：“他姓

廉，单名一个冲字，是我师父的第一个弟子，不但武功出众，胸中更是深饶机谋，你们碰上我二哥萨哥王子，也还罢了，若是遇上我大师兄，定是死路一条！”

桓宇道：“萨哥王子的武功在下领教过，果然极是高明。至于你大师兄本事如何须得碰上方知，你危言恐吓也不济事！”

施娜沉吟一下，说道：“我不妨把我师父住处说出，那一干被擒之人虽是不在那儿，但你们会过我师父，幸而不死的话，便不须再冒性命之险营救被擒之人了！”

三僧听她提及被擒之人，记起师父大孽尊者也在其中，登时不约而同的打消回山之意。

雪净道：“郡主言下之意，似是令师兄比令师更要难当，难道令师兄一身技艺功力业已青出于蓝？”

雪疑道：“不但如此，她口气中似乎怕我们遭遇不测，所以改说出她师父居住，不知是何居心？”

施娜大声道：“若是只有你们，我才不管这许多！”这话不必再行解释，人人只知她意思是为了桓宇。只听她又接着道：“我大师兄的武功比我师父自是远远不及，但一则仍然胜过你们任何一人，二则他手段狠毒，你们碰上了必定有死无生。反而碰上我师父还有活命的可能，这话信不信只好由得你们……”

雪嗔怒道：“洒家不信你大师兄能赢得我们，你非说出他的居址不可！”

桓宇见他动了无明火，生怕两下把话说僵了，闹出事故，插口道：“雪嗔大师这话有理，我们先向你大师兄领教，若是连你大师兄廉冲都敌不过，自是无须再找你师父啦，这就请郡主示知他的居址！”

此言合情便理，施娜郡主无法拒绝，当下道：“好，我说，大师兄说来居无定址，连昔年随侍家师学艺之时，也是一样……”

雪疑道：“郡主简直跟我们开玩笑，他学艺之时，只能到处乱跑？”

施娜微笑道：“这话也难怪你不信，他因是我们兄妹的大师兄，身份甚高，是以王府中特地为他布置了九个房间，任得他高兴住那一间。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在同一房间中连渡两宵！”

雪净道：“原来如此，但目下在江湖之上，又有无数强敌环伺，恐怕不能有九窟之多吧？”

施娜道：“据我所知，他还是布置了三个地方之多。因此我就算把他三个地方都讲出来，仍是没用！”

雪嗔恼声道：“讲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你倒底说还是不说？”

施娜道：“你别急，我大师兄虽然藏身之地多达三处，但他身负囚禁敌人重任，是以每日清晨都要去巡视那地方。确实地点我不知道，可是他每朝总要走北门外。你们要见他就在破晓之时先到北门外大道上等候，定可见到！”

桓宇道：“好极了，我们碰见他时，城外较为偏僻，纵是立刻动手，也不致于惊世骇俗！”

雪疑道：“我们都未见过廉冲，怎生认得出他？”

施娜道：“容易得很，他一共有两件青布长衫，一年四季都是这身衣服，面目枯瘦，是个中年人，身上不带兵器，但双袖之内各藏四支袖箭，厉害无比……”



桓宇道：“行啦，到时若是心下怀疑，只须出手一试便知道是不是他了！”当下计议目前躲避到何处，待到明日出动。四人提出城内外一共六个地方，都觉得不妥。

施娜听了实在忍不住，冷笑道：“你们何须多费工夫？就躲在此处便行啦！”

桓宇摇头道：“那怎么行？洞箫仙客胡培在此地失踪的，令师不会派人来此地详细搜查？”

雪净口接道：“郡主之言大是有理，我们不妨多加考虑！”桓宇这时才悟出此意，说道：“这话也是，兵法上所谓虚者实之实是虚之。胡培明明在此地失踪，他决计想不到我们还躲在此地。”

施娜道：“你们略作布置，留下搏斗痕迹，以示战况极是激烈。来查之人见了定会认为敌人人数众多，才能得手，不会把你们估计很高，这时势必散开全力追查！”

雪净僧笑道：“郡主最好少说些，免得令师得知，日后多有不便！”

说罢命雪净进房提起胡培，众人一道从后殿秘道进入一座地下石室中。那秘道入口装设得极是巧妙，竟是从巨柱窄门出入，若不是深悉底细之人，决难发现。

下面共有四个石室之多，都有床铺桌椅等物，他们把胡培安置在一间石室，施娜占了一间，外面锁起。

到了晚上，来了三名劲装佩刀大汉，满寺搜索，还点上火炬。

桓宇及少林三僧都藏在复壁中窥看他们的动静，等了好一会，雪净忍不住低声说道：“咱们出去把他们擒下！”雪净摇摇头，仍是凝神窥向敌人动静。桓宇讶道：“雪净大师不是讲了不妨擒起来此搜索寺的敌人？”

雪净道：“不错，故此贫僧连那小沙弥也遣走！”

桓宇道：“然则目下为何不准出手？”雪净道：“这三个人持火炬明搜本寺，实是引我们入彀之耳，咱们只是不理，等瞧片时还有什么人进来。”

果然又过一阵，突然出现两名佩刀大汉，与那三人会合，叽哩咕噜地又说又笑。

桓宇见了大是佩服，只听雪净轻轻道：“咱们可以出手啦，桓施主请认明额上有块般痕的那个，我应付另一人。他们皆是后来才进来的，出手之时务须迅快，不让他们有缓一口气的工夫！”

雪净道：“这都是什么缘故？”雪净应道：“想必是这两人武功较高！”

雪净慢慢的道：“他们的武功固然是较强，可是最要紧的还是他们身上带着黑夜可以报讯之物！”

桓宇正想询问何以得知，但一想雪净僧定必追向，便忍住不说，雪净沉吟片刻，说道：“不错，他们派在外面接应若有警，必须报讯！”

桓宇还是忍不住问道：“但雪净大师怎知他们是奔回报讯？”雪净道：“第一，时间上来不及。第二，他们只是胡人，言语不通，讯急时焉能慢慢找人翻译？所以贫僧判断必是带着黑夜可以报讯之物！加上这两人功力较强，报讯之后，尚可出手阻延敌人逃走，所以决不采用奔回报讯之法。”

这番话只是说得余下三人心服口眼。于是一齐悄悄由复壁出去。

桓宇认定那个面有斑痕的大汉，四人一齐飞身扑入，殿中五名大汉听到声息，都迅快出刀戒备。桓宇用一根竹枝，疾取那名大汉，他的家传剑法乃是武林一绝，何况现在武功比从前还要精深，对付竺公锡虽嫌不足，但时下

已列高手之林。

他连发三招，得一声把对方手中长刀劈飞，接着振腕送剑，直刺对方咽喉。他的假剑有如真剑一般，发出锋锐风声。那大汉迅快滚避。左肩仍被刺中，顿时鲜血直冒。

桓宇一出手便占尽上风，是以有余力照顾会场，但见雪净正与另一个大汉斗得激烈。雪疑雪嗔二人力挡三敌，也是十分激烈。他这匆匆一瞥之下，已发觉雪净武功虽强，可是他走的是柔和安详的路子，出手威煞不重。是以配合起硬手硬脚的雪嗔，威力陡然增加多少倍。暗忖机不可失，事不宜迟，须得立即把这五人擒下或扑杀才行。于是手底一紧，剑势平刺而去。

那名大汉失刀负伤，本是待毙之人，桓宇方想这一剑他万万躲避不过，即见他并指迎敌，啪一的声，敲在竹剑之上，桓宇剑势顿时一带，难以送出。他冷笑一声，真力逆运，剑上发的内力突然化顺为逆，登时一股大力吸住对方猛然一拉。那大汉惨叫一声，压在竹剑上双指齐齐断折，身躯碰在竹剑之上，刺入心脏要害，立即毙命。

这一声惨叫使得其余之人神魂皆冒，拚命抢路突围。桓宇换了死去之人的长刀，纵落雪净身边，喝道：“这厮给我，大师请去会合他们……”长刀一挥，接过对方刀招。

雪净心胸平和，也不争执，舍敌跃开。桓宇长刀蓦地直直斫去，口中发出吼啸之声，势道极是威猛。

那大汉便觉刀重如山岳，呼吸难通，心中大惊。刀光一闪迅疾落下，顿时身首异处！

他这一招乃是凝聚冲锋肉搏的凶煞之气而成的绝着，世所罕见，当日他功力尚弱之时，曾经一剑劈退萨哥王子，以目下的功力，这一招自然更加凶猛厉恶！

他举手之间便杀死五人中功力较强的两个，其余三人都骇得一怔神。雪净三僧拂掌拍一齐击倒这三敌。不过他们倒是佛门弟子，都没有下煞手击毙对方，仅是点住了穴道。

桓宇丢长刀，仰天大笑数声，叫道：“痛快，痛快……”

他自从离开军中，所遭所遇，都不顺利，心头暗暗累积下一股郁闷之气。这两名敌手乃是胡人，因此在他只有如上阵杀敌时一般，放手所杀，心中极是畅快，是以积郁全消。

雪净道：“阿弥陀佛，今宵血溅庄严宝地，实是罪过。事至如今，咱们速速收拾安排，此地须得留下血迹，好教敌人一望而知曾经发生激烈凶杀之事……”

他边说边打量四下，揆度已定，便拾起一柄长刀，在墙上劈斫留下许多痕迹，又到外面留下刀杖之迹。

桓宇和雪嗔二人分别抬起尸首奔出寺外荒野处抛弃，设法布置成死于当场的样子。

四人回到地下石室之中，那三名胡人都点了穴道，与洞箫仙客胡培同囚一室。

天色将明之际，他们又被声响惊动，上去复道中窥探，只见一共来了五人，其中一个书生打扮似是领导人物，手持折扇，相貌举止都甚是俊逸潇洒。

三僧得桓宇暗告，才知这人便是施娜郡主的胞兄萨哥王子，也就是竺公锡的第二门徒。此外还有冷心孤客唐天元，雪里人娄一龙都是桓宇认识的，

余下两人一个是满面虬髯，身高体壮的胡人，一个是矮胖老人，左边眉毛及左眼有一道长条疤痕，虽是如此，却不丑陋满面红光，衬着满头白发，特别鲜明显眼。

这人看起来并不凶恶，但独眼中时时射出奇异光芒，极是阴险狞恶。

桓宇暗暗盘算道：“萨哥王子的武功极是高强。我纵然目下赢得了他，也不是三五招之内办得到的，何况不一定能够取胜。共余唐天元的武功与胡培不差上下，雪里人娄一龙略略差一点，可是这虬髯大汉及白发红面的独眼老人瞧来绝非庸手，少林三位大师兄只怕不易收拾得下他们。”

## 第十五章 螳臂挡车意未甘

正在思忖之际，雪净轻轻道：“贫僧等一向在山中隐居，罕见有出手之机，故此意欲出去应战，以增见闻。”

桓宇吃了一惊，悄声答道：“咱们若是要迎截竺公锡大弟子廉冲的话，现下最好不要现身……”

雪净没有说话，雪疑道：“桓施主敢是认为我们敌不过他们？”

桓宇不好意思承认，支吾道：“在下深觉那独跟老者大有来历，只不知三位大师可曾瞧出是何等人物？”

雪净道：“贫僧等出次踏入江湖，见闻寡陋，无法猜测得出此人来历。”

雪净接口道：“欲知此人来历，只须出去一问便知！”

桓宇实是不便开口劝说，忽听雪疑说道：“怕只怕这一干人后面尚有接应，那时咱们势难再在此寺藏身……”桓宇忙道：“疑大师所虑极是！”雪疑又道：“但来者既是竺公锡座下次徒，机会难得，非出战不可！”

雪净、雪净都点头称是，雪净更是当先举步奔去。桓宇眼见廖战难免，立时收拾起前瞻后顾之心，也跟着出去。

萨哥王子正与其余四人查看血渍及刀痕，忽然一阵步声响处，三名灰袍僧人鱼贯入殿，他举目一瞥，但见这三僧俱是四十岁左右年纪，个个太阳穴鼓起，显然内劲深厚，却从未见过，当下一挥手，唐天元、娄一龙二人把众人手中火炬——接过，分别插在四壁。

萨哥王子虽是瞧出这三僧武功不弱，但仍然不甚介意，冷冷道：“和尚们从何而来？”

雪疑应声说道：“从来处来！”萨哥王子瞧他身形枯瘦，气度实是及不上当中的雪净僧，但竟是由他答话，不禁大是惊讶！

雪净僧接着又道：“贫僧等远远见到寺中火光，故此入寺瞧瞧。诸位施主形迹举止大异常人，不知何故驾临佛门清静之地？本寺僧侣都到何处去了？”

萨哥王子尚未开口，娄一龙凑上去低低说了几句话，萨哥王子点点头，娄一龙便向三僧说道：“你们可是从正门入寺的？”雪净一时之间，测不透他这话有何用意？疑他想骗自己说出不是二字，当下点点头。

娄一龙从容举手，掸掸白衣上的尘土，又道：“既是如此，你们可曾见到我们在山门门槛上放置什么物事？”

这一问登时把雪净问住，雪净喝道：“这有什么好罗嗦的？洒家瞧你们都是武林中人，先请教几手再说！”娄一龙嘲道：“好个爱打架的出家人，但若是我们不肯动手，你们便又如何？”

雪净迈开大步逼近娄一龙一步，道：“洒家要打，岂容你们你们推托！”话声中，呼的一拳劈去，娄一龙背后突然冲出一股劲力道迎上来，两股力道一碰，蓬的一声，雪净连退两步。

三僧这时都瞧见接住雪净拳力的，正是那虬髯大汉，他虽然也同样退了两步，但雪净、雪净心中都吃了一惊，暗想此人炼得好高明的外功，竟然不在雪净之下！

萨哥王子也觉一凛，心想：“这沙陀乃是万中选一的勇力之士，自经师父传以外家功夫，更是勇猛难当，此僧居然能够力敌，实是罕见罕闻之事。”

雪净碰上敌手，不惧反喜，大笑道：“好，好，咱们来拚一场……”沙陀转眼见王子点头，便走上前去，娄一龙连忙让开。

雪嗔大笑声中，连环劈出两拳，拳势直出，毫无招数变化，沙陀满腮虬髯戟竖，也是连发两拳，硬迎上去。

砰砰两声，各各震开数步。只见他们乍分又合，砰砰砰连对三拳，又是不分胜负。

他们的拳力碰击之下，殿中劲风激旋，雪嗔大喝一声，疾扑上去，右手斜斜探出，左手护胸。沙陀竟是与他一般动作，探手出去，两只粗大手臂立时搭成桥手，互斗劲力。

两个人的马步都站的稳如山岳，不但如此，连姿式、手势都没有半点不同之处。

雪净等心想胡人原来也学少林拳，萨哥王子也晓得这三僧敢情是少林门派，却万料不到他们的功力如此深厚，又出现得如此突兀，实是想不通他们从何而至？

雪嗔、沙陀二人以桥手斗了片刻，各自明白对方功力强劲，原来这等拚斗方式，丝毫不能取巧，除了双方劲力相等之时，才讲究到内功，那时内功深厚的一方气脉悠长，支持得久，自是能够取胜。

萨哥王子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在这寺庙之中，得遇少林高手，就请天元兄趁机上，向这位大师领教几手……”他以折扇指一指雪疑，原来他此时已错认雪疑是三僧之首，故此调出冷心孤客唐天元，试探他的深浅。

唐天元应声跃出，雪疑见这番做作果然骗倒对方，心中甚是喜悦，举步上前，说道：“原来是名列四客之一的唐施主，贫僧久仰了……”唐天元素来不爱讲话，只冷喝一声请，出掌疾拍，只见对方使出一招“照中落脉”来破自己招数，迅即变化为“移山回涧”之式，左手环抱，右手横扫。忽然一怔，原来雪疑僧那一招“照中落脉”才使了一半。便横跃数步，因此这一招“移山回涧”根本就沾不上对方。

萨哥王子和那白发独眼老者都面色一变，暗想这少林僧人难道如此高明，早就瞧破唐天元的招数，事先闪开，教他出丑？

这时唐天元也加了十二分戒心，旋身发掌迅攻，雪疑一招“青龙探爪”暗藏大摔碑手法，唐天元急急变招，掌势不发，雪疑又已不在面前，敢情又是早一步斜闪开去，唐天元但觉此僧实是难以应付，心中一阵骇然！

雪里人龙姿一龙眼看唐天元局势不对，反手掣出长刀，迅快抢出，雪净僧焉肯让他得手，提气跃去，但见灰影一闪，已拦在姿一龙面前。

萨哥王子、独眼老者见到雪净身法，又是微微一惊。雪净已合什道：“施主若是放下屠刀，便即立地成佛！”

姿一龙刷的一刀斜砍敌肩，雪净挥出大袖疾卷，姿一龙感出他袖中力道强劲无经，心中一凛，哪敢让他卷中，迅怒收刀变招。

两人霎时间已换了七八招，姿一龙因见他功力极是深厚，小心应战，每一招都只求无过，刀法中的狠毒辛辣便减去许多。

但雪净除了功力雄浑深厚之外，招数上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袖掌拂拍，也只是堪堪敌住对方而已。

萨哥王子微感放心，却见那边勇士沙陀和雪嗔尚在硬拚，一时之间难分高下，只有冷心孤客唐天元甚是狼狈，老是被敌人早一步避开他的招数，弄得有力难施。

他眉头一皱，折扇遥指雪疑道：“师叔可有意拾夺此僧么？”

独眼老者怪笑一声，举步向雪疑走去。少林三僧当中，雪净、雪疑都听

得清楚，大吃一惊，心想：“这老者既是萨哥王子的师叔，那就是竺公锡的师弟了。”

那老者一步步向雪疑走去，每走一步，独眼中的凶光就增添一点，到后来，眼珠简直突了出来，光芒四射，头上白发，根根倒竖，神态极是凶狰可怖。

雪疑见他如此狞恶，不禁怀疑这独眼老者炼有外门歹毒奇功，不由得分心查看。无意中与他独眼凶光一碰，但觉此人实是凶残无比，微一怔神，便被唐天元双掌招数困住。

独眼老者怪笑一声，突然转向雪嗔走去。才走了三步，一道人影带着劲急风声，落在他前面，却是个面貌俊美的青年，手中横持长刀，神态甚是猛鸷。

萨哥王子叫道：“师叔，这厮就是桓宇！”他停一停，又喝道：“桓宇，你手中之刀乃是我手下的随身兵器，他们都死在你手中么？”

桓宇冷冷一笑，一面凝目瞪视老者的独眼，一面应道：“不错，你们没有发现尸体？都在外面……”

老者见他不畏自己独目中的凶光，大是惊讶。当下从背上掣出兵器，却是

一根两头尖利，长约三尺，细如小指的钢枝。他手执一端指住桓宇，不住颤摇。一望而知他这根钢枝含有柔韧之性。

桓宇卓立如山，大声问道：“老人家，你手中是什么玩意儿？”

独眼老者应道：“请教有请教的规矩，满口玩意儿的算是哪一门礼数？”他声音狞恶嘶哑，甚是刺耳。

桓宇心想这话也有道理，当下道：“请教老丈那是什么兵器？”

独眼老者点头道：“这才象话，此物名为双尖软剑，这名字好不好？”

桓宇道：“很好，在下总算开了眼界！”

老者狞笑一声道：“老实告诉你吧！这是老子专门拿来烤肉的钢条，待老子割你一块肉下来烤吃——”

桓宇一怔神，道：“原来不是当真叫做双尖软剑！”独眼老者道：“其实也

叫双尖软剑，信不信由你！”桓宇被他弄得迷惑了，瞪大双眼。但目光凝而不散，独眼老者面上肌肉歪曲一下，似是十分不满，又似是惊讶。

雪嗔的喝声突然更加威猛，桓宇心中一动，立即蓄势聚力，果然萨哥王子突然跃去，桓宇长刀一挥，口中同时吼啸，声威极是雄壮。

他刀势才出，已有一股凌厉无匹的森森杀气涌去，萨哥王子刷地急退，大喝道：“果然功力大有精进，但你们今日休想活着走出此地！”

独眼老者也怪笑道：“不错，通通杀死烤了吃……”钢枝一挥，发出嗤的一声，尖端分袭桓宇胸口三处要穴。

桓宇见他出手竟是极上乘的剑法，心中甚是讶疑，暗念：“他的双尖软剑，实在极是不顺手，但居然使得出上乘剑法，此老一身武功实是难以测度！”当即迅快退让，心中凝想战场上种种情况，胸中顿时充塞一股惨厉壮烈之气。这时独眼老者再度挺剑进击，桓宇吼啸一声，挥刀猛斫。

这一刀，比之刚才拦阻萨哥王子的一刀，还要凶猛劲厉，大有横扫三军之概！

独眼老者刷地跃起老高，桓宇刀势一顿，刀尖仰指住独眼老者，气势毫

不衰竭。

那独眼老者若是落下，仍然掉在他长刀威力范围之内，萨哥王子低哼一声，揉身上前，手中折扇一送，霎时间，连攻桓宇胁腰间四处穴道。

桓宇刀势微微一侧，萨哥王子但觉刀风锋锐无比，若是当真递出招数，只怕受不住这股刀风。

他向来机变过人，倏地侧绕开去，手中折扇向空中脱手掷去。

折扇疾飞上去，啪一声击中独眼老者脚底，独眼老者本来已向下坠，得此一扇之力，呼一声升起数尺，飘飞开老远。

萨哥王子绕过去时，恰好接住落下的折扇，刷地打开，连扇数下，几团劲急冷风直扑桓宇面门胸口，桓宇长刀略一旋舞，尽行封住。

独眼老者落在两丈以外，大叫道：“好小子，那是什么刀法，这等强横霸道？”

桓宇刷的一刀，劈攻萨哥王子，不让他腾出时间援救沙陀。口中应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老丈若是想要得知这一招刀法，口气不该这般无礼。”

独眼老者愣了一下，随即放声大笑道：“好，好，这叫做自作自受。”

他们说话之时，萨哥王子手中折扇，施展开迅攻快打手法，化出七八把折扇，都是向他必死之穴敲点，原来此时沙陀大见不支，脚下连连倒退。但沙陀一向自负勇力，往常碰上硬拚的打法，从未落败。这一回遇更强敌手，震得他步步后退，却仍然不改硬拚的打法，双方拳头有如打铁一般对碰，发出震耳的声音。

萨哥王子正是想设法抽身去救沙陀。他的武功非同小可，这一轮快攻只打得桓宇话声为之中断，全力应付。

独眼老者叫道：“好，老夫请问你，这一招叫什么名堂？”

桓宇不能分神说话，听却是听见了。萨哥王子，一则要营救沙陀，二则心中又筹措计策。故此他们的对话一句也没有听入耳中。

独眼老者怒道：“好小子，你敢不答……”冲上来挺剑疾刺，剑尖乱颤，来势难以捉摸。

桓宇面对两大高手夹击，大感难以应付。他明知横扫三军的那一招使出来时，定可击退劲敌，但是这一招须得凝思战阵情况，心中涌起惨厉壮烈之气，才能从刀剑上发出无坚不摧的杀气，现下应付不暇，那有分心寻思的时间？正在危急之际，雪嗔奋起神威，一连三拳，把沙陀劈退数步，沙陀背部已贴到墙壁，此时他退无可退，要硬拚一两拳的话，非死不可。

萨哥王子忽然跃去，折扇上一缕潜劲，疾袭雪嗔背后穴。雪嗔庞大的身躯旋转一半，顺势撞出右肘。卜的一声，萨哥王子的折扇点中他肘尖，被一股威猛绝伦的力道撞得身形直退。心中不禁大惊想道：“好强的外家力道，无怪沙陀败在他手底。”

雪嗔也是一惊，但觉时尖发麻，竟是从来未有之事！

萨哥王子提聚功力，陡然又扑上去，折扇疾点，他手法诡奇迅快之极，雪嗔连劈五六拳，仍然招架不住他折扇攻势，不禁连连后退，口中怒吼连声。

雪净僧陡然间一招“排云扫雾”，双掌连环扫出，两股沉雄无匹的力道涌处，登时把娄一龙撞退五六步之多。娄一龙直到此时才晓得对方功力远在自己之上，心中大骇，却不明白对方为何一直打得这等心平气和？

娄一龙一退开，雪净便跃过去接应雪嗔，两人联手抵拒，一刚一柔，配合得甚是神妙。但萨哥王子气焰只是略略一挫，旋即增长。但见他扇子点戮

扫柏，其中夹杂奥奇的擒拿手法，转眼间，迫得雪净、雪嗔两人联手之势大见松弛。那边厢雪疑僧疾跃过来，与净、嗔二僧会合，数招才过，便即稳住局势。萨哥王子心头一凛，暗忖今日之战不易获取全胜，须得从速擒下桓宇，那时不虞对方不供出妹子，及其他手下的下落。

他一晃身跃出圈外，冷心孤客唐天元、沙陀、娄一龙三人便即补上，抵住三僧。

萨哥王子向桓宇扑去，此时桓宇手中长刀，已堪堪招架不住那独眼老者的诡毒剑法，忽又多了一个高手夹击，更加不敌。要知他虽是功力增强，但招数方面却依然如故。桓家剑怯虽是称绝一时，可是碰上竺公锡的传人，威力便大见减弱，何况论到功力深浅，他也只和萨哥王子不相上下，还比不上那独眼老者。

正危急之际，忽闻娄一龙惨叫一声，仆跌丈许之外，紧接着沙陀也大吼一声，退了七八步远，肩上衣服已破，现出五道指痕，原来是被雪疑抓中一下。那三僧联手之势与众不同，竟是三种不同的功夫路数，合而为一，形成一股冲力，攻势凌厉无匹！别的联手合击之术，多半守御回异其趣。这时只剩下一个唐天元如何抵御得住？三僧眼看又要得手，沙陀才退又进，勇猛进搏，紧接着萨哥王子舍下了桓宇过来助战，这才遏阻住三僧锋锐。他们争战的局势忽安忽危，连局中之人也泛起瞬息万变之感。

独眼老者得到萨哥王子助战了数招，占到上风，这刻一味进迫。他手中的双尖软剑，屡施奇招，最难防的是突然从肋下刺出，或是转身之时反手急刺，因是两头尖刺，不必掉转剑尖，比寻常之剑快了一线。这一线之微在他们高手拚斗之际，重要无比。桓宇就是被他这些奇奥手法压制得无法平反败局。萨哥王子大喝道：“师叔剑下不必留情……”独眼老者怪笑应道：“我等着吃烤肉，那个留情了！”

雪净诵声佛号，道：“你们听见没有？”雪疑道：“他狠，我们更狠！杀啊！”萨哥王子听了两人之言，立刻全神应战，他一直认定雪疑是三僧之首，尤其是拆过这许多招，总是见雪疑在净、嗔两僧之间截长补短的拉拢弥缝，是以十成力量倒有七成放在雪疑身上。

谁知雪净不但功力最强，而且路数走的是中正柔和一道，正是提撕调协雪疑的诡诈路数和雪嗔的急猛路数的领首，萨哥王子弄错对象，只觉得三僧攻势越来越见凌厉，总是有出人意表外的奇招，无法抵挡。不禁心头大震，当即运足全力，刷刷刷一连三扇，稍稍遏住三僧，口中发出退却号令。沙陀、唐天元急急跃出圈子，奔出殿外。

独眼老者不舍即退，略一迟疑，桓宇好不容易才抓到机会，迅快如风，连攻两招，扳回了危局。

萨哥王子紧跟着唐天元身后奔出殿外，一瞧师叔仍未撤走，心又急又气，当下纵回殿门口处，叫道：“请师叔速速退回！”独眼老者怒道：“为什么？”他一分神，险险受伤落败。

萨哥王子只好又跃入殿内，折扇起处，疾取三僧，免得他们冲过去助桓宇夹攻师叔。

桓宇突然改为游斗之法，满殿奔跃。偶然间攻拆数招，都极是凶险手法，独眼老者被他激起凶野好胜之心，缠攻逐斗不休。

两人满殿奔闪，表面上看起来虽是凶险激烈得多，其实却远不及早先力拚时的危险。



桓宇一边应付，一边寻思破敌之计。原来他发觉对方不但剑法古怪，每每用转身奇袭手法，使人防不胜防，还有一宗，就是他的身法别出一格，每逢招数用老或是失去机先，突然连踏数步，便脱身圈外，须得从头再来。他还须防备对方使出拚斗内力的招数，若是拼上内力，便须较出高下生死之后，才能罢手。他自知内力不及对方深厚，所以不敢一拚。

这几个难题都无法解决，因此他只好一味游斗。忽然间外面传来喝叱搏斗之声，萨哥王子面色一变，大喝道：“师叔快走！敌方援兵已到……”他头脑极是灵活，一听到声响，便已判断出何事发生。

独眼老者叫道：“你先走，我杀死这厮方能甘心……”

萨哥王子直到此时，都因为全神应付敌人，所以仍然没有发觉三僧之首，不是雪疑而是雪净。这一来虽是用尽全身本事，依然无法取胜。

他眼见局势不佳，若不当机立断，只恐今日全军复没此寺之中……殿门口忽然出现一个粗眉环眼的少年，左手托住一个铁箱，右手拿着狼牙棒。迅快扫视殿中一眼，便洪声大喝道：“桓大哥别慌，小弟帮你打死这老家伙……”喝声中疾奔入殿。

萨哥王子退志已决，折扇招数更加凶厉阴狠，但三僧联手之势极是坚韧，不但无法攻破，连退却也大成问题。

雪疑僧忽又犯了老毛病，心想：“这个扬言帮助桓宇之人，不知是不是敌人使诈？”这么一想，立刻分心向那边望去。萨哥王子那肯放过个机会，长啸一声，冲出圈子。

殿门外忽又出现两条人影，萨哥王子匆匆一瞥之下，但见这两人头缩纯阳髻，身披道服，年纪约四十岁左右。相貌长得极是相肖，各持一把长剑，左边的一个剑在左手，右边的剑在右手。

这两人面目普通，不见特出，可是眉目间透出一股沉凝之气，又使人觉得他们决不是普通的人。

萨哥王子眼力极是高明，只看他们一眼，便打消夺门而出之心。提一口真气直向屋顶纵去，左手搭住横梁，右手折扇疾击上去，砰的一声，数块砖瓦碎裂飞开，露出一个洞口。

他更不多想，钻了出去。下面那独眼老者见他逃走，狞声大笑，声震屋瓦。

这老者一则天性凶野，二则自负功力高强，根本不把敌人放在心上。

桓宇见那少年扑入来，大喜道：“孟兄弟来得好。”孟若虎道：“这老家伙凶得紧！”桓宇接口道：“孟兄弟暂时别上，待我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独眼老者怒骂道：“放屁，你算什么东西！”骂声中反身一剑刺去，这一剑从胁下穿出，又快又毒。

桓宇急急侧闪，一刀架住，但小臂已被敌人剑尖挑破，鲜血涌出，渗湿了衣袖。

孟若虎惊道：“桓大哥小心……”只见桓宇刀向右方推去，但那独眼老者却反而向左边歪开两步，大是惊异，心想对方纵是敌不过他的内力，也该向右边歪开，怎的反而向左移？

这时桓宇左手迅快拍出，独眼老者既不能闪避，又不能招架，肩头一沉，硬受桓宇这一掌！

桓宇一掌击老者肩头，但觉如中铁石。当即变化力道，真气逆运，掌心吸住对方，顺势一摔，独眼老者但觉天旋地转，一跤跌倒，摔得头昏眼花。

原来

桓宇真力逆运之时，已把他体内抗力抵消，是以这一跤有平常人猛力摔倒一般，疼痛难当！

独眼老者极是凶野倔强，咬牙跃起，厉声道：“你使什么邪法？”

半天听不到对方回答，抬目一望，只见桓宇仰望屋顶，似是想起极重大心事一般全然沉迷其中。

独眼老者大喝道：“喂，你听见我的话没有？”双尖软剑一扬，劲气直射桓宇面门。

桓宇动也不动，独眼老者剑上劲气射中他面门，但觉有如泥石入海，无影无踪的消失。心下大惊，连退数步，暗想这厮若不是使邪法，难道已炼成罡气护体不成？

殿门外的两名道人举步入来，齐齐向三僧一稽首，便向独眼老者走去。三僧讶疑相顾，心中都想这两道人不知是什么来历？

孟若虎见他们过来，嘻嘻一笑，说道：“花姐姐说两位道长双剑合璧之术可与少林寺五大神功之一三有为大法媲美，便请道长们施展这两仪神剑，好教晚辈开开眼界。”

少林三僧听了这话，不觉一怔，心想：“我们只道此次出山，世间决计无人得识本寺的三有为大法，尤其是我们三人合力同参，方始炼成，更难辨识。这孩子口中提及的花姐姐，定是最近以美丽智慧传名天下的花玉眉姑娘无疑了！”

那两名道人也是一怔，齐齐瞥视孟若虎一眼。独眼老者喝道：“原来你们是武当派的杂毛道士，我倒要瞧瞧武当派几时创出中另一套假的两仪神剑来吓人……”

孟若虎讶道：“怎么是假的？”

独眼老者冷笑道：“小娃娃倒底出世不久，见识有限。你刚才说的少林三有为大法和武当两仪神剑，都是武林绝学，数百年来这两派尽有宗师名世，但却没有一人炼得成这等绝学？”

桓宇忽然恢复清醒，喜孜孜一笑，叫道：“还打不打？他这一插嘴，人人缘知他竟没有听见这一番对话，可见得刚才何等专注沉思。”

孟若虎说道：“桓大哥别急，我们正在谈论少林武当的绝学，家祖母和我带了这两位武当道长来此驰援，据花姐姐说，他们炼的是两仪神剑，少林寺三位大师炼的是三有为大法，都是武林绝学。但这老丈却说都是假的……”

桓宇虽是对武林绝艺极感兴趣，但更惊讶的是他说花玉眉要他们驰援一事，急忙问道：“花姑娘晓得我在此地？她现下在什么地方？”

孟若虎摇头道：“我不知道，这两位道长也没有见过花姐姐，是花姐姐晓得他们破晓可到达一处地方，便要我们去等候，带来此地！”他作个鬼脸，又道：“花姐姐暗中已见到两位道长，只是不暇说话就走了，说不定她就在附近……”

那两名道人齐声说道：“原来花玉眉姑娘是在贫道佩剑左右有别之上得知的，这等眼力，实是天下无双！”

独眼老者冷笑道：“两仪神剑并非双剑招数，而且是一个人即可施展，正如少林三有为大法也是一人炼具，非是三人同使，姓花的丫头只是顾名思义，胡乱臆测，可笑！可笑！”

武当两道微微一晒，并不诤驳，雪嗔却纵声大笑道：“这是谁规定必需

如此的？”

独眼老者不觉一怔，喃喃自语道：“不错，不错，这原来不是金科玉律，只怕可以分开修炼，再合而为一也说不定……”桓宇心头一震，忖道：“此老推研武功难题之时，头脑冷静精细，今日若不擒下此人，后患无穷……”正在忖想之际，雪净问道：“老施主一身武功惊世骇俗，有神鬼莫测之能，只不知如何称呼？”他的声调甚是平柔和霭，竟没有一点敌意。独眼老者讶然望他一眼，忽然仰天冷笑道：“我那王子师侄，平生自负眼力，但今日却看差一着啦，老子姓奕名不怪。”

众人听了他的名字，肚中暗暗好笑。都想此老由兵器以至容貌性情等等，无一不是怪异，但他偏生自取名字为不怪。

桓宇问道：“萨哥王子果是智勇兼全之士，奕老丈何故说他看差一着？”奕不怪冷笑：“尝闻师兄讲究，少林五大神功之一的有为大法，取佛家色法、心法及非色、非心法奥义，融会武功之中，因此这门神功分作三种道路，一是凶猛刚暴，仍为色法。一是多疑善诈，义取心法。一是非刚非柔，不偏不敬，手脚柔缓，看似平淡平庸，其实威力相应而增，乃是三有为大法中主宰。我那师侄一直找错了对象，故此略一接战便危机百出……”

少林三僧都露出肃然起敬之色，桓宇及武当两道一见如此，便知道奕不怪句句说中，心下也大是佩服。

奕不怪话声未歇，突然挥剑疾攻武当两道，铮铮响了两声，武当两道同时之间，被他震退三步。奕不怪见他们出剑甚快，而且联手之势未散，心想这两个杂毛老道果是炼成两仪神剑，不然的话，决计抵挡不住一招突袭之威。当下换了对象，跃到三僧面前，手中软剑嗡嗡作响，弹指之间，连发三剑，分取三僧。

雪净袍袖一拂，卷向右边雪嗔面前，他衣袖去势不见十分迅快，但不知如何袖尖竟已拂中敌剑，同时之间，雪疑身形半旋，乘势出掌，封住雪净敞开的门户。

奕不怪的三剑，其一被雪疑自身闪开，余下的两剑，一被雪疑掌势封住，一被雪净袖尖拂开，全然无功。心头不禁一凛，暗想三有为大法果是名不虚传。心念转动之时，迅即收剑，忽觉一股强劲力道猛袭上身，原来是雪嗔一拳劈到。这一掌不但势凶力猛，并且攻得巧妙无比。恰好是奕不怪剑势回收之际，乘虚而入。武当两道及桓宇、孟若虎等人，眼见奕不怪定须吃亏落败，都禁不住喝一声采。

奕不怪也大吃一惊，突然间改退为进，向左方跨出一步。呼的一声，雪嗔拳力从他右边掠过。

众人都惊怪得目瞪口呆，要知大凡武林之士观战之时，心中一定替双方设想，这一招该如何攻出，哪一招应如何防守。是故众人替奕不怪设相几种应付之道，都不免要吃亏落败，却无一人想得到还有这么一下步法，居然得以全然无事的避开了。

奕不怪又连踏两步，所取方位都占怪无比，使人泛起倒行逆施之感。可是这两步极是有用，少林三僧连发数招，俱落了空。

桓宇瞧得如痴如醉，虎目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芒。奕不怪突然反身向他跃来，一剑刺出。见到他面上奇怪的神色，陡地收回剑招，转头向孟若虎扑去。武当两道双剑齐出，化作两道精虬，挟着风雷波涛之声，从侧面截攻。奕不怪本想从孟若虎这一边冲开缺口，但双剑横截而来，威势举世无匹，不敢被

他们双剑缠住，一掉头凌空跃起。

只见他直向屋顶破洞升去，孟若虎大叫道：“这厮逃走啦！”

屋顶破洞外忽然露出一张面孔，冷笑道：“他走不了！”面孔一闪即隐，接着—根尽是芒刺的拐杖从破洞戮下来，风声极是劲厉！

栾不怪从拐杖风声已听出敌人功力深厚，也算得是武林高手，不过若非在这等情势之下，决不须把这名敌人放在心上！

不过目下栾不怪他身悬半空，又是被动之势，实是无法施以反击。少林三僧、武当两道和桓宇等六人，一齐抢占位置，只等这栾不怪飘落地上，便全力进攻。

栾不怪为人极是狠戾，虽是明知形势不利，仍然不肯就此罢休，怒喝一声，双尖软剑疾弹上去，铮的一声，剑拐相触。屋顶上哗啦啦暴响连声，原来上面之人踏碎了七八块屋瓦。

孟若虎大惊叫道：“奶奶，你老没事吧？”

屋顶上之人，敢情就是阴姬顾亥，当拐剑相触之时，忽感一股强劲无匹的内力，从拐上传来，不禁一阵骇然，连忙运全力相抗，脚下力道一发，登时踏碎了七八块屋瓦。

她虽不曾受伤，但也禁不注骇疑交集，心想世上哪有如此功力深厚之人？口中应道：“没事，你却须得小心，这老头子厉害得紧……”

栾不怪借她拐杖之力，飘向大殿内角落下，此时虽然仍被众人挡住出路，却没有落在对方布下的围圈内。

武当两道朗声喝道：“武当门下戈步左、戈步右谨请栾不老施主赐教，未知栾老意下如何？”他们不但面貌相肖，说话之时也是一齐开口，字字相同，一瞧而知必是孪生兄弟。

众人听了他们名字，都想原来是与井步虚同辈高手。但这戈氏兄弟之名，从未听武林中人提及，想必一向隐居山中炼剑。

栾不怪摇摇头，道：“老子不打啦！”

这答话只听得众人无不怔住，戈步左、戈步右齐声道：“出家人慈悲为怀，栾老若是不敌，贫道不伤你性命便是！”

桓宇大是敬服，心想名门有道之士，倒底与众不同。当下接口道：“栾老丈畏惧两仪神剑的话，此处还有少林三位大师同在下，任凭老丈挑选！”

栾不怪冷冷道：“笑话，区区两个杂毛岂能吓得倒我？但老子不打就是不打！”

众人都大惑不解，孟若虎忽然大声道：“我知道啦！”桓宇道：“孟兄弟快告诉我！”孟若虎道：“他逃又逃不掉打又打不过，所以赌气不打啦！”

桓宇微微一笑，道：“可是这样么？”栾不怪怒道：“胡说八道……”却见众人都露出相信孟若虎此言的神情，实在忍捺不住，接着又道：“这是最上乘武学中一个大秘密，老子不告诉你们。”

雪疑道：“别听他鬼扯，他打不打与武学秘密有何关连？”雪嗔喝道：“戈道兄你们快动手，一打就知道他弄什么玄虚了。”

戈氏兄弟一齐颌首，道：“道兄们这话极是！”双剑一左—右指往栾不怪，缓缓迫去。

栾不怪面色变来变去，瞬息之间，已出现好几次想出手的神情，但最后仍然忍住，垂下软剑，冷哼一声，道：“老子说过不打，就是不打！”

戈氏兄弟倒没有了主意，桓宇刷地跃上前去，说道：“道长们请暂退，

待在下出手迫他。”戈氏兄弟果然退开。

桓宇长刀一挺，厉声道：“老丈若不招架，以后命丧当场的话，却怪不得在下……”

栾不怪仰天冷笑道：“老子没听见！”

桓宇微一迟疑，雪疑僧喝道：“桓施主别信他的鬼话，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

孟若虎接口道：“这可说不定，我瞧他是当真不肯动手！”

桓宇失了主意，僵在当地。要知他也不是天性残酷嗜杀之人，因此这一刀须得深信不疑，才能推得出去。屋顶上传来阴姬顾亥的声音道：“这厮岂肯甘心全不抵抗便死在敌刀之下？不须多疑，快些出手便知分晓。”

雪疑也大喝道：“就算错杀了也不妨事，他是竺公锡的师弟，死了最好。”

桓宇长刀缓缓推出去，刀尖已堪堪碰到对方咽喉。这处部位乃是人身要害，桓宇只须轻轻推出一寸，就可以制他死命。

但栾不怪仍然不理睬，独眼中闪射出嘲笑的光芒，似是十分得意。

桓宇狐疑不定，但双眼眨也不眨，凝视住对方动静，口中大声道：“雪净大师怎么说？”

雪净道：“阿弥陀佛，贫僧也是没了主意，只是感到栾老檀樾性情凶暴固是不错，但却不是擅长阴谋之人。”

桓宇道：“戈道长们可有此感？”武当两道齐声应道：“贫道等实有同感！”桓宇迅即下个决定，心想栾不怪若是不会使用心机之人，便须听孟若虎之言。他目下天真未鉴，最适合用来观察栾不怪心中隐情。

于是说道：“孟兄弟你说说看！”

孟若虎毫不迟疑，答道：“他真的不怕死！”桓宇左手一探，骈指迅点，点中栾不怪穴道，栾不怪身形向后便倒，桓宇猿臂一伸，当即抓住，让他坐在直。阴姬顾亥飘下殿内，拐杖一顿，发出嗡嗡之声，道：“这厮一身功力深厚无比，越早除去越好！你们若是面慈心软，不能下手，等老身一拐送他归西！”桓宇皱盾道：“但老前辈难道不想知道他为何情愿死在我们手底也不还手之故？他既是武功高强，该当奋力冲出要围才是！”

顾亥怔一下，接着摇头道：“谁耐烦想这许多，一拐打死了便一干二净！”雪净道：“此中必有极要大的原因，否则他断断不会做出这等大悖人情常理之事！”

雪疑道：“莫非是借此查出他们失踪之人的下落？桓施主再瞧瞧他穴道是不是当真禁制住？”

桓宇上去细细查看，说道：“他除非有别的秘法提聚真气自解穴道，否则决计不能行动！”

戈氏兄弟说道：“尝闻竺老施主博通天下各家武功，说不定真有解穴秘法？贫道等有两条丝带，乃是玄门至宝，刀剑难伤，或者派得上用场！”说时各各取出一截五色丝带，宽约两指，长才三尺，看上去甚是轻柔易断。桓宇接过，上前把栾不怪双手双足紧缚住，栾不怪这时还能睁眼说话，可是不瞅不睬，闭起双眼，面上不时流露出得意的笑容。桓宇缚完之后，叹口气道：“若是花玉眉姑娘在此，定必测得透这个秘密！”

栾不怪突然盯眼喝道：“笑话，你去把她找来，她若是测得透，我跟她磕头也行！”

顾亥喝道：“你们知她不在才敢嘴硬，哼，老身跟你赌什么都行，她若

是在此，一定测得出你的古怪！”

栾不怪只是冷笑，把个火性急燥的阴姬顾亥气得直瞪眼睛。

少林僧和武当二道虽是隐秘炼功多年，可是他们也晓得这阴姬顾亥乃是当今高手之一，见她背地如此钦佩花玉眉的智慧。不禁泛起好奇之心，都想见识这位名震天下的女孩子。

孟若虎想一下，道：“我去找找看可好？”阴姬顾亥喝道：“快去，不然我老婆子要被这厮气死啦！”孟若虎领命疾奔出去。

且说那萨哥王子从殿顶出了重围，一迳径侧面，奔出十多丈，环顾四下，唐天元等人杳元踪迹。他哪知唐天元和沙陀二人，已被武当两道及阴姬顾亥祖孙拦截住，当下向前奔去，穿过一片树林，忽见前面一泓绿水，满眼垂杨，原来是个池塘，景色甚是清幽悦目，他蓦地停住脚步，惊讶地望住池塘边垂杨下的一道人影。

那道人影面向池塘，因此，萨哥王子只能见到背影。但那纤美窈窕的背影，在他已是一见难忘，而且立时辨认是谁。

他初时微微一怔，神智迷惘。但过了片刻，便恢复清醒冷静，暗自忖道：“她乃是当今世第一聪明多智之人，一举一动都必有用意。目下既是碰上她，决不可认作夤缘邂逅……”

这么一想，登时大大警惕，低咳一声，缓步向她走去。那个背面而立的人影动也不动，生似没有听到他的咳声。萨哥王子走到她后面，相距只有两三尺，已经嗅到她身上的独特香气。

两人默默站着，过了好一会，萨哥王子低叹一声，说道：“你赢啦！”

她头也不回，说道：“我知道了。”声音比平常女子口音略为低沉一点，却极是说耳动人。

萨哥王子道：“你竟不屑回头一盼么？”她道：“是，以后才告诉你！”萨哥王子叹息一声，缓缓道：“以你的容颜才华，果然足以傲视天下，就是最杰出的人物也只配作你的奴婢……”

那女子道：“王子过奖啦，我也不过是庸脂俗粉，岂敢当得这等溢美之词！”

萨哥王子道：“那决计不是溢美过甚之词，不过，你越是值得骄傲，就越应谦虚对人才是正理！”她静静的站着，萨哥王子心想她就像是隐藏在茂叶中的艳葩一般，教人心痒痒的忍不住要拨开枝叶瞧个分明。

当下又道：“姑娘芳踪忽然出现此地敢是等候在下？”她没有回答，萨哥王子又道：“倘若是等候在下，请问有何见教？”

他想出各种话逗引回答和转过头来，可是他一连问了十七八个问题，都不理不睬。

萨哥王子纵是泥人也有土性，只是发作不出，憋得心中极是难过。要知他身份尊贵为王子，又是智勇双全的英伟男儿，平生莫说受尽众人奉承，便这次南来途中碰上不少美貌红妆，也无不对他暗送秋波。

他呆呆想了一阵，踉踉脚转身便走。忽听阵微沉悦耳的话声送入耳中，道：“我现在才真的赢了！”萨哥王子身躯迅快旋回原处，道：“怎生赢了！”她道：“我故意激你，你终不敢动我！”

萨哥王子心中也承认这话，口中故意道：“这也不见得，在下想来想去，深觉好男不与女斗的俗语，极是有理，才肯舍你而去！”

她徐徐掉转身躯，面上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美得无可形容。加上四周

幽雅景致托衬之下，更是使人难以忘怀的景象。

萨哥王子呆了半晌，仰天摇头道：“天啊！世上竟有如此美貌的人，只不知何人享得这得艳福……”这话发自衷心，他不假思索冲口说了出来。花玉眉心中大是受用，嫣然一笑，道：“谢谢你的赞美，老实告诉你，我算准你会由此路经过，特意在此相候！”

她又掉转身躯望住一池绿水，道：“这地方景色很幽美，对不对？”

萨哥王子一阵激动，冲口道：“姑娘请恕在下得罪了。”花玉眉娇声笑道：“就算你敢得罪我，向我出手，但你毫无可乘之机，你敢是忘记我也炼过武功的么？”萨哥王子道：“姑娘背面向着在下，前面便是池塘，形势大是不利，绝难不被在下擒住！”

花玉眉道：“我站在此形势虽是不利，但仍然有防守之力，纵是不能久持，尚可跃落池中……”萨哥王子大笑道：“姑娘正是算了这一着，我的水底工夫曾经下苦功炼过，武林中只怕不易找到敌手，姑娘落水的话，无异自投罗网

花玉眉轻笑一声，道：“你的话我不能不信，但只怕你不易逼我落水呢！”

萨哥王子道：“在下若不是害怕唐突佳人，以致日后被你永远恨我，早就出手擒住你了！”

花玉眉道：“不对，不对，你讲来讲去老是这么几句话，却不敢说出用什么手法逼得我落水……”

萨哥王子轩眉一笑，道：“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左掌以少林派冲云破雾招数，右手却以一招“三阳锁”擒拿手法……”花玉眉道：“我早就晓得啦，你瞧我站的地步便知道了！只等一出手，我就侧移一步，反手一招“九曲探菱”，这一招正好制住你三阳锁的招数，至于你左拳早被我闪过，不须再提！”

萨哥王子道：“姑娘这一招果然神妙，但在下已得悉姑娘家传克制手法，这一招三阳锁正是要引姑娘反击，以便变化为折花势的招数。”

花玉眉笑道：“这一招也不行，我岂不知你诱我使出这一招之理？只不知你跨步进击？抑是俯身探攻？”萨哥王子一凛，说道：“这一招应当跨步进迫，但为了防犯姑娘底下金莲反踢之势，只好改为俯身探攻。”

花玉眉道：“果然是天天聪颖特之士，这一来我只好向前移出半尺！”萨哥王子道：“在下甘冒臂骨断折之危，也要使出双抢挑阵的威猛招数，务求一举迫得姑娘落水——”

她沉默了一阵，说道：“这一招我除非愿意被你擒住，否则就得落水，我知道你这一招有意试试我会不会击折你左臂，我想了一阵，觉得很难决定！”

萨哥王子苦笑道：“在下自恨不得早日幸晤芳容，以致迟了一步，芳心已被别人占领了去，这一招实是不敢妄想，只望以折臂之灾，使得姑娘不记恨在下迫你落水，也就心满意足了……”

花玉眉缓缓道：“王子隆情盛谊，使人感动，不过未免太低估啦！要知我既在此相候，必已安排妥当，王子今日想逃出我掌心，只怕难比登天，我敢夸夸海口，那就是王子一旦出手，落水的只怕是你而不是我呢！”

萨哥王子微微一晒，说道：“此言若在别人口中说出，在下听也不要听，更不要说相信了！但姑娘智计绝世，绝不会虚言恫吓，在下倒要跟你赌上一赌！”

花玉眉道：“怎么赌法？”

萨哥王子微微一愣，道：“难道以姑娘的聪明才智，这等事尚须细说！”

花玉眉直到此刻，才第二次回转头，淡淡一笑，道：“话还是先讲明白的好，我若是被你迫跌水中，就算我输，你只须把我拉起，不烦落水动手。若是我不会落水，就算你输。时间以两柱香为限！”

萨哥王子眼瞧着她绝世娇容，心中时时刻刻只怕她又掉转过去。因此她讲的话虽是听得明白，却没有余暇寻思。当下应道：“公平，公平，姑娘若是胜了，想得何种赌注？”

花玉眉道：“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萨哥王子道：“这赌注太轻了！”花玉眉道：“不妨事，你且说出你的。”萨哥王子沉吟一声，说道：“在下幸而取胜，要娶姑娘为妻！”

花玉眉吃一惊，说道：“倘若我的心已属别人，你仍然要这样么？”

萨哥王子道：“若是在下赌赢，姑娘也不过是在下名份上的妻子，除非有一日姑娘回心转意，当真愿意下嫁，那才算数，否则不管十年、五十年，都仍然是形式上的夫妻，这话发自衷心，绝无半字虚假……”花玉眉嫣然一笑，道：“其实不必多说，反正我一定赢你。”

萨哥王子应声道：“那也不见得……”他以锐利的目光警视四下一眼，发觉毫无可疑之处。他观察之时，连附近四周的树木竹石等，都小心查究，只因他擅长各种阵法，能够借树木等物摆成阵势，困住敌人。

花玉眉察破他的心思，微笑道：“若是我的布置轻易便可查出，也算不得手段了！”

萨哥王子想道：“我也钻研过阵法变化之学，纵是比不上她，但她的布置想瞒过我的双眼，却是不可能之事。这姑娘智计高人一等，说不定是疑兵之计，以虚为实，教我分心防范，不能全力对付她，我决不能上她这个当……”心念一转，立见从容徐徐道：“姑娘这话大有道理，在下这就出手迫姑娘落水！”花玉眉突然间斜移数尺，萨哥王子早有防范，如影随形腾挪身躯，仍然占住里面的位置。花玉眉道：“唉，我这一次恐怕逃不掉啦！”

萨哥王子应道：“但愿如此！”花玉眉掉转娇躯，背向着他，说道：“你尽管动手。”萨哥王子迟疑一下，咬牙横心，运集全身功力，迅猛出手。左手拳似奔雷，使出少林“冲云破雾”的招数，右手拇食、中三指直伸，使的是“三阴锁”擒拿手法，招数才发，花玉眉已侧移一步，让过他左掌掌力。同时之间一招“九曲采菱”，反手扣拿他腕脉穴道。

萨哥王子大喝一声，上身向前一倾，双手如拂如扫，疾取她双肩双肋要穴，这一招正是“折花势”，乃是竺公锡昔年与百花仙子沈素心见面谈笑之时，随意创出的取笑手法，说是这一招在她身后发出之时，便可把她擒下。因沈素心外号称为百花仙子，所以取名为折花势。

这一招奥妙无比，花玉眉也是深知熟谙，早先口头论武之时就已提过，此刻双方正是按照口头论武的招数一招的使出来。

花玉眉果然无法拆解，只好向前跨出半尺，双肘迅快向后撞出。她站在池塘边缘，这一跨半步，再也无法向前移动，除非是踏落水中。

萨哥王子面上露出紧张的神情，一招“双抢挑阵”，双手齐出，势急力猛，劲风锐响，一望而知他这一招已用上全力。

要知他们口头论武之时，也曾论及这一招，萨哥王子自己承认，不惜冒左臂骨断折危，务求迫她落水，而花玉眉也同意他这一招，当真无抵御，不



是落水，就是被擒，此外还无法决定是不是要弄折他的臂骨。目下的局势正如他们谈论的一样，已迫到这一步。萨哥王子实在测不透她会不会辣手拗折他的臂骨，是以不禁露出紧张之色。

这些话说话时噜嗦，其实当时只是电光石火一瞬间。萨哥王子招数一发，猛觉左手腕肘两处被她双手扣得牢牢，原来她已经侧转半身。不觉心中一沉，迅快转念想道：“她竟是对我毫无怜惜之意……”

这一瞬间，花玉眉劲道发出，萨哥王子臂骨立折，但她也须被萨哥王子另一只手点中穴道，当场被擒。

她微微一笑，突然用力一拉，自己也向池中倒跃出去，萨哥王子被她拉得向池塘栽去，无法稳得住身形。百忙中抬眼望去，只见她凌空丈许，直向池水坠跌。

萨哥王子念头电转，想道：“她既不断我臂，又反向池中跃去，想必在水中装有埋伏，足以拦阻我落水擒她，须得跃到她落水之处跟踪而下，才能躲过埋伏……”这个念头快如闪电，一掠即逝。

双臂一振，提气跃去。花玉眉往池中落下，单足一探水面，倏地下坠反起，升高数尺，向池心尽去。

萨哥王子大吃一惊，心想原来她在水面下隐藏有堪以借力之物，无怪她有恃无恐了。

转念之余，也伸出一足跟着花玉眉落脚之处踏下，果然在水面下三寸深处，有一根竹竿竖立。萨哥王子借力换口气，腾身便起，疾向花玉眉扑去。

他乃是时下一流高手，目力佳，极是骇人。眼光一扫，便已认准花玉眉第二次落脚之处，分毫不差的踏下去，果然又踹着竹竿尖端。

如此三个起落，两人都到了池塘中心。花玉眉与他相隔只有丈许，忽然转身停住，大笑道：“你一定要迫我跟我硬对一掌么？”

她本来一沾水便腾身而起，这一次陡然停住，萨哥王子也不敢冒失急扑，提气凝立竿上，远远望去，这两人似是站在水面上，极是好看。

萨哥王子徐徐答道：“咱们硬对一掌的话，在下有益无害，若是这一掌能够迫得你落水，在下便已占胜！”

花玉眉淡淡一笑，道：“你瞧，我在水中暗暗插下竹竿借力，已出你意料之外。此刻即是胆敢跟你对掌，自然是有恃无恐，你何不认输？”

萨哥王子道：“在下诚然已入姑娘彀中，但此事关系重大，不到黄河心不死，还望姑娘莫怪在下执迷不悟！”他眼见花玉眉婷婷玉立水面之上，宛如仙子凌波，丰神艳绝，举世无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痛苦，不觉长叹一声。花玉眉道：“你且瞧瞧后面，便知胜败已定，用不着作无益挣扎！”萨哥王子回头一望，但见绿水嶙嶙，无涯无际，似是置身于万顷湖水之中，不禁一惊。回过头来，花玉眉已去失踪迹，烟波茫茫，一时记不起身在何处？他心中突然感到一阵迷惘，低头细看，竟是站在一块暗礁的尖端之上，当下伸出另一只脚小心探索，两尺外又有礁石，当下移步过去顺势换了一口真气。

这时花玉眉已回到岸上，手中握着七八条细绳，这些细绳的另一端都通到池中不同之处，一望而知每一根细绳都拴着一根竹竿。

她静静地瞧着池中的人，一直在两根竹竿后移动，他的面上流露出用力奔跃的神情。她自然晓得他神志已被阵法所制，以为自己一跃数丈，极力要从这一片茫茫烟水中脱身。当下不禁微感怜悯，心想以他这等人才武功以及身世地位，天下有哪个女子何求而不得？偏在碰上自己心有所属，桓宇之外，

天下任何男子都不能再生爱情。

她寂寞地苦笑一下，又想道：“桓宇对我忽冷忽热，似是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而另外一些男子如萨哥王子、方麟等人，却欲求我一盼而不可得，他们真是冤枉得很。桓宇啊！桓宇，你这般可恶，待得有一日你法自制之时，我一定要大大捉弄你一次，一方面算是替别的男人出气，一方面是我的报复……”

她自个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砰一声，把她从沉思中惊醒，转眼望去，只见水花四溅，那萨哥王子已跌落水中。

花玉眉玉腕一振，七八根细绳绷得毕直，转眼之间池中冒出七八根竹竿，随着花玉眉双手动作，向岸边疾快移动。

花玉眉拣了其中之一，握在手中，片刻间萨哥王子浮出水面，正在摇头抖去面上池水。花玉眉知道他虽是气力衰竭，掉落水中，但以他一身精纯武功，不一会就能恢复，目下已渐渐清醒，赶紧扬手掷出竹竿。

那竹竿一端戳中他的穴道，另一端落在他身侧边，细绳恰好从底下绕过他的脖子，花玉眉得意地低叫一声好手法，双手交替收绳一会，儿就把萨哥王子拉到岸边。她把萨哥王子拉上岸，说道：“你一身湿透，可觉得难受？”萨哥王子虽不能动弹，却能说话，沉声答道：“比起心中痛苦，这一点点肉体上的难过，算的什么？”

花玉眉微微一晒，转过话题，道：“五大门派，一些高手和方麟、傅源等都被你们擒住，是也不是？”

萨哥王子道：“不错！”花玉眉问道：“你师父对他们有何打算？”萨哥王子迟疑了一下，才道：“这本是武林一大秘密，传出去足以震惊天下，若不是我赌输了，姑娘纵是智慧绝世，也难以测度得出！”

花玉眉道：“你且说来听听，或者我不觉得惊奇也说不定！”萨哥王子道：“在下岂是虚言耸听之辈，姑娘如不信，不说也罢！”

花玉眉忙道：“说吧！”

萨哥王子先查着四周，态度极是神秘郑重，查听了一阵，才轻轻道：“家师擒住这许多人，打算收为己用！”

花玉眉讶道：“真的？你师父这个念头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萨哥王子道：“家师岂是胡思妄想之流，自有这等把握，才作种种布置！”

花玉眉不敢不信，皱起秀眉想了半晌，道：“他用什么手段，能使得这一批漠视生死的武林人物为他出力！”

萨哥王子说道：“这一点在下也不甚明白，只知与上乘武功有关，也和司徒峰遗著有一点牵扯啦！”

花玉眉点头道：“这就够啦……哎……”她忽然举手捧住胸口，露出迷惘之色。这情景恰似传说的西子捧心一般。萨哥王子瞧得呆了，心想若把她比作西施，只怕比那位古代美人还要美丽。

她歇了一下，才道：“奇怪得很，近两三日我老是觉得心头怔忡，有时候觉得这颗心一阵急跳，似是心血来潮的光景，唉，但愿我能够晓得其中缘故！”

萨哥王子惊道：“真的么？啊！当真是不可思议之事！”花玉眉又恢复平素的机智冷静，微笑道：“别告诉我这是有人在背后施法念咒来镇压我！”

他摇摇头道：“不是，但在下却晓得其中之故！”

花玉眉道：“我也晓得，这是因我的心情和身体有点不妥。不过老实告

诉

你，好象不关我自家的心情和身体的事，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萨哥王子道：“对，一点也不关你的心情或身体的事，这缘故你也是永远

猜想不出，除非在下肯告诉你！”

她讶然道：“你不肯告诉我？”他摇摇头，答道：“除非我决定破斧沉舟，孤注一掷……这意思是说除非我立定心肠作得到你或失去你的冒险，才能把这原因告诉你！”

花玉眉表面上装出淡然的笑容，缓缓走开，转到一处树荫之下，站住脚步，这才细细寻思。

她觉得萨哥王子这番话虽是奇特荒诞，令人难以置信，但口气之中，又似乎隐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正在沉思之际，忽听萨哥王子的声音传送耳中，道：“姑娘可想知道芳心怔忡不安之故？”

花玉眉转出树荫，走到池塘边，笑道：“你已决定冒险了，是不？”

萨哥王子道：“不错，姑娘若是愿意知道，须得答应在下一个条件，那便是我讲出来你认为实在不错，就须把在下释放！”

她笑一笑，道：“你猜我答应不答应？”

萨哥王子深深注视她一眼，沉声道：“你非答应不可！”

花玉眉吁一口气，道：“你当真可作我的对手，好吧，我答应就是！”

萨哥王子说道：“姑娘先解开在下穴道，才能奉告！否则姑娘在震惊之下，恐怕有失常的举动！”

花玉眉越听越离奇，暗忖：“如果这话当真，不知是何等秘密？竟然有这等惊人的力量！”

她深知萨哥王子宁愿失信于天下，也不肯失信于她，所以不怕他借机逃走，一伸手拍开他的穴道。

萨哥王子活动一下筋骨，又去弄了一根粗如鸭卵，长达七尺的木棍，解释道：“在下的描金折扇失落在池塘之中，所以必须先备好兵器，免得伤在姑娘的生花笔之下！”

花玉眉不大服气，说道：“难道我一定会向你动手的么？”

萨哥王子道：“当然会啊！好了，在下这就把秘密说出，姑娘静心聆听！”

他深深吸一口气，又道：“姑娘的令尊翁智度大师，眼下在我师手中，正在熬受我师秘传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

花玉眉脑中轰一声，不知不觉掣出生花笔在手，萨哥王子摇棍作势，拒她近身，接着又道：“姑娘怔忡不安之故，想必是令尊痛苦难当之时，骨肉连心所致，令尊在何处受刑，在下实无所知，话已说完，就此告辞。”

一转身飞奔而去，花玉眉深知那千寻苦海万劫轮回，乃是天下至大毒刑之首，任是宇内第一等硬汉，也熬受不住。这时心痛如绞，恨不得一笔戮死对方，稍泄心中恶气。

但萨哥王子走得快，手中又有长棍。她自知在心神震撼之际，武功招数决不如往常灵活机变，休想杀得死对方，更无法把他生擒，当下痛苦的长叹一声，目送那萨哥王子背影消逝。

她独自呆立，越想心绪越乱，平日的智慧，机谋都消失无踪。

过了许久，数丈外出现了两道人影，悄悄奔来。她宛如泥塑木雕的人像

一般，丝毫不曾发觉。

那两道人影转眼间已奔到她身后，其中一个绕到她面前，朗声叫道：“花姊姊，你想什么？”

花玉眉娇躯一震，喃喃道：“我……我没有想什么？”她背后的人接口道：“桓宇拜见姑娘！”她又是一震，缓缓转过身子，目光到处，正是那个已攫取了她芳心的桓宇。

她好象见到了至亲至近的人一样，两行清泪沿颊流下，桓宇惊道：“你怎么啊？”花玉眉悲呼一声，但觉天旋地转，向前跌倒，一下子跌在桓宇怀中。

桓宇几乎是疑心自己在做梦，瞧瞧怀中花玉眉，又望望孟若虎，孟若虎向他做个鬼脸，便奔开老远。

花玉眉昏眩了好久，才稍稍消醒，发觉自己被桓宇有力的臂膀紧紧抱住，当下在悲苦之中略感安慰，说道：“唉，我已经一败涂地，无力与那魔头抗争啦？”

桓宇讶道：“这话怎说？咱们已经抓起他手下不少人，其中之一是竺公锡的师弟！”

她摇摇头，道：“不中用，竺公锡心肠冷酷，最是无情，即使把他手下之人全部杀光，也不能威胁住他！”

桓宇道：“你碰上什么事，变成这等模样？”他略略松开手。

花玉眉叫道：“用力抱住我，别放开，我求求你？”桓宇连忙抱紧，两道剑眉却紧紧皱在一起，想不出其中之故。他抱住花玉眉，也觉得心绪十分紊乱。

那味道比起抱住施娜郡主完全不同，花玉眉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香味，一直都使他难以忘记，这刻更是沉醉沉惘。

花玉眉缓缓道：“你可肯为我做一件事？”

桓宇冲口道：“别说一件，一百件一千件都行！”

花玉眉道：“这一件事别的人一定不肯，我也不愿去求别人，但我怕你也不肯为我做！”桓宇讶道：“倒底是什么事？”花玉眉轻轻道：“杀死我！”话声虽低，意思却万分坚决，桓宇不禁怔住，半晌做声不得。

桓宇怔完之后，喃喃道：“你不如教我杀死自己！”花玉眉幽幽一叹道：“你果然不肯为我达心愿！”桓宇暗想她定必是碰上极为悲惨而无法解决之事，才会出此下策。然而以她的绝世才智尚且无计可施，别人更无从措手。

这么一想，顿时心痛如绞，缓缓道：“其实这也使得，反正我一向运浅福薄，今日能够陪你一同死，已足慰生平了！”

花玉眉感觉出他这番话中沉痛之意，登时恢复几分冷静，柔声道：“你何须陪我一同死，唉，你这么一说，倒教我感到求生不得求死也难，这便如何是好？”

桓宇鼓起勇气，问道：“你……你倒因何求死？”花玉眉道：“我生身之父现下落在竺公锡手中……”

桓宇啊了一声，道：“我该早就猜出他老人家的去向才是，唉，你说得不错，我果然是有勇无谋之人！”

花玉眉怔一下，说道：“原来你已见过家父，便被竺公锡擒去不打紧，但若是遭受那千寻苦海万劫轮回的毒刑的话，那就真是惨绝人寰……”

桓宇前此立志学会天下五大毒刑以对付情仇，自然深知这种毒刑的厉

害，听得他浑身忽冷忽热，起了无数鸡皮疙瘩。

他见了花玉眉这等失措无助的样子，不知为何会比平日冷静，脑筋也特别灵活，略一寻思，便道：“你死了也不济事，俗语有道是“拚命无大害。咱们若是拚着一死，说不定救得出老伯父！”

花玉眉紧紧依偎着他，生似一切都由得他去主持。桓宇越觉得责无旁贷，又道：“我们这就尽快下手营救，只须分作明暗两路双管齐下，想必可以成功！”

她点点头说道：“要找什么人帮忙？”桓宇道：“竺公锡的武功超绝当世，那是不必说了。便他手下两个徒弟也是一代高手，我们约任何人都没用，反而要分心照顾，只好由我们两人往前，成功固然欢喜，失败也不过遂了我们同死之愿，你说可好？”

花玉眉道：“好吧，怪不得萨哥王子说这个消息是他得我或失我的关头，原来他已算定我有自杀的可能，不然就是赶去营救，那时节自然会被竺公锡擒住。在他想来，那样我便多半要属于他了！”

桓宇也不多说，催她动身，花玉眉勉力使自己平静，把孟若虎叫来，吩咐他把一封柬帖带回去。这封柬帖之中，已策划好这一批人该怎生走法和到何处去。

她和桓宇都隐起心事，孟若虎反而显得神情古怪，接过柬帖，飞奔而去。

两人携手向江陵城内走去，此时旭日高悬，朝阳满地，郊外一片花香鸟语，风光甚明媚。两人不时踏着自己的影子，偶尔悄声低语，神态亲蜜。落在人眼中，只道是一双情侣出来踏青郊游，郎才女貌，使人生羡。谁知他们正向死神挑战，后果如何殊难逆料。

不多时已走近城门，桓宇便坐在后面，遥遥跟着她，花玉眉才踏入城内，忽见一个面目枯瘦的长衫客迎上来，淡淡道：“姑娘若是有意求见家师，可随在下前往！”

花玉眉讶然地细细打量这个天下第一高手的入门弟子，初时真瞧不出他有什么惊人之处，表面上瞧起来气度资质都不如萨哥王子，但迅即察觉他那种冷漠平淡的表情竟是出自天性，并不是矫揉做作。这种人天性冷酷无比，世上恐怕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使他心动。因此，这种人最是专心勤奋。同时往往一招普通手法，在他手中使出来，却变成极是阴毒辛辣的招数。这都与他的气质天性有关，人力万难勉强。

她瞧出对方成功的因素之后，便收敛起对他施展媚功之心，冷冷应道：“不错，我要见竺公锡，但我不愿跟你走！”

他好象没有听见她的话，自顾挥挥青布长衫上的灰尘。花玉眉趁机偷偷后顾一眼，只见桓宇站在数丈外的屋角，同时又见到四五个彪形大汉本来在桓宇前面不远的地方，似是敌方埋伏。此时这数名大汉一齐分散走开。

她把这些情形瞧在眼内，回过头来，那青衫客说道：“家师下令须把姑娘待如上宾，如若姑娘不愿跟我走，那也没有关系……”说罢，掉头便走。

花玉眉困惑地瞧住他的背影，只见他走得很慢，突然间从这一点悟出许多道理，当下叫道：“等一等……”那青年人停住脚步，花玉眉抢先说道：“我晓得你要说早就猜到我一定会叫住你，就算你猜中好了。你换个人带我去行不行”

青衫客摇头冷冷道：“在下姓廉名冲，请姑娘说话之时称呼一声廉兄，不要满口你你我我！”

花玉眉被他训得一愣，廉冲接着又道：“至于姑娘的要求碍难接受。在下再说一次，若是想晤家师，便随在下走！”

她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暗想此人注重小节，喜欢打入官腔，性情奇特罕见。当下应道：“走就走，少噜嗦！”廉冲不悦地盯她一眼，大概是怪她言语无礼。但这回却不打她官腔，只道：“请姑娘仔细听着，在下前面领路之时，速度快慢不同，姑娘必须紧紧跟着，若然走失，恕我不再回转身！”

他的态度一直阴沉沉，言语也十分奇怪，换了别人。一定无法测想得半点道理，花玉眉却胸有成竹，微笑道：“那不行，你已得竺公锡真传，武功比我高得多，我哪能赶得上你？”她故意不称他廉兄，又故意找麻烦，其中大有深意。

廉冲漠然道：“在下尽量凑和姑娘的脚程便是，走吧……”转身行去，速度只如常人行路一般。

花玉眉一面跟着一面动脑筋。她从种种迹象之中，已推测出一个难以置信的道理，目下须得设法测验一下对是错？

他们一前一后走地走过一条街道，廉冲突然纵入一条横巷之内，花玉眉迅快跟入。廉冲又跃入一道围墙之内，花玉眉跃上墙头叫道：“噫，前面树丛内有人……”

廉冲脚步一停，环顾四周一眼，冷冷道：“姑娘骗得在下停步，是何用意？”

花玉眉笑一声，飘落墙内的花园中，说道：“我老实告诉你，躲在前面的人就是桓宇！”

廉冲一身武功造诣极是高强，视听二觉自是高人一等，故此刚才一瞥之下便敢确定四下无人，可是花玉眉一说那人便是桓宇，虽是不信，却也不得不小心再查看一次。只因桓宇也是高手之流，若是躲在树后，实在不易察看。

花玉眉又笑道：“这就奇了，你明知他在后面跟着，为何还不要查看？”

廉冲心中一凛，忖道：“闻说她才智机变举世无双，果然不错，瞧来她已大略推测出师父三年之内不能伤害桓宇的隐情，正在设法试验……”当下淡淡道：“姑娘聪明绝世，但目下只有两条路可供你选，一是随我去见家师。一是留下等桓宇追上来聚会，姑娘选哪一条路？”

花玉眉心酸肠断，泪光泛滥，幽幽道：“我跟你走便是。”

她真情流露之际，极是哀怨动人。廉冲怔了怔，但觉是平生未曾软过的心此时禁不住软了一下。

他赶快放步急奔，花玉眉随后追去，一忽儿就从另一面院墙跃出。之后，弯弯曲曲穿过几条巷子，又经过几条大街，其间还穿越好些府宅后园，最后奔入一间屋子之内，花玉眉此刻也感到一阵颤栗，咬牙跟进。

穿过一座院落，便是大厅。厅中太师椅上坐着一个清癯的老者，目光比鹰隼还要锐利。

花玉眉在厅外迟延一下，才袅袅走入厅内，廉冲已经不知去向。那清癯老者目光凝注着花玉眉，不肯放过她任何最细微动作。

她觉得受不住他锐利可怕的目光，喘一口气，迳自在他对面的靠背椅上坐下。

那清癯老者露出不能置信的神情，说道：“天啊，你简直就是你母亲的化身！”他声音中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花玉眉觉察出来，马上就镇静不少。清癯老者又道：“我就是竺公锡，你想必也知道了，当然，你的面貌只是跟

素心相肖，并不是一模一样，不过你的神情举止却与她全无区别，这才是令我惊异之极的地方！”

花玉眉只勉强微笑一下，竺公锡又道：“啊，这个笑容也象极了，我还记得每一次见到她时，她都略略显出紧张不安。总是要喘口气，然后坐在我对面，然后又勉强的微笑一下……”

他这时一点也不象性情冷酷，武功冠绝天下的一代魔头，花玉眉一方面为了他对母亲的痴情而感动。一方面想到母亲昔年见到他时总会紧张不安，无疑是深知他为人残忍毒辣，想是怕他伤害到父亲，才不得不敷衍他，正和自己现在的心情相仿佛。

她也相信以竺公锡的武功成就及清秀的相貌，也许母亲对他不无情意。因此母亲的处境比自己苦得多。因为她须得提防对他的感情增厚，而自己则只须担心父亲的命运和本身的生死……”

仅仅是一刹那间，她已想了许多，竺公锡动也不动，眼中的光芒温柔得多。

花玉眉轻轻道：“我爹爹呢？”竺公锡身躯一震，眼中的温柔立时消失，说道：“他么？很好，你不用挂念！”花玉眉长眉轻颦，露出哀求的表情，说道：“让我见一见他可好？唉，我此生从未见过爹爹的面！”

竺公锡道：“你不想害他，最好别去见他！”

花玉眉讶道：“为什么？”竺公锡说道：“一个人最难得就是无牵无挂，那时节生死之念便十分淡薄，反过来就十分痛苦了，你可懂得我的意思？”花玉眉摇头道：“懂得懂得，但我觉得其中有点蹊跷！”

竺公锡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还是打消见他之念为佳，此外，你不用走了，嫁给我的徒弟吧！”他口气中自有股摄人的威严，花玉眉竟不敢说不，呆了半晌，才掩面低声哭泣起来。

大厅中只有她低泣之声，过了一阵，竺公锡缓缓道：“别哭啦，你不想嫁给萨哥也行，喜欢哪一个？告诉我，我替你作主！”

她仍然低泣不止，竺公锡道：“你不说出心中的人，我就教萨哥娶你为妻，可别要后悔！”

花玉眉吃一惊，心想若是救不出父亲，又自杀不成，最后还被迫嫁给萨哥王子，那真是恨比山重了。连忙拭泪道：“我只喜欢桓宇！”

竺公锡道：“好，我一定教桓宇娶你为妻！你决不可象你母亲一般嫁给不是真心爱慕你之人……”

花玉眉不敢驳他，道：“听说我爹正在熬受毒刑，你……你能不能放了他？”竺公锡忽然皱眉道：“奇怪，我查得明明白白，你本是赴龙虎山庄找司徒峰印证武功，这一举动何等自负，我也不过与司徒峰差不多，怎的你如此柔顺，不敢反抗？这道理须得说一说！”

花玉眉知道非讲实话不可，便道：“当时主要是我不晓得龙虎山庄绝艺的深浅，现在却知道我还差得远。不过，倘使司徒峰大侠在世的话，我也敢跟他动手，却不敢和你动手。因为他决计不会杀我，而你可就说不定了！”她讲出真话之后，几乎昏眩倒地。过了一阵，才恢复常态。

竺公锡锐利的目光不曾放过她任何细微的表情，这时缓缓道：“你怎么啦？敢是身体不好？抑是象你母亲一样思想过度，心中藏的事情太多，以致身体虚弱？”

花玉眉答道：“都不是，我只是怕得罪了你，以致不能搭救我爹爹，又

须尝尽各种不如意的苦头！”

竺公锡拂髯一晒，道：“你未免把老夫形容得太怕了！老夫也有句真话告诉你，那就是你这种现象与素心昔年一样。她只是当时情绪变化才引起昏眩现象，其实却是心力亏耗过多，加上先天体质虚弱。此所以她活不长久。她把胸中所学悉数传授了你，那等阵法计算之道最是呕耗心血，只怕你寿命比她更短！”

花玉眉微笑道：“我也不愿意活得太久，但难道我修习的内家功夫竟没有一点用处？”

竺公锡道：“这话问得好，内家功夫诚然可使人延年长寿，脑骨强健，至老不衰。但各派有各派的长处与弊病，而且原则上须得清心寡欲，减少思虑。你不但思虑营营，劳神摇精，同时你的内功路子注重表面功夫，所以毫无裨益于长寿方面……”

这番话在花玉眉而言，乃是闻所未闻之论，大是惊讶道：“如何便是表面功夫？”

竺公锡道：“素心年逾四十之时，望之仍然有如十八九岁的妙龄女郎，这就是表面功夫！”

花玉眉啊一声道：“那样也好，我死了之后在别人记忆之中，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岂不胜却留下鸡皮鹤发的影响？”

竺公锡道：“这就是古人说了，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道理了！”

门外突然传来云板一响，竺公锡双眉一皱，击掌发声。一个大汉应声进来，躬身候令。竺公锡道：“传廉冲、萨哥来此！”

大汉返身出厅，不多时，两个人先后进来。一个是青衫枯瘦的廉冲，一个便是英俊潇洒的萨哥。

他们进来行过礼之后，便分别侍立竺公锡两侧。萨哥眉目之间露出消沉憔悴之容，双目避开花玉眉，极力不瞧她。

廉冲面上毫无表情，不时瞪视花玉眉，好象要仔细把她瞧清楚了，免得日后认错了人。

竺公锡沉默了好一会，才道：“桓宇又逃出监视之外，谁的责任？”萨哥王子应道：“乃是弟子之罪！”竺公锡道：“你向来自诩智谋不在你师兄之下，但最近事事失败……”萨哥王子更加显得消沉，低声道：“弟子知罪！”

竺公锡道：“你可知是何缘故？”萨哥道：“弟子愚昧，至今未明其故！”竺公锡道：“第一，你的心思都被花玉眉迷住。第二，对方实力日渐增强，而你却没有出奇制胜的手法！”

萨哥垂头道：“师父指责得是，还望从宽发落！”

他这句话却引起花玉眉好奇之心，暗想久闻竺公锡性格严酷无情，只不知怎生发落萨哥？

竺公锡缓缓道：“姑念师徒之情，限你在日落以前把桓宇活擒回来，如若不能办到，那就不必回来见我！”

萨哥转身拜伏地上，道：“蒙师尊赐赎罪之机，弟子感激难言。还望俯允准予向花玉眉姑娘探询数言！”

竺公锡挥手道：“使得，带她到静室去问！”

萨哥起身带了花玉眉，走到一座院落内的上房中，自有侍女送上香茗细点。



花玉眉问道：“这一日工夫你就擒得住桓宇么？”

萨哥摇头道：“就算是擒得住，我也不干！”

花玉眉讶道：“若是不能办到，你就活不成啦！”

萨哥道：“不错，那时我只好自尽，免得遭受毒刑！”他说得十分平淡，仿佛生命一无可贵。

花玉眉甚是不解，道：“你居然如此袒护桓宇，倒是奇事一件！”萨哥眼睛一直避开她，这时低头叹口气，说道：“我师父让我把桓宇擒回来，以便与你成亲，这等事教我怎能办好？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与桓宇同归于尽？”

花玉眉一吃惊，道：“万万不可……”萨哥面色微变，道：“为什么？”花玉眉说不出道理，只好默然不语，她实在也不忍当面伤他的心，而这宗事多说一句就多伤他一下。

萨哥慢慢回复消沉的神情，道：“但你放心好了，我虽然不肯亲手促成你们的亲事，但也不忍破坏你终身幸福！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和求你一件事！”花玉眉这时深深了解他何以如此消沉，敢情他已眼见一切落空，生命不保，怪不得不肯望自己一眼。

当下柔声道：“你说吧，我极力帮你就是！”

萨哥道：“问你的话是，我哪一点不如桓宇！”

花玉眉怔一下，缓缓道：“没有不如他的地方，甚至比他潇洒豁达的多。可是，你定当晓的，男女之情并不是可以拿来分析，或是随意取舍的，是不？”

萨哥道：“或者你说的对，我求你的事便是我的妹子，她爱上了方麟，但方麟爱的是你，在我想来，凡是自量有资格爱你的，必是十分自负之士，同时爱上你之后，别的女子决难入眼，因此，施娜的爱情决计不能实现，你可不可以想法子让她平安回去？”

花玉眉怅然想道：“这样说来，我岂不是造了许多孽？但我自家也无能为力啊！”

她很爽朗的答应了，接着轻轻道：“我瞧你还是赶快逃回家去，你师父未必就不放过你，或者随便躲在什么地方，以你的武功，只须再过一段日子，就算你师父找到了你，也能够脱身！”

她说的很轻，只有萨哥才能听到，萨哥苦笑一下，摇头道：“你用不着防备有人偷听，说到我的武功，对付外人犹可，但我师一旦出手，别想走得下两招，一百年后也是这样！”

花玉眉大惑不解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萨哥道：“不但是我，连我大师兄也是一样。在我们所学武功之事，师父都留下极为奥妙的破绽，不论我们怎生用心推究研思，也无法发觉破绽所在。但只须家师一出手，便无法躲避！”

花玉眉哦一声，心想竺公锡两杀其师，无怪处处防范他自家被徒弟所弑。想到此处，陡然间灵光一闪，沉吟忖想。

萨哥闷闷的绕室而行，说道：“我一向壮志凌云，意欲掌握住中原武林之后，进一步扰乱天下，那时我父王便可趁机进军，囊括中原，却想不到今日如此下场……”

花玉眉恢复常态，微笑道：“过来，我有话跟你说！”萨哥甚觉奇怪，走到她身边，花玉眉在他耳边轻轻道：“我有法子使你逃出你师父毒手！”

萨哥大吃一惊，睁大双眼，正要说话，花玉眉又接着道：“但隔墙有耳，

须得小心！”萨哥摇头道：“不会，家师和大师兄这刻一定去找傅源讲话……”但

他宁可这样交谈，因为花玉眉身上香气以及檀口气息极是迷人。

花玉眉道：“你不信的话，待会你出去装出高兴的神情，一定被你师父查

问我们秘语些什么！”

他哦一声，低低道：“那么我怎么回答呢？”花玉眉道：“这都不成问题，你先发誓背叛师门，从今起完全听我吩咐……”

萨哥王子虽是枭雄性格之人，但这等背叛道之事，一时难以答允，不党支吾道：“这个……这个……”

花玉眉辄然一笑，说道：“你好好想一下，免得后悔……”说这话时，仍然是在他身边低语，萨哥王子脑筋一转，道：“我去一下就回来！”花玉眉道：“我晓得你干什么去？”

萨哥王子迟疑一下，道：“在下甚望姑娘赐告心中猜测，瞧瞧对是不对？”

花玉眉低声道：“你想去查探有没有人偷听以便决定是否背叛师门。倘若有人奉命偷听，表示竺公锡不信任你，便决意背叛。反之则宁可身死，也不愿背上叛师的臭名，我猜得对不对？”

萨哥王子仰天叹道：“而今在下才当真心悦诚服，姑娘的智慧聪敏，可说是天下第一！好吧，你怎么说，在下便怎么做！”

花玉眉又悲又喜，悲的是她本身空负才智智慧举世无匹之名，但老父遭难却无法立刻拯救，喜的是放眼大局，萨哥王子一去，竺公锡这一方实力又弱了许多。

她怔了一会，才轻轻道：“你出去时，表面上故作平淡，但暗暗露出兴奋之色。如此，竺公锡一定问及密语内容。在他以为必得说破我们曾经密语之事，你才不敢隐瞒内情，但其实却证明了他派得有人暗中监视。你可答以我已说出你妹子及桓宇下落，交换条件只是要你回答一个秘密，待得成功覆行此约。竺公锡因知我心悬老父劫难，此举甚是合理，不再动疑，你出去之后，可即远走高飞，设法隐匿。目前你师父正值有事，定必无暇抽身，到此间事完，若是他赢了天下高手也未必有工夫找你，若是他输了，根本无法再究问你潜逃之罪……”

萨哥王子想此计本甚简单，但当局者迷，竟不能虑得如此周详，当下颌首大声道：“那就是一言为定！”花玉眉道：“祝你马到成功，衣锦荣归！”

她目送他走出房外，那潇洒的背影稳定的步伐，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阵怜悯和黯然惜别的情绪充满心头，久久不散。

过了片刻，她突然惊道：“我一向十分矜持，看不上一个男子。但如今才知道那是没有碰见当意之人而已，事实上我竟是这般多情，怪不得寿元不永……近来身体似乎有点不对劲，只不知还能活多久？”

她正自怜之时，一个人象鬼魅地出现在房门口。她过了好一阵才瞧见，不觉讶然忖道：“廉冲来此何事？敢是竺公锡出去了？”当下向他微笑一下，笑容中仍然含有苦涩的味道。

廉冲那张枯瘦冷漠的面孔素来毫无情，但这时却微微变色，移开目光，说道：“姑娘可否赐告敝师叔的下落？有何条件，亦请提出！”

花玉眉极力冷静下来，集中思想，略为思忖之后，道：“一切都须等家父无恙露面之后才能说！”

廉冲道：“这话甚是，可惜家师认为令尊是绝佳试验对象，一则测验得出出家之人对这宗毒刑的忍受力，一则尚可泄去心中多年之恨。是故欲以令尊作为条件，无法可谈……”他口气冷漠，似是师叔的下落能不能知道毫无所谓。廉冲停了一下，又道：“姑娘才智之名与实质不符，教在下甚感失望！”花玉眉点头道：“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廉冲道：“原来姑娘也自知智力并非高绝当世，那倒是在下把姑娘看低了。从来知人者易，知己者难，姑娘得其难者，便不是在下想象中那么愚笨！”花玉眉笑一笑，道：“我此生自懂事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用愚笨两字形容！”

廉冲淡淡道：“姑娘虽是话中带刺，便无奈此是事实。若说当日在下及师弟中了姑娘之计，把五大门派之人尽数擒下，又跟着抢夺司徒峰遗著等等，本来都是明知故犯，以便障人耳目。姑娘大可不必沾沾自喜！”

花玉眉突然凝目望着室顶，陷入沉思之中，廉冲也不说话，默默地望住她。两人表面上虽然静默无事，其实已经开始斗智，双方都竭尽智慧猜测对方的心想。有如下棋一般，预测对方的下一着。

过了一盏热茶之久，花玉眉面色变得十分苍白，但嘴角却泛起笑容。廉冲先开口打破沉默，道：“姑娘心力耗损过甚，在下懂得脉理，可要让在下诊察？”

花玉眉徐徐卷起衣袖，露出一截白玉似的纤手，道：“俗语有道是：无故献殷勤，非奸即盗，这话想必不错！”

廉冲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只听花玉眉又道：“不过廉兄乃是当世异人，自然是例外！”她伸出手，表示让他按脉。廉冲摇摇头，道：“算了，当世之中，恐怕只有在下能从脉理中推断出寿元期限，姑娘这番话自招损失，与人无尤……”

他们彼此间挖空心思暗斗心机，反反复复，变化无穷，若是有人在一边眼见耳闻，亦难了解。

花玉眉放下衣袖，表示不让他按脉：“廉兄难道就没有损失？请问你最初一念只是单替我查看能活多久？”

廉冲面色微变，道：“姑娘这一回合虽是占胜，但在下仍有说辞！”要知他平生喜怒不形于色，但而今短短时间之内，两次变色，可见得当真分出胜败。

## 第十六章 舌灿兰花巧周旋

花玉眉接口道：“我今日被困此间，理由与廉兄的一般无二，这话你未必相信，因为你天性严冷，连骨肉之情也没有，是以不把我因父难而心乱此一因素计算在内，认为只是我智慧有限，束手被困，现在，你也因情绪波荡而落败，永难平反败局。”

他们是以才智自许的人，擅长臆测后事。虽是一念之微，但其间因果已可推断出来。

花玉眉转个题目，问道：“家父现下怎样啦？”她一提起父亲，登时满面焦灼之情，显然胸中已失主宰。

廉冲摇头道：“恕在下不能透露，除非姑娘的樱唇准许在下……”

花玉眉听了这等率直大胆的话，不觉吃一惊，暗暗后悔早先说破他对自己的心思，所以他才敢如此坦率。不然的话，他总得假惺惺的保持风度。

她幸好吃了一惊，反而驱走心中焦急烦闷之情，这才能注意集中分析他这句话后面的种种情况。她很快便假设出几个情况，并且已想出应付之法。

当下点头道：“可以，但你先把消息透露，让我决定值不值得作此牺牲……”她说话之时，美目流盼，风情万种，极是动人，原来是已经施展迷功。

廉冲目不转睛地瞧住她，眼中吐出欲焰，比之他往常的冷漠大不相同。他满怀信心的道：“使得，这消息是，令尊目下暂时停止受刑。”花玉眉高兴得跳起身来，道：“真的？”廉冲道：“当然是真的，唉，在下为了樱唇一吻，竟不惜纵虎归山，放走大敌！”他意思说花玉眉没有焦虑以后，智慧恢复常态，便等如放虎归山，纵释大敌一般。花玉眉喜孜孜的走到他面前，面庞微仰，做出等候被吻的姿态。

廉冲见了她的媚态，心迷神醉，一伸手环抱住她的纤腰，低头向那两片樱唇吻了下来。

花玉眉施出迷功，制住廉冲心神，此刻双手分别按在他双肋下的左右期门穴上，只等他嘴快要碰触到自己嘴唇上之际，便出指发力，点住他的穴道。

就在两人嘴唇快要碰上。花玉眉指力也堪堪发出的一刹时间，廉冲忽然中止了吻下的动作，花玉眉暗吃一惊，顺手把他推开。她深知廉冲武功更在萨哥王子之上，说不定禁受得他点穴的指力，是以非得等到他心神迷醉摇荡，已至不能自持之际，才可出手。

现在他在千钧一发之间，陡地悬崖勒马，花玉眉那敢鲁莽以致败事，于是只推开了他。

廉冲直勾勾的望住她，喃喃道：“你讨厌我？”

花玉眉道：“那也不是，你虽说不上是美男子，但自有一种男子气概，我倒要问你为何忽然停止了？”

廉冲缓缓道：“在下明知低头一吻，多年功力便毁于一旦，因此不禁迟疑！”

花玉眉骇然道：“此人定力之强，当世罕见……但我不信就迷不住他。”

当下微笑道：“这话也许是真，但等一会也讨论，现在你先告诉我，我究竟还能活多久？”

她伸出纤细白嫩的手掌，送到他面前，廉冲以三指搭在她腕脉寸关尺上，凝神细查脉息，过了片刻，才道：“从脉理上看，你活不过五十岁。”

花玉眉笑道：“太多啦，我根本没有打算能活这么久。”

廉冲接着说道：“但你一则用心过度，二则炼的几种功夫都不都增益真元，这等只有损耗而无补益情形之下，虽是红颜娇艳，武功超人，但正如石上燃灯，有名而无实。风前点烛，名强而中干，我瞧你能够再活一年半载，也就很不容易了。”

花玉眉讶道：“你的话前后相差未免太多了！以你瞧来，当真只有一年半载的寿命？”

廉冲沉声道：“你为人要强好胜，凡事无论巨细都焦思苦虑，加以奔波劳碌。无法休息，能再支持一年半载已不容易，若果你肯立时放弃一切思虑，避居深静之处，也别再炼功夫，刚还可以活个一二十年之久，可是你焉能办得到？这话也不过白说而已……”

花玉眉怔了半晌，廉冲捏住他的皓腕一直不放，眼中不时闪过痴迷的神色。

她想了一想，蹙眉叹道：“不错，我万万不能丢开一切避世隐居，为的只是多活一二十年。”

幽怨的声音传入廉冲耳，却犹如惊雷忽起，身躯猛可一震，接口道：“多活一二十年也是值得的啊！”

花玉眉道：“那有什么意思？象空谷的幽兰般孤芳自赏么？那样我情愿不活！”

廉冲沉吟道：“你若不想一年半载之内便香消玉殒，须得抛弃一切思虑，或丢开功夫两者之内，选择其一，便可多活一些时候。”

花玉眉点点头道：“这话还有点道理。”廉冲接着又道：“你除去家传内功别辟蹊径，不惜透支生命精力以驻颜为主之外，还有三种功夫也都是透支生命的，因此人越是勤炼，真元就越是亏损，在下虽是博识天下各家武功，却想不出推姑娘除去家传之学以外，还炼些什么功夫？”

她心想我炼的是迷功摄心大法，此外还研习玄奥无比的奇门阵法之学，果然没有一宗不是大耗真元，殚竭心智的功夫，但这内情却不必告诉他。

于是迷离凄然的微笑一下，道：“我既是活不长久，该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你说得对不对？”

廉冲瞧得呆了，枯瘦的脸上阴晴不定，显然心中泛起好些不同的主意，一时难以决定。

花玉眉趁他心神恍惚之际，同时施展出迷功和摄心大法，忽而柔媚微笑，忽而幽怒蹙眉，忽而双目射出锐利光芒……

廉冲的眼光渐见朦胧，当松开了手。花玉眉因脉门不再被制，越发放心大胆的施为，她这次施展出全身本事，虽然用出种种不同手法，但其中却以凄怨幽怜打动他怜爱之心为主。

是以她时时轻颦浅怨，口中说些芳华不永，红颜命薄的话，廉冲起初还出言宽慰她，后来渐渐不声不响，一派如痴如醉的表情。

花玉眉慢慢的挨过去，同时以极强的精神力量控制他，不让他恢复清醒。她只要挨到他身边，便可出手制住此人。

顷刻间已移到两尺以内，只须再挨近一尺，便可捉下这个竺公锡唯一传人。她口中喃喃说道：“我早就知我不会活得长久，果然没有猜错……唉，命薄如花，朝开暮落，我的命运何其悲惨！”

话声中又已移前半尺，廉冲忽然握拳咬牙，怒哼一声。花玉眉大吃一惊，

然后退寻丈。这一来精神控制之力便减去大半，廉冲本是修为极深之人，自然而然的恢复清醒，大声道：“在下虽是竭尽心智，仍然想不出能够替姑娘延寿之法。口气之中对自己的无能自表愤慨。”

花玉眉这时才恍然大悟，心想他握拳咬牙怒哼一声，敢情是气他自己。但若不是我口口声声提及寿命将尽之事，迫得他忍受不住而怒哼出声，这刻早就把他制住。

她轻轻笑道：“世上之事，有许多都出人意料之外，俗语说：人算不如天算，这话大是有理。”

这话表面上是宽慰对方因想不出法子为她延寿的话，其实她却是自嘲之言。

廉冲那里省得话中深意，插言道：“在下向无虚言，姑娘如若不放弃功夫和一切思虑，欲要延寿，除非有奇迹出现。”

他扼腕叹息一声，道：“在下这就去请出家师，瞧瞧他老人家是不是准你恢复自由，安享有限余生？”

花玉眉待他出去之后，独自坐在椅上，这时她才真心细想自己只有一年半载的寿命的问题。

不一会竺公锡走入房内，只见她峨眉深锁，含愁独坐，神态楚楚可怜。眼中不禁流露出慈爱的光辉，走到她身边，伸手轻轻摩挲她头上秀发，柔声道：“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了。”

花玉眉面上泛起梦幻的神情，道：“我妈妈一定会有种种方法使我忘记此事，我若是能挨在她身边，还有我爹也在的话，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她提起母亲之时，竺公锡面色更见慈爱柔和。但后来说到她的父亲，竺公锡登时面色一变，烦恼地皱起眉头，大声道：“你爹爹有什么用，他早晚得向老夫屈服求饶！”

花玉眉惊道：“我爹可怜得很，你老人家何必对他施以毒刑。”

竺公锡道：“老夫这宗毒刑，开始须得对方自愿方能施展，你爹又不是不晓得。”

花玉眉睁大双眼，道：“我明白了，原来他是为了桓宇的命才自愿受刑，是也不是？”

竺公锡颌首道：“好聪明孩子，现在最好不要提起他否则老夫连你也不喜欢啦。”

花玉眉默然有顷，哀声道：“求求你老，高抬贵手，饶了他吧！”

竺公锡道：“这个不难，但这一来桓宇却活不成了！”

花玉眉立刻明白自己跌在左右为难的深渊之中，一个是她未见过的亲生父亲，一个是她倾心相爱之人，到底能够割舍那一个呢？

她平生少有陷入这等束手无策而又焦虑哀痛的境地，此时便觉脑中一阵晕眩，几乎跌倒地上。

竺公锡掌心贴住她颈发，使用出内力，登时一股热流顺着她脊骨流下，片刻间走遍全身经脉。花玉眉精神一振，轻轻道：“原来我真活不长久了！”

老人冷峻的面上现同情的神色，缓缓道：“这样吧，老夫把桓宇拿来，与你成亲，要他寸步不离的伴着你，你们都也别管世间事，尽管享受余生。只要你们听老夫之言，不与老夫作对，便释放小花，你瞧如此可好？”

花玉眉道：“好是好，但桓宇决不肯为了儿女私情而放弃了别人，恐怕说不服他。”

竺公锡怒道：“他敢，哼，要不是你父亲挺身为他受刑，他早就死在老夫掌下了！”

两人说到此处，竺公锡便走了。到得晚上。竺公锡召见花玉眉，廉冲侍立在他身后，已恢复昔时的冷漠，见了花玉眉进来，毫无表情。

花玉眉坐下之后，便道：“竺伯可是找不到桓宇，所以找我一问？”

竺公锡道：“你还是这么爱卖智慧，焉能多活一些日子！不错，桓宇在什么地方？”

花玉眉暗暗欢喜，忖道：“他一日找不到桓宇，就一日不能迫他摊牌，决定他的生死，好在我爹爹暂时不会受刑，假以时日，我便有法子救爹爹出去

这一番算计，刹那间，已自掠过心头，便诚诚恳恳的答道：“他的行踪我真不晓得。”

竺公锡道：“萨哥跟你说过什么话？”花玉眉道：“我老实告诉你，桓宇等到下午申牌时分还不见我出去，就闯入此地查探。”她本来对他们师徒，早就编好许多说词。但事到临头却又改变主意，反而代萨哥掩饰，好让他有时间逃得远些。

竺公锡沉吟一下，说道：“廉冲你率些人出去摸索桓宇下落，顺便到处瞧瞧有没有萨哥的尸体。”他口气十分严峻，不知内情之人，准会误以为萨哥是他的仇人。

廉冲领命去了，竺公锡闭目端坐，花玉眉沉住气等候消息。到了一更时分，一个壮汉进来向竺公锡报告，说是各处关卡埋伏与及廉冲所率的搜查都没有消息。

这一来连花玉眉也大感奇怪，心想桓宇原是没有什心计之人，这一回却不知怎的忽然能脱了竺公锡手下人们的监视，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竺公锡想了一想，起身道：“玉眉，跟我来！”花玉眉顺从地跟他出去，走到城北街的一座高大宅院之内，由大门外以至屋内的隐秘处，都有人把守。竺公锡一路走一路击掌发出暗号，防守之人想是知道来人身份，都现身出来敬礼。

其中也有些人说几个话，花玉眉从他们口音，以及身形衣服上，认出不少人的身分来历，皆是曾经雄踞一方，或者名震一时的黑道高手。但她更为注意那些不做声而又设法遮藏之人，推想这些人恐怕本来是正派人物所以见到有陌生人在一侧，都尽力隐藏面貌。

她又注意竺公锡面寒如水，眼露杀机。忽然记起母亲曾经说过，他这种样子正要大加屠杀来发泄的征象，心中暗暗震惊。

竺公锡在一个院门外停住脚步，连击三掌，两道人影从暗处纵出，跪倒行礼，然后垂手待立一侧，竺公锡冷冷道：“此处囚禁的是什么？”那两人都露出喜色，左边那个面色青白的中年汉子躬身答道：“是少林大孽尊者和金笔书生澍。”

花玉眉讶想道：“他们为何面露喜色，难道在竺公锡手下日久，也染上酷嗜杀人的癖好？”

竺公锡颌首道：“先带那和尚来。”两人齐齐应了，奔入院内，不一会，挟着一个身躯瘦小而面目凶横的和尚出来，他眼光四射，见到花玉眉，不觉泛起笑容，叫道：“呵，呵，原来是姑娘找到此地，当世之间，恐怕也只有姑娘一个人有此等本领。”花玉眉心中一连难过，默默不语。竺公锡道：“玉眉你在他们心目中倒也大有份量，可惜今晚却要教他们大失所望了。”

大孽尊者听到此话声，身躯一震，沉声道：“洒家只顾跟花姑娘讲话，没想到竺老兄就在旁边，你们打算怎么样？快说——”

他们原来旧时相识，不过当年竺公锡已经名震天下，而大孽尊者只不过是个少年和尚而已。竺公锡冷冷道：“老夫平生出手杀人之时，有个规矩，你知不知道？”大孽尊者听这口气，已知劫数临头，他本是天性凶横之人，当了几十年和尚，仍然难改本性。当下厉声道：“哪一个晓得你的臭规矩，你爱说就说，不说拉倒。”

花玉眉接口道：“大师请听着，竺老前辈让对方十招、二十招或三十招不等，在他让的招数之内，绝不煞手还击。换个话说，在他让招数限之内，对方得以全力进击，不须防范他反攻……”

她喘一口气，又道：“竺老前辈把对方分为三等，最不济的让十招，中等的让二十招，最厉害的让三十招！”大孽尊者道：“这真是莫名其妙，理应反转过来才是。”竺公锡冷笑一声，道：“你懂什么！”

花玉眉接口道：“竺老前辈如此让法，意思是武功越不济的越不愿多花时间，越是功夫高强的，就越发多给他机会。”

大孽尊者哦一声，眼睛连眨，道：“原来如此，倒也有点道理——”花玉眉心中暗叹一声，忖道：“天下武林人物识得破竺公锡阴险用心的，只怕没有几个人，都道他是自负武功无敌，教人死得心服口服才作此等安排，哼，其实他此举一则分等级之时没有标准，明是第一等可以变第三等。二则他说反击，便可诱使对方绝艺尽出，他即可以尽窥敌手秘传武学，又可以在危险之时忽然出手反击，对方势必措手不及，被他一招击毙，此人用心之阴险恶毒，天下无双。怪不得能够连续杀害两个师父！”

这一刹那间，她对竺公锡极是鄙视。大孽尊者喝道：“老竺，你打算让洒家几招？”

竺公锡皱眉道：“老夫数十年以来，还未见过胆敢如此放肆无礼之人，你若是图个痛快，最好口中检点些，不然的话，老夫教你慢慢的死！”大孽尊者平生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此刻却被他阴沉鸷猛的气势所慑，道：“好吧，洒家小心就是。”竺公锡道：“这才象话，老夫让你二十招！”

大孽尊者呆了一下，接着忿然作色，叫道：“洒家也是中等敌手，谁是被你让三十招之人？”

竺公锡道：“人数不少，如五大门派掌门，龙虎庄三兄弟，还有叶重山、霍陵等，勉强可列入三十招等级！”他望一望花玉眉，道：“你跟桓宇亦可以列入。大孽尊者没有再做声，这时一个汉子替他除去手铐脚镣，另个则去取来大孽尊者的兵器。大孽尊者接过那对钢钹，手脚已恢复自由，当下稍稍活动一下，一面问道：“你的大徒弟武功比你如何？”

竺公锡双眉一耸，杀机毕露，冷冷道：“依你说呢？”大孽尊者道：“只怕已在伯仲之中，对不对？”

他问者无心，听者有意，竺公锡不由得记起自己当年艺成弑师之事，沉吟了一下，才道：“闲话少说，今晚就送你归西！”

大孽尊者纵声狂笑道：“这世上胆敢夸说送洒家归西之人，大概只有竺老你够资格教人相信不疑！但洒家仍然放要手一拚，绝不肯放过任何机会。”他事到临头，反而豪气大发，全无惧色。竺公锡那张阴沉冷峻的面上，也不禁微露笑容，道：“数十年以前，你就是这么一个狂傲不羁的小和尚，想不到如今仍然未改。”



大孽尊者喜道：“原来竺老还记得洒家！”竺公锡点头道：“昔年虽然只是数面之缘，但一则老夫听过你师兄大宗上人赞誉过你根骨天赋。二则你形容枯瘦却掩不住猛勇之气，是以印象甚为深刻。”

花玉眉一面听他们说话，一面观察四下动静，同时更分出一大半心思设想解救大孽尊者之计。

她很早就瞧出那两名把守此间的人，何以一听竺公锡要出手之时，便露出喜容，敢情是因以乘此机会学几招绝世之学，倒不是因为性情嗜杀之故。直到他们对话告一段落，花玉眉不但想不出救人之计，甚至越想越是觉得绝望，除非是有奇迹出现，否则大孽尊者定然难逃劫数。

她心中一阵难受，眼望住那个少林高手，暗想别说是他大孽尊者，即使是少林掌门方丈大师大宗上人，处于此境，只怕仍然难以生还。

那两人走到宽阔的通天院落之内，面对面站好。大孽尊者双钹一击，发出一阵震耳响声，接着喝道：“竺老纵是武功盖世，不用兵刃，但难道连长衫也不脱下？”

竺公锡冷冷道：“老夫的长衫飘拂之际，也是兵器，你若是被老夫衫角碰着，休想活命！”

大孽尊者哦了一声，道：“好，洒家要出手啦！”竺公锡随意站立，淡淡道：“尽管出手好了！”大孽尊者双钹又是一击，响声中先后劈出，手法迅快无匹，钢钹锋利的边缘发出破空之声，显出力道极强。

竺公锡身形微微一侧，左脚已发出去，但不是直踢，却是反勾回来，以脚尖疾勾对方膝弯的穴道。

这一脚古怪无双，花玉眉失声道：“好脚法！”大孽尊者果然无法使足双钹招数，迫得一个大旋身，迅快翻开四五步，但觉对方脚尖竟是贴着裤子擦过，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勾中了膝后弯曲之处的委中穴，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想道：“这老小子好古怪的脚法，怎的就攻入洒家全身上下防守最弱之处？”

竺公锡道：“等到第十九招时才害怕不迟！”

大孽尊者恼声道：“谁害怕了？接招！”双钹又以同样的招数发出。只见比从前双膝弯得深些，这一来不但可以事先避开对方倒勾委中穴的危险，还因身形塌矮之故，动作更是快速。

竺公锡口中道：“果真颖悟过人……”话声中突然歪侧着身子向前疾倾，头面就在对方钹锋边缘擦过，危险无比，竺公锡顺着前倾之势，肩膊一耸，恰好顶到大孽尊者臂肘下方，虽是用不上气力，但借势使劲，也把大孽尊者顶开四五步之远。

大孽尊者呆得一呆，道：“这是什么招数？”竺公锡淡淡道：“武功到了化境之际，全身皆可运用，更不拘招数手法，这叫做随机应变，你未到这等地步，决计不能勉强学步！”

那两个看守此院的人，全神贯注住这一场天下罕见的高手拚斗，连眼皮也不眨一下。

花玉眉又是忧愁又是怜悯，想道：“大孽尊者一生炼武，虽是死在临头，仍然不忘讲究武功之道，唉！”

这时大孽尊者已再度出手，他瞧竺公锡果然不施杀手反击，只用种种巧妙手法抵御，是以放心大胆，全力进攻。双钹飞旋削劈，隐隐有风雷之声。转眼之间已发出六六招之多，但觉杀得十分痛快，不觉连连狂啸。要知他平生出手次数虽多，但如果是碰上功力深厚之士，便须得蓄力留手，处处设防，

免得被敌全招反击便送了性命。如若是碰上武功低弱之辈，三招两式就收拾了。因此不论碰上何种对手，总是不能畅快猛攻。只有这竺公锡，既能接住他全力发出的攻势，又讲明在先，不用提防竺公锡的反击，故此尝到平生得未曾有的畅快甜美之感。

竺公锡在十招过后，便突然施展十分奇怪的步法，每一步都踏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方位上，不特使得大孽尊者招招落空，而且不时以脚尖勾穴之法，威胁大孽尊者。反正他不施展杀手便不违背诺言。

大孽尊者没法子摸得准敌人去向，变成一招一招的慢慢发出，不能一气呵成，痛快追击，早先痛快淋漓之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他每一招发出都是用尽全力，双钹推出之际，声威极是强猛，而由于他不能连续出手，是以每一招都使不快。

花玉眉没有存心偷学少林绝艺，但大孽尊者这等打法，她无意之中已记得许多招数。侧目睨视竺公锡两名手下一眼，只见他们身手都微微动弹，一望而知，正在学得入神，是以不禁手舞足蹈。

她心中一动，忖道：“我若是过去出手打倒这两人，并且冲入院内或其他地方，竺公锡怕我救走其他的人，势必舍下大孽尊者追我……”她立刻提聚功力，缓缓向那两人移过去，不一会就移到那两人身边，他们仍然目注战圈，丝毫不曾觉察。

以花玉眉的功力，又是出手偷袭，自能一举功成，但她达到可以出手的地方，却迟迟不曾出手。最后颓然走开，放弃了此计。

大孽尊者已经发满二十招，竺公锡长笑一声，袍袖一拂，一股劲道撞在他右钹之上，只震得他右腕微麻，几乎抓不住钢钹。

花玉眉一瞧便知，大孽尊者虽是少林成名高手，但在竺公锡手底，只怕走不上几招，心中一急，叫道：“等一等……”

竺公锡突然身躯一震，跃开七八步，仰首望庄天空，长长叹息一声。大孽尊者正感奇怪，花玉眉已奔到他身边，推他一把，低低道：“还不快逃？”大孽尊者心中极是信服她，闻言毫不考虑，纵身跃上墙头。那两个看守之入齐齐喝叱连声，迅快追扑，花玉眉飞身拦截，半空中碰着其一，左袖拂去，右手掣出生花笔，一招“满天花雨”，只见凭空幻化出数十管生花笔，缤纷耀目。

那人极力抵御她的笔势，却被她左袖拂中穴道，登时掉落地上，发出叭哒一声大响。

大孽尊者在墙头一甩手，钢钹电疾射出，去势之急劲，极是骇人！那人一瞧势色不对，连忙一沉真气，半途掉在地上。大孽尊者手腕一动，收回钢钹，随即踏瓦越屋而走。

花玉眉身法如落花飘浮空际，轻轻一旋，已落在那个被大孽尊者迫落之人身后，左袖右笔一齐发出，顿时缠住这人，使他无法追赶大孽尊者。竺公锡把这些情形都瞧在眼内，缓缓走过来，一脚把地上之人踢开六七步。那人一跃而起，欠身行礼道：“多谢老大人解救……”原来竺公锡这一脚把他身上穴道踢开。

竺公锡走到花玉眉身后，下令那人退开，花玉眉转回身子，只见他面色阴沉沉地，不知有何打算。

竺公锡道：“目下虽在黑夜之中，但老夫仍然有把握在片刻之内抓回那和尚，你信不信？”花玉眉道：“我信，但你老拿回他也没用，我有法子教

你愿意放走他。”

竺公锡大感讶异，但接着便即叹口气，道：“你的聪明机智以及武功胆力都不在你母亲之下，见了你这种种举措，教老夫不禁回忆起昔年情景……”花玉眉辄然一笑，道：“这么说来，你老已相信我有法子要您放人的了。”竺公锡秀朗长眉轻轻一耸，道：“老夫焉能不信，你且说出来听一听，是何法子？”

花玉眉凝目望住这个眉目俊朗的老人，心想：他当年定必也是个风度翩翩之士……她随即发觉自己想到别的地方，不禁失笑。

当下说道：“告诉你老也无妨，我想我若是答应嫁给你的大弟子廉冲，你一定肯把大孽尊者放走。”

竺公锡道：“这话不差，比起廉冲和你，那和尚算得什么……”他接着发出命令，转眼之间，院内推出一人，正是那括苍高手金笔书生岑澍，押他出来之人，替他除去铐镣，便即退到一旁。

金笔书生岑澍拱手道：“原来是花姑娘驾到，无怪对方竟肯释放鄙人，唉！敝派一点薄誉，都葬送在鄙人身上，言之实是汗颜无地……”

花玉眉苦笑一下，道：“岑老师这话说得太早一点，我虽是略有智计，但碰上天下第一高手竺公锡伯伯，纵有智谋也没有什么用处。”

金笔书生岑澍讶道：“姑娘这话怎说？”花玉眉指一指竺公锡，道：“他就在这儿！”岑澍睁大双眼，把竺公锡全身上下打量好几眼，这才道：“然则姑娘竟是被竺前辈擒拿至此的？”

竺公锡仰天冷笑一声，道，“老夫何顿出手，只要略施手段，她就乖乖的自投罗网！不过她与老夫渊源甚深，因此决不计较她的冒犯。”

岑澍怀疑地道：“竺前辈教人放出在下，难道是有意纵放在下归去？”

竺公锡道：“这也使得，但你得立下重誓，答应日后一则永不与老夫作对，二则老夫若有用得着你之处，不许借故推托，须得全力以赴！”

金笔书生岑澍摇头道：“此举无异要在下叛出师门，与天下同道为敌，莫说花玉眉姑娘在此，即使只有我们两人，在下也决不答应！”

竺公锡道：“很好，那就准备死在老夫手底便是……”他说到此处，突然间迅快瞥视花玉眉一眼，只见她而上神色淡然。似是毫不动心，暗想：“我不信此处就没有一个人的生死，能使她神色变动？”

岑澍取出一支尺半长的金笔，抗声道：“在下自从落败被擒，早就不打算生出此地。竺前辈尽管施为，在下能得死在前辈手下，决不后悔！”

他的口气甚是坚决，一听而知绝不是信口胡言。花玉眉柔声道：“岑老师说得好，若论武林人物死在竺伯伯手底，实在可以无憾！”

竺公锡心想我绝不为你言词所动，当即举步出去，同时招手道：“来，来，老夫要瞧瞧括苍几笔法帖，是不是写得比昔日好看些！”

金笔书生岑澍面临举世无双的大敌，把心一横，决计以全身所学，与这一代之雄尽力周旋，他心志已决，反而沉气凝神，比平时更加冷静镇定。

他朗喝一声：“在下献丑了。”金笔刷地点去，接着化为捺势，力贯中锋，果真是书法大家气象。

竺公锡仗着盖世功力，分出一半心神查看花玉眉神情，左袖轻轻拂去，一股力道涌撞出去，岑澍笔势尚未使足，已被这股力道撞得连退三步。竺公锡身形闪处，已到了他面前，一手抓住金笔，另一手不徐不疾的向他天灵盖拍落。

岑澍虽是武林中知名高手，但无奈这个敌手太强，正是棋差一着，束手缚脚，手中的金笔，竟不知如何会被他抓住？此时眼睁睁的瞧他掌势向天灵盖要害拍落，偏生毫无营救之法。

花玉眉神情平淡如故，似乎是这个括苍派高手的生死声与她毫不相关一般。

竺公锡的手掌已碰触到岑澍天灵盖，见她仍然不动声色，大是奇怪，当即煞住掌势，伸出右脚勾住岑澍后跟上面一推，岑澍仰天跌了一跤，手中金笔也被竺公锡夺了过来。

岑澍一跃而起，怔了一怔，道：“竺前辈压倒天下武林，实是名不虚传，在下虽死亦无憾恨！”

竺公锡不理他，望住花玉眉，道：“怎么啦？难道他不及大孽和尚般使你关心？”

花玉眉摇摇头，道：“那也不是，我因想起此地被囚之人不在少数，若果对个个都那么关心，除非我能变出几个人才行！”

竺公锡沉吟一声，摇头道：“你最好说老实话！”

花玉眉笑道：“也使得，但你老得释放了岑老师。”

竺公锡心想这个疑团苦不打破，总有几日难受，何不答应她的条件，反正象岑澍这等人物也不放在自己心上，于是点头同意了。

花玉眉道：“凡事须得观其微而知其著，竺伯伯你向来万分自负，若不是另有用心，刚才怎会不让二十招便施展杀手？可见得我故作冷淡神态收到灵效，竺伯伯想试我神色反应，所以忘了让他二十招！”

竺公锡不禁笑道：“好个聪明的丫头，老夫这就履约放走他，不过……”

花玉眉立刻抢着说道：“竺伯伯若要难为我，只须说出要残毁岑老师肢体的话，我可是没有半点办法，谁教我百密一疏，倒底被你老抓到破绽呢！”

竺公锡摇头道：“怪不得你寿命不长，实在是太聪明了，老夫甚愿晓得你这一着到底是故意疏漏，以便给老夫挽回一点面子，以防老夫老羞成怒，仰是当真百密一疏，现下才发觉的？”

花玉眉道：“实是不敢相瞒，这是我故意遗漏破绽。”

竺公锡微微而笑，脑海中不禁泛起许多年前与她母亲斗智为乐的往事，他每一次都输了，可是沈素心往往预留一些小破绽，让他挽回面子！”

这些往事他不晓得回忆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而且也是后来回忆之时，才发觉沈素心处处顾全他自尊的手法，这刻他简直不必用心便即记起往日情景，是及心肠皆软，挥手道：“走吧！”

花玉眉过去取过他手中金笔，抛给岑澍，使眼色教他快走，岑澍施了一礼，觉得无话可说，默默的走了。

竺公锡从回忆中醒来，忖道：“我倒要瞧瞧她还有什么手法来救别的人？”

于是带她走到另一座院落外面，连击三掌，当即有两人现身。竺公锡打个手势那两人迅即入内推出一人，花玉眉一瞧，原来是衡山派高手娄坚。

竺公锡说道：“老夫今宵满腔杀机，须得找人发泄，你的本领不妨全数施展，才有万一生还之期，老夫先让你二十招，在这二十招之内，老夫绝不用煞手还击！你可听清楚了？”

娄坚点头道：“在下省得！”说罢便凝神调运功力，秃头上微微冒起丝丝白气，竺公锡道：“好深厚的内功！只不知招数上怎么样？”娄坚双手扬

拳，这对拳头特别巨大，接着踏步凶猛劈出。衡山派以开山拳及金刚脚称雄武林，走的全是阳刚路数，娄坚这一招发出，果然声势威猛凌厉，不同凡响。

娄坚这一拳自是无法伤得竺公锡，但竺公锡闪开之后，娄坚底下拳路展开了，放手快攻，拳势宛如狂澜怒涛，挥臂卷拍，一招接一招发出，越打越见神勇威猛。

十招之后，竺公锡也被他的惊人拳力封住闪避方位，此时竺公锡若是出手抵御，自然毫无问题。但他是一代宗师的身份，既然开始之时不曾出手招架，这二十招之内决不能封架，否则便有失身份。

但见他突然拗身跨步，身子从极狭窄的拳力缝隙中闪出去，接着连踏数步，都极是古怪，明明是其势不能走出去的方位，他偏偏走了。

娄坚拳拳落空，到了此时，气势已略衰竭，竺公锡喝道：“还有三招便是你大劫临头之时，赶紧使用金刚脚功夫，否则悔之莫及！”

他说话之际，抽空探观花玉眉神情，但见她平淡如常，似是丝毫不把他们这一场血战放在心上。

娄坚面上露出恐惧之色，突然间一脚踢去，这一脚发出之时，使出两种脚法，先是斜扫出去，脚尖一勾，象是可以隔空把敌人勾回来，然后才直蹬出去。

竺公锡的长衫下摆先向前拂，果然是有一股力道从他身后涌到。把他身形勾住，紧接着一股强劲绝伦的力道迎面冲来，正是娄坚接续蹬出的力道。

花玉眉久闻金刚脚的功夫勇猛难当，现下亲眼目睹，心想果是名不虚传的绝艺，区区一脚踢出，便可发两种力道前推后涌，把敌人夹在当中。

竺公锡提起右膝向前顶出，呼的一声发出劲力迎了上去，两脚力道一横，蓬的一响，竺公锡借力旋身，滴溜溜转个圈子，前后袭来的两股力道都尽行消解。

花玉眉不禁喝彩道：“攻得好，守得更好，竺伯伯这一身法果是举世无双。”

竺公锡傲然一笑，道：“这也算不了什么。”话声中娄坚第二脚又一扫一蹬的发出。竺公锡跃起一尺，双膝连环顶去。第一膝顶出之际，身形在空中已转了一个圈子，因此第二膝乃是向原来身后的方向顶去。

蓬蓬两声过处，竺公锡飘落原地，如若无事，娄坚见师门绝艺金刚脚，两番皆然无功，便舍去快攻之法，提起一只右脚，作出欲踢未踢的姿式。

竺公锡秀朗长眉不禁一皱，口中道：“好脚法，果然比昔年大有精进……”

花玉眉一时之间还瞧不出娄坚这一脚有何奥妙。殊不知身在局中之人，方始感觉到不论如何腾挪闪避，也难脱出他脚法威力范围之外。那一日娄坚正是仗着这一脚，才能从勾魂怪客崔灵缅甸刀之下，全身而退。其时还是崔灵施展了心灵禁制之术，娄坚已经落在下风，尚有这等威力迫得崔灵无法不退。

竺公锡话声未毕，长衫飘飘，迳从娄坚身侧贴着擦过，反而踏到娄坚后面。他使出半生心血所聚的反天逆地步法，果然别具神通，极是不可思议。

不过娄坚脚尖仍然挂着他的衫角，运力一挑，竺公锡下落何等坚牢，真是纹风不动的踏步过去了，娄坚反而跌了一跤。

竺公锡面色变得甚是阴森，想是衫角被他脚尖挂了一下，大失面子之故，冷冷道：“你要小心了！”突然一脚踏去，娄坚刚刚起身，眼见他这一脚踏向足尖，劲道沉雄无比，若是踏中，五只脚指须得粉碎糜烂，连忙缩脚。

这一来立足不牢，又跌了一跤，竺公锡早就算定势必如此，另一脚早就

提起等候，踏下去时恰好踩住娄坚后背要穴。

他斜眼一睨，只见花玉眉只有讶异之容而没有惊慌之色，心想她只佩服我的武功，却丝毫不为娄坚性命担忧，难道对此人特别憎厌不成？

娄坚俯伏地上，被竺公锡一脚踏住要穴，动弹不得。但他呼吸粗大，一听而知他未曾丧命。

竺公锡正式望住花玉眉，道：“你认为老夫不会取他性命。抑是愿意眼见此人丧生，故此不动声色！”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后一说问得还有道理，前一说却问得别有蹊跷！”竺公锡道：“姑不论有没有蹊跷，老夫只想晓得你当时作何想法？”花玉眉笑一笑，道：“你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坦白告诉你。”竺公锡沉吟一下，说道：“使得，但要求之事不可与你父亲有关……”她点点头，道：“那么我就坦白告诉你，正是前一说所猜的，我认为你不会取他性命！”

竺公锡讶道：“其故安在？”

花玉眉道：“第一，你们见面之时，彼此都已相识，若说是你老来此巡视之时见过他，怎会只单独见他一人而不见岑澍？再者他决计不会在数十年前见过你老，所以你们彼此相识，大是可疑。第二，纵使你单独见他而不见别人，所以互相识得，但你见了我竟不以为我来救他，足证他肚中得知之事不少，换句话说，他曾经参与你们的机密……”

竺公锡竖起大拇指，道：“要得，要得，老夫对你的聪明才智，实是衷心佩服！”他收回脚，命娄坚回去院内，然后道：“你要求甚事？”花玉眉道：“现在还想不出，以后再说。”

竺公锡微微一笑，心想她已为一人预铺道路，老夫且看你救得几人。他一挥手，院内又推出一人，却是武当派高手井步虚。井步虚见花玉眉，便露出诧异色，花玉眉道：“道长不用乱猜，我可没有这等本事搭救。”井步虚微笑道：“若是姑娘也为之束手无策，只怕天下再无别人能办得到了！”

花玉眉道：“道长这话教我好生惭愧，这一位就是竺公锡伯伯。”井步虚定睛打量了一会，稽首道：“老施主威仪内蕴，气宇不凡，果然是一代高手的气象！小道倾慕已久，于今方始识荆，已足慰平生渴望。”竺公锡道：“道长好说了，想昔年武林群雄之中，以令师最擅词令，你却有青出于蓝之概，真是难得！”

花玉眉接口道：“你老心中既然觉得他说话悦耳，那就再如前放走如何？”竺公锡道：“可以……”花玉眉不禁大喜，只听竺公锡又道：“但须得问一问他自己意见，他若是不愿出手，那就算了！”

他随即把前事说了，花玉眉眼见井步虚睛中闪动异光，便知不妙。果然井步虚答道：“小道明知以米粒之珠，难与皓月争辉，但老施主先让的二十招，却教小道情不自禁，有意舍命一试！”

竺公锡长笑一声，道：“好，好，不愧是白藤真人的入室高弟，若无这等气概魄力，焉能承继他衣钵！”

看守此院的两人得到命令，立即上前为他除去铐镣，又送上落月斧。井步虚默然瞑目肃立，调元运气，他越是这等慎重准备，就越是表示重视对方。故此，竺公锡没有一点不耐烦之意，反而嘱他尽管运动准备，不用匆忙。借以表示出他的风度气派。

花玉眉心中难过万分，反复思量，她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要求，是不是决意留给另一个人而不管井步虚的死话？

竺公锡不时偷睨花玉眉的神情，见她面上表情如夏日浮云，变化不定。心中微感得意，叹道：“这妮子总算尝到左右为难之苦了！”

井步虚调息既毕，肃容横斧，朗声道：“承老施主先让二十招，小道今日虽败无憾，敢情老施主防备，小道要献丑得罪了！”

竺公锡傲然一笑，道：“何须防备，你出手就是！”

井步虚深吸一口真气，落月斧呼的一声迅疾奔去。竺公锡侧身一让，井步虚乘势使出“蟾宫伐桂”、“星移斗横”、“花香鸟语”连环三招。这三招虽则动作迅疾，直奔横斫，但竟没有一点凶霸火辣之气，但觉蹈高临远，如振衣千仞之上，自有一种高古峭拔之意。

竺公锡见他斧路空灵洒逸，一面闪避，一面喝彩道：“好斧法，果然有几分仙气，竟不让令师当年……”

他使出反天逆地步法，步步都似是倒行逆施，自蹈险地。可是事实上对方的斧锋都从他身侧擦过，尽管间不容发，却秋毫无损。

花玉眉见他每一次都以这路古怪步法应敌，奥妙无比，心中大是佩服，她已记住了好几步，但却晓得，若果不经竺公锡亲自指点诀窍，终无大用。井步虚道服飘拂，挥斧进击。他这一路斧法，极尽虚灵飘渺之妙，忽而森秀幽淡，忽而清丽舒徐，剔透玲珑，风神独绝。

花玉眉越是觉得他的斧法悦目顾心，就越是觉得竺公锡的身法，竟是如此的反叛忤逆天下一切常规常理，令人感到十分蹩扭难受。

那两名看守的人，瞧得万分出神，不时手舞足蹈。花玉眉证以上次那两人的情形，已可断定他们有这么一个规矩，可以在竺公锡出手时偷学秘艺，怪不得竺公锡每次都施展这一路步法，想必以往也发生过同样情形，而这些手下每次学的都是这一路步法。所以竺公锡为他们方便起见，总得反复施展出来，好教他们多学一两步步法。

井步虚凝神攻敌，不怒不慑，虽是招招落空，但神气从容如故，确是一代名家风度。

花玉眉心中一阵颤栗，想道：“井真人若是得逃今日大劫，异日必能成为一代宗匠。武当派如若失去此人，无异雕梁摧折，巨星陨落，唉，我焉能坐视不救？”

她在这一霎间已作下决定，顿时有如云开见日，面上恢复平淡宁恬之容。转眼工夫二十招之限已经打完，虽然最后数招那井步虚的落月斧使得出神入化，神鬼莫测。但也不过迫得竺公锡发掌拂袖以补步法之不足，终不能制敌致胜。

竺公锡冷冷道：“二十招已经使完，老夫要还击啦！”

井步虚朗声应道：“小道谨候教益，老施主无妨放手施为。”

花玉眉淡淡接口道：“竺伯伯下毒手之前，最好容许我讲一句话。”竺公锡道：“使得，老夫到时通知你……”话声中连发两掌，登时把落月斧攻势封住，第三掌出处，已经完全扭转局势，变成主攻之人。井步虚用尽平生本事，才化解得开他连续攻到的双掌一袖，蓦地大为颓丧灰心，又强挡了一招，随即垂下落月斧，不封不架。

竺公锡掌势复在他天灵盖上，冷冷道：“花玉眉，你有话快说！”花玉眉道：“等一等，难道你竟肯出手杀死一个垂手待毙之人？”竺公锡微哂道：“这个何奇之有，老夫平生出手，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自觉无力抵抗，垂手等死，若是依你所说，老夫简直无法杀人了！”井步虚沉声道：“姑娘不必

费心替小道讲情了。”

花玉眉摇头道：“我只是为了武当派，并非为你个人着想。”

井步虚泛起羞愧之色，说道：“姑娘所责甚是，小道只想及个人得失荣辱，胸襟狭小，言之汗颜不已！”

花玉眉道：“竺伯伯，你老可是认为武当派除了掌门白藤真人之外，就轮到这位井真人武功最高？”

竺公锡道：“这话有点意思——”当即收回按在井步虚天灵盖上的手掌，又道：“只要你讲得有理，而又能遂老夫心意，便释放此人也无不可。”

花玉眉暗暗松了一口气，心想此计虽是饮鸩止渴，却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只好先顾目前了。

当下道：“武当派的两仪神剑想必足以与竺伯伯一战了？”

竺公锡讶道：“武当派这门绝艺沉寂绝响已久，若是有人炼成，自是堪与老夫一战。”

花玉眉道：“这就行了，竺伯伯先把井真人释放，我自会找来炼成两仪神剑的武当高手向竺伯伯领教。”

竺公锡面色一沉，峻声道：“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要知武当两仪神剑，非是一般的武功绝技，你若是挑触起老夫心中之痒而又无法交待，那时节老夫决计不肯轻饶于你！”

花玉眉道：“竺伯伯放心，这等事岂能儿戏？”竺公锡道：“好，道人可以离开此地了。”

井步虚迟疑了一下，花玉眉向他一笑，道：“井真人尽管离开，毋须忧虑！”井步虚素知她智谋绝世，再说自己留在此处也毫无作用，于是深深稽首致谢，飘然而去。

竺公锡又领着花玉眉往内走，到了另一个院落门外，发出号令，转眼间院内推出一人。此时天色已经微明，竺公锡吩咐手下三人，不用挑点灯火。

她在晨曦之下，面色略呈苍白，一来这一夜的腾折劳碌和用心算计，已使她甚是疲惫，二来见了这人心情微觉激动，所以面色呈显苍白憔悴之色。

她微笑道：“方兄被困多日，想必吃了不少苦头？”那人正是方麟，他虽是衣衫皱乱，头面污垢，但仍然英挺轩昂，自傲如故。

竺公锡暗暗点头，想道：“原来她对这小伙子颇有情意，待会我取此子性命之时，她定必惊心动魄，万分凄惶，决难保持平淡神色。”

此念一惊过心头，便挥手命人把方麟押了回去，接着另行推出一人，也是个英风飒飒，挺拔俊逸之士，原来就是司徒峰晚年所收的爱徒傅源。

竺公锡冷冷道：“此子曾经与老夫动过手，目下不必再试，玉眉你可要使用老夫答应过你的要求？”

花玉眉芳心大震，直到现在，她才晓得自己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中。只因竺公锡这句问话之中，业已把他打算折磨自己的用意表露无遗。最开始之时她唯恐竺公锡不这样做，因为竺公锡若是当真要大开杀戒以发泄心中情绪，她纵有千万计谋也不能拯救众人性命。

然而局势发展至此，已经到了摊牌之际。她若是使用了这个权利，则待会方麟的性命便难以保存。若是不动用这个要求之权，则怎生保得住傅源性命？

她在瞬息之间已想了千百个念头以及无数计策，可是竟没有一计得以解决目下的危机。



竺公锡道：“你的面色坏得很，提防耗尽心血送了性命，那时节救人未成，自身先丧，只不遗憾？”

花玉眉象是没有听见一般，睁大双眼凝神寻思。傅源朗声道：“区区的生死微不足道，姑娘还是保重玉体为是……”叫声未毕，花玉眉突然两眼一翻，身子向后便倒。竺公锡大袖一拂，把她卷住。

竺公锡摇摇头，道：“这孩子就跟她母亲一样，喜欢用脑，瞧来只怕随时随地都会憔悴而死！”说话之时，伸手抓住她的手腕，运出一股真气从她腕脉间透入去。不一会工夫，花玉眉悠悠醒转，呻吟道：“哎，我的头好晕，我在那儿？”

竺公锡道：“你在老夫下处……”花玉眉娇躯一震，用力站稳身子，道：“啊！我记起来啦，傅源兄死了没有？”

傅源大为感动，叫道：“区区还没有死，多谢姑娘记挂。”

花玉眉讶道：“为什么？莫非竺伯伯你根本不打算杀死傅兄？哦，对了，你老想得到司徒大侠的武功遗著，所以决不会杀死他……”

她这话乃是试探竺公锡的反应，其实连她昏倒之举也是伪装出来，以便多延时间好想救人之计。

竺公锡沉默半晌，冷冷道：“你这话虽然不无道理，但老夫目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纵使因此得不到司徒峰的遗著，也无法顾及。”

他停顿了一下，又道：“其实老夫目下已是天下无敌，司徒峰的遗著取得到取不到，都是一样。”

花玉眉明知这话非是由衷之言，可是他既然说了出来，也就只好相信。不然的话，人死不能复生，等到傅源被杀之后，再要相信便来不及了。

她轻轻叹口气，说道：“好吧！我要求竺伯伯把傅源兄和叶姑娘一同释放。”竺公锡道：“你一点也不肯吃亏，论理只可求他一命竟又搭上另一人，但老夫也不与你计较。”

他发出命令，便即有人把叶婉带来。竺公锡命人把他们手脚上的铐镣除掉，便道：“你们须得记住，老夫是应玉眉的请求，饶了你们性命，去吧！”傅、叶二人对花玉眉感激不尽，再三道谢之后，才行别过。

竺公锡目送他们出去，摇头道：“叶婉比起你便黯然无光，甚是平凡，可是她的命运定必比你强胜得多。”

花玉眉道：“我已经是朝不保夕之人，命运的好歹都不消多想。”竺公锡道：“谁说你一定活不长久？但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他一击掌，手下们又推出银剑郎君方麟。

方麟直勾勾的望住花玉眉，过了一会，微笑道：“在下以为此生与姑娘已无再见之期，想不到顷刻之间，连见两面。”

花玉眉幽幽叹息一声，说道：“我在见你之前，已经连续救了多人性命，而今已是计穷智竭只怕无法救你生出此间了。”

方麟长笑一声，道：“姑娘不必放在心上，方某亲听你这么说，又会过当今天下第一高手，此生尚有何憾？只不知这桓宇目下在什么地方？”花玉眉道：“我也不知道，竺伯伯正发动全力搜捕他呢！”

方麟道：“但愿他逃出敌人毒手，请你转告于他，说是当日他虽是败在我剑下，但他的气概志节，我佩服得紧，也只有他才配得起你……”竺公锡插口道：“那只是以前的事，目下你若碰上桓宇，决计不是他的敌手！”

方麟惊道：“果真有这等事？”竺公锡道：“自然是真的，你回去再炼

十年也不中用，此生若想赢得桓宇，只有一途。”

花玉眉道：“我知道啦！除非你拜到竺伯伯门下，才有取胜之机，是不是？”竺公锡点点头，只听她又道：“但这话也不一定就可靠，竺伯伯信不信？”竺公锡长眉一耸，缓缓道，“你素负才智之名，这话自然不是随便说的……”他故意不加追问，暗料花玉眉多半忍不住会自行说出。

这时连方麟也睁大双眼望着她，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花玉眉似是心中不忍，柔声道：“我只是随口而言，方兄你不必记挂在心。”方麟摇头道：“不，你为了安慰我，所以不讲真话。”花玉眉没有做声，方麟睇视着她，一时想到她为了使自己不要死得不安，所以不惜讲假话来安慰自己，可知她对自己情意不轻，值得欣慰。一时又想起她终是向着桓宇，所以情不自禁的指出他方麟，纵是拜到在竺公锡门墙之下，仍然不能赢得桓宇。竺公锡见他面色变化甚剧，已猜出他心中想法，于是默然不语，瞧瞧他们之间的情势有何变化。他若是真心想杀死方麟的话，自然不会处处予他机会，任得他拖延时间。

方麟又道：“玉眉，你老实告诉我，倒底是真？是假？”

花玉眉沉吟半晌，才道：“我可不能哄骗你，实是真的。”

方麟仰天长叹一声，道：“若是当真如此，方某今日死也难以瞑目了！”竺公锡道：“桓宇即使赢得你手中之剑，此中有何不能瞑目之处？”方麟摇摇头，道：“这话说来不短，目下何必徒费唇舌？还是不说的好！”花玉眉振作一下，缓步走到他身边，伸手与他相握，眸子中流露出无限柔情，说道：“唐人诗云：东风吹泪对花落，憔悴故交相交稀。这两句正堪为我写照，即今永诀，知交零落，回首前尘，一切如梦如幻，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了。”她最后的一句话隐约透露出自己也是活不久的隐情，但方麟岂能悟出。只觉得她说得情真意切，哀愁无限，明明极是悲伤自己英年夭折，心中略觉宽慰，想道：“她毕竟不是完全向着桓宇……”

竺公锡突然挥手喝道：“带他回去！”那两名手下立即上来把方麟推回院内。

花玉眉讶道：“竺伯伯怎的改变主意了？”

竺公锡冷冷道：“老夫本来就不曾打算如此便宜的取他性命。”

花玉眉惊道：“你老要在他身上施刑？”竺公锡道：“那可说不定，他的命运在你掌握之中，你要他惨死或者要他安然活下去都行。”

他望住满面惊疑的花玉眉，微微一晒，又道：“廉冲赶来报告，故此老夫把方麟生死这事挪后再说！”

话声才歇，一道人影飘堕地上，正是面目枯瘦身披青衫的廉冲，他望也不望花玉眉一眼，径自向师父施礼报告道：“桓宇曾经两次现身，伤了我方不少人，但目下仍然查不出他的匿处。”

竺公锡道：“他目下一身武功不比等闲，自是不易对付，你不必放在心上。”廉冲道：“多谢师尊宥赦之恩，除了桓宇尚有要事禀告。”竺公锡道：“但说不妨，玉眉虽然才智超绝一代，可是老夫不准她离开，她纵是听悉咱们机密，料也无法加以利用。”

廉冲沉声道：“二师弟下落不明，弟子已颇觉疑惑，直到刚才天亮之际，弟子查点底下之人，发觉少了八个，都是云中郡带来的人手，一向随侍着二师弟的。”

竺公锡面上泛起森森杀机，冷冷道：“难道萨哥胆敢违命远逃，做出背

叛之事？”

花玉眉接口道：“这可怪不得他，你老的命令他无法达成，那就只好远走逃命了！”

竺公锡喝道：“闭嘴——”花玉眉知道他满腔恨毒，此时决计不可顶撞，否则他在激忿之下，极可能出手毁去自己及方麟两人。

她本来已不怕死，但是想到自己这一死不但连累了方麟，老父更是绝去救出生还之望。有这种顾虑，不但不敢顶嘴，甚且装出惊惧可怜的神情。竺公锡瞧瞧她的表情，忽然呆住，过了一阵，才恢复冷峻神情，说道：“廉冲你先搁下搜查桓宇之事，即速追上那八名擅自潜逃的胡人，就地处死，但须得存起尸身，若是再发觉有人潜逃，想必萨哥临走之时已暗暗布置，可将他们一共百余性命通通取来。”

廉冲面色丝毫不变，恭声欠身道：“弟子谨遵严谕。”

竺公锡想了一想，又道：“这些胡人俱有怀贰之心，故此老夫虽是留居了数十年之久，但一直都小心不让他们养成气候！否则这数十年的时光，老夫早就造就出足以扫荡中原武林的无数人才了！”

花玉眉万万想不到竺公锡口中居然讲出这种话，要知天下之人，莫不认为竺公锡是替鞑鞑族的俺答酋长出力，窥伺中原，连她也一向认为如此，因此，他这番话送入她耳中，不觉万分惊讶。

廉冲道：“师尊向来深谋远虑，布置周详、眼下虽是少去这一批胡人，但仍然稳握扫荡天下武林的力量。”

花玉眉暗中大吃一惊，忖道：“原来竺公锡仍然野心勃勃，只不知他暗中掌握的力量是些什么人？实力如何？又竺公锡倒底有什么打算？难道他目前身为天下第一高手这等不争之实还不满意？还有什么打算？”

这些问题迅速的闪掠过她脑海，一时无法求得答案。忽听竺公锡说道：“你且瞧瞧这女孩子长得美不美？”

她矍然的张眼四顾，却感竺、廉二人锐利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这才晓得竺公锡这话是对廉冲说的。

廉冲象是平生从未见过她一般，异常仔细的上上下下打量她，最后淡淡的道：“很美……”随即移开目光。

竺公锡微微一笑，道：“你有点害怕她，是不是？”

廉冲道：“师尊慧眼洞察一切，弟子的心情正是如此。”

竺公锡道：“很好，很好，你去办事！”廉冲躬身而去，竟不敢再瞧花玉眉一眼。

花玉眉问道：“竺伯伯何故说得很好很好？他若是丝毫不怕我的话，你老又怎生说法？”

竺公锡道：“也是一样，此子对老夫极是忠心，这是老夫已经试过多次的结论，故此颇欲他成为老夫真正传人，待老夫百年之后，这天下武林便由他掌握。”

花玉眉道：“他不是早就拜在你老门下的么？这与他怕不怕我有何关联？”竺公锡道：“此中道理消息十分深奥，将来才告诉你，目下老夫要向你说出心中真话。”

他的神情变得非常郑重，花玉眉顿时感到事态万分严重，芳心不由得一阵颤栗，霎时间已转了七八个猜测之念，但都觉得不对。

竺公锡缓缓道：“方麟的性命你救不救？”花玉眉道：“当然想救他性

命，但我有心无力……”竺公锡点点头，道：“你先告诉我这孩子的一条性命份量如何？可以换得什么物事？”

花玉眉啊一声，竺公锡又道：“你终究是才智无双之人，已经晓得老夫想到手的是什么物事！”花玉眉点头，美丽的面庞上微现汗水。

竺公锡极为严冷地注视着她，显示出花玉眉的答案对他极具重要性。此刻，花玉眉虽是容貌神情都肖似她的母亲百花仙子沈素心。可是在竺公锡心中已忘记了这事，十分专注的听取有关他图谋许多年的物事的得失。花玉眉很快就恢复冷静，说道：“我但愿能够取到那物，交换他的性命，可是……”

她故意沉吟一下，看他有何反应。竺公锡果然忍耐不住，冲口道：“可是怎样？你自问取不到手？”花玉眉颌首道：“正是如此！”

竺公锡在空院中负手徐行，皱眉寻思。花玉眉趁机苦筹对策，陡然间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不觉呻吟一声，身子摇摇欲坠。

呻吟声惊动了竺公锡，他此时相隔尚有丈许，大袖一拂，一股柔和潜力涌到，托住她的身躯，接着他已腾挪到她身侧，出手握住她的臂膀。

晨光之下，但见她面色十分苍白，嘴唇全无血色。竺公锡摇摇头，满面泛起怜悯爱惜的神情，说道：“孩子，你若是再浪抛心力，只怕随时随地都会送命！”

花玉眉勉强提起精神，凄然一笑，道：“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活在世上，日日还要为别人操心，这等日子过得如此悲苦，早点结束也是好事。”

竺公锡长眉一挑，说道：“老夫之力，足以挑战天下人物，但对命运之神，却毫无办法，若有人胆敢欺负你，或是其他困难，老夫都可以为你解决。独独今日的局势演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除非你……”

花玉眉苦笑道：“除非我设法把司徒大侠的遗著取到手，再交给你老是不是？”

竺公锡道：“不错！那时节老夫将暂时退出江湖，隐居埋头研究他的武功路数。”

花玉眉又倦又饿，神志也有点模糊不清，蓦地涌起晤见父亲以及投身在他怀中的欲望。这个欲望强烈无比，是以她不加考虑便说道：“你须释放了我父，让我们见面相聚，我便去为你设法取得那本遗著！”

竺公锡沉吟一下，道：“也好，先教你不要觉得孤苦伶仃，以至全无生趣！再说你父亲谙晓医药之道，若果连他也无法救你，天下便没有第二个人能救得你！”

花玉眉此时才发觉这个允诺的严重性，可是她又是那么的渴望见到父亲，因此终于不加后悔。

竺公锡显得甚是高兴，道：“老夫亲自释放方麟，现在先带你去见你父亲！”

花玉眉道：“这事岂敢劳动竺伯伯大驾？”

竺公锡道：“实不相瞒，老夫在云中郡居住多年，暗中挑选了三十六人，分为六甲，每甲六人。其中有一甲都是女子。这六甲俱是老夫亲自细查过根骨性情，验准适合何种武功，分类传授。是以个个都身手高强，足以称雄一方。其中有些是江湖上已经成名人物，也死心塌地愿为老夫效力……”

花玉眉插口道：“四客不在六甲之列么？”

竺公锡微微笑道：“他们又是另一帮了，老夫这六甲人手，专门用来对付胡人，只因老夫居住多年，也教出了不少高手，若是一旦有事，但以六甲

之众，一举歼灭鞑鞑族的高手。今日果然发生这等情形，目下六甲都调去对付他们，此地已无人留守，老夫只好亲自带你去见你父亲了。”

花玉眉这才恍然大悟，同时又想到那六甲高手倾巢而出，鞑鞑族的百余人定是无一幸免，这等流血惨剧百年罕见，不禁恻然悲悯。

她若不是想到目下俺答正窥伺中原的话，势必出口为这百余性命求情。但此时却心软不得，否则鞑鞑这股势力日后可能危及中原武林。

当下竺公锡带她离开了此宅，走到街上，因是清晨，四下甚是寂静。

两人行经一处，花玉眉瞧见一幢高大深院第宅的门前，两只巨大的石狮上染得有血迹，不觉讶道：“瞧，那不是血迹么？但我却想不通怎会巧恰染污了这对相隔丈许的石狮头上？”

竺公锡道：“孩子，你最好少花这等心思。”

花玉眉轻叹一声，道：“这也是不由自主之事，我虽欲不想，可惜办不到……”

竺公锡道：“好吧，老夫不妨告诉你，这一座第宅乃是薛不仁的底邸，薛家出了好几个高官大吏，势力雄厚。这薛不仁仗势生财，专门放高利贷，利钱极是惊人，往往使债户家破人亡。所以本城之人提起这薛员外之名，无不吐一口唾沫。最近夜夜被人在大门外撒尿拉屎，又设法弄污各处，以泄心中之愤。这对石狮就是被染红的。”

花玉眉道：“原来如此，若不是竺伯伯说出内中原因，我纵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两人边说边向北面走去，不久就出了北门。竺公锡带她穿入一片树林之内，落荒越野而行，约摸走了六七里路，陡见一片翠竹象屏风似的遮住去路。

竺公锡道：“翠竹林内有座石堡，地方不大，却极是结实牢固。通共只有一条出入之道，其间有三处仅容一个人出入……”

花玉眉讶道：“因此竺伯伯只须派出三名高手，就可以守得稳如金汤城池了，只不知此堡原是何人所建？”竺公锡道：“此堡在二百年前已经修建竣工，那时候五大门派只有少林、武当得享盛名，除了这两派之外，只有天鹤派最有名气，据传说其时天鹤派的武功比少林、武当都强……”

花玉眉插口道“这就奇了，天鹤派的武学既是如此高明深奥，何以短短二百年间便成绝响”

竺公锡道：“天鹤派早在此堡筑建之前，便已分裂为南北二宗。南宗就在永陵，北宗在大名府。这两宗分裂之后，不知何故结下极深的仇恨，互相争杀，两宗都有死伤，后来南宗的高手北上寻仇，不知在北宗老巢弄回来什么物事，特地建了这么一座石堡用以收藏带回之物。自此北宗之人时时南下强攻入堡，意欲夺回那物事。如此不消十年，天鹤门南北两宗伤亡惨重，精英尽折，数十年间已经见不到天鹤门之人踏入江湖，声名从此销沉，以至如今武林中人，都不晓得昔年武林之中有这一派！”

花玉眉叹道：“这真是武林一大悲剧……”说时已见到一座石堡的正面，但见围墙极高，不易跃过，大门乃是新换的铁栅隔住，从铁栅间隙可以瞧见墙内，只有一片两丈许的空地，然后就是房屋。此屋结构果然甚是奇特，当中一扇门户高约六尺，宽约三尺，两房旁石堡深达一丈，一望而知若是有人站在门户当中守卫，便除了单骑匹马的硬闯入去，别无他法，纵是来上十万大军也没用处。此外还望见几扇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以八个半尺见方的小洞组成，只有飞鸟才进得去。

他们走到门口，门内闪出一人，却是个佩刀少妇，双袖袖卷到肘上，小臂套得有四枚银镯，看来甚是松动，但她摇手抬臂都没有一点响声。这少妇长得高颧长脸，三角眼，荡嘴巴，满面的凶相，举止十分敏捷，一望而知轻功极佳。

她敛衽行礼之后，双眼在花玉眉面上一转，微讶道：“这女孩子长得好美啊……”

竺公锡道：“她就是花玉眉！”那少妇更是微讶的打量她。

竺公锡对花玉眉道：“她姓杨，名恨烟，是六甲之中，女甲之首。她的轻功只怕当世之间难逢对手呢！”

花玉眉何等聪慧，颌首道：“竺伯伯调令轻功最佳的杨大姐守在此关，实是最明智之举！”

竺公锡道：“老夫那有时间管这等闲事，都是廉冲布置的，你且试道其妙何在？”

花玉眉道：“杨大姐的轻功既是举世无双，若是有别人入侵，大可出外应战。对方如若武功真强，万难支撑，即可仗着绝世轻功抢先入门。我想此门深度大异平常，当中只怕有铁门之类装置，杨大姐一按消息，铁门落下，便把敌人隔绝门外。

杨恨烟道：“久闻花姑娘才智举世第一，果是名不虚传。”

竺公锡长眉轻轻一拂，方想这杨恨烟好生大胆，怎敢在未得老夫允许之前，随即说话，况且这话又极是推崇对方，实是难辞长敌人志气之罪。

花玉眉不待竺公锡发作，便已淡淡一笑，道：“杨大姐过奖啊！不过竺伯伯也不须生气，杨大姐还有下文呢！”

杨恨烟一怔之下，这时她才当真深深佩服花玉眉的料事如神，不禁问道：“我有什么下文？”

花玉眉道：“你想问我，这第一道大门如此装置设防，可谓严密无比，敌人除非是具有破石壁毁铁门的神通，否则决难攻入，但是否还有没有法子攻破？杨大姐可是作如是想？”

杨恨烟不住的点头，竺公锡的气恼也消了，忖道：“且瞧她可有法子攻得破？”

花玉眉淡然一笑，顾左右而言他，道：“此堡石壁之厚我平生尚是初见，想当初建造此堡之时，定必万分艰巨浩大，化去无数钱财。”

杨恨烟道：“这个自然，但……”

花玉眉又接口道：“我同时想到建造此堡之人，定必是当代才智超人之士，才有如此完善的设计……”

竺公锡到底是一代之雄，这时已晓得花玉眉在微言之中，已露出机密，不过此一破堡机密到底怎样？他还是参详不出。

杨恨烟可连这一点也不晓得，大喊道：“花姑娘，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花玉眉笑一笑，道：“倒底姜是老的辣，杨大姐的阅历远比不上竺伯伯，所以急着追问……”

杨恨烟肃然道：“佛祖是何等人物，我焉敢和他相比。”

花玉眉道：“那就是了，回头你向竺伯伯请教，他老人家自会告诉你。”她使出这个手法，迫使杨恨烟不敢再问，而竺公锡当时也不好意思说自己还参不透，只好含糊的嗯一声，心中却不由骂一声：“好狡猾的丫头，想是又要老夫付出一点什么？才肯说出秘密。”

他当先步入石堡，里面是个圆形的大厅，不甚宽敞高大，却甚是明亮，四面俱有窗户。

花玉眉啧啧叹道：“此厅形势险恶，纵有千军万马包围在外，只须铁门一闭，再有十个八个神箭手，就可把敌人迫得离开老远。这些窗户不但可防敌人钻入，还可以防止敌人投掷柴火之物……”

竺公锡道：“这话不差——”杨恨烟接口道：“若是没有破石堡毁铁门之能，纵有甲兵无数，也是攻不入来的了。”

花玉眉摇头道：“这也不然！最少设计此堡之人，早就预伏一步棋子，能使守堡之人，无法在大厅内容身。”

竺、杨二人都暗暗一惊，他们以前已经反复研究过破壁之法，却从来没有想到居然能迫得大厅之人容身不得的可能。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这原是连环相关之计，告诉杨大姐也没关系……”

杨恨烟忙道：“花姑娘请说，恨烟洗耳恭聆。”

花玉眉徐徐道：“杨大姐可曾注意到此堡四方八面都种植翠竹？”杨恨烟茫然道：“任谁走入此地都见到竹林，但却不会想到竟与破堡有关。”

花玉眉道：“若是要迫大厅内之人避开，唯一之法，便是以盾甲护身，再斫许多长竹从窗户洞眼刺入厅内，四方八面一齐施为，守堡之人纵是有宝刀宝剑可以砍断长竹，也将砍不胜砍。”

竺公锡微笑道：“若是有宝刀利器，再加上武功不错，就算是四方八面一齐有长竹刺入，也能游刃有余。”

花玉眉道：“竺伯伯说得对，不过防守之人没有宝刀还好，若是有的话，那就当真要倒霉了。”

竺、杨二人都答不上腔，他们皆知花玉眉才智绝世，自是言不轻发，故以未经深思熟虑之后，可不敢随便开口，以免被她堵回来。

花玉眉徐徐道：“宝刀宝剑只可防御一时，但对方若是专门以枯干的长竹刺入，守堡之人砍断得多了，堆积得一厅都是，那时节点燃数十火炬，接在竹上塞了入来，火势一起，不可压制……”

竺公锡听到此事，不禁轻轻叹口气。杨恨烟叫道：“你早先还说不怕火攻，讲到末了还是火攻之计，虽然合情合理，但这两者都在你口中说出，未免教人听了觉得不舒服。”

花玉眉道：“杨大姐有所不知，设计此堡之人，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他布置得似乎不怕火攻，其实破法正是可以火攻。试想才智不及他之人，单单见到可以免去火攻之虑，却不料致命之处正在这上面。”

竺公锡心想：“她这话又透露出一点消息了，破法正是在此堡最稳妥之处，这样说来，莫非攻入此门之法，正是在破壁毁门之上？”

但他仍然推究不出其中奥妙，他微一摆手，杨恨烟腰肢一扭，宛如飞絮落花一般，飘开两丈，落在大厅当中，弯低身子伸手抓着一个铁环，连扭三扭，跟着用力一拉，地上两块石板自行移开，露出一道窄窄的地道入口。一道石阶伸入地底，竺公锡首先落步下去，这条甬道弯曲的角度甚大，便是一道弯弯的石甬道。

花玉眉伸手摸摸壁间岩石，微觉潮湿。这条甬道弯曲的角度甚大，走了三丈，似乎又绕回原处。

两边壁间都有许多洞穴，大者如碗口，小者如拳头。这些洞穴也不知有

多深，里面一片黝黑，瞧不见底。

竺公锡令杨恨烟回守防地，此时一个驼子悄然出现，只见身穿华贵质料的衣服，背上驼峰突起老高，比常人矮了一截。可是双臂显然奇长，按在地面还有一掌之多的剩余。

这驼子长得还不丑，双目之中却隐隐透出凶光。

竺公锡道：“这是六甲之中甲子一队之首，姓刘，名冕，但大家都喊他刘驼子。”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这位刘大哥想必以臂力称雄一时，为人也是外柔内刚。我可不敢说及他的忌讳，免得他心中恨我！”

刘驼子惊讶的瞧住她，竺公锡道“她就是你们时时当心的花玉眉！”刘驼子道：“怪不得她好象是深知小人底细一般，连脾性都瞧得一清二楚！”

竺公锡道：“玉眉，此地有何厉害你想必已瞧了出来。”

花玉眉道：“这条回旋甬道不能单用一人防守，其理至为明白。”

刘驼子惊道：“姑娘怎生瞧出来的？”

花玉眉微微一笑，道：“这道理很简单，由于此处是第二道关卡，敌人若是能够入侵至此，须先破去第一关，则来人武功及智计之高，决非等闲。因此设计此堡之人，早就考虑到这一点，预先假定把守第二关的人，在武功招数上打不过对方，便须有人接应，好教把守之人安然撤退，俾可利用地势之险抵御敌人……”

刘驼子道“听姑娘这么一说，果真是十分简单的道理。但这一关如何接应法，姑娘可推测得出？”

花玉眉道：“这又何难之有？只看这条回旋甬道，壁间都开有许多洞穴，一望而知接应之人就在墙后，利用暗器略阻敌人，俟己方之人退入甬道尽头铁门之后，才合力施展霸道暗器，教敌人无法在这条甬道中立足……”

刘驼子手掌一拍地面，就象普通人拍案叫绝一般，大声道：“姑娘真是聪明无比，论起才智计谋，除了竺祖师与廉冲先生之外，天下恐怕无人能够与你匹敌！”

花玉眉笑一笑，缓缓道：“说到竺伯伯，我可不敢自夸，至于廉冲的才智，虽然也是当世罕见的杰出之士，但我们若是较量此道，他还得让我一头！”

刘驼子摇头道：“姑娘若是会过廉大先生的话，就不至于如此自满了。”

花玉眉道：“我们早就会过啦，否则我焉敢这等托大，可惜他不在此地，要不然我可以立即出个题目，包管赢得他心服口服……”

说到此处，陡然间冲起一阵晕眩之感，身躯摇摇欲跌。竺公锡一手抓住她，但见她面色十分苍白，略有憔悴之色，面貌神情，宛肖昔年百花仙子沈素心，不禁瞧得呆了，心中尽是又怜又爱之情。

花玉眉晕眩了一阵，举手扶住额角，皱眉道：“哎！我的头痛得好象要裂开两片……”。竺公锡道：“你最好不要多耗脑力，走吧！到前面去休息一会……”他口气极是和缓温柔，刘驼子想是平生初见他现出这种态度，故以十分讶异的望住他。

三人向前走去，到了回旋甬道尽头，石壁上现出一扇门户，门后就是一个宽敞石室，有桌有椅，还有五个房间，房门都打开着。花玉眉坐了一阵，道：“好一点啦……”缓缓起身，突然一晃，几乎跌倒。竺公锡道：“你觉得怎么样了？头还疼么？”

花玉眉道：“虽然还疼得很，但尚可勉强支持，竺伯伯不必为我担心。”



竺公锡见他面色十分苍白，额上微现冷汗，知道她一定痛得剧烈异常，想了一想，取出一个小小玉瓶给他，道：“这里面的药丸有提神止痛之功，偶尔用过止痛和振奋精神，极有奇效。但用的次数多了，极是损耗精力，而且还会上瘾……”

花玉眉倒出一颗，只见色泽微黄，约如米粒大小，一股奇异的气味送入鼻中。她点头道：“此药气味似香非香，亦不属五味之中任何一味，可知不是正药，但若能收暂时止痛提神之效，却是大有用处。”

她服下一丸，顷刻间精神大振，容光焕发。竺公锡道：“你把药瓶收好，以后还可再用。”花玉眉道谢过，又道：“竺伯伯如此慷慨爱护，我该将能破这回旋甬道之法奉告。”

竺公锡道：“很好，你且说来听听。”

花玉眉道：“第一关是用火攻之计，这第二关反转过来，以水淹之策便可破关。”

竺公锡略一忖思之后，点头道：“不错，唯有水淹之法可以破得，但其中却有两点困难不易解决，一是运水工程浩大，二是铁门难破！”刘驼子接口道：“对啊，若是要添满这条甬道，使得壁腹内之人退入第三关，不知需多少才够，运水不比别事，纵是武功高强，也得一桶桶的去挑，何年何月才灌得满此地？”

花玉眉道：“先说运水淹灌这一宗，竺伯伯定当记得竹林外有一口池塘，水量充足……”

竺公锡道：“不错，但那池塘距此地运达两里，又须穿越密密的竹林……”

花玉眉接口道：“用水桶挑水的话，别说有竹林阻隔，行动不便。即使是康庄大道，也难望有成。”

刘驼子道：“横也是姑娘说的，竖也是姑娘说的，倒底那池塘之水用得着用不着？”

花玉眉道：“当然用得着，法子也很简单，必须砍伐粗大长竹，打通节眼，接驳起来。那口池塘地势比此处高出二十余尺，池水沿着竹管自然流落，攻堡之人动也不要动就能成功。”

竺公锡轻叹一声，道：“假使你母亲在世的话，你们母女两人大可斗一斗才智计谋……”

花玉眉道：“先慈之才，胜我十倍，这等粗笨之计，不值她老人家一晒。”竺公锡道：“老夫瞧来你们母女都差不多，你无须过谦。”

刘驼子趁机插口道：“还有一道铁门如何破法，尚望姑娘一并赐告。”他态度口气都十分谦诚，花玉眉倒不好意思再卖关子，便道：“铁门破法便不是一般之人懂得，必须精通奇门阵法，机关埋伏之道的人才瞧得出。”她的话声略略一顿，又道：“在甬道壁腹之内，必有一处秘密处所，做有浮筒，这浮筒一旦升到某一点，铁门自开，甬道中之水就灌入此处。”刘驼子惊道：“那岂不是迫得我们赶快躲到三关之内？水势一日不退，我们就一直不能出来，终须得饿死在里面。”

花玉眉道：“这又不然，水势灌入此地之后，迅即从这四周五个房间的排水道完全泄去，涓滴不留！”

竺、刘二人都听得呆了，花玉眉又道：“这五个房间的房门可是无法关闭的？”刘驼子道：“正是，我们时时纳闷，觉得没有房门不大便当，都猜是以前堡中之人为了出入容易故以不设门扇，敢情是为了排水？”

这刘驼子也是聪明过人之辈，他之所以深信花玉眉的话而不疑惑之故，一则是花玉眉智慧之名，早已传遍天下。二则是他见竺公锡没有一点怀疑之意，他素知竺公锡才智过人，既然他能相信，自己也就无须怀疑她的种种推测。花玉眉心中急于要见从未会过面的生身之父，当下起身举步走去。这座石室没有别的通道，她见竺、刘二人都站着不动便知道他们有意让自己找你，寻通往第三关的门户。

她也不多说，举步向最靠近的房门走去，到了门口，探头一阵，只见这个房间之内比外面明亮得多，房间不大，但上面却有两个如石磨大小的圆洞，透入光线。

她觉得这光线来源颇值探究，当即走到底下，仰头望去。但见洞内数尺处有一样发光之物照下来。

竺公锡的声音忽然从她背后升起，说道：“那是一件宝物，你可猜得出来？”花玉眉笑道：“这等明镜折光之法，算不得什么绝学，竺伯伯别唬我！”竺公锡道：“原来你懂得这一套，不错，这光线果然是靠镜子反射传到此地，你可猜得出每个光洞从地面到此室之内共有几面镜子？”

花玉眉沉吟一下，说道：“我猜不出来！”

竺公锡拈须一笑，道：“你总算也有答不出的时候，老夫也不晓得每个光洞之内共有几面镜子，想来谁也探测不出。

花玉眉摇头道：“竺伯伯此言差矣，只要容许探测，没有查不出之理，而且毫不困难……”

竺公锡虽是一代枭雄，不论是武功以至计谋方面，平生罕逢敌手。但跟花玉眉接触这短短的一日一夜，已经渐渐被她的聪明智慧折服，当下沉不住地讶道：“你莫信口开河，这些光洞入口一则在地面上，二则非是正在顶上，而是距此颇有一点距离。可知其间曲曲折折，也不知须得有多好面镜子？方能折光至此。”

花玉眉笑道：“然则竺伯伯是不信我有探测出镜子数目的本事了？”竺公锡皱眉道：“瞧你的神情似是极有把握，教老夫不能不信，但此中种种困难，决非测度出距离就能计算得出镜子数目，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花玉眉道：“若是平常之人，纵是懂得探测之法，也毫无用处，只有我们才探测得出。”

竺公锡觉得这话更是一玄，于是用心在武功方面涉想，但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都没有一宗可以派这等用场的，饶他老谋深算，博通天下武功，也想不出一二端倪。

刘驼子忍不住插口道：“姑娘除非设法查出镜子数目，否则决难使人置信。”

花玉眉道：“这又何难之有，你去把外面壁腹内助手叫入来。”

刘驼子望着竺公锡，见他点首，这才转身出去。花玉眉微微一笑，说道：“象他这等身有残疾之人，竺伯伯不但传以奇门功夫，使他不不但能在世上立足，并且可望扬名江湖，此恩此德，自然足以教他不惜以死图报，竺伯伯此一手法实为高明不过！”

竺公锡道：“你的话说得极是，但老夫纵是不用这等手段，谅他们也不敢不奋身效力。”花玉眉道：“设若竺伯伯当真作此想法那就未免自欺欺人了！竺伯伯一身武功，诚然天下莫敌，但人寿几何？竺伯伯终有老去的一日，那时节……”竺公锡眼中闪过畏怖之色，似是想起自己老态龙钟得不会动弹

之时，任得黄口小儿翻弄，纵然曾是一世之雄，那时也只好受人欺侮！

但他迅即恢复阴鸷的气度，冷冷道：“老夫称雄一世，焉肯受辱于凡夫俗子！”花玉眉道：“竺伯伯还是多想一想的好，象你手底现有之人，到时总会各奔前程！”竺公锡沉声道：“老夫难道就想不到这一点，但老夫胸中自有天机不可泄漏。倘若你活得到那时，便知老夫神通不可思议了！”

他得意的长笑一声，恰好刘驼子和另一个大汉进来，花玉眉把那个大汉叫过来，问道：“你可知道这些光洞的入口在什么地方？”那大汉道：“在下晓得！”花玉眉道：“既是如此，你附耳过来。”

她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就挥手教他速去，竺公锡道：“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那大汉恭身领命，随即迅快奔去，花玉眉仪态悠闲地仰望住那个光洞，刘驼子道：“姑娘不出此房一步，就能够测出镜子数目？”花玉眉只点头，不肯透露一点口风。

过了片刻，房中三人都听到一下细微的清脆响声，象是珍珠落在玉盘一般。竺、刘二人一怔，凝神查听这一下响声，转眼间又传来一响，似是从光洞内传透出来一般。

刘驼子讶道：“这是什么声音？”竺公锡摇头叹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花玉眉微笑道：“竺伯伯已明白其中奥妙啦！”竺公锡点点头，忽然想起倘使沈素心当年肯离开花玉眉的父亲改嫁给自己，则这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女孩子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了。有她们母女两人陪伴自己，活上一日都比现下活一年还强。

他更加激起对智度大师的毒恨，当年若不是他，则自己与司徒峰都可以当真争夺沈毒心了。

恰好此时花玉眉又道：“我真急于与爹爹会面，竺伯伯，烦你老快点带我去吧！”

竺公锡面色一沉，道：“急什么？”花玉眉见他面色不善，暗吃一惊，心想这不是已经讲好了么？但目下瞧来大有变挂之意，这便如何是好？

转念一想，竺公锡若肯变挂，倒也甚好。只因司徒峰的遗著若是落在他手中，关系之大，难以推测。虽然他变老之后自己见不到父亲，可是这也是被迫无奈之事，心中虽是痛苦，也尚可自慰自解。

只听竺公锡又道：“老夫正在考虑，是不是等你把司徒峰的遗著取得来，才让你们父女见面？”

花玉眉心知此人性情与常不同，若是与他硬争，反而坏事，当下凄惋地叹了一口气，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要知花玉眉才智绝世，当初答允以司徒峰遗著换取父亲一命，得知自己的生命已经无多，那就不妨发动自己布置好的力量，与竺公锡一拼，一方面让父亲逃到极荒僻遥远之地。

若是自己性命可以挽救，她便会同几位高手一齐研究司徒峰的遗著，瞧瞧是不是研究得出其中那一篇能够使竺公锡完成他正在悟创的一种上乘功夫，这种上乘功夫能够控制别人心志，此所以决不可让竺公锡炼成。找得出来的话，就把这一篇抽起，其余的交给他也没有关系。

再设若推研不出那一篇就是此中关键，则只有两条路，一是乖乖把那本遗著交给他，自己也永远跟随竺公锡，以便日后承继了这一门天下震惊的上

乘功夫，至于竺公锡把她当作妻子或是女儿，都不必考虑。第二条路是毁诺背信，放手与他一拼。

然而这种种设想都将去失去功用，假使竺公锡坚持要她先取来遗著的话。所以她心中十分焦灼，一面装出可怜的神情，一面用尽心智寻思应付之计。

竺公锡定睛望住她，眼中光芒忽然温柔，忽而凶毒。直到这时，花玉眉才蓦然悟出竺公锡是因妒嫉父亲之故，才突然改变了主意。

刘驼子忽然道：“一共响了七下，然后在光洞掉下一颗铁莲子来！”

花玉眉道：“这就是说一共有七面镜子之多，这颗莲子是我吩咐那人上去放的。”刘驼子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这法子本来简单得很，只怪我们触想不到。”

竺公锡早已不再留心此事，说道：“目下老夫一时还难遽作决定。你先设法使老夫答应你安渡第三关之后再谈。”

花玉眉长眉轻蹙，道：“竺伯伯，你老何必难为我呢？不过你老平生言出必行，我只好动一动脑筋了。”

其实她早就有了算计，晓得竺公锡到时多半会有刁难，所以预先留下一步棋子，她想了一阵，道：“竺伯若肯稍稍怜惜我，那就答应我把说了如何闯入第一关的铁门的法子，作为准我安渡第三关的条件行不行？”

竺公锡沉吟一下，道：“你真是聪明透顶，好吧！老夫若是参详不出破关之法，定必永难安心。”

花玉眉寻思道：“他肯接受我的条件，可见得他实在对我很好，才肯作让步的打算。但我那破关之法纯由推理而得，无法实验，假使他不肯信，说了也是白说，唉！我今日若是见不到爹爹，凭添咫尺天涯之恨，真是死也难以瞑目！”

此时她心中喜惧交集，情绪波动甚剧。不过外表上仍然力持镇静，谁也瞧不出来。

花玉眉定一定神，道：“此堡第一关的门户如此严密巩固，设计之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门口左右一丈以内的墙根，必有缺口，不必费多大力气，即可挖洞而入……”

竺公锡沉吟道：“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不似后来所谈的火攻水淹等计策一般明显易见，故此不易使人置信！”

花玉眉正是怕他不肯置信，这时不觉怔住。刘驼子接口道：“祖师之言极是，花姑娘这番推测之言，实难教人深信，除非实地试验过。”

竺公锡摇头道：“若是动工实验，她猜不中的话，尤自可。若是她猜中了，别人又看见了，只不是此堡的天险从此失效？”

花玉眉呆呆半晌，缓缓道：“我还有一个有力理由可资证明，那就是第一关用火攻之法迫使守者必须难开圆厅，用意就在可使堡外之人安然挖掘地洞，设计此堡之人所布置的计策都具连环呼应之效。例如第二关要用水攻，须得预先接好水管，如此可先利用水力把火势灭减。”

竺公锡想了一想，点头道：“你所列举的理由充足可信，好吧，你可进入第三关！”

花玉眉的心不禁一阵狂跳，刘驼子随即带她巡视其余四个居间，只见每个房间除了石床石几之外，别无他物，也没有别的门户。

她精通奇门阵法以及消息埋伏之学，巡视了这一遍之后，回到原先的房

间去见竺公锡。

刘驼子报告道：“花姑娘还不曾找出门户。”

竺公锡道：“你若找不到门户，可怪不得老夫。”

花玉眉道：“我虽是急切间找不到门户，可是已经晓得了座落方位，总不难发现。”

竺公锡皱眉道：“你真尽传素心胸中之学了？”

她微微点头，接着道：“第三重险关一定是设在地面上，不过因是通体以巨石修建而成，宛如一个极大的石匣，所以除了历经第一第二两关之外，别无通路。我猜得不知对不对？”

刘驼子没有说话，可是眼中却不禁流露出钦佩之色。花玉眉一看便知，于是仰头向房顶看去。

竺公锡道：“驼子，可把关口打开！”

刘驼子应声跃起，一手扣住光洞边缘，一手伸入洞内触动机关。

只听隆隆一阵声响过后，房顶当中有两块石板向上翘动，露出一个门户。

上面光线透下，登时一室皆明。从底下向上望去，却是一间见方七尺的石室，另外是门户出去。

竺公锡首先跃起，花玉眉跟踪而上。只见那道门户只有两尺宽五尺高，只容一个人走过，外面有张铁网蒙在门上。网结间尽是锋利之极的钩刺。

花玉眉呆了一阵，那张铁网已经掀开，当下跟竺公锡进去，却是一条宽大通道，一面是坚厚石壁，另一边则是一排房，每间房门都是用铁门封闭。

她刚才呆了一阵之故，共有两个理由，一是廉冲出现在铁网之后，是他掀开铁网的。二是这张铁网上面的钩刺都看得出淬有剧毒，轻轻一触就得送命。因此守卫之人只须用一根长矛，就可以守得稳固无比。

但她却无法用心推究破关之法，一则廉冲在此地出现必有图谋。二者与亲生老父相隔咫尺，不免情绪紧张。

廉冲向竺公锡行过礼，然后淡淡地看了她一眼，手指第一道门户，说道：“就在此房之内！”他没有说是谁在房内，可是花玉眉的心已跳得更加剧烈。

她转眼望住竺公锡，目光中流露出乞怜之意。竺公锡迅快移开眼光，冷冷道：“老夫原则上容许你去见他，并且与他一道离开，但是……”

花玉眉道：“但是怎样？”声音已微微颤抖。

她此时不禁泛起智穷力竭之感，这世上倒底有些事情不是全凭智慧就可以解决的，譬如竺公锡的嫉妒和积恨，廉冲必中的积郁，都可以影响整个局势作完全不同的改变。

他不知不觉举步向铁门走去，廉冲淡淡道：“这道铁门锁的极是牢固，门上的小洞也非有钥匙无法打开，你过去也没有用！”花玉眉没有回答，茫然的停在门边。隔着这一道厚重的铁门，实在听不到一点声息。

竺公锡徐徐道：“老夫这刻还未最后决定，按理说，应当等你取来那本遗著，才可让你进去。”

廉冲瞅住花玉眉的背影，眼中射出冰冷恶毒的光芒，似是非使她活活急死才能快意似的。原来此人聪明才智虽不能超越萨哥王子，但天性冷酷阴毒得多，也算得是世不一见的大奸大恶之土。他离花玉眉之后，冷静一分析，已深知自己决无占有花玉眉的可能。所以决心早早迫死她，免得她落在别人之手。

花玉眉听了竺公锡的话，长叹一声，娇躯软弱无力的伏在铁门上。

廉冲道：“姑娘纵是表现的十分可怜，也难打动我师父的铁石心肠。你若再故作姿态，提防在下恼得性起，扔掉钥匙，那时谁也开启不得这道铁门

了！”

花玉眉听在耳中，身躯不禁一震，缓缓站直了身子。她可真害怕此人毒念一发，丢掉钥匙。那时顶多被竺公锡责骂一番，而自己却终身抱憾，遗恨千秋。

竺公锡断然道：“你把破第三关之法说出，咱们就依照以前约定行事。”

花玉眉身躯又是一震，竺、廉二人都只看见她的背影，但是已可以想象得到她凄楚的表情。

竺公锡道：“你若是想不出破关之法，那就先去把遗著弄来，其时再无第二句话，老夫亲送你们父女安然出去。”

花玉眉心乱如麻，那里能集中精神寻思。急得她那一颗芳心几乎碎了。过了一阵，她回转身子，低垂头，道：“我认输啦！”

竺公锡拂髯笑道：“你居然也有认输之时了！”

这时廉冲不再做声，在他感觉之中，那花玉眉好象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只要加上一点点压力，她就得立即香消玉殒。他虽是想迫死她，但事到临头，反而硬不下这个心肠。

花玉眉点点头道：“也许竺伯伯说得对，我若不与爹爹见面，他心无牵挂，生死便不放在心上，也就少去无限痛苦！”

廉冲道：“这样说来，你不打算见他了？”

花玉眉迟疑了一下，才道：“不，我还是要把他老人家救出去，唉，此举纵是造孽无穷，但日后之事谁还能管得那么多，只好先顾眼前了！”她向入口处走去，举动甚是迟缓软弱！

竺公锡道：“设若一二都有破法，这一关理应可以破得，难道是你先前的话只是纸上谈兵，事实上不能实施？”

花玉眉停步道：“你们太不公平，所以只好认输啦！”

廉冲讶道：“谁不公平？”

她道：“你也有份！”

竺公锡道：“你说好了，只要讲的有理，尚可以从长计议！”事实上他想不出哪一点不公平，尤其是她把廉冲也扯进来，更是匪夷所思之事。花玉眉道：“先说竺伯伯你……”

她停了一停，又道：“你明知我踏入此巷之内，心情自然大有波动，这等情势之下，焉能集中精神推究破关之法？”

竺公锡道：“这话甚是，老夫一时考虑欠周，倒不是故意的难为你。”

廉冲道：“在下又怎生害到姑娘？”

花玉眉道：“你明明已去对付那一班胡人高手，忽然又在此出现，一则使我不禁分心思忖此事，二则你流露出为难我的意思，大是影响我的心情。”廉冲一听原来如此，自己确实没有想到，当下道：“在下虽然心肠坚硬冰冷，但素性不喜眼见杀人流血之事，是以布置好罗网之后，便先到此地等候消息，倒不是故意教姑娘分心。”

竺公锡道：“这样说来，你仍然认为这一关可以破得，只是你不能集中心神推究而已，对也不对！”

花玉眉道：“正是如此！”

竺公锡道：“那么你就说——如何才能使你集中精神推究破关之法？”花玉眉指一指铁门，道：“先让我进去，稍后心情自然恢复正常，那时便可推究破关之法。”

竺公锡道：“使得，只要你推究得出破关之法，这一点可以依你。”要知此堡之内种种布置设计，竺公锡等人都花过不少心力推究，觉得决计没有一关可以破得，谁知花玉眉一到，毫不困难的连破两关。这时他们不能不信真有破法，可是越想越觉得第三关比一二两关都要难破。只因这面铁网威力极大，这道铁网非得在关门内才掀得开，外面的人不但掀不开，而且那铁网极是坚韧牢固，武功再高也毁损不得。

再说如果有人防守的话，单以一支长矛，就可以隔网伤人，攻网之人别说从容设法破毁此网，恐怕连安然立足也成问题。

因此以竺公锡廉冲这等天资卓异，计多智广之士也想不出一破法出来。

所以竺公锡深深觉得只要花玉眉能想出破法，增广见闻的话，实是值得让步。廉冲却志不在此，眼见花玉眉得以进去会晤父亲，这一会之后，自会激起她生存的意志，那时候再想害死她免得落在别人手中，不用说也是千难万难之事。

他满腔毒念又涌了起来，眼珠一转，道：“师父，弟子有话禀告。”

竺公锡道：“说吧！”

廉冲道：“师父可知花姑娘性命危在朝夕之事？”

竺公锡点点头，廉冲又道：“听说她父亲精通医道，万一查出她已经无法挽回，只有三数日寿元的话，只怕花姑娘将会毁约背誓，不把司徒峰的遗著取来。”

花玉眉被他指出此一隐秘用心，几乎晕倒，心想：这番死矣，竺公锡怎肯让我先见爹爹？

竺公锡乃是一代之雄，岂有考虑不到这一点之理，但这等关于天命之事他也无能为力，亦没有别的法子可以代替，只好让她去见智度大师，碰一碰自己的运气。

现在廉冲即是怎么说，定有旁的法子，便道：“依你说便待如何？”

廉冲嘴角泛起阴险的微笑，道：“不肖也精通医道，只怕更在智度和尚之上，师父若允许不肖徒儿先行入见智度，与他一论花姑娘这种情形，便知他有没有回天的手段？”

竺公锡道：“老夫于医药之道毫无所悉，如此安排自亦大佳。”

花玉眉定一定神，道：“这样说来，我今日是不能见到爹爹的了？”

廉冲道：“那也不然，倘若你父亲有回天手段，便可让你进去，倘使他没有把握，你要见他这一面，须得先把司徒峰遗著取来。”竺公锡点头道：“此言有理，吾意已决！”

花玉眉明知大势已去，但仍然作最后挣扎，当下道：“竺伯伯，我有一句话告诉你。”

竺公锡迟疑了一下，道：“你但说不妨……”他不肯屏退廉冲，以示对廉冲的信任。

花玉眉见反间之计不成，又生一计，大声道：“令高足自称精通医道，定必已知我能活多久，更该当晓得我的性命有没有得挽救，何须去与从未见过我的爹爹谈论？此举必是别有用心！”

竺公锡暗忖这话极是，廉冲若是已知花玉眉有没有得挽救，何须又先行进去与智度商计？

廉冲冷冷道：“姑娘的话锋利如刀，可惜在下毫无诡诈用心。在下不妨坦白告诉你，由于你昨日不肯给我诊查脉息，是以在下不能确定你是否得救。不过，智度和尚既是精擅医道，我把观察所得的种种情状与他纵谈深论，我便可确下断语了！”

花玉眉这时已经没有办法反驳，要知廉冲这番理论亦可用于武功之道，练武之人到了一流高手境界之时，不须亲见某人的招式家数，单凭另一个谙晓武功之人的述说，也就判断得出某人的来历渊源以及功力深浅等等。竺公锡一通百晓，自是懂得这个道理。

他挥手道：“你速速入内，并且先撤去室内各种布置，此女聪慧得很，说不定勘破老夫的毒刑手法。”

廉冲欠身应了，随即用钥匙打开铁门之锁，推门而入。

花玉眉当他开门之际，从缝隙中望入去，隐约瞥见有个人盘膝跌坐地上，可惜铁门立即关闭，宛如惊鸿一瞥。但这一眼已足以使她芳心乱跳，情绪十分紧张。

她疲乏地倚着墙壁，身子发软，自己也感觉到已是心力交瘁难以支持不下去。

去。

竺公锡指一指甬道那一头，说道：“老夫发现此堡虽是早在数十年前之事，但还是近日才有人入内打扫以供使用。

这第三重险关之内，共有四个密室，可是我们只寻到第一间密室的钥匙，再过去的二三四这三间密室却没有法子打开。”

花玉眉此时全无心绪，茫然地嗯了一声，竺公锡又道：“那三间密室的铁门比第一间更为厚重，失了钥匙，就无法开启，谁也不晓得里面藏有什么秘密。”

他见花玉眉全无情绪，心中暗叫可惜，原来他有意借重花玉眉的绝世智慧查出此堡未曾发掘出来的秘密。

他们默默的等候着，室内全无声音透出，也不知廉冲有没有跟智度说话，又过了一阵，门轧轧打开，廉冲闪身出来，铁门随即又关住了。

花玉眉明知一瞧廉冲的神色就晓得今日是否有会晤爹爹之望，但她就是害怕太快得知这个结论，所以不敢抬头望他。

竺公锡道：“怎么样？”

花玉眉侧耳而听，廉冲冷漠无情的声音传入耳中，道：“不妨，智度和尚也认为是绝症，纵是求取天下各种灵药，也不能挽救。”

她觉得自己正向无底的黑暗深渊沉坠，四下没有一点物事可以攀抓。不但在无边苦海中没了顶，而且是万古沉沦……

廉冲又道：“智度僧明知事关他女儿性命，所以竭尽心智及胸中所学，与不肖反复推究，可是最后仍然失败，只落得一声黯然长叹。”

竺公锡道：“玉眉，你听见了没有？”

花玉眉垂低头，动也不动。竺公锡面上泛现出奇异笑容，又道：“你有什么打算？”

她摇摇头，突然间抬眼望住廉冲，明亮的目光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她道：“你刚才的话半真半假，别想瞒得过我。”



竺公锡讶道：“何以见得？”

花玉眉道：“他向来是沉默寡言，不擅词令之人，但刚才却夸大其词，说我爹爹什么黯然长叹，可见他的话中有假，着意矫饰之下反而露出马脚。”

竺公锡颌首道：“你真是聪明无比，不错，他出来之时见你垂头，便向老夫示意过才说出不行的话，好啦！你进去见智度，记着老夫等听如何破这第三关之法！”

